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楔子 夜雨空山 深宵来怪客　白云苍狗 古刹话前缘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调寄踏莎行

列位看官，这首踏莎行词，不是没有来由的，其中包含有武林中风华绝代的一位奇女子的辛酸故事，包含有武林中龙争虎斗的一幕，而这位奇女子也正是“龙虎斗京华”中的主角之一。笔者曾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和这位女主角作过长夜之谈，说来宁非奇遇？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笔者因事到塞外访友，独自雇了一辆骡车，驰驱在关外的斜阳古道之上。那时正是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漠漠荒原，遥接天际。那天行了几十里路，错过宿头，天将垂暮，尚未见炊烟。塞风括地，荒野无人，正在心里嘀咕之际，忽听到背后蹄声得得，骤然两骑马飞驰而来，将近身旁之际，忽地又蹄声一缓，不见驰过。自己那时年青历浅，平素又爱看武侠小说，不禁想起在荒原野道劫杀行旅的绿林好汉，打了一个寒噤，在骡车上回头一望，只见这两乘骑客，一个是四十余岁的中年人，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壮汉，都生得魁梧奇伟，腰间隐隐现出剑鞘，心想莫不是真的“那话儿”来了？正在发愁，蓦地一股寒风飕然掠过，两骑马已抢过骡车前面，两个骑客还回头看看我们，面容似微现惊讶之色，但旋即又骑马奔驰，渐渐在原野上只剩下两个黑点，没入寒风卷起的黄沙之中去了。

我们又约莫行了十多二十里，还是不见人家，这时天色已暮，在暮蔼苍茫中，塞外的荒原特别显得荒凉，又因为途中遇见过两骑怪客，心中正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不知如何过这一晚。忽然骡夫欢呼指点道：“你看那边”，原来在他指点的那边，有一座树木稀疏的小山，在山畔有着一间古寺。我们连忙将骡车停在山旁的小树下，反正荒野无人，塞外又民风淳朴，不怕有人偷去。将骡车停好后，我们就爬上半山，做月夜敲门的不速之客，敲了半天，才听见里面有一个苍劲的老年妇人声音：“寺门没有关上，你们自己推门进来吧！”

推开寺门，扑地几只大骗幅在殿角飞起，发出吱吱的怪声，大殿阴沉沉的，殿中的烛光给冷风吹得摇曳不定，烛光在阴沉的气氛里也似乎冻结起来，我们凝神注视，只见殿堂的大蒲团上，盘膝坐着一个年老的尼姑。来人的脚步声，蝙蝠的怪叫声，似乎都没有带给她丝毫纷扰，她端坐着动也不动，就宛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古代石像！

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倒不敢冒昧行进，先停顿一下。这个寺不大，殿堂外是一个小小的庭院，院中有一棵约可合抱的大树，在微弱的烛光下，我们又看到一个奇怪的事情，那棵大树上有一道好像被铁箍箍过的痕迹。凹下去直有两三寸深，而且那道痕迹的合拢处，正当着我们这一面，分明是两只手掌的掌印，同样也陷入两三寸深。

我们停顿了好一会，见殿堂上还是没有反响，心里虽然怔忡，但心想就算已经是到了“是非之地”，也不能不鼓勇行进了。我们慢慢地一步一步，从庭院拾级走上殿堂，再一步一步慢慢走近这老尼姑的背后，她才蓦地回头，笑说道：“贵客远来疲乏了！”在她回头的刹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对明如秋水，神光奕奕的眸子。虽然在她面上已布满皱纹，她也显出十分老态龙钟的样子，但无论怎样，也可断定，她少女时候，必定是个丰姿绝代的美人！

她跟着又说道：“贫尼还有一点点功课，要少时才能够做完，贵客们且先进左边耳房歇息一会，贫尼功课一完，自然会来招呼你们。”我们又再浏览一下殿堂景象，只见除了几尊佛像外，便空无所有，在几尊佛像当中，有一张塞外驼绒做成的帘幕，内中也不知道是供的佛像，还是另外一些什么？在绒幕下有一个形状奇古的花樽，花樽内有几枝塞外特有的，在初秋开放至初冬的变种忍冬花，花蕊还吐着清香，好像刚刚摘下来的样子。

那问左耳房倒是打扫得很洁净，但房中除了两个大蒲团外，也再没有其他家具，倒是壁角里堆了一些草本植物，我们也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

我坐定下一想，觉得今夜所遇到的好些事情都很奇怪。除掉碰见的那些奇怪现象不说，就是在这塞外的地方，能有着一间佛寺，一个尼姑，就已经是奇怪的事情了。塞外是喇嘛教的范围，怎会在这荒原里有一间佛寺？而且这尼姑看来也绝不似塞外的人！

想不通，算了吧。我定一定心，在行囊里拿出一本维摩经来。我年青时，颇为喜欢佛学，那本维摩经是涵真大师最新注释的书，我特地带来，以解旅途沉寂的。我拿出这本书，还有一个想法。因为佛经上的维摩居士是一个道心坚定，而且是最善于宣扬佛法，舌灿莲花的人。佛经中“问疾维摩”那段就是一段奇文，当时八百“声闻”，三千罗汉都不敢去探病，因为怕道力比不上他，词锋比不上他。更何况外道？我拿出这本经，也是怕遇到“邪魔外道”，想镇定自己的。正轻轻念了不到几行，蓦地门外一个声音说道：“贵客这样用功？可也觉得在塞外荒原上有这样一间佛寺，这样一个尼姑，奇怪吗？”

声音正是那尼姑发出来的。她正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招手说道：“请到大堂里坐坐吧，贫尼已为贵客们预备了滚热的苦茶，喝喝好解寒气。顺便给你们解释，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一间古刹，会有贫尼这么一个人？”

我们喝了两口，放下茶杯，听那尼姑说道：“喇嘛教，其实即是西藏佛教，所崇奉的也是释逸牟尼。大约在庸中叶，印度的‘莲华上座师’到西藏创立红教，翻译出显、密两宗的佛经，并组织‘喇嘛僧团’，喇嘛是藏语中‘最胜无上，的意思。后来到元世祖忽必烈征服西藏之后，尊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红教的势力遂日益隆盛。喇嘛教虽然也是佛教的一支，算起来是佛教十三宗中的‘密宗’，但却和中土流行的天台、净土等宗大不相同了。密宗又称真言宗，讲究传授‘真言’，后来更与原在西藏流行的‘巫鬼教’结合，专以吞刀吐火等魔术立异炫俗，中土讲究大乘教义的僧人到来，反受排斥了，而且喇嘛只有男子可当，女人是没有这‘权利’的。”

我听着那老尼姑竟然能娓娓而谈佛教的源流和宗派，不禁肃然起敬，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尼姑。这时天色更是阴沉，下起小雨来了，稀疏的雨点，打在树叶上，打在屋檐上。这样一个雨夜，陪着这样的尼姑夜话，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晚上。

这时又听得那尼姑继续往下说道：“虽然如此，但中土佛教和西藏佛教到底是同出一支，并非中土僧人完全不能踏进西藏的，否则怎会常有中土高僧，经过西藏去印度朝圣？但中土僧人如果要在西藏立足，如不改信喇嘛教，那倒是一件难事。这个古刹便有这么一个故事：

“据说在距今百多年前，中土有一个高僧来到蒙藏云游，他既不会吞刀又不会吐人，但他却懂得治病，因此蒙藏居民也有布施给他的。渐渐他也收

了一些徒弟，那时西藏的大喇嘛见他没有来‘朝’，便派人叫他到色拉寺（西藏大喇嘛所居之地）来，问他有什么本事，如显不出两手来，便要把他驱逐出境。

“那位僧人却不慌不忙先问喇嘛僧们有什么本事？那时天空正有几头大鹰飞过，其中有一只飞得稍低，离地大约有十多丈的样子。一位喇嘛冷笑一声，突然一跃便跃上高空把那大鹰擒下来。另一个喇嘛更不打话，一手连发四粒弹子，把其余的四只大鹰都打下来了。那高僧笑道：‘你们都是用霸道伏鹰，且看贫僧的吧。’说完便向第一位喇嘛要过那只大鹰，放在手心上，摊开手掌，那大鹰扑了几扑，却无论如何都飞不去。自此大喇嘛便许他立足下来，在蒙藏建了三个佛寺，一在伊索昭盟，一在藏边的札什伦，另一就是此寺。我的师父正是这位高僧第三代唯一的女弟子！”

说到这里，外面雨声更大，蓦地一阵寒风吹来，佛堂正中的绒幕，竟被吹开，我们又见了一件奇异的东西，里面竟是一张丰神俊秀的美男子的画图！

霎时那老尼姑的面色一变，眼睛里发出奇怪的光辉，但旋即又平静下来，淡然的说道：

“居士们请别奇怪，他就是贫尼的未婚夫！”

怎么这个老尼姑还会有一个未婚夫？又听得老尼姑继续往下说道：

“但他早在三十多年前给仇人害死了！他原是太极门名家的弟子，早岁挟剑仗镖，也曾威震江湖！不料后来竟死在宵小之手。呀！往事悲伤，我也不忍提起了。

“居士们或者会笑我还戳不破色空的境界，太执着了吧？其实佛家并不是完完全全要讲虚无的，最上乘的教义是要‘入地狱以救众生’，试问不辞任何艰苦也要普渡众生，照一些略识皮毛的人看来，是否也算‘执着’？一个人总有所为而生存，贫尼就是为了他的深仇才忍受了三十六年的空山静寂！”

这时外面的风雨更大，吹得庭中那棵大树的树叶簌簌作响。

忽然那老尼姑面色霎地一变，随手拿了几枚念珠向空中掷去，她的掷法也好生奇怪，只见她先掷一粒直上夜空，跟着又发出一粒，恰恰和前一粒落下时碰个正着，而且发出一种奇怪的清脆的音响！这样她一连发出六粒念珠，就在空中发出三声音响。这样的黑夜，这样小的念珠，可以想见老尼姑的目力和腕力。那老尼姑将念珠发出后，微笑道：“贫尼的这念珠以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叫做牟尼珠镖，今夜的来人，无论是友是敌，总该晓得贫尼的家数！”

话犹未了，只见大树上现出两个人的身影，大叫道：“你老人家别发珠镖，是孩儿们来了！”

那老尼姑一听声音，失声的说：“啊，孩子！是你来了吗？

我们又已有十八年没有见面了。”

这时大树上就好像两只飞鸟，突地飞扑到殿堂来，正是今天我们在路上碰到的那两个汉子！

那尼姑看看他们，说道：“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我未了的事是应该随你们去了结了。”

那尼姑等着两个汉子在蒲团坐下后，回过脸对我说：“居士们今夜来得正巧，明天我便要随他们去了，此行生死未卜，我想趁这长夜把过去的事详细对你说说，也让这两个孩子能够完全明白。如果我们死了，你也可以把这

些故事传下来，好让后世武林中人，知道武林中仇仇相报的惨痛……”

那尼姑就这样的谈了一个长夜，后来我在江湖浪游时，又得到不少有关的事迹，现在我写的这“龙虎斗京华”，就是将这位老尼姑的话，和后来所搜集到的材料，重新编造出来的。欲知老尼姑是什么人？和这两个怪客是什么关系？她的未婚夫怎样被杀？请看正文分解。

第一回　水泊隐居 一心传绝技　同门义重 千里作调人

在今山东、河北两省边界恩县的地方，当公元六七世纪的初期，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后来黄河虽然改道，但在黄河与运河的中间，还是汇成了一个广大数百里的水泊，港汊交错，为黄河与运河的水流贯穿着。在这广阔幽深的水泊里面，长着丰茂的菖蒲、丛密的芦苇，小型的丘岗和浅滩像棋子一样散布在水泊的中间。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曾享有盛名的“高鸡泊”。“高鸡泊”在隋末时，曾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集团的根据地，与秦叔宝、程咬金所踞的瓦岗寨齐名。后来这些英雄事业，虽都已成陈迹，但高鸡泊的名声却流传下来了。

高鸡泊里有一个小村叫做金鸡村，靠近水泊旁边，村后是一个小山岗，水光山色，风景绝美。这天，正是早春天气，在村前一个广场上，有两男一女在那里练习武技，原来他们都是太极门名拳师柳剑吟的子弟门人，那两个男的是柳老拳师的二弟子杨振刚和三弟子左含英，女的则是柳老拳师的爱女柳梦蝶。这时左含英和柳梦蝶正在广场上角逐游戏，杨振刚则斜倚在场边的小树上，含笑望着。

左含英和柳梦蝶练习的情形也很奇怪。只见左含英的手上拿着一根绳索，索上吊着十二个小小的羊脂白玉球，每个小球用一根小钢线吊在绳上，左含英一伸手便哗拉拉地舞动起来，那软软的绳索给他舞动得笔直，有如一根棍子，虎虎生风，那十二个小球也随着舞动起来，耀得人眼花缭乱。

左含英在广场上疾跑了两圈，越跑越急，只见一团人影，裹在无数的球影里，他大叫道：“师妹看准了打来吧！”柳梦蝶随即拔步向左含英追来，两手里各扣着几个钱镖。看官，什么叫做钱镖，且在这里解释一下：钱镖便是普通的铜钱（大多数是选用“咸丰”钱，因为那种钱既小且厚。）将两边磨得锋利后当飞镖使用，叫做钱镖或金钱镖。太极拳、太极剑和金钱镖正是柳老拳师从山东太极丁门下得来的绝技。

在柳梦蝶和左含英两个风驰电掣的追逐中，突见柳梦蝶轻舒玉臂，一个“凤凰展翅”，一面发出一枚钱镖，一面叫道：“第三个！”钱镖如矢，直飞入那一圈球影中，只见当的一声，一枚小球落地。左含英停步一看，正是绳上系着的第三个小球，那一丝钢线被钱镖割断了。左含英含笑说了一声：“好！”便又急跑舞动起来。柳梦蝶更不打话，使出“八步赶蝉”的轻功，像一溜烟的往后追，刷刷又是两声钱镖破空之声，口里连叫道：“第五个，第七个”，那边又是两声叮当之声，两个小球落地。左含英微微一笑道：“师妹，这次师兄要用招术闪避了，你打来吧。”声还未息，柳梦蝶一个“怪蟒翻身”，刷，刷，刷，又是三枚钱镖打来，口里叫道：“第一个，第四个，第八个！”’这次只听得叮当两声，只有两个小球落地，另一枚钱镖却给左含英用两只手指夹着，哈哈大笑。

柳梦蝶羞得满面通红。原来她三枚钱镖发出时，一抖手便化为三点寒星，连翩飞到。左含英明知道师妹的金钱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闪避甚难，存心捉弄她，竟使出武林中在敌对时才使用的绝技“铁板桥”，右足撑地，左足蹬空，头向后仰，一条软索突从上空飞舞变为贴地盘旋。饶是这样，那三点疾如飞矢的寒星斜飞而来，第一个、第四个的小羊脂白玉球还是给前面飞来的两枚钱镖打落。第三枚钱镖飞来时，左含英已将右足一旋，借拧腰之势，右手略向下沉，又将那软索抖得笔直，钱镖横飞来时，竟打了个空，穿

过球隙，直向左含英的咽喉飞到，左含英突一长身，左手伸出食中二指，觑个正着，一夹便夹到了。

这时倚在小树边的柳老拳师的二弟子杨振刚忙喝住师弟师妹说：“师妹的钱镖也不错了，只是第三枚钱镖所发的劲急了一点，以至飞得大疾，打过了头。但三师弟的招数更多可议之处，试想我们太极门的钱镖，专打人身穴道，如这次你中了两枚钱镖，那还了得？你的‘铁板桥，功夫还未到家，离地还是过高，如果再低三寸，镖飞来时便全会凌空而过了。其实你若自知‘铁板桥’的功夫还未到家，用‘燕青十八翻，的功夫，避过这一手三镖是最安全的。在对敌时，应先求稳健，然后才讲究使出绝招，你可知道？”

柳梦蝶虽然得师兄夸奖，还听师兄把左含英的招数弹了一通。但却觉得这次在师哥面前，总是失了面子，不肯甘休，口里嚷道：“我三镖只中两镖，总算也栽了一个斤斗，三师哥你别走，我还要和你过过掌。”一面说一面就擅拳擦掌向左含英走来。左含英把肩一耸说道：“师妹，你已经占了上风还不肯罢休吗？你不累我也累了。明天再和你过掌吧。”柳梦蝶那里肯依，还是缠着要和左含英过掌。

左含英和柳梦蝶年纪相差不远，柳梦蝶今年十六岁，他也只是十八岁。柳老拳师一生只生得她一个爱女，虽然管束甚严，但也不免爱之过甚，有时也要顺她的意。大师兄十年前已出师门，算来该有三十岁了，二师兄也将近三十，她不敢缠他们玩，就专磨着左含英和她玩。在她是一片天真烂漫，而且小小姑娘，也还不懂男女之事。而左含英却常给她撩得心头麻痒痒的，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情。因此左含英也常常故意去逗她。今天夹着她的钱镖，就是存心想气气她的。

柳梦蝶果然给她气着了，跑过去便用太极门中的“七星掌”式，吐掌向左含英打来，左含英摆出“如封似闭”的架子，正待招架，猛听得二师兄嚷道：“你们别闹了，看什么人来了？”

二人收式向着师兄指点之处看去，只见一叶轻舟，在水泊里分开芦苇像箭一样飞来。那轻舟也煞是奇怪，没有张帆，又是逆风，却来得如此之快，分明不是普通渔民驾驶的。说时迟，那时快，轻舟已冲到岸边，船头上站着一个灰朴朴的大汉。

灰衣人一跃登岸，那小船经他双足一冲一带之力，竟自冲上沙滩来，灰衣人也不理那小舟，步履矫捷，径自向广场走来。一面走，一面问道：“柳剑吟，柳老拳师可是在这里么？”

左含英等惊疑不定，问道：“你是什么人，找柳老拳师干么？”

那汉子边走边拂拂身上的风沙，闪烁其词他说道：“你们不必问我是什么人，柳老拳师见了我自然知道。我找他是为了一件关系他师门荣辱的大事，说给你们听你们也不明白！”这样的怪汉子，这样的怪话，把他们怔住了。

三个人中，到底是杨振刚有过一点江湖阅历，看那汉子虽然身手矫捷，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但他孤身一人，如有恶意，谅也不会讨了好去。且引他到师父门前，再派小师妹进去禀报，师父名震武林，熟知江湖路道，还怕摸不了他的底细？

主意打定，杨振刚便行前几步说道：“柳老拳师正是家师，阁下既有要事要见他老人家，小弟自当引路。”说着便带他越过广场，向场后筑在半山的柳宅行去。

那天春雨刚过，山路泥泞。杨振刚偏偏不带他走已开辟好的小径，却带

他从乱石丛中步上半山。杨振刚存着试试这汉子功夫的念头，在带他行过一处遍生苔藓的石　时，猛回头双手一带他道：“路滑，小心！”

杨振刚是想用太极门中的“粘”字诀，直把他“粘”出几丈之外。不料话声未停，双手方触他的衣袖，却被他借着自己的掌势，反“粘”出去，虽然不致被“粘”出几丈之外，但也步履倾斜不定。那灰衣人却纹丝不动，口里说：“是呀！路滑，要小心！”

说时迟，那时快，突地从半山上像飞星倒泻一样的冲下一个人，一瞬间便到了两人面前。只见他两袖带风之声，蓦地右手一带便将杨振刚带过身后，左手骈指如朝，“顺水推舟”直向那灰衣人的“期门穴”点来。这叫做，预防不测，先救爱徒，再打劲敌。

那灰衣人不防有这一着，也来不及看清来人面目，急将双足一点石　，倒跃出两丈以外，身形方定，待要看清来者是谁时，蓦听得一声喝道：“金华，是你吗？”

那被唤作金华的灰衣人，急忙拜倒地上：“师伯，小侄无礼，未曾晋谒，倒劳你老前来迎接。”

那从半山上冲下来的人，正是柳剑吟柳老拳师。原来柳梦蝶鬼灵精，在那灰衣人上岸时，她就一溜烟地抄小径回去告知老父。柳老拳师以为是什么江湖好汉，慕名寻事，却料不到是自己的师侄。

当下金华正待倾诉，柳者拳师说：“别忙，且在我家门前的柳林歇歇再说。”那柳林中设有石桌石凳，是柳老拳师平时避暑或和村人闲聊天的地方。

金华在柳林中坐下，也顾不得回答柳老拳师问他师父的近况，马上便拿出一封信来，柳老拳师看了，神色大变。

这封信正是柳老拳师的师弟，山东太极丁的儿子，丁派掌门人丁剑鸣写来的。内中所说的事情非但关系柳老拳师师门的荣辱，而且关系着关内关外武林的团结，弄得不好，就会生出滔天风浪。因此，饶是柳老拳师江湖阅历甚多，也不能不阅信色变。

列位看官，要知道信中说的是什么事，且先待在下交待一下柳老拳师和丁家的历史。柳老拳师柳剑吟的父亲是山东太极丁的远房亲戚，虽说是远房亲戚，但居处相隔不远，两人脾性也颇相投，柳剑吟七八岁时，他的父亲也曾请太极丁教他技击，但偏偏柳剑吟小时生得非常瘦弱。太极丁说，太极门的功夫是“不打不教”的，要学在对敌时能够实用的技击，必定要和师父常常“过手”（即演习对打），给师父掷得头崩额裂是常有的事，恐怕柳剑吟的身子受不了。因此只能教他一些太极拳的架式，作为强身之用，要待他身体强健后，才能教他太极门中虚实变化的应敌招术。

柳剑吟这个孩子却似乎特别和武学有缘，太极丁虽然不教他应敌的招术，他却总是留连在太极丁的练武场边，看他的门人子弟练习。这样过了一年光景，柳剑吟的父亲因为只是一个小自耕农，丰年时还能自给自足，恰巧那年碰着荒年，赋税又重，谋生不易，他有一个朋友在邻县做生意，叫他去帮忙，他就带柳剑吟过县去了。

光阴眨眼又是三四年，一天丁老拳师正和几个门人弟子在家门前闲话，遥见门前数十丈外有两只大水牛不知怎的打起架来，有一只牛斗败了急急向前奔跑，后面那只大水牛也急急地衔尾追来。正在此时，忽见一个孩子像箭一样在路上飞跑，好像不曾留意到那两只水牛。忽地那前面的水牛已迎面冲来，堪堪就要碰上，太极丁急得“啊呀”一声，立刻飞跃上前援救，那料还

来到人、牛之前，已听得扑地两声巨响，那两只大水牛已滚出路边一丈开外。太极丁是武林名手，眼睛锐利，一眼便看出那孩子使的正是太极拳中“野马分鬃”的手法，顺着两只大水牛的冲劲，用左掌一带前牛，右掌斜按后牛，两只牛已经发劲，给这孩子一带一拨，便都倒地滚出路边去了。这正是太极门中“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的功夫。

太极丁再定睛看这孩子，又“啊呀”一声，这不是柳剑吟还是谁，当下就问他为什么回来，怎的练得这一身好身手？原来在柳剑吟离开太极丁后，还是照常练习，而且默记太极门下演习的应敌招术，几年来无师自通，却领悟了不少太极拳的妙用。前几天他的父亲客死他乡，他无依无靠，因此遵照父亲遗嘱，回来找了者拳师。

柳剑吟的话还未说完，忽然一条黑影，从太极丁头上飞过，向他猛地扑来，竟然是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太极丁倒也奇怪，并不阻拦，却反倒退两步，拈须微笑。

柳剑吟急地倒退两步，那小孩子已经欺身直进，“云龙三现”，一掌三式，向柳剑吟胸部打来。柳剑吟其时已将左手提至胸前，手心向内，用横劲向上“■”去，这正是太极拳的“揽雀尾”一式，给他用得非常纯熟。那孩子身手也极为快捷，一击不中，立刻便变招打来，仍是一派攻势手法。柳剑吟展开数年领悟所得，和他周旋，感到非常吃力！

那两个小孩子对拆了三二十招的光景，丁者拳师才喝道：“好了！好了！鸣儿不要再闹了。”那孩子一停下身形，立刻便拉着柳剑吟的手又跳又叫，乐得直笑道：“这回我可找到伴了！”

太极丁当下把柳剑吟连声夸赞，说他自己领悟得来的手法，居然能和自己的儿子打成平手，将来一定可以为太极门放一异彩；一面也暗暗为自己的儿子欢喜，觉得他的年纪比柳剑吟还小两岁，虽然一直得着自己真传，也不过和柳剑吟打个平手，但看他出手快捷，变招灵活，也真难为了他。眼见这两个孩子，都是天资聪颖，和武学若有宿缘，一个是自己的爱子，一个又将是自己的爱徒。武林名家最怕找不到“衣钵传人”，现在自己却有两个质美好学的孩子做自己的传人，这高兴可还得了！

从此丁老拳师遂正式收柳剑吟为徒，因他比自己的儿子丁剑鸣长两岁，遂教自己的儿子唤他做师兄，不按入门前后为序。太极丁把一生所学，连自己名震武林的三绝技——太极拳、太极剑、金钱镖都悉心地传授了这一子一徒。柳剑吟幼年丧父，太极了既是恩师，又是父执，师门恩重，心中自是感激到了不得。

柳剑吟一直追随了太极了十几年，太极丁也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在临死前，太极丁将柳剑吟和丁剑鸣唤到床前吩咐道：“我们这一派太极拳从张三丰传下，就以抑强扶弱为本志，当今满族入据中原，满洲贵族百官，欺压百姓，你们技成之后，可不许替满洲人做事。在江湖道上行走，也应记着除暴安良的武林明训。对武林同道，不许逞强同事。剑鸣锋芒太露，我放心不下，剑吟纯朴得多，可得多多招扶你的师弟！”太极丁说完，把腿一伸就死去了。

太极丁死后，他们两师兄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小伙子，自然受不了寂寞，便连袂在江湖道上行走。那时正当“太平天国”之后，自明末遗留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志的许多秘密会社，正是盛行。在山东、河北一带拳风尤盛，盛以梅花拳、金钟罩等最为风行。嘉庆时，清政府唯恐拳民作乱，曾下

令严禁，但民间私相传授拳术，仍继续不绝，而且在“太平天国”大风暴之后，禁令既松，民间更盛行习武。各家各派，都开堂口。招门徒，柳剑吟、丁剑鸣在江湖道上行走，自然免不了和他们发生关系。于是不久，便闹出一件事来，使他们两师兄弟不欢而散！

原来太极丁死后，柳剑吟与丁剑鸣二人联袂在江湖道上行走，也很干了一些侠义行为，不能细表。其时，山东、河北两省的武馆会社又以当时河北省会保定为中心。柳、丁二人武艺超卓，慢慢自然成为各派所推崇的人物，在保定城里与形意拳的钟海平，梅花拳的姜翼贤，万胜门的管羽祯等同为各家各派的领导人物。

最初清政府唯恐拳民作乱，曾下令严禁，犯者处死。其后觉得禁不胜禁，遂改变策略，转而想利用拳民，笼络拳民，或聘各拳家为“国术教练”，或官府绅士不惜“屈尊降贵”与武术界中人往来。（这种形势发展至光绪年间，就成为满清政府利用“义和拳”——亦即梅花拳为排外及政争的工具，以消灭其“反清”的情绪。拳民在中国近代史上，亦曾写过一页重要的历史，即“义和团暴动”，外人则称之为 Boxing Rebelion，意即“拳乱”。清代拳民活动之有其历史价值，于此可见。这是闲话，按下不表）。

当柳剑吟、丁剑鸣等在保定成为山东、河北两省的领袖人物时，也正是满清政府改变策略想利用拳民的时候。其时那些自明末遗留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志的秘密会社，已成半公开性质，但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政纲，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之亦不能成其为一种革命的运动，而还是停留在“黑社会”的阶段。在满清政府变压制为笼络，更确切的说是压制与笼络双管齐下时，武林中人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人物，一种是甘为满清政府利用的；一种是“置身事外”，希望保持“清高”的；一种是还坚持原来主张，不与官府来往，反抗满清的。贤愚不肖，各种各式人物都有，这也按下不表。

柳剑吟、丁剑鸣二人承父师之训，成为山东、河北两省的武林领袖人物，自然不易为清政府所笼络。但两人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丁剑鸣以太极派嫡传子弟自居，平素又挟技自傲，不肯下人，和各派名家，相处得不大和睦。例如有一次和形意拳的钟海平就因为各夸师门，较起技来，虽然不分胜负，就由柳剑吟劝止，但也不无小嫌了。而柳剑吟则处处“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谨守着要武林团结的师训，和各派名家相处，总是虚心学他人之长，而自己亦不吝传授他人，因此很得武林中人爱戴。柳剑吟亦曾屡次规劝丁剑鸣，无奈“江山易改，品性难移”，纵许能敛迹一时，不久又是旧习复作。

一天晚上，丁剑鸣照例在午夜之时，起来练习太极行功。其时正是下弦月上，星河黯淡，月色微明。蓦然听得衣襟带风之声，拂耳而过。丁剑鸣是老江湖了，一听便知有夜行人出没，当即将身子一伏，侧首往民房上看去，只见一条人影，疾如闪电地闪入暗处。

丁剑鸣吃了一惊，心想怎的方交午夜，月色尚明，繁华未歇的时候就有夜行人经过，而且在这保定省会之区，夜行人公开出没，非奸即盗。何况若是普通绿林好汉，自己在保定领袖群雄，他也没有胆量未曾拜门，就敢做案。当下丁剑鸣一是好奇，二是觉得夜行人在他附近出没未先打招呼，有损他的威望。当下立刻展开本门身法，庞大的身躯，竟像燕子掠空似的掠上民房屋檐，脚尖轻点屋面，飞身追踪而上。丁剑鸣的轻功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真似蜻蜓点水，落地无声，那消片刻工夫，已追到那人身后。

事情也忒奇怪，那人的轻功，虽然迅疾，初看却似没有丁剑鸣功候，但追到他身后二三丈时，他竟好像背后长有眼睛，知道有人追踪一样，立刻又加快起来，饶是丁剑鸣用足功劲，也总是被他抛在几丈之外。

两人夙驰电掣似的追了一程，不觉已到保定郊外。只见那夜行人，跃进一座好像大户人家的园林，将手一拍。丁剑鸣急地伏在一颗大树枝柯交叉之处，从树叶丛中伸头一望，只见暗陬处又跳出一个夜行人，两人交头接耳了一会，就直向庭院中的一座小楼跃去。了剑鸣是老江湖，心知一定是一个人先来“ 探道 ”（侦探），然后才等同伴来做案。当下即一长身，直掠出数丈之外，像棉絮一样贴上近楼房的另一颗大树。只听得其中一个夜行人低声说：“ 那雌儿就在三楼，我刚才吹进‘ 五鼓返魂香 ’，想现在已被昏倒了。 ”

丁剑鸣勃然大怒，他最痛恨江湖上下三门的采花淫贼，当下即从大树上凌空掠起，像大鸟一样地落在楼房的屋檐上，那两人蓦地一惊，急忙飘身下地，丁剑鸣也跟着落下地来。

丁剑鸣定睛一看，只见两个夜行人都带着黑色的面具，只露出一双贼灼灼的眼睛。两个夜行人同声喝道：“ 什么东西？敢来干涉爷们的行动？ ”丁剑鸣怒喝道：“ 你们这些小辈，连我丁剑鸣都不知道，看掌！ ”

那两个夜行人更不打话，一个亮出一柄长剑，一个亮出一对三尺多长、黑漆漆的判官笔，直攻过来。丁剑鸣立刻展开太极掌法：封闪、擒拿、挨帮、挤靠、闪展、腾挪，安心夺取敌人的兵刃。那两夜行人也好生了得，丁剑鸣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路道。只见那使剑的时而是嵩阳派的达摩剑法，时而又变为形意派的无极剑法，如惊蛇怒蟒，处处向丁剑鸣要害处吐来！那使判官笔的更是利害，劈、砸、拨、打、压、剪、捋，锁，都极沉着迅捷，那对判官笔，倏上倏下，忽左忽右，而且专向人身三十六道大穴打来。丁剑鸣展尽“ 空手入白刃 ”的太极掌法，迄自讨不了半点便宜。但却也忒奇怪，丁剑鸣好几次连碰险招，看看就要被剑尖刺着，或被判官笔点中，但两夜行人却又突地闪电似的制回，变招打出，也不知是什么道理？

在丁剑鸣心里，还以为是自己太极掌法利害，敌人不知虚实，所以不敢把招术用老，以防自己式中变式，招里套招。其实却并非如此，那两夜行人却另有一种心思。不然若论武功技业，丁剑鸣和他们中任何一个一对一亮兵器对打，谅还不至落败。而今以一敌二，又是空手对兵刃，就是有两个丁剑鸣也被剁为肉泥了！

闲话少提。且说丁剑鸣和这两个夜行人一阵打斗，早惊动了这家人家。当下灯火大明，许多家人都持枪弄杖地出来，但却没有一个敢杀上前来，只是远远地观望，一面口里嚷着“ 捉贼，捉贼 ”！但若见身影向自己这一面移动时，又哄的一声散到第二处去。其中有两个像“ 护院 ”模样的人比较胆大，一个手持花枪，一个手持双刀，掩到贼人身后，正待偷袭，却被一个贼人，只一个“ 回风卷柳扫堂腿 ”，就把他们扫出两三丈外。来了两个，跌了一双。

丁剑鸣也不指望这些“ 护院 ”之类能济得了什么事，仍是舍死忘生的凭自己一对肉掌，来斗敌人的一柄长剑、两枝判官短笔。说时迟，那时快，又拆了三五十招，那使“ 笔 ”的搂膝绕步，“ 刘海洒金钱 ”，向后一甩腕子，双笔挟着一股寒风，斜向丁剑鸣的“ 左肩井穴 ”打来，丁剑鸣急将腰一扑，掌探中锋，骈指如戟，让过几笔，向敌人的“ 志堂穴 ”点来，还未点到，背后一股寒风，那柄长剑又堪堪刺到，丁剑鸣一个“ 大弯腰，斜插柳 ”向左旋过，伸掌便贴剑身，让招递掌，向敌人面门打来，使剑的急将身后仰，一个

“倒转阴阳”，将右手剑一沉，化为“黑虎卷尾”招数，径扫下盘，横斩丁剑鸣的双足。丁剑鸣慌不迭地躲避时，忽听得那使剑的一声“扯呼”！（逃跑之意。）两人正占上风，却忽地逃跑，将脚一蹬，早跃人园林深处。丁剑鸣不知进退，还待追赶，忽地几点寒星，扑面飞到。丁剑鸣急急一个“燕青十八翻”，用北派“滚地堂”的功夫，贴地直滚出去，饶是滚得这么快，右腿上还是中了一枚暗器，当时只觉麻痒痒的，还不觉怎么，但这须臾稍缓的功夫，两个蒙面夜行人，已逃得不知踪迹了！

敌人一去，那些家人大嚷一轮追贼之后，一面围上前来，当中走出一个五旬上下的儒冠老者，当着丁剑鸣的面一揖到地，口里说道：“先生大恩，没齿不忘！”丁剑鸣急忙扶起时，那老先生已不由分说，招呼家丁子弟，架着丁剑鸣往里走。丁剑鸣欲走不能，只得跟他们进去，才一坐定，那些人又捧烟倒茶地殷勤招待。丁剑鸣的性子，原不愿与士绅来往，呷了一口茶后，便待回去，不料一站起身，右腿却酸酸软软的不由自主，一跤跌下。

丁剑鸣这才记起右腿中了暗器，待被人扶起后，急将手一摸，用手指对着伤口把暗器直挖出来，拿到面前一看，不由得哎的一声叫道：“呵呀！毒蒺藜！”

那老先生忙凑过身来，殷殷问道：“什么暗器，可有妨碍？”丁剑鸣面色大变，嘶吟着说：“这是江湖上有名的邪毒暗器蒺藜，用苗疆的毒药炼成，毒气见血即钻，除非找到本门解药，否则是救不了，看来我不能生出此门了！”

那老先生详细审视一下，忽然吩咐一个少年说：“澄儿，到后楼你二姨娘处问她拿出‘白玉生肌拔毒膏’来试试看。”一面对丁剑鸣说道：“老夫少年曾在北京做过小小的京官，结识了一个老太监，承他赠送了半瓶‘白玉生肌拔毒膏’，仍是大内之物，据说能解百毒，无论蛇虫咬伤，毒药暗器打伤，都可解救。宫中特备来预防使毒药暗器的刺客的。他得‘圣眷’，赐了一瓶，特分半瓶给我。一直不曾用过，这回正好试试。”丁剑鸣见既无法找到它的本门解药，生命危在旦夕，只好任由他试。说也奇怪，将这“白玉生肌拔毒膏”敷上之后，果然清凉沁骨，当下右腿就可转动！

但遗毒还未拔清，尚须休养数日，丁剑鸣只得在他家住下来，知道那老者叫做索善余，乃保定一个大士绅，家里拥有几千亩地。丁剑鸣在他家几日，真是给他招呼得非常周到，那老者日日陪他，谈论一些诗文与京中趣事，丁剑鸣家中原也少有田地，幼年也习过一些诗文，见那老人满面慈祥和蔼，谈得也还投机，又见在那几天中，时时有衣衫褴褛的人进来，要求施棺借米之类，那老人都亲自接见，一一打发。丁剑鸣一来自己就是出身在小地主之家，二来见那老者的“慈悲”行径，心中还以为索善余真是一个慈善的长者！

三日过后，丁剑鸣的遗毒都已拔清，完全恢复了原状。索善余亲率家人把丁剑鸣直送出大门之外三里之遥，口口声声地称他为大英雄！大恩公！口口声声说：“此恩此德，没齿不忘！”跟着又讨丁剑鸣的地址，问他愿不愿“折节下交”。丁剑鸣也谢过他“生肌白玉膏”起死回生之德，“当下人情难却，一面也觉得索善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竟然答应了和他做风尘中的朋友，愿意和他结交。

看官，你知那索善余真的是什么慈善长者？原来满不是这回事。正当丁剑鸣在归途上满心感激，对他异常好感之余，索善余的密室中就坐着那两个当天晚上跑进索家，伪装采花的蒙面夜行人！

那两个蒙面夜行人正是清宫大内的头等卫士，那使剑的叫做蒙永真；那

使判官笔的叫做胡一鄂，他们都是由直隶总督戴棋向京师请来，进行一件大阴谋的，伪装“采花”，计陷丁剑鸣，就是他们的阴谋之一。

在索善余的密室里，那两个冒作采花的蒙面夜行人正在抚掌相视而笑。蒙永真道：“这回丁剑鸣可着了我们的道儿了。不过这小子也确实名不虚传，七十二手‘回环滚拆’的太极掌法。若非我们二人，恐怕也轻易对付不了。”胡一鄂笑道：“论本事，下剑鸣自不是庸手，但却也不能超出我们兄弟之上。照我往昔的习性，那容他这样狂做，如不是戴总督再三叮嘱，我们兄弟俩早把他废掉了，”索善余大笑道：“如把他废掉，我们的计划就不能进行了。废掉他一人有什么用？我们要拆散的是这些山东、河北两省自命为‘江湖义士’的团结！我真佩服你们两兄弟的本事，胡兄那一手暗器，打得真有分寸，不让他当堂毙命。蒙已更妙，故意使出偷学来的几手形意派无极剑法，让他猜疑不定！”蒙永真也笑道：“我也真佩服你老先生的本领，尤其是那几声‘大英雄’，把他捧得毛管都松了。”

列位看官，你道他们进行的是什么阴谋？原来直隶总督受到清廷的密令，要注意山东、河北两省的拳民，可笼络的则笼络，可打击的则打击，若一时不能笼络又不能打击，则要想办法分裂他们的内部！因此由戴棋的幕客想出这一条计划，知道丁剑鸣和其他武林的领袖人物有隙，又侦察清楚了剑鸣的性情和平日的行动，便请了两位特选的清宫卫士，伪装采花，故意引他到索善余的家，让他吃了一颗毒蒺藜，再由索善余给他医治。这样作成圈套，他自然不能不和索家来往。而不消说索大绅士，自然是站在官府这一边的。一来往，就有办法拆散他们的团结，免得他们集中力量和满清捣乱了！

表过索善余和那两个夜行人的来踪去迹。再说丁剑鸣伤愈回来后，不见三天，自有许多武林同道前来探问。形意拳的钟海平，梅花拳的姜翼贤，万胜门的管习侦等自然也都在座。当下丁剑鸣说出那夜的经过，一面说那两个蒙面夜行人的本领的确是武林罕见，一面夸说若非自己的掌法厉害，莫说只中暗器，早就毙在他们的一剑两笔之下了。

丁剑鸣说完，武林中人尽皆耸动！群相说道：“江湖上哪有这样的两个采花人物！”大家胡猜一气，都摸不到这两个人的“海底”！（底细之意）

丁剑鸣忽地凝神一想，突地问钟海平道：“你们形意门下可有一个瘦长汉子，善使无极剑法的？”

钟海平虎目一睁，马上说道：“什么？我们形意门下，从来就没有采花淫贼！”

丁剑鸣冷笑道：“你们形意门下，有没有过采花淫贼，我不知道。可是那使剑的蒙面人，分明是你们形意派的无极剑法！”略停一下又说：“不止那使剑的，连那个使判官笔的也好像是你们贵派的身法。”上一句确有几分实情，那使剑的确曾使出过几乎无极剑法。下一句可就是丁剑鸣的胡猜，心里有嫌，就什么都怀疑到形意门下了。

当时只见钟海平勃然大怒，拍案说道：“丁剑鸣，你这是有心栽赖！”丁剑鸣也厉声答道：“我亲眼见的，还有假？哼！要不是我这对肉掌还有些儿能耐，怕就要毁在你们贵派手下！”

两人俱都火起，在座的武林同道急忙劝止。钟海平当下立即发话：“事情我一定根究，我马上通知我上下三辈的门人，也发帖给武林同道共同查究，如果我形意门下人确有人在江湖上为非作歹，采花伤人，我一定亲手把他卸八大块，戳三个窟窿。如果不是，你也得向我们形意门摆酒赔礼！”说完，

登登就走出去了。

不说丁剑鸣和钟海平又结了“ 梁子 ”（仇恨），且说在丁剑鸣回来后，索家便每天都有人来，不是送礼，便是请酒。其间柳剑吟也曾向丁剑鸣进言，请他注意，别要上当。柳剑吟说：“ 索家是保定的豪绅，这种人好的有限，我们抑强扶弱，全仗义气团结江湖兄弟，和这些人来往，怕不伤了兄弟的心！” 但丁剑鸣却一口咬定索家是“ 积德的慈善之家 ”，反说柳剑吟太过偏执——“ 难道士绅中就没有好的？ ”恰巧那几天正是索家借索善余“ 五一大寿 ”的名目，在花园里招待老人，上五十岁的可分二钱银子，上六十岁的可分五钱银子，上七十岁的可分一两银子。丁剑鸣越发认定索善余是“ 慈善长者 ”，得意地对柳剑吟说道：“ 你看如果他们是刻薄成家，哪有这样敬老尊贤，慈善慷慨！ ”柳剑吟也不和他争辩，却突地在第三天带回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

柳剑吟带着孩子去见丁剑鸣，一变平素木讷的态度，滔滔不绝他说道，“ 师弟，你自幼生长在小康之家，不知道庄稼人的痛苦，你道这小孩子是什么人？这小孩子只是索善余一个佃户的孤儿，他的父亲种了索家三亩田，纳了租能够吃杂粮就算是好的！去年因为实在无法过年，借了索家十两银子，利息是大加一‘ 驴打滚 ’（利上利），而今未满一年，就要还五十两，这孩子的父亲被迫得没法，上吊死了！那间破屋，还是被索家拿了去抵债，我刚好碰见这情形，就把这孩子带回来了。我没有碰见的还不知有多少！ ”稍缓一缓，柳剑吟又说下去道：

“ 你又可知道索家是怎样起家的，他是勾结官府，私运鸦片起家的。后来做了官，发了财，买了更多的田地，就越加发财了，他当然可以装出‘ 善人，的派头，拿一些钱出来修修桥、补补路，甚至在生日时招待一下老人，买个善名，对他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有什么紧要。而且可以迷糊多少人的眼睛！索善余自然也无须亲去收租放债，打骂农民，他当然乐得充风雅，做善士。可是那些收租放债，苛刻农民的，还不是他门下的走狗。 ” 话是说得淋漓痛快了，可是丁剑鸣没有眼见索家的残暴，总是认为他的师兄太过“ 深文周纳 ”讲得太“ 过火 ”了。柳剑吟也没法劝得他醒，只把那孩子收作他的第一个徒弟就算了。

光阴迅速，过了半月，保定城里各有名气的武师都接到形意门钟海平的请帖，丁剑鸣自然也接到一份。丁剑鸣情知必然是钟海平查究了当晚那两个夜行人的行踪后，要自己去答话。当下接照武林规矩，写了谢帖，带了凡位太极同门，如期赴会。

各武师齐集后，钟海平发活道：“ 海平德薄才疏，乔为形意门北派的掌门弟子，自知不足领导武林一派，尚幸我形意门先辈宗祖，早定下严格家规，我形意门同门三辈，亦均能严守。我钟海平执掌形意门以来，形意门下，在江湖上差幸未做过丝毫对不起祖师，对不起同道的事！

“ 半月前丁剑鸣大哥追捕采花淫贼，受了重伤，吃了大亏，一口咬定这两个下三门的采花淫贼乃是我形意门下，为此我撒红帖，传同门，报武林，共同查究。如今半月，采花贼的‘ 海底，虽未摸清，但已查明绝非形意门下。我形意门下三辈同门，这一个月来的行踪，都由各地负责弟子，汇报前来，莫说未有过采花之事，除了原在保定的之外，其他各地形意门下，并无一人到过此地。若说是保定的弟子，则我对他们平日行踪，了如指掌，我敢担保在我门下弟子的清白。再说即使丁剑鸣大哥不信我的担保，也该相信我钟海

平的弟子、师侄辈绝不能有本领杀得太极的嫡系传人落在下风，受了暗器！

“今日我钟海平请到各武林前辈以及了剑鸣大哥，为的就是讨一句话，请丁剑鸣当众洗清我形意门所受丑低的恶名，按照武林规矩，揭过这段‘过节’！（意思即是要丁剑鸣当众道歉，方不计较。）”

钟海平的话，说得严峻而尖刻，丁剑鸣势不能承认是被形意门下小一辈打伤的，如说是被小一辈的打伤，这太极传人的声誉就要扫地。如说是形意门长一辈人干的，则形意门的长辈，屈指可数，他们都分散各地，又哪会凭空来到保定？

但丁剑鸣以前的话，说得大满，哪肯立即转过弯来，听了钟海平说完后，冷笑一声辩道：

“你说不是形意门下的，有你的证据。我说是形意门下，也有我的证据。他们没法、身法明明是你们形意门下的，除非捉到了这两个蒙面人，否则现在要我向形意门低头赔礼，这可办不到！”

钟海平更不打话，连长衫也不脱，立刻走近丁剑鸣面前，双手抱拳微微一拱道：“既然丁大哥不肯‘揭过，这段‘过节’，我们只好按照规矩办吧！我要讨教你三招两式！”原来在当时武林之中或秘密会社之中，若有过不去的事，就由双方集合人来“吃讲茶”，“讲”不成功，就要以比武来解决。

丁剑鸣傲然笑道。“钟大哥要赐教，敢不从命？”话未说完，钟海平已猛地一掌劈下！

其时在座的武林同道虽多，但碰着双方闹僵的事，如伸手劝解，就必定要自问有把握能劝一方低头。如今钟海平是火爆的性子，丁剑鸣又一向不肯低首下人，这可如何调解？何况他们二人来势又是如此迅速，未容得想调解的先行盘算，他们已动起手来！

当下钟海平待丁剑鸣的“敢不从命”方说完，就立刻“独劈华山”，右掌挟着一股劲风，当头打到。丁剑鸣急斜跃数步，双掌一立，复斜身进步，脚踏中宫，左掌一横，右掌斜劈钟海平肩头；钟海平抽身撤步，左掌一分，“力托千斤”，往丁剑鸣的右腋上一托，丁剑鸣急地变斜劈之势为下斩，用出“斩龙手”的厉害招数，立切钟海平的左掌，两人来势都疾，看看就要碰个正着。

两人招数虽已拆了三五招，但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就在这二人要立见真章，看看就要掌底判雌雄的时候，蓦然从人丛中飞跃出一个人，就像大鸟一样从空扑下，恰巧立在两人中间，那人双臂一展，左右一分，钟海平和丁剑鸣都不由得不斜斜地退后几步。这人是谁？这人正是丁剑鸣的师兄柳剑吟。

当下钟海平勃然大怒，以为柳剑吟是帮丁剑鸣来的了，正待发话，却见柳剑吟面向自己长揖到地，随即郎然发话道：“我太极门在保定尚未正式设立门户，未推有掌门弟子。我现在以丁剑鸣师兄的资格，代表太极门，向形意门钟海平赔罪！”

柳剑吟此话一出，全场肃然。钟海平立即赔礼，连声“不敢”！为何钟海平这样客气？因为一来柳剑吟平素谦厚待人，二来这次的“梁子”是丁剑鸣和他结的，现在柳剑吟来赔礼，他如何能不客气。但经此一来，钟海平却再也不能找丁剑鸣的“晦气”了，有了他的本门师兄出头，已经完全按照江湖规矩交代过了。

当下钟海平没有说话，各武林前辈也群相佩服柳剑吟的豁达大度，甘代

师弟受过。梅花拳的老拳师姜翼贤挑起大拇指道："着！我们的柳老弟，行！这一手漂亮极了。"

"其实嘛，这点小事嘛！也用不着动这么大的闲气。丁剑鸣见到那两个小子的剑法、身法有些似形意门的，或许不假。武林招数，一亮手就有人偷学，这两个小子不知从哪里偷学来几招，丁老弟未深研过形意拳，所以看了三招两式，就以为是形意门下。钟老弟为争师门荣辱，要辩别是非，这老朽没说的，但也无须做得如此紧张呀？是不是？最紧要还该是继续查探那两个小子的'海底'，自己人别生闲气了。"说罢便拉两个人来碰杯。这老拳师是等到风波过后，才敢出来说话。可也真有他的，他猜得对，那"小子"真是偷学的。

一场风波，暂时平静，可是丁剑鸣却终席不发一言，面色铁青。

在丁剑鸣心中，认为自己太极派是武林正宗，现在由师兄出头，向别派赔礼，这是有失面子的事；再者，这次"梁子"是自己结的，钟海平敢当众叫阵，伸手和自己较量，明明是蔑视自己，如今向他赔礼，岂不是给他较量下去了？不由心中暗气："这次可栽到家了，栽到家了！"三来觉得柳剑吟虽是自己的师兄，可是他是自己的父亲厮养大的，平素总让着自己，这次蓦然出头，不和自己先商量，心中未免有点"犯劲"（不高兴）。而且丁剑鸣一向自视是太极丁的嫡系子孙，心想这派拳术，总是我丁家的，柳剑吟和丁家关系虽然亲密，算起来总还是"外人"，怎的就能在武林同道之前，说出代表丁家太极门的话？可是照武林规矩，在没有推定掌门人之前，师兄要挑起"大梁"（负起责任之意），可没有师弟说话的份儿。因此尽管丁剑鸣心中"犯劲"，可也做声不得。

风波过后，丁剑鸣自然和钟海平疏远起来。而且不单是和钟海平疏远，和其他武林同道也疏远起来。见了他们，心中总是怏怏的，露出不大自然的神色。可是和这一边疏远，另一边却和索家亲密起来。索家的人隔不了三天两天便来一次，索善余自己也常常进城拜访，谈得多了，丁剑鸣自然也透露出一些和钟海平结"梁子"的经过来。索善余听了，却并不表示意见，就算是丁剑鸣问他时，他也摇摇头说："老朽对你们武林中事，不敢插言。"

一天两人正谈得起劲时，索善余突然问他道："太极丁拳术。名震江湖，怎的老兄在保定不自立门户？"

丁剑鸣当下就说，自己本来早有此意，但因以前浪迹江湖，无暇及此，待闯出"万儿"（名气）之后，又因师兄说成立门户是一件大事，不能仓猝从事，想根基更稳定后才作打算。自己拗不过他，也就罢了。

索善余哈哈笑道："俗话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老兄太极名家，理应创立门户，作一派宗祖，以享后世的盛名。更何况创立丁派门户，乃是纪念老兄的先人，你师兄虽然是忠厚谨慎之人，他却体会不到孝子贤孙的心事。"

丁剑鸣给他说得心里活动，果然就进行起自创门户的大事。索善余给了很多助力，金钱上的，官府上的，他都一一给丁剑鸣打点。还给丁剑鸣活动了一个直隶总督府"国术顾问"的衔头，丁剑鸣虽然推辞了，可是却觉得这个人倒很"古道热肠"，肯帮助人。

在丁剑鸣进行创立丁派太极门户的期间，武林中人，很少来探问他。他也心中有气，觉得你们既不顾江湖义气，不来帮我的忙，我又何必依靠你们？就是对他的师兄，这次也只口口声声说是要替他的丁门建立门户，言下之意，

大有不想柳剑吟横加阻挠之心。柳剑吟也就唯唯诺诺，不和他说什么话。

一天晚上，柳剑吟却突然深夜来访，那正是丁剑鸣就要正式建立门户的前夕。

他的师兄背着一个小包袱，腰悬青钢剑，面容微带苍凉之色，沉痛地说道：

“师弟，恭喜你要光大师门，自建门户了。愚兄全靠丁老伯教养成人，这点微末小技，也是拜你们家之赐，师弟要光大师门，这愚兄可没有说的！

“可是师弟，你可知道武林中人怎样议论？他们说你可拣着高枝儿爬上去了，要靠官府的力量开山门，创宗派，好独霸武林。我知道你不是那号人，可也得提防别人给你戴高帽，把你弄得迷糊了。

“你还得小心，创立门户不是易事，收徒弟，做‘大哥’，处处都要当心，不要被一些不肖之徒，江湖无赖，混进门来，败坏了我们的声誉！这层也许是愚兄过虑，但也得请老弟小心些。

“师弟，你前次问我，是否有意思做了派门户掌门的弟子？这我可不敢当，莫说我德薄才疏，就是从师学业，也在师弟之后，当时恩师不按普通武林规矩，以入门前后为序，因我痴长两岁，做了你的师兄，实在有乔。我哪敢做一派的开山宗祖？

“再说武林同道，对我们不能无所误会，我若留在这儿，助你建立门户，恐怕误会更深。我打算马上就回山东去，江湖风浪，我也惯经了，我也没有那份雄心，再闯‘万字’，回到老家，将来有什么事情，也好照应。

“师弟，愚兄言尽于此，我走了！”

丁剑鸣正待挽留，柳剑吟却蓦地一旋身，一点门楣，微风飘然，就像流星疾驶一样飞驰而去。丁剑鸣急急拔步追时，只见柳剑吟边跑边回头道：“我还有一句忘记对你说，以后可别再闹意气之争！”说完，更如蜻蜓点水，飞燕掠波，脚不沾尘，跑得迅疾之极，丁剑鸣哪里追得上？再一迟疑，便但见星河耿耿，明月在天；寒蛩哀鸣，夜凉如水。哪里还见师兄的影子，师兄走后，丁剑鸣自然是立门户，建宗派，二十年来，也颇有许多武林后学慕名求教。而丁剑鸣也能稍敛锋芒，很少和别派中人较技“伸量”（故意试试别人功夫之意，“伸量”别人，乃武林常见之事），但却和索家关系，日深一日，渐渐也和官府中人有来往了。

这且不提，再说柳剑吟回到山东后，不久也就结了婚，（丁剑鸣早结了婚，那是他父亲定下来的亲事。）妻子也是武林名家之后：万胜门刘展鹏拳师的爱女刘云玉，岳家在山东、河北边境的高鸡泊金鸡村内，因此不久柳剑吟就在金鸡村里成了家。柳剑吟也自喜欢高鸡泊的幽深险要，正好隐居习技，传授门人。

如此岁月如流，眨眼间又过了二十一个寒暑。

柳剑吟二十余年来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就是以前在保定乡下带出来的，索家佃户的孤儿娄无畏。（这个名字是柳剑吟给他取的，意思是要他在苦难中成长，应无所畏惧。）娄无畏早在八年前出了师门，独自到江湖上去闯道，开头三年还有讯息，后来听说到了辽东，就再也没有音信了，柳剑吟也曾托人打听，但都打听不出什么。二徒弟是岳家荐来的杨振刚，也曾到江湖上见识过一些时候，但总是在师门的多。三徒弟就是本书一开首和柳梦蝶比试的那位少年左含英，这是柳剑吟的老友左大拳师左琏仓的第三个儿子，左琏仓殷殷嘱托他来学太极门的技业的。这孩子天资聪颖，很得柳剑吟的喜

爱。柳剑吟就在金鸡村内，把一生所得，倾囊地传授给了这三徒一女。

光阴忽忽过了二十一个寒暑，于是来到了这一天，师弟丁剑鸣的大徒弟金华突然来到了高鸡泊。金华是带艺投师的，所以年纪倒比柳剑吟几个徒弟都要大得多。

书接前文，话说柳老拳师阅信后面色大变，问金华道：“事情怎闹得这般严重：又怎会来的什么贡物呀？到了热河呀？怀疑是形意门钟海平干的勾当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金华你说说，你的师父叫我详情问你呢。”

柳梦蝶是个心急的小姑娘，未待金华答语，便先问父亲道：“爸爸你先说呀，师叔的信，说的是什么事？”

柳剑吟放下信道：“你师叔说，他一月前保护一批贡物到热河，要解到承德离宫的，哪料还未到承德，在距离承德约二百里的下板城城外三十多里的地方，给一个辽东口音的怪老头子劫去了，他率众去追踪，追到了‘三十六家子’（地名），怪老头子这一行人就突然失了踪，而他回到保定后，就接到江湖令帖，要赶他出保定。哎！还把他丁派标志的太极旗给拔去了。这、这到底是哪门子的来找麻烦？”

金华道：“在热河下板城出事时，我没有随着去，是师父带二师弟、三师弟还有另外两位别派武师去的。那贡物嘛，说来话长，简单说吧，师伯还记得那个常来拜访我师父的索善余吧？现在他已七十多岁了，老了躲在家中‘纳福’，倒不常来了。只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做什么索志超的在直隶总督府里当了一名差使，今年皇上循例到承德离宫去避暑，要到举行了秋猎之后才回。（按：满清皇室在承德没有大围场，每年几乎都要到那里作一次‘秋郊野狩’，用意是在保持未入关前的习俗和训练皇室弓马。）直隶总督的贡物要纳到承德离官，而恰恰指定索志超办这回事，索志超就凭老父的情面，央求了师父去保护的。”

金华刚说到这里，突然见柳老拳师蓦然张目虎喝：“相好的，下来吧！”

话未说完，只见在柳林中的一棵大柳树上轻飘飘地落下一个人。说时迟，那时快，左边厢，金华已倏地扑上前去；右边厢，柳梦蝶也已经出手，刷！刷！刷！用“刘海撒金钱”的手法，一手三钱镖，三缕寒风，分上中下三路打到。只见那汉子好生了得，身形一沉一纵，猛地旋展“燕子钻云”的轻功，身躯凭空蹿起二丈多高，中、下两枚钱镖都被他躲过，取上三路的那枚金钱镖，恰恰擦着他的鞋底，只听得当的一声清脆音响，那枚钱镖，已给他轻拨落地，他穿的是铁掌鞋！

身形未落，金华已猛地扑到，“进步七星”，右掌便横斫他尚未沾地的双足，那汉子竟一个俯冲，用“撑椽手”双掌斜直撑下，左右分开，金华待再变招发掌时，他已经使出“细胸巧翻云”的轻功绝技，翻到金华的身后去了。金华急一翻身，“摘星换斗”，右掌猛击敌人顶梁，左手双指径取敌人双目，那汉子身法好快，倏地避开，大喝道：“停手！停手！我是形意门下来谒见柳前辈的！”在他说话之际，金华又已进了几招，只见他几个解招手法竟真是形意门的！

柳剑吟急忙喝：“停！”亲上前去，那汉子立刻俯身作礼，说：“晚辈晋谒。”柳剑吟运用“太极生两仪”之式，气纳丹田，提气贯顶，用双手轻带他的两腕，叫道：“请起！请起！”这正是柳剑吟试他的双掌的内力，可发可收，那汉子竟然身形不歪，但也给轻飘飘带起。

那汉子自称就是形意门钟海平的师侄王再越，奉师命前来，话说得谦虚

之中带着刻薄：“敝师叔听说柳老前辈要管这档事，特叫晚辈前来传话，说不看金面看佛面，柳老前辈要伸手，我们本应退让，无奈令师弟依附官门，忘了江湖的义气，谅老前辈也不愿随师弟沾这一浑水。如果老前辈真要伸手，那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可别责怪？”

柳剑吟既不动怒，也不答话，只“哦、哦”了两声，便有一搭、没一搭和他说起闲话来，问问钟海平的近况啦，又请形意门几位前辈的安啦，又问那汉子在哪里“高发”啦，倒弄得那汉子不知应付，最后竟逼问道：“晚辈听你老的吩咐，只讨老前辈的一句回话！”

柳剑吟又笑道：“别忙！别忙！你大远来，无论如何请歇一晚！明日我陪你去找你师叔吧。”

这汉子却似微露不安之色，再三推辞，说是有要事就要离开。于是柳剑吟正容道：“请你上复钟师，柳某一定按照江湖义气办事！”

送走了这汉子后，柳剑吟问门人弟子道：“你们瞧这人可真的是形意派？”

金华、杨振刚等齐声说是。金华说，“我听他喝‘停手’时，还进了几招，原就不是要真的和他过不去。按江湖礼数，我是该立刻停手的。但我听他自报是形意派，那倒不能不试他几招了。可不是的，他拆法招数，真是形意派的！”

杨振刚也说：“在师妹和金师兄出手时，我不动手，就是存心在旁边看他的家数，他躲避师妹那一手三钱镖时，所用的轻功身法，不就是形意派的？尤其是那一手‘细胸巧翻云’，可更是形意门的绝技，那难道还有假的？师父此问，莫非看出什么破绽么？”

柳剑吟捻须微笑道：“你们有所不知，如果武功很有根底的，看了别派的出手后，就可以偷招，对敌时也可拿来应用的，不过用得不如本派的出神入化就是了。

“看别人的身法手法是哪家哪派，是不是冒牌，最紧要的是看他救险招时的家数，因为在碰到险招时，性命俄顷，不容思虑，运用的必定是非常纯熟、得心应手的本门家数！

“金华、杨振刚你们可曾留意到那汉子用‘燕子钻云’躲避蝶儿钱镖后，身形未落，便碰到金华的七星掌横斫双足时——这是最危险的时候了——所用的招数，那一手‘撑椽手’，就不是形意拳的，而是岳家拳的！至于蝶儿那一手钱镖玩艺，打得虽不错，功候却还未够，有好‘轻功提纵术，根底的人，要闪躲并不难，他当然可以试用别派身法！

“而且在我和他有一搭没一褡地闲聊时，也颇有一些破绽，不过还不敢肯定他是否冒充就是了。”

当下师徒又议论一通。柳剑吟便对金华说：“我明早就和你动身去保定。我看这回事，事情很复杂。也可能真是武林同道以为你师父投靠了官门，特地来对付他的。这我一定要去调解，大家都是武林一脉，别弄得自己里面先闹翻了。我在江湖上虽隐迹多年，但如果是钟海平他们这一辈老师傅出手的话，谅还会买我这个老面子。”

第二天一早，柳老拳师果然召集门徒弟子，吩咐他们要小心看守门户。柳大娘刘云王也出来送行。柳老拳师一算，有自己的老伴万胜门当年的女杰镇守在家；杨振刚也得了自己的技业十之七八；更加上柳梦蝶和左含英，炉火虽未纯青，但寻常的江湖道也不会讨了好去。有此四人在家，柳老拳师便

很放心地和金华走了。哪知事情有出意料之外的，此一去也有分教：风波平地起，奇祸突然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一叶扁舟来 波翻水泊　十年人事改 剑护师门

话说柳老拳师和金华去后，家中由柳大娘刘云玉照料门户，二徒弟杨振刚料理外事；还剩下柳梦蝶这个小姑娘就成天和她的三师兄左含英玩在一起。

柳老拳师在家时，柳梦蝶已经是和左含英常玩在一处的了，但到底还不能大顽皮，玩得不痛快。这回去了管头，她就如脱缰野马，四处乱跑，或到柳树林中掏乌鸦的窠，或在高鸡泊内划艇游戏。柳大娘和杨振刚都有点提心吊胆，可是她却满不放在心上。柳大娘拿江湖上的风浪唬她，她也不害怕，反觉得如果真的碰到江湖好汉，和他合手斗斗，岂不强似在家里和师兄们练习，岂不是更新鲜的玩意？

左含英这孩子已经是十八岁了，日常和师妹耳鬓厮磨，心里总有些奇妙的感觉，不见了师妹时，就忽忽若有所失，直到见了才舒服。可是师妹又那样娇戆，完全像不懂事的小孩子，她可毫无顾忌地和左含英玩，左含英自从有了“心事”，态度倒似反没以前自然了。常常柳梦蝶和他“闲磕牙”（谈天），他却突然问不知想到什么地方去，直到柳梦蝶轻轻打他，叫道：“你，你……你这个人怎的这样傻里傻气？”他才如梦初醒地傻笑着。

这天柳梦蝶和左含英又驾一叶扁舟，撑到高鸡泊游玩，小舟分直蒲、拂芦苇，哪消片刻，已游到水泊中央，“只见水泊内的几个小岛，隐隐出没于烟水苍茫之中，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渔歌，大约是出泊捕鱼的少女，在那里互相应和。歌声起处，惊起几只沙鸥，上下翻飞，追逐帆影。柳梦蝶一篙轻点，也唱起不知名的渔歌来。左含英凝视着无光帆影，若有所思，待柳梦蝶歌声一歇，忽然问道：“师妹，师妹，这里多美，你愿意和我永远这样玩耍吗？”柳梦蝶回头叶味一笑：“永远这样玩耍？你常常说我小孩子，你瞧，你不比我更‘小孩子’。等一回肚子饿了，怕你还不赶快要回去食饭？怎能永远这样玩耍？”哎，师妹还是不懂，可弄得左含英没法儿。

柳梦蝶一面笑，一面摇桨，小舟迅疾，霎时游出几十丈水面。忽地前面听得人声喧哗，有一只小舟如箭冲来。定睛一看，原来前面本有几只渔舟，在撒网捕鱼，却被那只小舟冲入当中，浪花四溅，就是有入了网的鱼，也早已逃去。只气得那几只渔舟的渔人都齐声怒骂：“妈的！哪里来的浑小子，这样地乱闯？”柳梦蝶和左含英也不禁站了起来，心想：“什么人如此霸道？”

柳梦蝶怒道：“师哥，我们可得管教他们一下，不能任由他们在高鸡泊内横冲直闯，欺负渔民。师哥，你上前去和他们斗斗，我在旁边用金钱镖助你的阵。啊！来了！来了！不要怕呀！迎上前去吧。”这小妮子虽然欢喜生事，到了临阵，她可记得父亲不许女孩子随便出手的嘱咐了，她不是怕，她这是第一次和外人交锋，觉得和男子汉斗，不好意思，她宁愿在旁边显显她的钱镖玩艺。

说时迟，那时快，未待左含英发话，（其实是这孩子还未想好该如何发话，才显得更够“江湖气派”。）那只小舟，已如流星掣电般擦船身而过，激起浪花很高，溅了左含英和柳梦蝶一身，柳梦蝶勃然大怒，猛出手一抛挠勾就把那只小舟搭住，那只小舟船身一停，左含英也已经掉转了船首，和来船对个正着。

来船有四个人，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在船头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船尾把舵，另外两个躲在舟中，面容看得不大清楚，这两个人好悠闲地

在船里闲躺，就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船头那汉子喝道：“你们这两个小孩子想找死？要玩回去跟师娘玩去，别在这里丢你大人的丑？”左含英这时也想好话了，回骂过去道：“你们这些不讲理的东西，小爷就要管教管教你们，趁早你们给我滚出高鸡泊，不然小爷的拳头可认不得你！”

“好吧，我倒要见识见识你这位少爷的拳头！”那汉子并没有给吓退，他可一纵身过来了。登时左含英那只小船给他踏得摇摇晃晃的，柳梦蝶忙在浪花飞溅中，双脚一分，稳定了这只小船，她用的是“金莲踏桩”的家数，和“力堕千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她父亲怕女孩子气力不够，特地从小就训练她的，这一手今天可用上了。

那汉子一纵过来，可就更不打话，像饿虎扑食，来势非常急骤，双手就像抓小鸡似的要把左含英抓住，抛进江心去。他可根本没把这孩子看在眼内。哪料这可上了左含英的当了，左含英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名武家之后，自小锻炼，又从柳剑吟学了六七年，哪里是普通孩子可比。倘使这汉子不轻敌，倒还可以斗一些时候，这一轻敌，可就给左含英觑个正着，身子一摆，突然一伏身子，欺身直进，用“雀地龙”招数，一托这汉子的右胁，“顺手牵羊”，倏地一带，这汉子来势太速，小舟可又没多大的地方，要变招要闪避都来不及，竟给左含英一带之力，平地一个倒栽葱“扑通”地被扔下水中去了。左含英一出手就得胜，不禁喜洋洋地笑骂道：“你要瞧小爷的，这可不给你瞧了！”哪知话犹未停，船身又晃了两晃，那船舱里一个汉子，又扑了上来！

这个汉子可没有以前那个家伙莽撞，跳上了左含英的船头，先凝神注目，盯了左含英一眼道：“小朋友，有你两手！是跟你师娘学的？（“跟师娘学”这句话含有轻视侮辱的成份。）俺倒要见识见识。”旋说旋将双臂一摆开了一个门户。左含英不识这个架式，但他方才一出手三招两式就曾击倒了一个大汉，也不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一个“进步七星掌”，就向那人打去。怎料这个敌人可并不比先前那个汉子那样稀松（“水皮”之意），待左含英右掌打到，才沉掌横截左含英的双时，左含英急将“七星掌”式化为“手挥琵琶”，挡了敌人的横劲，两人就在这小小的船面动起手来，霎时间就拆了七八招，那人武功纯熟，左含英到底是初出茅庐，看来已有点招架不住，眼看就要落败！

正在左含英看看已有点招架不住之际，柳梦蝶已等得心痒难熬，跃跃欲试，一看师兄要糟，马上就把早在右手扣好的三个钱镖打出，一取咽喉，两枚分打两手，这三枚钱镖一发，倒很出敌人意外，他料不到这个小姑娘也会这种上乘的暗器功夫，竟能一手三镖，分路打到！忙使一个“回风摆柳”之势，向右侧让过，但左手已中了一枚钱镖，登时酸麻起来，身法步法不觉大乱，竟给左含英乘机直进，一个蹬脚，把他踢下江心去了！

“妈的，斗不过人，放暗器！不害臊么？你有暗器，老子也有，你接着吧！”那在敌舟船尾把舵的青年沉不住气了，边骂边打铁莲子来，几点寒星，便朝左含英面门飞到！左含英刚斗过强敌，身形未定，如何能够逃避？心里暗道：“这回休矣！”正在危险万分之际，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空中几声铮铮作响，一片繁音过处，铁莲子都给打下水中。原来是柳梦蝶用“刘海撒金钱”的手法，一个金钱一个铁莲子，互相对撞，满空暗器，都掉进江心，激起了点点水花！

这回坐在敌舟舱中的那个汉子，可再不摆出悠闲的样子了，他一个箭步

窜出船头，高叫：“住手！住手！对付两个小孩子，也用得着放暗器？”那个在船尾的少年应声住手，柳梦蝶也不再放金钱镖，定睛看时只见是一个五旬左右、长着五络长须的老汉，顾盼自如，相貌很是威武，料必就是敌舟的魁首了。

那老汉捋捋长须，笑着对左含英他们说：“孩子们，真不错，有点玩艺儿！但要凭这样玩艺，就想在江湖上伸手管事，那可还没有这样容易，你们两个都上来吧，小姑娘你的金钱镖也尽管打来吧，我决不叫我们的人放半颗暗器！”

左含英可也真有他的，敌人这样说，他可不能叫师妹再放钱镖了。他日常从师父师兄他们的谈论中也略知江湖规矩，江湖上讲究的是一打一，若然两个齐上，可就给别人较量下去了。他明知不敌，可也得露露“英雄气概”，忙喝道：“师妹，你退后，待俺领教领教这位老英雄。”柳梦蝶鼓起小嘴儿，咕咕噜噜道：“他们还不是一个打败了又来一个，谁高兴叫他吃暗器，他们可先不讲规矩，还怪我。”但她到底是退后了。

于是那老者纵声哈哈大笑：“好孩子，有你的，放心，我决不坏你吃饭的家伙！”

那老汉在纵声大笑中，飞鸟般扑将过来，左含英年轻气盛，那里看得惯这狂做的样子？他猛记起金华在柳林中和那自称王再越过手时的招术，他也记起师父的谈论，当敌人纵在空中，身形下沉，双脚尚未落地之际，是最危险的时候，趁此进招，敌人便很难躲避。于是他便也依样画葫芦，待那老汉身形未落之际，便猛地扑过来，“进步七星”，右掌横研他尚未沾板面的双足。哪料这个老汉似乎比和金华对敌的那个王再越更厉害，他也不用俯冲，也不用“撑椽手”来破招，身形向后略斜，凭空把右足一挑，穿过左含英的双掌，直向左含英的面门踢去。

左含英忙闪身，急躲避，但刚避过正面，那老汉左足已经沾地，一换脚，左足又如电光石火地疾发出来，几个“鸳鸯环腿”硬生生地把左含英逼到船边，立足不定，掉下波心去了！

柳梦蝶急发钱镖，援师兄，拒强敌，只见那老汉身形疾如飘风，一阵乱转，柳梦蝶的几枚钱镖都打进水中，那老汉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哎！没打着！”

笑声未绝，早见一艘扁舟飞也似的朝这边飞奔而来，船首上立着一名年约三十左右的汉子，豹子头，虬须子，扎撒着双臂，瞪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全神贯注着这边的打斗，小舟来势迅疾，把这边的人都怔着了。纵声大笑的老汉也不由得不止了笑声，静静的打量来者！

这伙在高鸡泊内故意挑衅寻事的人，他们是冲着柳老拳师这一家来的，他们可早摸清了柳家的底，柳家的门人弟子中可并没有这样一个人物，但要说他是一名泛舟游湖的游客吧，装束神情又都不像，而且普通的游客也没有谁敢来多管闲事。就在大家沉吟等待之际，左含英已经从水里爬上船尾，坐在柳梦蝶的一边，湿淋淋的直喘气。至于对方被左含英打落的两个汉子，也早已爬上了已舟，同样的也在湿淋淋的直喘气！

斜刺里横杀出来的小船，已经是越摇越近了。那者者便猛的瞋目一喝：“谁？作什么来的？”这一声大喝，不啻是舌绽春雷，音响直顺着湖面，向四外荡将开去，柳梦蝶和左含英都觉得两耳嗡嗡作响！

但那小船上的汉子，可毫不惊恐，仍扎着双臂，神色自如，冷冷地对老

者他们发活道：“ 什么事情在这湖泊之上交锋，俺老远地就看见了。哎，呵！你原来已经一把须子，怎的还和小孩子们过不去？是他们冲撞了你老哥？俺不妨给你们和解和解。和小孩子动手，不怕江湖上笑话么？ ” 这汉子神光内蕴，虽然只是三十左右年纪，但看他在船头上一立，脚步不了不八，摆出的好像是太极门户，但又不很像。外行人看不出来，唯有那老者心中暗暗惊异。心想：“ 这汉子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年纪，他这一亮式，神光充盈，英华内露，足够二三十年的功力，这可是哪个名家的门下，调教出如此人物，如此造诣！ ” 柳梦蝶心中也暗暗惊异，看这汉子，似乎是什么时候依稀见过的，可怎样也记不起来。

不说那老者和柳梦蝶心中都在暗暗惊异，且表那湖面上闯来的不速之客，见那老者兀自凝目注视着自己，不发一语，便又冷然一笑道：“ 好朋友，怎的就是这个熊样？（熊样是调侃之语）说实在的！你们到底停不停手，你们是不是安心要欺负这两个孩子？ ”

那老者突地面色一沉，磔然笑道：“ 听你老哥的话，你老哥是想伸手管这档事了。可是我可得告诉你老哥，我们自有我们的事情，你老哥局外人，可不敢玷辱你老哥沾这趟浑水。依我说，你老哥趁早掉回船首去吧。咱们日后还是个好朋友。江湖之上，没见过你老哥这么好管闲事的！没的你捉不成狐狸反惹一身骚气！ ”

那豹子头虬须子的汉子勃然作色：“ 天下人管天下事，俺只知道抱不平，不准以强敌弱，以众凌寡，以老欺幼！欺负孩子的事俺看来很觉不平，一定要伸手管管了，朋友，你想怎的？ ” 老者一听这话锋可直的逼来，不“ 接 ” 下来可是不行。遂瞋目怒喝道：“ 啊！瞧不出你老哥有这大本领，竟要管天下之事，那么听凭你老哥怎样来管，俺一干兄弟们一准听你的吩咐！ ”

话声一停，蓦地就凌空飞起两条身影！原来是那老者在柳梦蝶舟中纵起，要跃上那汉子的小船；那汉子也不约而同地纵起，要跃上柳梦蝶的小船，这两人可在空中碰个正着！砰砰两声！只听得柳梦蝶舟中一声巨响，船板早裂了一块，那老者庞大的身躯凭空给人冲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豹子头汉子可已跟踪直下；那老者也好生了得，情知小舟窄狭，躲避不了，竟趁一翻一滚之势，手肘微撑船面，倒跃起两丈多高，轻飘飘地落在自己的船篷之上！

豹子头汉子追逼得紧，也紧跟着老者身后，两个魁梧大汉，就在船篷之上又各自摆好了门户，那船篷只是竹叶芦苇编成的，落下这两名大汉，竟纹丝不动，就好像只是飞上了两只蜻蜓！两人在船篷上摆好了门户，绕着船篷追逐了两匝，猛地便交起手来，那老者使的是北派劈挂掌法，发招迅疾，掌风凌厉。豹子头汉子使的掌法可忒奇怪，有太极掌法，又有关外鹰爪独门的“ 三十六手擒拿法 ”，又有由万胜门“ 五虎断门刀 ” 变来的“ 五虎夺魄掌 ” 法，变化多端，又都是那么纯熟，绝不像是偷招的所可使出。每一种掌法非有十年八年功力都发不出，在太极掌与擒拿手中又夹杂着点穴手法，真不知他才三十左右，怎样能学得到这几派名家本领？两人拆了三五十招，饶是那老者招数纯熟，久经大敌，也只有招架的份儿。

那老者由攻转守，抱定主意要紧密的封闭门户，好待外援。但劈挂掌原是进攻的手法，如今被迫要守护门户，如何封闭得了，只见那汉子猛地欺身直进，身子突地下煞，左手掌里卷内劲，横拨敌人右掌，同时右腿前扬，右掌变贴着右腿吐出，接着一沉便腕击这老者的小腹，这是武林中罕见的一掌四式招数，老者如何躲避得了？只见那老者右掌下落，想横截来势，同时吞

胸吸腹，待避过这凶猛之势时，豹子头的左掌又已旋风似的猛敲击老者的面门。那老者急用双臂迎面一卷，双掌变成勾手，要掳那汉子左腕，不料那汉子左腕往下一堕，右掌又向面颊捣出，形如“点子锤”，那老者躲避不及，扑的一声，颊下被击个正着，豹子头汉子顺势往前一送，那老者便恰如断线风筝，直飘下江心去了。

扑通一声，浪花四溅。猛地只见柳梦蝶和左含英的小舟颠了几颠，船头突地离了水面几尺高，船尾几浸入水中，那来势震得柳梦蝶和左含英都有点把持不住，原来那老者虽被打进水中，仗着武功水性俱都纯熟，立心要弄翻敌人的小舟，出个鸟气！

正在柳梦蝶和左含英的小船，将翻未覆之际，那豹子头汉子猛地一跃而下，一手抓住一人，向前一送，便把柳梦蝶和左含英都掷人自己的舟中，一面嚷道：“你们快，快回去！”说完自己也扑通一声跃入水中，只见浪花滚滚，刹那间，已经在老者的身边现出了身子，那老者“哧”的一下，就是几条水线向豹子头汉子兜头兜面射来，那汉子急一侧首就游出两三丈水路，只听在浪花飞溅中，又是一声巨响，那老者的小舟竟给豹子头汉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扳翻过来，舟中的少年和两个中年汉子，都跌下了水中。

五条汉子，十双臂膀，直把江面翻得水花滚滚，那汉子水中的功夫也并不在陆地的功夫之下，直把那四人迫得不敢近身。正在其时，先前在泊中下网捕鱼，被老者们凭空冲散的那几只渔舟，又已渐渐地围来，这伙渔民先前慑于那几个恶汉的汹汹来势，不敢上前，现在见恶汉们的小船也已给人弄翻，心中自然大为痛快，正是“不打落水狗，更待何时？”他们拿着渔叉，便围上来了，有几个年青力壮的渔民还是在几丈外就将渔叉掷来，虽都掷不中这班恶汉，可也弄得他们左躲右闪。

那长须老汉见风色不对，他们四人，只应付豹子头汉子也恐怕应付不了，何况还有一个会打金钱镖的柳梦蝶，外加上这一班乱掷渔叉的渔民，他急急地叫一声：“风紧，扯呼！”在浪花滚滚中，他们四人急急地游开去了。

豹子头汉子，微露肩，轻踏水，用双脚蹬水之法，直追出去，边追边回首对柳梦蝶和左含英道：“回去！你们还不快回去。”

柳梦蝶和左含英立在船板之上，凝神一看，不半刻，那几个人连豹子头汉子在内，都游出半里之外，刚才那浪花滚滚的水面，又已归于平静。碧水沧波，渔舟三五，水中云影，正自悠悠，哪里像片刻之前，便发生过龙争虎斗？

左含英凝了凝神，如做了一场恶梦，他的衣裳还滴着水珠，身体还滴着冷汗，一手摇桨，一手挥了一下向柳梦蝶道：“咱们是要赶快回去了！”是的，天色渐晚，柳大娘他们怕不等得心焦？何况就是要追上去帮忙那个汉子，也追不及，他们是只好回了。

小舟轻摇，还未泊岸，便听得有人高叫：“梦蝶！梦蝶！含英！含英！”声音仓促，似乎是发生了什么急事。这是他们二师兄杨振刚的声音。

他们急忙答应，凝神一看，只见二师兄仓皇四顾，似乎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儿！

“哎！含英，你怎么弄成这个样了，这么大孩子还这样胡闹？穿着一身衣服就跳下水去玩？”

左含英一面走，一面喘气，断断续续地将湖面交锋之事告诉二师兄。二

师兄听了，面色阴沉，说：“既是这样，且回去告诉师母，再作道理。”他的颜容，就好像暴风雨之前的天空，静默中显得可怖！

“梦蝶！梦蝶！含英！含英！”这回是柳大娘的叫声了。梦蝶一听急忙飞跑过去，一把揽着母亲：“妈！我们给人欺负了！”

柳大娘先不问梦蝶，只张目仔细打量左含英：“呵！你们在湖泊之上与人交手了，可是？瞧！你一定是给人在船上打落水的，裤管已经撕破了一大块，是给桨桩勾破的？可伤了皮肉？”

左含英正待告诉详情，柳大娘却摇手叫他先别说：“孩子，你先去换过衣服，看看如果伤了皮肉，就擦一点药酒。振刚，你给我去招呼招呼他！”柳大娘也像柳老拳师一样，怪疼左含英这个孩子。

暮蔼含山，炊烟四起。柳大娘家里也已点起了油灯，是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可是柳大娘家里却还未做饭，他们要先听听左含英和人交手的经过。

左含英和柳梦蝶又把今天在湖泊上与那伙人交手的详情细述出来，叙述中特别提到敌舟的那个老汉和后来给他们解围的那个豹子头虬须子的中年汉子。柳梦蝶还带着兴奋特别夸赞那个汉子，说她从未见过武功这样好的，她只顾说得高兴，好像忘记她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是武林中第一流的名家了。她还说：“妈，你看这可怪不怪？这汉子使的招数，我虽然有好些未见过。可是他夹杂有许多太极派和万胜门的手法，可就跟爸爸和妈妈平时教给我们的一模一式。”

当时只听得柳大娘耸然动容：“哦！豹子头，虬须子，三十岁左右年纪？”她喃喃自语“好像记忆起一个什么远别多年的人似的。

“他说的可是什么口音？是河北活？山东话？”柳大娘紧钉着问。

“妈，这个人你可认识？他说的既不是山东话，也不是河北话。我也听不出是哪里口音，倒很象往年从关外来向爸爸兜买人参的那些人参贩子的口音。”

“哦，我心里是猜疑有一个人，但照说嘛，他的武功还不会到达这样地步，而且口音也不对，不过这个人我姑且不猜，和你们打斗的那班人，我可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

柳梦蝶急忙问那班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只听二师兄杨振刚插嘴道：“师娘，他们可是那个自称形意门的王再越和罗家兄弟的那伙？”

柳大娘点点头道：“不是他们这伙还有谁？”于是柳大娘对柳梦蝶和左含英说出一番惊心动魄的话来！

原来就在左含英和柳梦蝶在湖泊之上与人交锋之际，柳大娘家中也有不速之客来到，可是这个“不速之客，”却不是什么武林中人，他只是一个小孩子，是柳大娘村邻王大妈的么儿王小三。这孩子在金鸡镇上一间小酒店里当小厮，每半个月左右便回来看他的母亲一次，顺便捎带点“南货”食物给母亲，他倒是挺孝道，他也认识柳大娘，可是平常无事，他从镇上回来，也很少到柳家坐。这回却不知怎的来了。

柳大娘人很厚道，见王小三来到，也喜喜欢欢地拉他问长问短，可是王小三心不在焉，答了几句话后，便对柳大娘说：“大娘，有一个客人叫我顺便捎一封信给你。”柳大娘看了这封信，面色可有点变了。

柳大娘盘问是什么客人托他捎信来，王小三说昨天有一伙客人在他那间小酒店喝酒，有几个老者，也有几个青年，他们一面喝酒，一面撩王小三谈话，他们知道王小三是金鸡村的人，便问他认不认得柳老拳师，王小三说认

得，其中一个老者便即刻在掌柜处借了纸笔写了这封信，托王小三捎来，他还对王小三说：“如果见不到柳老拳师，交给柳大娘也是一样。”

柳大娘说到这里，便把信拿出来念给柳梦蝶和左含英他们听，这封信可写得很粗豪，当然更不会讲究什么字眼。

“剑吟拳师贤梁孟英鉴：

今师弟丁剑鸣年来背叛江湖义气，为官府张目，不把俺们当一家子，江湖兄弟，欲得而甘心久矣，故特在热河，略施薄警，尚有严惩，请拭目以待也。

近闻贤梁孟欲伸手管这档子事，江湖侠义，不能不理，已委托余等前来问难，闲话少提，只凭各人技业，一决雌雄可也。兹传令帖，请于明日晚亥时在尊府前面柳林中，俺们全体兄弟候教，请忽扯上三门（官府差人）人马干预，否则后祸更烈。谅贤梁孟在江湖久著令声，不至不懂这门规矩。

又：罗家四虎，二十余年前曾领教益，对贤梁孟‘恩德’，没齿不忘，这档梁子，一并请予明晚结算。

罗大虎　　王再越率众上”

柳大娘把信念完后，“呸”的一声说道：

“这群不知死活的强徒，竟然找到老娘头上来了，俺可要叫他们瞧瞧，剑吟不在这里，俺同样也可接下来，不会叫他们失望。

“呸！罗家四虎也配称江湖侠义？不叫人笑甩了牙齿！”

柳大娘于是又把和罗家四虎结仇的事说出来，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也正因为和罗家四虎结仇，她才和柳剑吟认识的。

二十多年前，柳大娘刘云玉才是二十一二岁的少女，她是万胜门名家刘展鹏拳师的独一掌珠，武功技业，得自家传，常随老父闯荡江湖，是名闻江湖的万胜门中一个女杰。

一天她与父亲因事到山西孝义县去访友，路经榆次，在山道上看见一伙强人抢劫行旅客商，他们父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哪知这伙强人十分厉害，尤其为首五个，更其了得，凭他们父女二人也奈何不得，何况还有其他喽罗，斗了半天，竟给他们包在重围，脱不了身。但他们父女的武功技业，都是一时之选，两父女就背靠背用兵刃近拒敌人，远挡暗器，那伙强人可也暂时奈何他们不得，这样斗了半天，他们父女到底敌不过人多，额上渐渐沁出汗珠，看看支持不了。

就在此时，猛地一骑马飞驰而来，马背上有一个三十余岁的汉子，背负小包袱，腰悬青钢剑，在马背上张目一看，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事情。他一见强人竟在白日青天，如此明目张胆，如何不怒？又见刘云玉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竟能使出上乘的万胜门刀法，更暗暗称奇。他与万胜门在河北保定的掌门人管羽祯又是至交，一为路见不平，二为江湖义气，嗖的一声，他人下了马，剑出了鞘，挺着青钢剑，就加入了战团。

这一来如虎添翼，他从外攻入，刘展鹏父女从内攻出，那伙强人，除了为首五人，其余喽罗遇到的，就似滚汤泼鼠，急急奔逃。这为首五个只抵挡父女二人，已感吃力，如何禁得住又添入了这么厉害的一个生力军？那消片刻就落在下风，一声口哨，他们可要逃了。

刘云玉从十六岁起就随父亲闯荡江湖，几年来从未吃过亏，失过手。这回被强人围攻了多时，早是非常愤恨，一见敌人要逃，她如何肯放过，竟一摆兵刃，就追上前去，强人中有一个落在后面的，竟给她一连几刀，斫得手

忙脚乱，蓦地一条左臂，就在刘云玉泼风也似的刀影中，给卸了下来！

刘云玉追上时，刘展鹏老拳师也急急跟上，可是他却似乎并不打算动手了，他非但不动手，而且急喝刘云玉住手。但却迟了，那落后的强人给卸了左臂，在摇摇欲倒时，还给刘云玉当胸加了一脚，刘云玉穿的，可是鞋尖镶着精钢的铁掌鞋！

刘展鹏急得飞跃上前，一把就将刘云玉拖下，那伙强人也回过头来，将受伤的背起，一边跑，一面狠狠地盯了刘云玉他们几眼：“姑娘，你好辣手！咱们罗家五虎，有生之日，都会记着你们的恩典！”

刘展鹏老拳师顿脚叹气，责备刘云玉：“你这小妮子，怎的如此没来由去穷追他们，还急三刀卸了别人的一条臂膊。咳！你可不知道江湖上的险恶，仇家是胡乱结得的么？”刘展鹏老拳师虽然一生在江湖上仗义游侠，可是他却从来不肯重伤别人，料不到他的孩子，刚刚出道，就和强人结下了这道梁子。

可是事已做了，责备也没有。刘老拳师只得暂时撇开，先回过头来谢谢那位汉子的帮忙，两下一询，原来这汉子，就是得太极丁真传的大弟子柳剑吟，怪不得使得这么好的太极剑法。柳剑吟也展问刘老拳师的身份门派，知道刘老拳师序起辈份来，可还是万胜门河北掌门弟子管羽祯远支师叔，和太极丁生前也曾相识，是自己的前辈。

其时柳剑吟正是离开师弟，满怀凄沧，在江湖游荡的时候，他的心情正自没有寄托；而刘展鹏带女儿涉足江湖，又正是想给她找一个女婿。两下一凑合，于是不久就成了亲。……

柳剑吟和刘云玉结婚后，再仔细打听，原来罗家五虎本是川西一带横行的巨盗，后来不知怎的立不住足，逃到了北方来。他们这一伙并不反抗官兵，只是抢劫行旅客商，渔肉百姓。后来听说受了“招安”，却又不知怎的那天却出现在榆次的山头上，吃了柳剑吟他们的大亏。

刘展鹏就是因此叫柳剑吟夫妇搬到高鸡泊的，在刘老拳师的意思，高鸡泊有水泊屏障，又有自己和门人弟子在旁，罗家五虎就是来寻仇，也没这么容易。到高鸡泊后，刘老拳师还不放心，仍请江湖朋友查访“五虎”的行踪，查探结果，始知“五虎”已变成了“四虎”，那罗三虎就是被刘云玉卸了一条左臂，外加一只窝心脚的人。他虽被兄弟救去，但受了重伤，不久就死去了。而罗家四虎到了热河，也就没了踪迹。（他们不知道这罗家四虎，已入了承德离宫，做了皇室的卫士。）

岁月如流，柳剑吟夫妇在高鸡泊的金鸡村内，一住就住了二十一年，在这期间，刘展鹏拳师已经老死，他的唯一儿子，刘云玉的弟弟刘云英在成人后，又被推为山西万胜门的掌门人。（刘老拳师生前在山西一带“闯万”，很有声望，但他闲云野鹤，不愿做掌门人物，因此他死后，万胜门的同门就拥他的儿子做山西的掌门人。）刘云英到了山西，连刘老拳师的两个徒弟也叫了去，只剩下一个堂侄和寡嫂在老家住，此外就是他的姐姐刘云玉和姐夫柳剑吟还留在金鸡村。这二十一年中，虽也间或有江湖人物慕名来访柳剑吟，可是罗家四虎却从未来过。

事情本已淡忘！却不料就在柳剑吟为师弟之事，匆匆北上，千里作调人之后，罗家四虎却突然和日前自称形意门下，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的王再越结在一起，而且居然传下了这个要求结算“血债”的江湖生死令帖，还派人在水泊内欺侮柳家的孩子们。那和左含英动手的敌舟老者，就是“五虎”中

排行第四的罗四虎。

柳大娘把二十余年前的旧事，对左含英、柳梦蝶他们说了之后，长叹一声：“想不到我年轻时候，逞一时之气，却给你们惹了大麻烦！”但这位当年万胜门的女杰，威风尚在，豪气仍存，她圆睁凤目，她说柳剑吟不在，她也要“接”下来！她不怕什么罗家四虎。

杨振刚比较谨慎，他提醒师母，如果只是罗家四虎来到，那没有什么难斗。可是这个“令帖”却扯上什么“江湖侠义”，扯上什么因师叔丁剑鸣的事，而要来对付师父柳剑吟。这事情可有些离奇，有些复杂，可不单单只是罗家四虎寻仇这样简单。何况在和左含英动手的那伙人中，除了出现一个罗四虎外，其他三个，又分明是其他江湖人物。这就是说除了罗家四虎和王再越外，他们还不知带了多少人来！这可不能不提防，不能不谨慎。

刘云玉虽然是万胜门中女杰，江湖风浪，早已惯经。但她现在到底是做了母亲的人了，做了母亲，心里就自然一切为了儿女，她自己不怕。她可怕强人得逞，害了自己心疼的女儿。因此她的豪气一过，她又顾虑到女儿了。于是她便和杨振刚仔细商议，结果是她决定到了明晚，自己单独在柳林中和敌人会面，另外她再去请她的侄儿刘希宏来，和杨振刚等四人，在家内把守，以防敌人暗算。

就在春天一个星月微明的晚上，午夜时分，正是春寒料峭，夜凉如水。高鸡泊的晚风，掠过水面，掠过芦苇，掠过柳家前面的柳林，林中不时有一两只夜游鸟迎晚风飞起，柳枝飘拂中，筛下了如钩的月影，夜深人静，柳林中却有一个女人在独自徘徊。此景此情，也许你会想起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然而错了，这里没有半点柔情蜜意，却是等待血雨腥风 !那个独自在柳林中徘徊的女人，也不是什么“窈窕淑女”，而是一个老婆子，当年名闻江湖的万胜门女杰柳大娘刘云玉，她是“有约”，约她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强徒——罗家四虎这一批人。

柳大娘在柳林中等待了好一会，还是静悄悄的不见人来，她心悬爱女，又忧虑仇人，正在怔忡之际，蓦地一声胡哨，柳林中扑进了几条黑黝黝的影子。

柳大娘忙凝神，急准备，她的目力很强，借着星月的微光，早瞧见了这三人中，有两个就是罗大虎和罗五虎，另外一个就正是日前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的，自称形意派门下的王再越。她把刀一抡，抡起了一片寒光，冷然微笑道：“好朋友们，这时才来？柳剑吟虽不在这儿，我也准能叫好朋友们不失望。”

“臭婆娘，死到临头，还敢发恶。咱们二十多年的血仇，今天可得向你讨个了结！”罗大虎横刀发话，把手一招，罗五虎和王再越就双双上前动手，他们可不顾什么江湖规矩，立心要群殴取胜，致柳大娘于死地。而且在罗五虎和王再越一齐挺兵刃直上时，林外又闯进了两三条人影，这时罗大虎横刀监视，另外三人则分三面排开，防范柳大娘冲出来逃走。

这位当年名震江湖的女杰，勃然大怒：“老娘和你们拼了！”霍霍刀光，一团寒影，如疾风迅雨的直向罗五虎和王再越扫去，霎时间，就把宁静的柳林，变成了杀气冲天的场所。

柳大娘这二十多年来，可并没有扔下功夫，她独家的“五虎断门刀”，使得更为熟练了。这还不算，还加上从柳剑吟处学来的“太极剑”，化在刀法上，在万胜门刀法中夹杂着太极剑法。真是招数神奇，变化莫测。罗五虎

和王再越虽然也非弱者，虽然以二打一，可也只能勉强敌住，兀自欺不进身来。

酣斗多时，人影已渐移入柳林深处，柳大娘越斗越勇。罗大虎他们正待加入战团时，猛听得一声厉叫，罗五虎的肩头又吃扫了一刀，慌忙后退时，柳大娘已撇过王再越，跟踪直上，她也气红了眼睛，刀光如练，竟直向罗五虎背心刺来。

当的一声音响，这是铁器的冲击声。罗大虎挺着小花枪，堪堪刺到。罗大虎的小花枪，轻便易携，不比大枪沉重，只宜于马上交锋。他的小花枪可步马两用，可作棍，也可用大枪枪法，还可在交锋中当点穴镢用。罗大虎是罗家五虎中最厉害的一个，他一上来，合王再越二人，缠斗柳大娘，这才刚刚打个平手。

一个花枪迅疾，一个刀法神奇，这一对打，直令旁观者目眩心惊，矫舌不下。柳大娘原不大看起得罗家五虎，可是她没想到她的功夫没有扔，别人的功夫也没有扔，而且是以一敌二，又是在车轮战消耗战之下，她要胜招，可也很难。

柳大娘挥舞“断门刀”独战罗大虎和王再越二人，斗了半个时辰，兀自讨不了便宜。她一无久战之意，二念家人，三来还要提防其余横刀监视的强徒偷袭，四来对手又非易与，尽管她的刀法神奇，也不能不打了个折扣。

酣战多时，战到分际，猛听得柳林外哨声四起，人声脚步声似正朝着她家的方向，柳大娘一听，不禁勃然大怒，心知必定是强人大举来骚扰她的家了。她料的不错，今晚来的强人，正是一面在柳林跟她缠斗，一面就去毁她的家。

柳大娘这一气非同小可，手中刀一起，“夜战八方”，寒光闪闪，把敌人逼得退后两步，柳大娘横刀怒喝：“你们这伙不要脸的家伙，给江湖同道丢脸的下三流，梁子是老娘跟你们结的，你们要群殴围斗，俺可也绝不含糊。你们怎么要到俺家去欺负俺的门人后辈？”

罗大虎哈哈大笑：“你猜对了，正是这样！正是要欺负你们的门人后辈，并且还要欺负你的宝贝女儿，你敢怎样？你能怎样？二十余年的血债，可得加上利息！”

柳大娘一声凄厉的长笑，她把心横了。要保护女儿，这是母亲的天性。母鸡在保护小鸡时，还敢和兀鹰拼斗，何况于她！在凄厉的笑声中，她怒喝道：“好，俺和你们拼了！”她刀法一变，从“五虎断门刀”法，一变而为揉合了太极剑法后，她独创的八八六十四手回环刀法，在寒光挥霍之中，尽是冒险进招，完全进攻的刀法。

罗大虎也哈哈一笑，小花枪就似惊龙怒蟒，猛向柳大娘刺来，加上王再越的双剑寻暇抵隙，也猛烈地从旁袭击。可是柳大娘不怕，她立心拼斗，在一圈刀影中，仍然是欺身直进，她可要硬拼了！

罗大虎花枪一摆，使出绝招，他把枪尾一颤，立刻就抖起了一圈枪花！这是花枪招数之中，夹着虎尾棍法，以“圈、点、抽、撤”的招数，要夺柳大娘的刀，要点柳大娘的穴。

当下只见柳大娘凤目圆睁，大喝一声“来得好”，竟然在斗大的枪花中欺身进去，刀锋竟贴着枪身，“白蛇出洞”，身随刀进，猛如石火电光，径削罗大虎握枪的手指。罗大虎哪里见过这样厉害的招数，“呵呀”一声，逼得撤枪急退，但右手无名指，已给锋利的刀口割了半截。柳大娘扑的就鹞子

翻身，突地从王再越的头上跃过，她要赶回家去，她要援救她的女儿，援救她的门徒。

罗大虎顾不得指血涔涔滴下，一面抄起小花枪，一面大喝道：“ 截住她！截住她！ ”

王再越一不留神，竟被柳大娘从头顶上直飞过去，他也不禁大怒，被妇人从头顶纵过，这在当时的江湖迷信看来，是一个大忌。他身形微起，也如怪鸟一样飞扑过来。他的武功技业比罗大虎差，可是他的轻功可比罗大虎高明得多，当日他到柳家，连躲柳梦蝶和金华的三镖一掌，就凭的是他那上乘的轻功。

柳大娘要闯回家去，可也真难。她跃过王再越的头顶，脚未沾地，便有两名强人横刀截击，方交手两三招，王再越的双股剑又挟着寒风从背后袭来，她急横刀向四围一扫，逼起了一圈银光，挡住了几般兵器。可是，她又给敌人缠斗着了。

横刀拦截柳大娘的那两个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和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这两个人也正是在湖泊上和左含英交过手的人。他们的武功技业在江湖道上，虽也还算过得去，但如何能挡得住柳大娘？给柳大娘泼风几刀，就逼得连连后退，柳大娘这时只是想闯回家去，也顾不得伤害他们。但这两个家伙容易打发，王再越可还有点“ 硬份 ”，他虽然也不是柳大娘对手，但到底能抵挡一时，能缠斗着她。

其时，罗大虎、罗五虎都已裹好伤口，罗大虎伤轻一些，他竟枪交左手，直以左手梅花枪法再来拼斗柳大娘。

柳大娘连伤“ 二虎 ”，正杀得起劲，她独斗四人，竟然应付裕如！（这也因为罗大虎的左手枪，到底比右手枪差一点。而横刀拦截的两人，对着柳大娘，又根本不敢杀入核心。只是东一刀、西一刀的乱劈助阵。）可是柳大娘也无心恋战了，她左一窜，右一窜，在柳林中引得敌人跟她东奔西跑，看看她可快要跑出林外了。

罗大虎，王再越等紧随不舍，另外两个则落在后面，那个少年不敢上前，就拼命地打铁莲子，但他铁莲子的功夫还及不上柳梦蝶的金钱镖，如何打得中柳大娘？

看看柳大娘已跃出林外，罗大虎也落后了，只有王再越直跟在身后，眼看剑尖就要直指柳大娘的背后。

柳大娘突然风车也似的一转，竟直冲王再越打来。她要先毁了王再越再回家，刀烂银花，“ 贯日射石 ”，直射向王再越的咽喉，王再越急横剑挡过，可是柳大娘像疯了的母虎，一口刀直使得泼风也似，王再越双剑挡单刀，可挡不来了。

正在王再越危急之时，罗大虎连连嗫口作出怪声，一面高叫：“ 并肩子，上呵，上呵！ ”

柳大娘正心想：“ 你又弄什么玄虚？索性先废了一两个再说。 ”她的刀法越来越紧了。王再越已只辨得遮拦，堪堪就要丧命刀锋之下。罗大虎急赶上来。可是王再越已满身冷汗，泄了气，他们两个人已缠不住柳大娘，柳大娘跑出柳林去了。

一出柳林，柳大娘定神一看，可糟，家中已在冒烟！烟还未浓，火还未大，大约是强人刚刚放的火。

柳大娘气得红了眼睛，恨不得三脚两步就跑到家，刀刃强人，出这口鸟

气。可是她挺刀要闯时，蓦听得一个苍劲的声音喝道：“ 站着！你还想往哪里走？ ”同时听得身后罗大虎欢呼之声：“ 二哥，剁呵！剁这个臭婆娘！ ”

柳大娘大怒，更不打话，蓦地就横刀扫去，“ 凤凰展翅 ”，径斩对手的上盘，哪知对手动也不动，待柳大娘刀锋离面门还不到五寸之际，突地一拧身，“ 翻手撩阴 ”，一翻剑便由下而上，径截柳大娘的手腕，这一招好不厉害，柳大娘急撤招救护，刀锋猛地从上斩变为下拖，当的一声，格过敌人长剑。变招太速，收势不住，柳大娘脚步竟斜斜地移动了一两步，她急趁势斜跃，倒纵出数丈之外，抱刃当胸，打量来者。

其时罗大虎又已挺花枪来到，高叫道：“ 二哥怎么还不动手？ ”柳大娘一看，那被称为二哥的人，却不是罗二虎，而是一个瘦长的老者，挟着一柄长剑，顾盼自如，神色甚为骄傲！刚一接招，便给他逼退两步，柳大娘心知，这回是碰到比罗大虎更厉害的武林好手了。

这老者神色傲然，他见罗大虎等挺花枪来到，反挥手叫他们退下去，睥睨作状道：“ 斗这样一个臭婆娘，还用得了这么多人？退下！退下！ ”罗大虎听了这话，面色微变，可是他不能发作，不敢发作。一来是强敌当前，二来这瘦长老者正是这次主持夜劫柳家的领袖，而且职位还比他高得多。罗大虎是承德离宫的皇室卫士，而这瘦长老者，却是清宫大内的特选卫士。

罗大虎不敢发作，柳大娘刘云玉可发作了，这位当年万胜门的女杰，何曾给人这样奚落过。她一摆“ 断门刀 ”又如疯虎一样扑上来。一圈寒光，就罩住了这位老者。可是这老者却沉着得很，一柄长剑，见式破式，见招破招。柳大娘竟奈何他不得。斗了多时，待柳大娘那股劲气暂消之后，他才突地怒吼一声，使出嵩阳派的达摩剑法，变守为攻，竟如疾凤骤雨似的，一式随一式滚滚而上，运剑如飞，剑剑向柳大娘要害处刺来，柳大娘到底是斗得累了，本来两人的武功技业原差不多，但柳大娘经过一场恶斗，再和老者对手，硬攻不下，她可有点再而衰三而竭了。那老者先时以守代攻，原就是“ 避其朝锐，击其暮归 ”的打法。

打到分际，柳大娘心焦气急，竟在剑光缭绕中想冒险取胜，“ 断门刀 ”以“ 怪鸟翻云 ”之式，盘旋扫来，对方剑招正使到“ 老叟携琴 ”之式，本是蓄劲待敌，一见柳大娘的刀没头没脑地扑上，即时一退步，让刀进招，剑刃一贴刀背，“ 顺水推舟 ”，竟顺着刀背，指向柳大娘的咽喉。

柳大娘一看要糟，在电光石火，间不容发中，竟以险招救急，突撒手扔刀，沉肩缩掌，人已退后一两步，刀也出手向老者飞来，距离得这样近，柳大娘这一撒手飞刀，敌人如何还敢迎上面去？幸这瘦长老者，也是久经大敌，急向后一跃，斜纵出数丈之外，刀锋贴着肩头，滴溜溜地飞过，他竟没有受伤。

在老者后纵时，柳大娘却向前跃，这样一前一后，就差了六七丈。但那敌人也忒歹毒，他向后一纵，避过刀锋，立刻便发出几枚毒蒺藜来，几路袭到。柳大娘仗着身法轻灵，左躲右闪，也没有被打着。但就在柳大娘左躲右闪时，那罗大虎正站在附近，竟乘虚以左手花枪猛地向柳大娘刺来，他的花枪是夹着“ 虎尾棍 ”法的（虎尾棍法为“ 圈、点、抽、撒 ”。）将枪尾一抖，便起了斗大枪花，柳大娘稍一疏虞，刚避过他的“ 圈 ”，又碰上他的“ 点 ”，小花枪变为点穴镢直点柳大娘的“ 愈气穴 ”，柳大娘急含胸吸腹，虽未给点中穴，可也在“ 愈气穴 ”旁边，给枪尖点了一下，当时觉得有点酸麻了。

罗大虎还待挺枪直上，却蓦地在广场上奔来一条人影，竟在数丈之外，

如怪鸟掠空般的一掠而前，让过柳大娘，掌锋便贴枪身直击罗大虎的面门。来人身法奇快，罗大虎竟给他一掌击倒。

第三回 走辽东 学成绝技　擒凶贼　雪了疑冤

柳大娘啊呀一声叫道：“呵！孩子，原来是你！”她怔住了，反而立定下来，暂时顾不得强敌当前，也顾不得回家援助了。

来者是谁？令得柳大娘这样惊讶？原来他就是离开柳家将近十年，后来听说到了辽东，就再也没有音讯的娄无畏——柳剑吟二十余年前在保定收的大徒弟。

娄无畏嗖的一声，拔出烂银也似的长剑，在黑夜中闪闪发光，他将剑一指敌人，朗然发声道：“这几个兔崽子，留给徒弟吧。师娘你先回家去。”他边说，边一脚把罗大虎的小花枪踢起来，掷给柳大娘，意思是给柳大娘捡起一件兵器，免得空手应敌。因为柳大娘的“断门刀”在刚才与瘦长老者打斗时，为救险招，早已脱手掷出，柳大娘现在可是两手空空，没有兵器。

柳大娘捡起小花枪，嘱咐娄无畏道：“徒弟，你可得小心。”娄无畏笑笑道，“师娘，我省得！”

娄无畏突然而来，可把在场的人怔着了。在娄无畏和柳大娘问答之时，罗五虎先扑上前来，拖过罗大虎，只见罗大虎已经全无动颤，仔细一看，哎！罗大虎的天灵盖已给来人一掌击碎了。

罗五虎急痛攻心，摆刀便上，想为兄报仇，也想拦阻柳大娘，但凭他怎拦阻得着？他在罗家“五虎”之中，武功最弱，又早受了刀伤，他这时挺刀猛上，在瘦长老者还来不及援助之前，只两个照面，就给娄无畏击飞了兵刃，一个扫堂腿，把他的胫骨踢断，他痛得晕死过去了。

娄无畏踢倒罗五虎，刚刚迎上那瘦长老者，而柳大娘见徒弟如此神勇，武功技业远非在师门时可比，她放下了心，挺着小花枪回家去了。这时家中烟已渐浓，火已渐大，她不能再缓瘦长老者赶上前来，双剑一交，只碰得叮当两声，火花飞溅，虎口竟隐隐作痛，敌人的腕力如此沉雄，他倒不能不后退两步了。

他将长剑一指：“咄！听你的话，你是柳剑吟的徒弟了？连你的师娘都不是我们对手，你到这里逞什么好汉？趁早走吧，我们寻仇，不关你的事，趁早走你的春秋大路，我们不加害你。”他这话可是畏强欺弱，他们这一伙，刚才还对柳大娘说，要拿她的门人子女填补“利息”！

娄无畏却又怪，他既不应声作答，更不“趁早走春秋大路”，他狠狠地盯了瘦长老者两眼，然后阴沉沉地笑道：“哦，是你！你会打毒蒺藜暗器，会使达摩剑法，还偷学得几招形意派的无极剑法。哼！你当我不知道你？走你妈的春秋大路！你想走也不成呢！”娄无畏早猜疑到这瘦长老者是什么人，他和师门关系甚大，这一亮相，看了他的身法手法，更证实了他就是以前师父曾遍寻不获的人，娄无畏如何肯放得他过？

当下两人各自摆好门户像斗鸡似的，各自圆睁双目，注视对方，蓦地双双扑上，交起手来！

那瘦长老者早听得罗四虎说过，有这么一个豹子头汉子，曾在湖泊之上显过身手，水陆两路功夫，俱都精妙。如今这汉子又突然在柳大娘危急之际现身，掌击罗大虎，腿扫罗五虎，身手端的快捷非常，心中不免暗暗嘀咕，心想柳剑吟怎的会有这样一个徒弟！柳剑吟他没有碰过，可是他却曾和柳剑吟的师弟丁剑鸣交过手，如今看这豹头汉子，可并不在他师叔之下！那瘦长老者情知遇着强敌，但他的无极剑法，平生也罕逢对手，他要仗着轻灵的剑

法，来斗斗这豹头汉子。

这豹头汉子娄无畏端的厉害，他一交手，便全是进攻的招数，时而太极剑法，时而以万胜门的刀法化在剑上，斗起来就宛如腾蛇翻浪，处处找敌人的兵刃，刺敌人的要害。那瘦长老者怕他的腕力沉雄，仗着剑法轻灵，纵高窜低，左躲右闪，展转进退，封闪腾挪，不硬接娄无畏的招。他只想以小巧之功，乘虚进击，这样斗了半个时辰，竟只见黑夜中寒光闪闪，全不闻兵器碰磕之声，但这样的打法，可以硬碰硬上，更为危险，谁的身法稍慢，招数稍漏，便立刻有丧身锋刃，血洒黄沙的危险！

那瘦长老者虽然剑走轻灵，但娄无畏的招数也是虚实莫测，而且更厉害的是，他的剑法，尽管有好几种家数，但却是以太极法为基础，一式随一式地滚滚而上，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按：太极拳又称绵拳，就是因它一式随着一式，绵绵不绝之故。）只要兵刃一被粘上，那可就得要糟，这样斗了半个时辰，那瘦长老者微微气喘，额沁汗珠了。于是他打了一个暗号，叫王再越他们围上来，他这回可不能傲慢，也不敢傲慢，竟放弃了他刚才要单打独斗，不准同伴上来帮忙的“禁令”，要人上来助他一臂之力了。

王再越刚才给柳大娘一顿泼风也似的刀法，杀得心惊胆战，现在还未喘过气来。他已成了强弩之未，何况见娄无畏的剑法，更似乎比柳大娘还强，他惊弓之鸟，虽然硬着头皮上前，但却只是“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虽然将双股剑舞得泼风也似，但却只是保卫自己。他还打算，如果那瘦长老者一落败，他就先跑！

不说王再越这样打算，其他两个汉子，他们更连王再越也不如，他们竟装做看不见瘦长老者的暗号，站得远远的，有一个则扣着几粒铁莲子装模作样。他们打算，如果瘦长老者打胜了，他们就说是给他“把风”，如果是打败了，他们就溜之大吉。

娄无畏见王再越也围了上来，他可更不客气了，剑法一紧，势如抽丝，绵绵不断，而左手中食二指，更骈指如戟，竟当点穴镢使用，在剑光缭绕中，寻暇抵隙，找敌人的穴道，他左手没兵器，可比有兵器更厉害！更难对付。右手是虚实莫测的太极剑法，左手是空手入白刃的擒拿法中的点穴功夫。而且他早看出王再越不敢硬上，他可专门对付那瘦长老者。又斗了半个时辰，瘦长老者可更难对付，他一拔足，便要落荒而逃，可是娄无畏怎肯放得他过，“龙蛇疾走”，剑走轻灵，一剑就直奔他的脑后。瘦长老者本能地一横身子，回剑挡招，娄无畏的太极剑“妙手摘星”，当的一声，已搭上了敌人的兵刃。

娄无畏的剑一搭上敌人的兵刃，随手一带，那瘦长老者的长剑，竟倏地脱手而飞。说时迟，那时快，娄无畏扑地便欺身直进，瘦长老者惊魂未定，顾不得遮拦门户，竟被娄无畏疾风也似抢人怀中，左手二指电光石火地向胁下只一点，便连喊声也发不出，斜斜后倒，娄无畏也不容他倒地，伸指平掌，左掌在他背后一按一旋，便把瘦长老者平举起来。那瘦长老者也不哼一声，原来是给娄无畏点中了“晕眩穴”，竟像死人一样，不会动了。被点中了“晕眩穴”如果得不到解救，可要过六个时辰，才能自己醒转。

“把风”那两个家伙，在瘦长老者后退时，早夹着尾巴逃走了，王再越在娄无畏追击自己的伙伴时，还想提剑上前暗袭，希望能取得前后夹击之势，但娄无畏去势太疾，他还未赶上，已见娄无畏把瘦长老者平举起来，一旋身，刚刚和他对个正面。王再越只吓得“三魂去了二魂”，“七魄仅余一魄”，他哪里还敢上前，急旋身，轻点地，一跃就跃出两丈开外，他也一溜烟地跑

了。

娄无畏本不想放过王再越，但他托着老者，王再越又已先跑，他要在后追，纵追得到，也要追一些时候。而且他也看出王再越的轻功，不过仅逊于他而已。但他可心悬师门安危，不能前追了。他只抢上前两步，便蓦地收剑入鞘，右手一探，探出两枚不到五寸长的小匕首，一脱手化为两点寒星，遥遥向王再越掷去，当下依稀听见王再越呵呀一声，大约是中了一枚匕首，可是又好像伤势并不很重，因为王再越还是拼命地跑入柳林去了。

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广场空寂一片。月落星沉，夜残风冷，泊水呜咽，一场虎斗龙争，如今只剩下娄无畏在发着胜利的微笑。但他的事可还未完，在广场后边，师门已是火焰冲霄，师母回去不知是否得手，他托着敌人，又要急急地赶回去了。可是，他却突地迟疑一下，先把那老者立在地上，右手在老者怀中搜索，好像拿出了一些什么东西，随手往自己怀中一塞，然后又匆匆朝着火光跑去。不出他的所料，这时师母们果然还未脱险，还在相持。

这瘦长老者是谁？且先在这里交待一下。读者诸君也许还会记得，在二十余年前，曾有两个伪装采花淫贼的蒙面夜行人，引诱柳老拳师的师弟丁剑鸣在索善余家中打斗，布下陷阱，使丁剑鸣入了圈套。也就是为此，丁剑鸣才和形意门的钟海平不和；也就是为此，丁剑鸣才弄到后来和师兄分手的。这两个家伙，以前也交代过，都是清宫大内的头等卫士，一个使判官笔的叫胡一鄂，另有任务，没随同前来。一个使剑的叫蒙永真，便是当晚和柳大娘娄无畏交手的这瘦长老者，他曾偷学过几手形意门的剑法，可是他却是嵩阳派以前第三代掌门张青渠的叛徒。

丁剑鸣保护的贡物，不是他们劫的，劫贡物的另有其人。可是他们却另有阴谋，他们的主人怕柳剑吟北上调解成功，破坏了他们拆散武林团结的计划，因此才叫他们趁这次浑水，故意弄得扑朔迷离的。而蒙永真便正是这次来夜劫柳家的领袖。

柳林中打得凶，柳家中也打得凶，而且在柳林中战斗结束之后，柳家中还在苦苦相持。原来蒙永真率领了罗家四虎等一大批人前来夜劫柳家，他的策划是这样的，先以江湖令帖调柳大娘到柳林中单打独斗，然后再拨一批人去毁柳大娘的家。他知道柳大娘难对付，而柳家的子弟门徒却不放在他的心上。于是他就调拨罗大虎、王再越、罗五虎等好手去缠斗柳大娘，而以次一等的好手罗二虎和罗四虎率领其他几个人去对付柳家的子弟门徒。自己则在广场两边策应。也正是因此，杨振刚等人才能一直支持到柳大娘回来，否则早就给他们毁掉了。

那一天晚上，留在柳家的有四个人：柳大娘的女儿柳梦蝶、侄儿刘希宏、门徒杨振刚和左含英。这四个人的心情又各自异样，刘希宏有点战战兢兢，他的姑姑叫他来“助刀”，在他心目中，就是柳大娘已把看守家门的重责放在他身上，如果一有疏虞，那如何对得住姑姑和姑父？杨振刚则是焦虑，大师兄不在这里，他就应负起担当师门安危的重责，刘希宏虽是柳家的至亲，但到底是“外人”——不是太极门的人啦，在杨振刚心中，他只是来“助刀”的，而“大梁”可得自己挑。至于柳梦蝶则心中充满兴奋，但可又有一些惶恐，她今晚将要第一次和外面的“江湖人物”交手了，“第一次”啦！什么事情都是“第一次”的最新奇，令人最兴奋的。柳梦蝶就正是这种心情。左含英呢？他虽然也兴奋，但可又有点担忧——担忧他的师妹会受伤或者给人

捉去。

他们心情各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大家都怀着等待“暴风雨”的心情。“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点声音，一些疑迹，都令得他们紧张，令得他们疑虑。

当晚他们的防备计划是，推一个人在屋顶巡风，其他三人则要紧靠在屋里。杨振刚和刘希宏都争着要至屋顶“巡风”，争了许久，是由杨振刚担任，因为杨振刚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太极门的事，做弟子的可得担当重责，刘兄，你还是在家中多照顾他俩吧。”他的说话本来无意，可是刘希宏听了“有心”！“噢，你可是还有门户之见，还是怕我万胜门的人担当不起风浪！”他心里的说话虽没有说出来，但可有点悻悻然了。

杨振刚在屋顶上守了许久许久，敌人终于来了。敌人来的时候，也正是罗大虎等在柳林现身，缠斗柳大娘的时候。最先现身的是罗四虎，他使着一对蛾眉分水刺，蓦地从柳家屋后跃上，掩上前来，待杨振刚发现时，他已到了身后了。

杨振刚急地一声胡哨，跟着喊道：“贼人来了。”正在其时，罗四虎已和他交上了手，另外又有几条人影奔来，他想跃下屋子去，和师弟妹们会台在一起，照原定计划——一发现敌踪就联合在一处抗拒敌人，屋子窄，敌人来的不能太多，他们联在一起，看情形，能斗则斗，不能斗也可抵抗一些时候，或者等柳大娘回来，或者等到天亮，就有办法了。

但杨振刚竟不能照原定计划撤下去，因为罗四虎的蛾眉刺，已挡住了他的退路。

罗四虎使的分水蛾眉刺只有一尺多长，每枝蛾眉刺有个三角尖子，两根兵器就共有六个尖子，极为锋利。分水蛾眉刺原是便于在水中打斗的兵器，而今罗四虎练到能水陆两用，也很不容易了。因为分水蛾眉刺尺寸很短，武林中有句话说：“一寸短，一寸巧。”若能以短兵器与敌争锋，其人武功必甚灵捷巧妙。

杨振刚的太极剑也得了乃师真传的十之六七，与罗四虎本是功力悉敌，但他对阵经验不多，又不懂得破蛾眉刺的招数，竟反为罗四虎的双刺克着，他只能使出本门剑法，随势屈伸，护着要害。但其时又已有几条人影，在屋面上疾驰而来，如果杨振刚还脱不了身，那就可要糟了。

杨振刚正在着急，忽然在屋子里又窜上一个人来，嚷道：“杨兄，不要害怕！小弟来了！”那是刘希宏，他提着断门刀窜上来了。杨振刚听了皱皱眉头，很不高兴，他的不高兴，是因为刘希宏竟然以为他是“害怕”了。

刘希宏原是分配在屋子里照顾的，可是他却故意窜上房来“露一手”，好叫杨振刚瞧瞧他的万胜门刀法，也并不会比太极门差，他还是记着刚才杨振刚的话，自己也存有为本门争胜的心理了。他可不记得，自己姑姑和姑父，原就是一家，“万胜门”和“太极门”结了亲，这还有什么分法？就因为杨振刚和刘希宏这一无心争气，以后两人的感情就一直弄得不很好。而就在那晚，也几乎陷左含英和柳梦蝶于危。

刘希宏一窜上来，对方的帮手也到，竟然来了五个人，五人中分出两人来截刘希宏，其他三人，就窜下柳家去了。

那窜下的三人，一个是蒙永真的徒弟，两个是罗大虎的徒弟，武功也自不弱。他们一跃下去时，就和左柳二人斗了起来。

柳梦蝶是第一次交手，和她交手的是一条壮汉，足足高她一个头。她左

拦右挡，使出本门剑法，竟然没有落败。她一高兴，觉得打斗原来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觉得自己原来竟有些“能耐”了，她心雄气盛，就想打倒这条大汉，剑光挥霍，使出了进攻的招数来。

哪知太极剑法，讲究的原是以静制动，“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讲究的就是因式破式，制敌机先，争取主动。若非功夫已至炉火纯青，很少一开头就出手猛击敌人的。柳梦蝶这一出手，反而给敌人觑了破绽。

柳梦蝶剑锋一起，“举火燎天”，原想上刺敌人咽喉，哪料敌人却正用到嵩阳派达摩剑法中的“定阳针”招数，抱剑一立，容到柳梦蝶剑锋递到，那壮汉突然一退步，左脚斜落，右手剑由“定阳针”一变而为“高探马”，向柳梦蝶的右耳门猛地刺来。柳梦蝶救招不及，身子急急后退，可是敌人已跟上左脚，一个“喜鹊蹬枝”，脚尖竟踢在柳梦蝶的膝盖骨上，柳梦蝶初临大敌，骤遇险招，给他踢中，竟定不住身形，一个翻身，跌出五六步外！“咕咚”一声，好像跌得很重。

壮汉急跟踪直上，待要乘危进袭，不料忽地几点寒星，几枚钱镖挟着劲风，猛地袭到，原来柳梦蝶在跌倒时，早扣好了几枚钱镖，使出剑底打镖的本门绝技。当下只听得壮汉“呵呀”一声，急急退后。

相距既近，柳梦蝶的金钱镖又几乎尽得乃父真传（只是欠些火候而已），敌人如何能够逃避？还幸那壮汉也并非庸手，寒风一到，便剑护上盘，“彩凤舒翼”，剑向左右展开，把取上中两路的钱镖打落，可是取下三路的镖，就不能躲过了，正在他拧身后旋的时候，腿弯就正中了一枚钱镖，马上“出彩”（流血见红），他仗着身体结实，踉踉跄跄地冲出几步，幸而没有跌到。

那边厢，可把左含英急个要死。他边打边偷瞧师妹，一见柳梦蝶被敌人踢中，不禁呵呀一声，忙托地一跳，要去救援。但对手两人，如何容得左含英脱出圈子，一个手使软鞭，一个手使摈铁杖，都是长兵器，早分两翼抄住了左含英，左含英越急就越遇险招，他的剑几次几乎给软鞭夺出手去。

正在危急，忽见屋顶上像断线风筝似的，一个随着一个飘下庭心，杀入屋内。头一个是刘希宏，第二个是杨振刚，第三个是罗四虎，其余几个就是罗四虎带来的人。

原来在屋顶上截住刘希宏那两个并非好手，他们还是罗四虎的晚辈，给刘希宏一顿泼风刀法，竟冲得连连后退，刘希宏几纵就跃到杨振刚身边，举刀一冲，罗四虎不能不斜退两步，腾出兵刃，应付急袭，于是杨振刚的围解了。

杨振刚青钢剑一举，脱出圈子，急喝道：“刘兄！下去！下去！教师妹们要紧，你怎的撇开他们了？”刘希宏哼的一声，心想：上来救你还不承情，反倒怪起我来了？可是留那两个未有经验的孩子在下面也的确是危险，尤其柳梦蝶是自己的表妹，万一有什么闪失，自己如何敢见姑姑？于是刘希宏闷声不响又跃下去了，他让杨振刚断后。再施展万胜门刀法，去救左柳二人。

刘希宏一到，就杀近左含英身边，刀光闪闪，便径向那个使软鞭的剁来，那个汉子，好不溜滑，一迈步，刷地一软鞭便向刘希宏的断门刀缠来，他的软鞭是长兵器，刘希宏的断门刀是短兵器，他要近攻，敌人却能远袭。刘希宏的刀竟给软鞭缠个正着。

敌人大喜，急一抽手向怀里直带，待把刘希宏的刀夺飞，把刘希宏摔倒。哪知刘希宏的功力比他深得多，万胜门的功夫是内外两功同时并进的，刘希宏尤以外功见长，劲力充足，下盘极稳，他是故意将计就计，让敌人的软鞭

缠着自己的兵刃。到敌人用力向怀里带时，他一蹬双足，“ 力堕千斤 ”，竟然纹丝不动。他便乘敌人一使劲之时，反握着刀柄，也用劲向自己怀内一带，和敌人硬碰硬地较劲。这一下，立见真章，敌人给他一带，竟收不住，踉踉跄跄地直跌过来，直被刘希宏扯到跟前。刘希宏顺手就一刀背猛地打中他的肩膊，敌人只痛得“ 呵呀 ”一声，撒鞭仆地，跌了个“ 发昏章十一 ”！

时机急迫，不容追敌，其时杨振刚和敌人都已先后纵下庭心，刘希宏急忙与杨振刚会合，和左含英柳梦蝶联在一起，躲到墙边，依着原定计划，靠墙应敌，好减少后面袭来的危险，那给柳梦蝶钱镖打伤的壮汉，还待阻拦时，早已给杨振刚一连几剑迫得手忙脚乱，更给左含英乘虚一脚踢翻，骨碌碌滚出了好几步！左含英今晚几次遭危，正一肚子气，所以就在师兄迫得敌人手忙脚乱时，乘机踢倒敌人，出出鸟气。

杨振刚刘希宏和柳梦蝶左含英会合之后，四人联成一体，靠着墙壁，三柄长剑一口单刀，近拒敌人，远挡暗器。柳梦蝶还偷空放钱镖，袭强敌。这一来实力大增，敌人竟奈何他们不得。屋子里地方狭窄，不能围攻，最多只能上五六个人和他们混战，在混战中，外面的暗器又不能打进来，恐怕误伤了自己伙伴。若前面的人退后再放暗器时，又给他们的刀剑纷纷碰落地面。因此杨刘等四人虽危实安，强徒竟无从得逞。

但强人并非愚笨，他们又想出了歹害的一手：放火！他们在屋后就放起火来。他们的用意是用火攻，迫得杨振刚等人非往外窜不可，一往外窜，他们就可以截开围攻，也可以用暗器密袭。

烟渐浓，火渐大，烟雾迷漫，竟呛得屋内的人连连咳嗽，眼睛也熏得流出泪水。杨振刚气得连连挥剑，大怒骂道：“ 你们这些贼人，无耻之徒，要就真刀真枪见个高下，干吗竟集众群殴，还放野火，你们可还要不要脸？ ”

罗四虎捻须大笑：“ 小伙子，火光还未冲天，你的火气倒冲天了！很好！很好！等一会自然有人和你动真刀真枪，怕你们逃到哪里去！ ”

话还未了，猛听得一声冷峭的女声在背后应声嚷道：“ 不见得！还有俺在这儿，必然叫好朋友不失望，打得这样没味。 ”人随声到，倏地一股急风袭到，罗四虎吃了一惊，未敢回头，先行躲闪，霍地横身，向旁一跃，然后愕然回顾，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哎！怎么会是她？竟会是给自己的弟兄在柳林缠斗的柳大娘。难道那么多人围攻她，她还能逍遥走出，那些人呢，又怎么不见追来？而且更令罗四虎吃惊的是柳大娘手中拿的兵器，竟不是她赖以成名的五虎断门刀，却是自己大哥闯荡江湖的独门兵器——精钢点穴的小花枪！

罗四虎怒喝一声：“ 臭婆娘，你怎还有命回家？我的大哥呢？ ”柳大娘磔然大笑：“ 你的大哥，你的大哥在这里，他送给我他的兵器，外加一颗头颅！ ”

罗四虎一听，心中怀疑不定，情知凶多吉少，但事已至此，也不能不拼命了，他一摆蛾眉分水刺，猛狠狠地直向柳大娘冲击，他咬牙怒骂：“ 叫你有命逃回家来，也没命逃出家去！ ”

他想要柳大娘的命，没想到柳大娘可更想要他的命，小花枪一挺，便如蛟龙出海，巨蟒盘枝，挑、抹、冲、刺、敲、击、截、搅，翻翻滚滚，抡得这杆枪倏倏带风，罗四虎休想递进招去。

罗四虎大惊：这婆娘好厉害！忙地一声胡哨，打个暗号。罗二虎便猛地从屋子里窜上来，一摆厚背金刀，与罗四虎双战柳大娘。这一来，罗四虎的

压力固然减轻，杨振刚刘希宏他们所受的压力也减轻了。

柳大娘花枪一挺，喝一声：“孩子们冲呀！”她挺枪开路，杨振刚刘希宏挥刀舞剑双双掩护左含英柳梦蝶二人，夺路上屋。一股猛劲竟给他们冲出去了。

一路打得翻翻滚滚，可是打到外进的大堂时，他们却又打不出去了。

一到大堂，地方较为舒展，柳大娘等五人，竟给敌人截开来围攻了。敌人方面仍然是由罗二虎、罗四虎两人缠斗柳大娘，另外的人则和杨振刚等四人混战。这一来形势恰恰变成相持的局面，柳大娘等冲不出去，强人等也杀不进来。

柳大娘的万胜门最擅长的是刀法，但凡是武林名家，十八般武艺，总会通晓。何况柳大娘见多识广，哪有不懂用枪之理。她将枪一摆，倏倏带风，以小花枪而使出“金枪二十四式”的大枪招数，枪缨乱摆，枪尖乱颤，斗起来就宛如腾蛇翻浪，格过蛾眉刺，荡开金背刀，还不时还招进击，打得地转天旋。但话又说回来，用小花枪到底不是她本门的绝技，她可不能像罗大虎一样，既可以用作点穴镢，又可以用作虎尾棍，使起来就不能尽量发挥小花枪的精妙招数。何况她在柳林中屡逢强敌，苦斗多时，如今已是鼓着最后的一股劲和强徒拼斗，她已是强弩之未了。但饶是这样，她威风犹在，“金枪二十四式”仍然无暇可乘，她杀不出去，罗二虎和罗四虎可也不能胜她的招，只能像走马灯似的团团厮杀！

其时火光已上冲霄汉，火舌已横卷过大堂来了。柳家房舍已完全被烟雾火焰所包围，只听得四周梁摧栋折之声，夹杂着刀剑相击的声音。烟雾迷漫，人影绰绰，在火场中大家作舍死忘生的拼斗，大家给火烟遮眼，火气攻心，已打得有点昏乱，竟然不知道要冲出去了，（敌人仍是死死不肯退出。）如果这样再打下去，不消半个时辰，就会玉石俱焚，同丧火窟！

就在这烟雾迷漫之中，猛见一条人影，穿入烟雾，而且还托着一个人，突地扑入火场，烂银长剑在火影里一闪，就疾如劲风，直向罗四虎刺去，四虎、二虎急急后退，凝眸一望，这人竟是前日在湖泊交手的豹子头汉子，左手托住那人，竟是他们的领袖瘦长老者蒙永真！罗四虎惊叫一声，急急就向火场之外冲击，连头也不敢回，望也不敢望。这个豹子头汉子，曾使他在湖泊之上吃过大亏，还给他追出十数里水面之遥，仗着水性纯熟，这才逃了一条命，锋镝余生，至今犹有余悸，他如何还敢再迎击这豹头汉子？只有罗二虎还不知厉害，欺他只有一只手使兵刃，还待上前应敌，夺回他们的首领，哪知才一交手，给他烂银剑一碰，直碰得手腕也有些酸麻。那豹头汉子更不容他稍缓，剑锋乘势直上，“李广射石”，如“白虹贯日”，直刺向他的咽喉，他呵呀一声，拼死斜斜地横跃出去。哪料身形未定，恰恰又碰上杀气腾腾的柳大娘，柳大娘更是心狠手辣，小花枪“白蛇吐信”，一刺一搅，在罗二虎的当胸猛刺一枪，大喝一声：“倒！”枪尖抽出时，罗二虎已经一缕鲜血，如喷泉一样直喷出来，倒在火场之中，再也不会动颤了！

这一来，敌人纷纷逃命，在忙乱中又给刘希宏和杨振刚各斫倒一个。还待追时，已给柳大娘和来人喝住，他们拼斗半夜，已没心思再追敌人了。

天将破晓，曙光朦胧，火光耀目，他们跃出了广场中，只见柳家已全被火光所吞没了！

曙光朦胧，火光耀目，柳大娘。豹头汉子和柳家子女门徒，在杀退敌人之后，都已聚集在广场之中。杨振刚借火光一看那豹头汉子，不禁高声欢呼：

“呵！师兄，原来是你！”

柳梦蝶也同声喜叫：“妈，这位就是前天在湖泊之上援救我们的好汉！”她话声未完，已给柳大娘拉过去叫她行礼，说道：“连大师兄也不认识？你小时候他还抱过你！”

其实这可怪不得柳梦蝶，娄无畏离开柳家时，她还不过五六岁，所以那天娄无畏在湖泊之上给他们解围时，她好似依稀在那里见过，但却怎样也记不起来。至于左含英，那更不用说了，他是在娄无畏离开柳家几年之后，才带艺投师的。

当下师兄师妹等重新行过见面礼，只乐得柳大娘呵呵大笑：“俺有了你这一个徒弟，俺家虽被强徒所毁，也值得了！哎，孩子！这次的事可全亏了你！”

娄无畏正待过去和师娘谦逊一番，不料柳大娘笑声未停，语音方歇，竟突地一交跌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原来柳大娘在柳林之中和强敌打斗了半夜，又鼓着余勇回到家中和罗二虎、罗四虎拼斗了如许时辰，早已精疲力竭！而且更致命的是，她给罗大虎以小花枪点穴，虽未正正点中，但却也受了内伤，当时她仗着功夫精纯；为着要救女儿，这种由于母亲天性所迸发出来的一股勇气，直支持到完全扫荡强人，脱离险境。现在苦斗已过，紧张的神经猛地松懈下来，这一笑，立刻觉得百骸欲散、地转天旋、眼前景物模糊，一切如梦如幻，柳大娘已再也支持不住了。

柳大娘这一仆地不起，可吓坏了在场的人，柳梦蝶首先扑过去扶起母亲，见柳大娘已双眼紧闭，不会说话，不禁放声大哭。其余的人也都围上前来，满怀焦虑。娄无畏仔细端详了一下柳大娘的面色，安慰众人道：“大家放心，师妹，你也不必这样哀痛，师娘坏不了！她这是过劳所致，休息一回就会好了的。”他可还不知道柳大娘已受了内伤。

当下大家聚议一番，决定先将柳大娘拉到刘希宏处救护。刘家就在邻村，顺水撑舟，只半个时辰，就可赶到。至于救火以及善后，则留下杨振刚办理。

救火的事易办，当晚火起时，本来就有乡民出来准备援救，但给强徒一顿恐吓吓回去了。金鸡村的人和柳家的感情一向很好，这晚谁也提心吊胆的没有熟睡，等振刚一喊，自然大家都会出来帮忙。

柳大娘的事，可就没有这样易办了。扶她上了小舟，她兀地不醒，娄无畏教柳梦蝶给她推血过宫，她还是兀地不醒。但她可还有呼吸，还有脉搏，大家也就放了一些心，索性让她先休息一回再算。

小舟中本来就很狭窄，现在坐了刘希宏、娄无畏、左含英、柳梦蝶四人，还要安置柳大娘，大家已感相当拥挤。偏偏娄无畏还把那瘦长老者也要安置进来。柳梦蝶不禁叽咕道：“师兄，还带这个累赘干吗？一脚把他踢下泊心吧！”娄无畏睨她一眼道：“这如何使得，这人关系老师极大呢！我就是冲着他来的……”当下众人都露出惊讶之色，要求娄无畏说明原委。

列位看官，娄无畏这样突然而来，恰恰赶上“波翻水泊”，“剑护师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且先待在下在此交待一下。

娄无畏本是保定近郊一个佃农的儿子，六七岁时就被柳剑吟带在身边学技，后来便跟着柳剑吟来到高鸡泊里的金鸡村。从此柳剑吟就“闭门封剑”，一心传授娄无畏丁门太极的三绝技。（见第一回）到了娄无畏二十岁时，已经在柳家学了十三四年，不但太极门本门的武功，得了柳剑吟真传的十之八

九，就是万胜门的武功，也从师娘刘云玉处学了许多。他虽年纪轻轻，已是兼擅两家之长，就算在江湖道上的成名人物中，也不易寻见了。

柳剑吟虽隐居水泊，但可尚有雄心。他自己因与师弟闹翻，满怀凄怆，不愿到江湖道上闯荡；他却愿自己的徒弟继承衣钵，到外面去闯闯“万儿”，好叫人知道柳剑吟还能调教出这样一个徒弟。因此在娄无畏二十五岁那年，特选了一天“吉日良辰”，郑重地把娄无畏叫到跟前，把以前太极丁吩咐的话，照样吩咐娄无畏，要他记着不能替满洲人做事；在江湖道上行走，也应记着除暴安良的明训。未了还吩咐他，有机会的话，不妨到保定去见见师叔丁剑鸣。

这十年来，娄无畏有依从了恩师的吩咐的，也有不依从恩师吩咐的。依从恩师吩咐的是：绝不做满洲统治者的奴才，在江湖上行侠仗义；不依从恩师吩咐的是：十年来他竟没有去找过师叔丁剑鸣。他的悲痛身世，他自己从未忘怀，他痛恨“索善人”害得他家破人亡，而还顶着个“善人”的称号。他恨“索善人”，因此也就连带不满自己师叔和索家来往。他当然不愿去找丁剑鸣。

但娄无畏到底是愤愤不平，对伤心身世，无日或忘。他把一腔愤怒，满怀抑郁，都发泄在对满清的统治者，和帮助满清统治的官吏上。因为他认为满清的统治是树根，“索善人”等不过是凭借大树的藤蔓。

这样在娄无畏出了师门之后不久，就给江湖道上一个秘密团体拉了去。这个秘密团体叫做“匕首会”，专门以最激烈的手段，暗杀贪官污吏。以前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匕首会”也曾是影响过太平天国的外围组织，也曾在太平军围攻上海时，举行过暴动，后来太平天国失败了，“匕首会”人物就给搜捕得不能露出面来，成了“黑字号”的人。可是“匕首会”仍然是坚持着暗杀的手段。京戏里“铁公鸡”所演的“汶祥刺马”——张汶祥刺山东马巡抚的故事，张汶祥就是“匕首会”中的人，后来在四川做盐枭，最后又以匕首去刺杀了仇人的。

娄无畏满心以为凭着自己一身功夫，总可以杀一两个贪官污吏出出气，甚或可以达到今“胡虏”寒心，激发起民众反抗满清的目的。

谁知事与愿违，用激烈的暗杀手段，非但不能成功，反而越弄越糟了！那些旧小说中，侠客夜人抚衙，取贪官污吏首级于不知不觉之中的描写毕竟只是“小说家言”，事实可并没有那么容易！越是贪官污吏，他们就越发警戒得严密，有弓箭手，有当时初从外洋买来的火器，虽然那些火器远不及现在的枪械，可也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抵挡。加以贪官污吏的府第官衙，又都是“曲径幽深”，“重堂垒户”，就算你有“飞行绝迹”的功夫，也不容易找到“正点”（目的物），何况轻功最厉害的人，也不能到“飞行绝迹”的地步！如果等贪官污吏出巡时来实行暗杀，在白日青天之下，警戒森严之中，要下手是非常非常之难的一回事。

但也不能说，暗杀完全不会成功，偶而也有趁着适当的机会，刺杀到一个贪官污吏的事。可是那结果却只有更糟！譬如娄无畏吧，他参加了几次暗杀都没有成功，反几乎都丢了性命。这且不说，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党在闹市之中，侥幸刺杀了一个知府，但也赔了两个同党的性命。娄无畏仗着武功精纯，人又机警，逃是逃得脱了，可是就在他私庆生还，手刃贪官的时候，消息传来，转令他捶胸痛哭，痛不欲生！

你道他为什么这样痛苦？原来就在知府被刺杀后的第二天，官府便立刻

大搜疑犯，正式的匕首党人，当然早已闻风远避，可是他害苦了老百姓！无辜被捕的竟达百多人。而且不到三天，新知府又放来了，新知府可比旧知府还要毒辣，被捕的“嫌疑犯”，许多被无辜地处决了，统治的手段来得更严密厉害了。暗杀的结果，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好处，反而给民众带来了更深的苦难！暗杀的结果，只是鲜血加上了鲜血！

而且从此，娄无畏们给追捕得更紧了，官府之中，也有的是武林叛节之徒，精通技击之士。好汉斗不过人多，以一个秘密会党之力，如何斗得过整个满清的统治。弄至后来，娄无畏等亡命江湖，席不暇暖，又要转移住处。终日凄凄惶惶，提心吊胆。娄无畏健硕的身躯，也渐渐消瘦了。

有一天晚上，娄无畏已远避至热河西北，就住宿在燕山山脚的一家小户人家。（那人家也是“匕首会”中一个不出面，专做窝藏人犯的小党羽。）晚间听燕山的野兽嘶鸣，松涛过耳。不觉绕室而行，思潮起伏，不是“为谁风露立中宵”，而是想着自己的身世和今后的出处，想着，想着，不觉对“匕首会”所采的暗杀手段起了怀疑，但又不知道除了暗杀还能采取什么手段？这样，思想打了一个一个的结，苦闷加上苦闷，正在彷徨无计之际，猛听得有人轻敲窗户之声。娄无畏急地一跃而起，正待穿出窗户，忽听得窗外有一个苍劲低沉的声音道：“红花绿叶是一家。”

娄无畏怔了一怔，便即接声问道：“什么时候结的果？什么时候开的花？”那苍劲声音又悠然而起：“八月十五结的果，正月十五开的花。红花绿叶相辉映，志士仁人是一家！”娄无畏将手一拍，哈哈一笑，只见一个白须老者，跳入室来，刚才那几句问答，便是“匕首会”中人相认的切口（暗语）。

娄无畏定睛注视那个老者，只见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蓝布大褂，还披襟迎风。其时已是初冬十月，北方苦寒，看他一把苍白的胡子，怕不有六旬以上年纪？还能这样耐冷，其人必有精纯功夫。可是娄无畏左思右想，却总想不起“匕首会”中有这样一个老前辈，而且连听也未听人说过。

那白须老者看娄无畏呆呆的神情，微笑问道：“你是‘复’字辈？”娄无畏垂手答道：“正是‘复’字辈。敢问前辈如何知道？”那老者笑道：“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你可知道‘匕首会’中当年开山的三老之中，有一个叫做云中奇的？”

娄无畏微微一震道：“莫非你老就是云中奇老前辈？”原来“匕首会”中以“金瓯复固，汉族重光”八字，排列班辈，云中奇是“金”字辈的人，据说当年因暗杀了一个贝勒（皇家子弟），被四处搜捕，曾一晚之中，连斗四个清宫卫士，而且杀了其中三人，之后就飘然远行，不知踪迹。会中传说纷坛，大多数认定他不知流落何方死了。想不到今晚却在此露面。

当下娄无畏再重新施礼，然后请问来意，才知云中奇的确是冲着自己来的。云中奇说，他当年被清廷搜捕，偶因机缘，认识了一位关外的朋友，跟他逃亡到了辽东。那位朋友是个奇人，他一见面就不赞成“匕首会”的暗杀做法，云中奇和他谈了一天一晚，为他折服，不禁嗒然而废，因此就索性再不回到“匕首会”来。可是他和那位朋友，并不是“无所为”的，他们还有雄心，还待伺机而起。这几年来，他听说“匕首会”又有一位少年俊杰，而且是太极名家的嫡传弟子，武功甚为了得，气度也很不平凡，在“匕首会”中担当了好几次危险的任务。他听了心中很不以为然，觉得“匕首会”这样做法，很可能牺牲一个杰出的少年。后来又听得娄无畏也因暗杀失败，而被

搜捕，走上自己的老路，到处逃亡，心中更是可惜，因此便立心来找他，叫他也到关外去。

娄无畏听了，半晌沉吟不语，忽然抬起头来，眼睛闪闪生光，问云中奇道：“老前辈也可能将那位‘奇人’的话说给弟子听听吗？不用暗杀，又该用什么呢？”

云中奇又哈哈笑道：“我知道老弟必然有此一问，也该有此一问！”于是云中奇叠着手指，对娄无畏说出当年那位奇人对他所说的那一番话……

云中奇道：“我见着他的时候，是在小兴安岭之中，他教我看了一幕奇景：小蚂蚁和大白狼打架。”娄无畏不禁奇异地问道：“蚂蚁怎能和白狼打架？”

云中奇笑道：“就是！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也不相信。那天只见小兴安岭中，满山都是黑蚂蚁，有几只大白狼，大约是离群走散的，大约是走得疲倦了，就随便在林荫之下稍作休憩，哪料到就只是一会儿工夫，便给蚂蚁群包围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又像黑色的波涛一样，直把那几只狼都淹没了。那几只狼给咬得满地打滚，蚂蚁固然死了不少。那几只狼可也逃不了，‘黑色的波涛’如影随形，直卷过去，不过片刻，就只见黑色的土地上只剩下一大堆白色的狼骨头。”

娄无畏吐吐舌头道：“小蚂蚁也这样厉害？”

云中奇道：“就是！幸亏那天，我们是在蚁阵之外，在离开它们‘打斗’之处很远的一棵大树上观看，但饶是这样，可比‘隔山观虎斗’，还要触目惊心！”

云中奇歇了一歇又说：“我的朋友教我看了这幕奇景后就道：‘一只蚂蚁只消一只指头，稍微用一点力就可捺死。但一大群蚂蚁，可就有这么大的威胁，蚂蚁合群起来，已有这么厉害，何况万物之灵的人？’”

云中奇说到这里，便直点题目，答复娄无畏刚才的问话：“老弟，就是这样，那位奇人对我说：凭几个人的武功本领，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推翻一个根深蒂固的皇朝。用暗杀吗？杀了一个贪官，还有无数贪官。何况未必暗杀得着。试看历史上，哪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不是一大群人才能干得出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如明末李闯王的起义，以及我年轻时候还经过的太平天国起义，一大群农民也就像‘黑色的波涛’一样淹没了大地。他们虽因犯了错误，不能成功，但到底是摇动了帝皇统治的根基。这岂不比我们要东躲西闪地实行暗杀来得强。”

娄无畏听了，沉吟半晌不语，眼睛凝望夜空，就好像思索一件难于解决的问题。思索了好久好久，他忽然直视云中奇道：“那么你是教我脱离‘匕首会’了！”

云中奇捋捋苍白的胡子道：“老弟，我的意思就正是这样！”他满以为娄无畏听了他的话，会改变主张了。

谁知并不如此。原来娄无畏在亡命的生涯中，早已对什么人，什么事都有了戒心。他心想，云中奇虽然是“匕首会”的开山三老之一，但他到底是离开“匕首会”这么多年了，谁知他在干什么？他如果觉得“匕首会”做法不对，为什么这些年来，他又不向“匕首会”提出？这是一。其次关外正是满清统治者的巢穴，如果是在关内存身不易，又怎能在关外存身？这是二。他想想，反而怀疑云中奇可能已与“胡虏”联结起来，哄骗自己了。谁知他所想的，却想歪了。云中奇固然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他却的确比“匕首

会”看得远，他这一来，也是好意。谁知娄无畏却冷冷地注视着他，突然朗然发声道：“多谢老前辈好意！关外我不去！”

云中奇怔了一怔，也冷冷地注视着娄无畏，突然微喟一声：“老弟，既然这样，那我只好走了！若有一天老弟想得通透，到关外依兰三姓的黄沙围来找我吧。如果找不到我，你就说是找‘百爪神鹰’独孤老英雄来的，一定会找得到，见了他你就道我的字号好了。老弟，你再想一想吧，我走了！”话声一完，只见云中奇早悄然无声地跃出墙外，墙外风声怒号，风声中又传来燕山猿啼虎啸之声。娄无畏兀立如僵石，眼睛似定珠，那管夜寒霜重，他竟这样地在庭中站了大半个时辰！

第二天娄无畏病了，发起高热，敢情是受了风露之欺？幸好那位“匕首会”的小党羽叫做郑三的，夫妻二人，殷勤服侍，过了两天热竟退了一大半，只是身子还有点软软的。这两天中，娄无畏既思索白须老者云中奇的话，又担心会被官差搜捕，害了人家，只想着病稍微好一些后，可就得再继续过亡命生涯。那一晚热退了许多，正想第二天挣扎动身，谁知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当天晚上，娄无畏吃了药后，想睡竟睡不着，因为他想着明天又要亡命的事情。一直过了午夜，方才觉得神思困倦，睡意朦胧，正在迷迷糊糊的当儿，猛听得屋顶上微微一响。娄无畏是太极门名师的徒弟，耳目聪敏，一听就分辨出这不会是风吹落叶之声，而是夜行人出没的音响，而且这夜行人的轻功，虽没有炉火纯青，可也有了七八成火候。

娄无畏正想起来，冷不防窗外飒然风响，一条白练也似的东西，直向自己的床上飞来。娄无畏惊恐之中，可还忘不了太极门的手法。让镖头，撮镖尾，以“单鞭”之势，左掌微张，右手一撮，便把一枝小银镖撮在手中。当下一个鲤鱼打挺，直自床上跳下地面，一面随手将银镖发出，口里嚷道：“好朋友，原件奉还！”

一镖打出，只听得外面铮然一声，似并没有打中人，落在地面去了。镖打出后，又见窗外人影闪了两闪，然后哈哈大笑道：“是正点了，在这儿！”随着在笑声中，窜进了两条人影！

娄无畏情知必然是官府派来搜捕的人，他身上有病，又顾虑连累朋友，只吓得马上就出了一身冷汗。可这一吓在他脑中只是电光石火般的闪过，跟着的却是痛恨清廷一步不肯放松，而且事到临头，也不容他不作殊死的拼斗。

人影一落，娄无畏早狂吼一声，从身后拔出长剑（他的武器是什么时候也不离身的），凝神望时，只见对方两人都是五短身材，相貌也有点相似，敢情是一对兄弟。这两个人一个拿着一根铁尺，一个拿着单刀，这是捕快们最常使的武器。

那两个人中年长的那个说道：“朋友，你落了眼了，还是卖个江湖义气，跟我们去交差吧，没的难为我们这些苦哈哈的兄弟！”

娄无畏圆睁双目，一声怒骂：“胡说，你们当官府鹰犬的也配说义气。大爷在这里，有本事你就拿去。”说着便一步步地缓缓迎上前去，双睛注视对方，形状很是可怖。

那两人又笑道：“朋友，既是这样，那可怪不得我们严家兄弟要动粗了。”“严家兄弟”？他们这一报字号，娄无畏可也突然缓了一下脚步。

娄无畏突缓了一脚步，按剑而道：“哦，原来你们是严家兄弟，是北京城里的名捕头，我失眼了！两位名捕头千里迢迢，跟踪来到这里，也太辛苦了，不才区区，真的不敢教朋友们失望，真想跟随两位朋友回去交差，好使

你们升官进爵！但，哼！……”娄无畏一拍长剑，狞笑道：“我这位伙计可不答应！”原来严家兄弟，大的叫严振山，小的叫严振海，手底下可也着实有些真功夫，在京城里颇有一些名望，曾捕获过好几个江洋大盗。娄无畏一听得他们自报字号，从心底里便憎恨起来，他最恼的便是替官衙做鹰犬的捕快。他顾不了自己病还未痊，人还虚软，他可挺着剑便要硬斗这两位名捕头。

严家兄弟也一同狞笑：“好兄弟，有你的！你有伙计，我们也有伙计，兄弟，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周年忌祭。”

说话一僵，两下里马上亮式开招，娄无畏一抖剑，刷的带着劲风，“白蛇吐信”向严振山胸前便扎。严振山一举铁尺，“横架金梁”，直碰娄无畏的长剑，这一碰两人都斜斜地退后几步。严振山心想：“看不出这小子面带病容，腕力竟还这样沉雄。”娄无畏也心想，这家伙果然有两下子。

双方退后，又复进步，这番交手，大家都不敢轻敌，各自把全身功夫拿了出来。这一动手，倒是旗鼓相当，严振山的铁尺，压、劈、砸、盖，虎虎生风；那严振海的刀法可又别有邪门，他使的竟是左臂刀。江湖上使左臂刀的，必有一些独门的刀法，只见他这左臂刀使开，崩、扎、窝、挑、删、斫、劈、剁，全是反着的招数。

但娄无畏也非易与，他长剑一领，便以柔克刚的功夫，引开左臂刀，横截镔铁尺，绵绵不绝，势如抽丝，展开了他十数年所学的太极剑法，当下各自展开精熟的招数，吞吐撒放，抽式拆式，斗得很酣。

若论真实本领，严家兄弟虽然是北京名捕，虽然颇有真实功夫，也尽可对付江湖中好汉，但拿来对付太极门的名家弟子，技业到底还略逊一筹。若然是在平时，娄无畏真的不难将他们两人都一齐打败。

可是现在娄无畏是在病中，还幸刚才出了一身冷汗，精神却转好过来，但还是吃了虚弱的亏。对方又是以两打一，挡得铁尺，还要顾着左臂刀，娄无畏竟是力不从心，眼看两人的武功，原不是自己之敌，却给他们迫得无可奈何，不禁越杀越气，越气就越觉得晕眩，越递不进招去。

片刻时辰，双方又走了三五十招，娄无畏的剑几乎几次都被严振山的铁尺砸着。娄无畏越斗越烦噪，心一急便使出险招，故意卖个破绽，往前一个“反臂剑”，右手剑却又并未向前吐出，只斜斜地伸展开去，门户大开，把胸膛“卖”给敌人。严振山更不放松，立刻“怪蟒翻身”，铁尺径向娄无畏胸前便点，娄无畏却并不救招，沉肩提步，使出回马剑往后一斜步，转用“玉女投针”，剑光如练，便奔严振山的心口扎去。

娄无畏剑挟劲风，猛向严振山心口扎去。严振山招数已经用老，无法撤回铁尺招架，急右滑步，斜转身，跄跄踉踉地直退出去，饶是他退得快，右臂竟也给娄无畏的长剑撩了一道口子，鲜血如注，只痛得滚地葫芦，直滚到门边。

娄无畏还待前迫，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严振海的左臂刀也疾如闪电地施展了“连环进步三刀”，向娄无畏的身后劈来。“金刀挟风”飕飕劈到，娄无畏不转脚步，“回马剑”反转一撩，刚好搭上兵刃，两人又立刻拼斗起来。娄无畏刚才使出险招，精神紧张过度，这刻再斗，竟然觉得脚步虚浮，有点不稳了。而那边严振山竟然“鲤鱼打挺”，负痛而起，举起铁尺，又跄踉地奔来。

娄无畏正在心急，忽地只见严振山刚一前奔突又后倒；同时严振海也狂叫一声，跳出圈外。原来在他们打斗时，郑三夫妇二人也已惊醒，严家兄弟

不知道他们也是“ 匕首会 ”的小党羽，只道他们是平常百姓，没有防备，不料便着了道儿。

郑三夫妇偷起来时，见他们打斗得正酣，自知武功有限，而且胆子又小，本不敢出手。这时见严振山打得滚到门边，不禁大喜，心想若不趁此出手，将来恐怕在会中被人瞧不起，于是双双一跃而出，郑三妻子的一柄匕首，掷中了严振山的后心，郑三腕力较强，他的匕首也遥遥地掷中了严振海的右臂，给它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

哪知严振山身负重伤，还有余勇，他竟狂吼一声，拼命跃起来，转身便去伤害郑三夫妇的性命。郑三夫妇只是“ 匕首会 ”中的小脚色，会的只是几手粗浅架式，竟挡不住这临死之前拼斗的严振山，只听得几声惨叫，敢情是给铁尺打得很重。

这边郑三夫妇是惨叫连声，那边娄无畏是声声入耳。他怕的就是连累人家，不料而今真的连累了。他一急，也顾不得力倦精疲，鼓起一口气，挥剑如风，没头没脑地向严振海劈去。严振海臂中匕首，也正自剧痛攻心，竟然抵挡不住，给他连劈几剑，倒在血泊中去了。

待娄无畏赶到郑三跟前时，只见三个人都已倒在血泊之中挣扎。想是严振山打倒了郑三夫妇之后已精神涣散，支持不住了。

娄无畏上前验看，只见严振山眼皮微张，断断续续地说道：“ 好朋友，你赢了！但可别得意，你们在江南的巢穴早给挑了！你也亮了相了，你不会逃得出去了！ ”他说完，一伸腿就没了气息，面上可还带着狞笑。

娄无畏又再会摸郑三，只见郑三也张口嘶叫道：“ 我不中用了，你快走、走吧！我没敢告诉你，昨天得来的消息，山东的老窑是给他们毁了。你得赶快走，最好走到辽东去！ ”他也伸腿跟着严振山去了。而他的妻子，更是早就断了气。

娄无畏看着一屋的死尸，不禁虎目中滴下泪来，他自己逃了命，可是却害了朋友了，而且再也不能在关内立足了。云中奇的话又突像闪电般的在他脑中闪过。他突然动念：且试到辽东去看看再说。欲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历历劫灰 抚刀长太息　匆匆来去 引剑上征途

娄无畏到了辽东之后，经过几个月的漫游，终于在伊兰三姓黄沙围地方，找到了“百爪神鹰”独孤一行老英雄。在娄无畏几个月的漫游中，自然也经过一些风浪，但这不属于本书范围，在此不必一一细表。

单说娄无畏到了辽东后，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满族同胞，并不如他以前所想像的那样——和清廷一鼻孔出气。他新病之后，迢迢千里，仆仆风尘，好几次都幸得关外农家殷勤招待，这才使得他能支持得住，能跋涉长途；关外农村，民风淳朴，和关内农民的勤厚，原就一样。他这才觉得以前把满族同胞和清廷“胡虏”一样看待，乃是莫大的错误。关外的农民也一样受着土豪恶霸与官府的欺凌，他们也一样憎恨着这些家伙。

娄无畏到黄沙围拜访独孤一行时，他可并没有先道出云中奇的“字号”，也没有按江湖礼节拜见，他只是扮做自关内而来的流浪者，要会会这好客仗义的老英雄，暂求得一个地方歇脚。娄无畏在长期的亡命生涯中，养成了过份的戒心，他可要先看看风色。

但他却没想到独孤老英雄是什么人物？独孤老英雄不但武艺精湛，而且阅历极深，他一见娄无畏就知道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他看娄无畏虽然满面风尘，却是神光充盈，英华内蕴，若非武功颇有根基，哪能有如此气概！他也怀疑娄无畏是来摸他“海底”的，当下拿话挤兑，一定要邀他过几手，拆几招，娄无畏一来给他挤得没法儿，二来也想试试他的本领，于是竟毅然下场，和他“过手”。

他这一下场，才知道独孤老英雄的本领，远在自己之上，他施展了全副看家本领，使出虚实并用变化莫测的太极掌法，竟连人家的衣服都全未沾上，那独孤一行行前忽后，行左忽右，直令自己无法捉摸，而且自己的手臂，竟不知他用什么手法捏了一把，觉得异常酸麻。娄无畏弄得一额冷汗，正待跳出圈子，突地那老者道：“你到底是太极门哪一家的徒弟，赶快说出来，免得自误。”

娄无畏至此，从心底佩服他的本领，只得实话实说。独孤一行哈哈大笑道：“原来是柳剑吟的入室弟子，怪不得有如此本领！我和你对了几十招，才只胜了你两招。这不是你太极门的武功不济，而是你还略欠火候。”

两人英雄相惜，谈得很是投机，娄无畏又问他和云中奇是什么交情？独孤一行忽然凝神注视，突然问道：“你是不是‘匕首会’的？”

娄无畏略一迟疑，随即答道：“正是，弟子是‘匕首会’中的复字辈。老前辈怎的知道？”独孤一行笑道：“云中奇早已告诉我了。他说你是‘匕首会，中少一辈的英杰，又正被清廷搜捕，所以前几个月特别到关内去查访你的行踪。你提起他，想必你们已经会过面了？我看你既到这里，就暂时不必回去了吧。”

娄无畏双眸凝定，悠然存思，又似恍然若失，半晌半晌，突然起立，向独孤一行就是当头一拜！“弟子就是要回去也不能回去了！弟子也已想个通透，不愿回去再干杀人流血的勾当了。就在此托庇您老人家吧。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求老前辈不弃愚顽，收录为弟子，俾列门墙，得承教益。”说着，就行拜师大礼。

独孤一行慌忙一手将娄无畏扶起：“老弟，你要拜师，老朽可不敢当。莫说老朽武学空疏，没有什么教给老弟，而且，我与柳老拳师，虽缘悭一面，

但却久已慕名，我怎能收出身名家的弟子。”

独孤一行苦辞，娄无畏却仍在苦求。他不是想离开柳师，而是一来恐自己将终老辽东，不能再回关内去了，他愿以余生潜心武学；二来名师难得，像独孤这样的人哪里去求？三来他当日出师门时，柳剑吟也曾嘱咐他多领其他名家的教益，就是再拜良师也可以。当时武林规矩，如果得本业师同意，兼拜其他名家是常有的事。柳剑吟素性通达，就是将来再见也不会怪他。说到后来，独孤一行终于这样和他决定，不受师徒名义，而以半师半友身份，互相“切磋”。其实在独孤一行心中，也何尝不想收一个质美好学的徒弟？但以碍于不好意思夺柳剑吟的徒弟，只好这样决定。

名份既定，独孤一行就对娄无畏说：“老弟，你不愿再回到‘匕首会’去，我觉得很对。暗杀原就不能成什么大事。只是你灰心过甚，对‘杀人流血’一例视为不该，那又有点‘过犹不及’了，不流血又怎能把‘胡虏’赶出去？又怎能把残害老百姓的东西扫除？只不过流血也要流得有价值，不是像‘匕首会’那样盲干就是了！”

师徒二人越说越投机，论英雄，谈事业，就整整谈了一天，娄无畏不觉胸襟开朗，豁然贯通。独孤一行又告诉他：“你可知道，和这辽东相连之地，有一个国家叫做俄罗斯的？那个国家的皇帝叫做什么沙皇，也是十分残暴，许多人都被他充军放逐到和辽东毗连的西伯利亚荒漠，那些人中，也有一些流入辽东的，据他们说，俄罗斯也有一批人像‘匕首会，一样的做法，要用暗杀手段来推翻沙皇的，而且他们比‘匕首会，的组织还更大，人也更多；而且说起来他们干得比‘匕首会，还更有成绩，‘匕首会’所刺杀的不过一两个贪官，而他们竟曾把‘沙皇’都暗杀掉，这还是最近的事呢！（按：即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人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暗杀掉的事。）可是暗杀掉一个皇帝，第二个皇帝又继位了，他们还是没有成功。听说俄罗斯的民间，流传着一句说话，称这些‘勇敢’的暗杀党人为‘一钱不值的倒霉英雄’呢！”

“一钱不值的倒霉英雄！”娄无畏细细咀嚼这句话，不觉苦笑了。

从此娄无畏就在独孤一行门下，执“半徒”之礼受艺。独孤一行外号“百爪神鹰”，可以想见他的厉害。他的武功原出自“鹰爪门”，又独创了八八六十四手大擒拿手法，和别人交起手时，飘忽若风，如鹰扑食。他的手法与太极拳刚刚相反，太极拳是以柔克刚，他的擒拿手，则完全是以攻代守，而又善于顺势挫敌，合内家外家为一。武林中人因他猛如鹰鸷，又善出击，所以就送给他这个“百爪神鹰”的外号。

“独孤”这一个姓，原是“胡姓”，但在唐时已自西北迁入中原，成为当时的“华族”（大姓），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就是姓独孤氏的。因此长期以来，已渐汉化。独孤一行就是以关内人的身份避居辽东的。他在起初也像娄无畏一样，以为关外是“胡虏”统治之区，恐怕不能立足，及来到辽东之后，才知与料想恰恰相反。正因为关外是满洲统治者发祥之地，他们对于本族人民的防备就不及在关内汉族地区那样严密，因此一些亡命之徒，才能立足下来。

娄无畏在独孤门下几年，不止习技，而且也尝谈论倾覆清廷的做法，他们虽知道李自成、洪秀全的途径是唯一能倾覆一个皇朝的途径，但当时正在太平天国之后，满清的力量加上洋人帮助满清对付民众的力量，比以前更为顽强，发动起事，大不容易。而且他们到底不是很熟悉农民的人，更不懂得

怎样组织农民的道理。所以空有此心，而无此力。独孤一行的想法，只是将江湖上秘密会社联结起来，坚持不与清廷合作，待有机可乘时，便为汉族同胞（也是被满族压迫的同胞）做一番事业。

自此娄无畏就在独孤一行门下，学习他的独门武功，学习他的六十四手大擒拿手和七十二路“飞鹰回旋剑”。娄无畏本来武功极有根底，许多基本功夫，如练气、练力和闪、躲、腾、挪等身法步法，都可省略，自然学得很快，不消四五年功夫，他已得了独孤老英雄的倾囊传授。而且他到了辽东之后半后，云中奇又已从关内回来，他又从云中奇处学得了“听风辨暗器”之术，武功更是日益精进。

独孤一行和云中奇对柳剑吟是慕名生敬的，但对柳剑吟的师弟丁剑鸣却颇有微词。尤其是云中奇回来后，说起丁剑鸣以丁门太极派开山宗祖自居，以太极剑、太极拳、金钱镖三绝技傲视江湖，而且和官府日密，和武林日疏，许多江湖豪杰都对他不满。独孤一行听得，竟捻须微笑道：“总有一天，我要凭一双肉掌，来斗斗他的三绝技！”娄无畏听了，微微一震，但他对师叔为人，也很不明白，尤其对师叔和索家来往的事，也是不满。因此当下没有说一句话。

光阴迅速，娄无畏在独孤门下，已是五年。这五年间物换星移，多少江湖上惊心动魄的事情，又已成陈迹！“匕首会”的大巢已经给官方“挑”了，官府对“匕首会”的防范自然渐疏，对娄无畏的追捕，也因他的突然失踪而早就停止了。于是独孤一行在他学成之后，又派遣他回到关内去，做联络秘密会党的工作。

哪知他回到关内不久，蓦地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使他不能不变更计划，卷入了一个波涛起伏的漩涡。

你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就是他的师叔丁剑鸣保护一批贡物，在热河下板城外三十多里的地方，给一个辽东口音的怪老头子劫去了。丁剑鸣名震江湖，是丁门太极的开山宗师，平素又挟技自傲，从不下人。凭他那几十年纯净的功夫，凭他那一股骄横之气，竟然会在热河栽这样大的筋斗，怎能不耸动武林？

而且耸动武林的还不止此，消息传来，据说丁剑鸣竟是给人家一对肉掌打败的，他的剑，他的镖，他的掌，丁门三绝技，给人家一一“领教”了，还是落个败字！丁派标志的太极旗，也眼生生地看着别人拔去！

不久，江湖之上又纷纷传言，说是隐居水泊几十年的柳老拳师也因师弟的事匆匆北上了，江湖上好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还收到柳老拳师邀请帮忙的请帖，于是江湖上议论纷纷，话题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猜测这辽东口音的怪老头子是什么人物？二是猜测柳老拳师此去，不知会不会和那怪老头子一决雌雄？如果打起来的话，不知谁胜谁负？有些人竟因此开出“盘口”，赌他们两人交手的输赢，有看好柳老拳师的，也有看好那怪老头子的。看好柳老拳师的是因为素知他几十年潜心学技，武功业已是炉火纯青，不比他的师弟虽然开创一派，却还是杂务分心，而太极拳是讲究“浸”入去的功夫深浅的，同是一样的拳法，练过一年的和练过三年的就有很大区别。勤于练习和疏于练习的更有分别。看好怪老头子的，是因为震于他的先声夺人，以为他凭一双肉掌都可打败丁剑鸣，那么纵许柳老拳师武功比他师弟强，大约也讨不了好去。

在江湖上议论纷纷之中，老一辈的自然又谈起当日柳老拳师和他的师弟

分手，以及丁剑鸣和形意拳的掌门钟海平闹意气的事；又谈到当时那两个使丁剑鸣吃过亏的蒙面客。他们还猜测这次事，可能是和钟海平有关，也可能是和那两个蒙面客有关，但想想又不像，那两个蒙面容虽然武功深湛，但似乎还不会有空拳胜丁剑鸣的本领。

不说江湖上议论纷纷，只是娄无畏听了，可立刻心里震惊。从这些消息看来，那辽东口音的怪老头子，不是独孤一行老英雄还有谁？他深知独孤老英雄的六十四手大擒拿手法，已到出神入化之境，有兵器和没兵器，原就相差极微，他自己在独孤一行门下学技时，和师父过招，就常常给师父以空手入白刃的擒拿手法，夺去了手中的长剑。而且独孤一行又说过要凭一双肉掌，斗斗丁剑鸣丁门三绝的说话。

这件事可急煞了娄无畏，两个人都是师父，一个是把自己抚养成人的恩师；一个是志同道合的师父。他又深知两人都是武功极其深湛的名手，如果真打起来，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不论伤了哪一个，对娄无畏都是痛心的事。别人可以当热闹看，可以开盘口，赌赢输，他，娄无畏，可不能站在边旁看热闹！他可不能不去给这两位老人家拉关系，作调停。于是他也决定，马上赶到热河去，一定要找到这两位师父。

可是，紧接着这个消息，又来了另一个消息，令他不能赶到热河，却先要赶回高鸡泊。

原来娄无畏是奉了独孤一行之命，秘密进行联络江湖上各个会社的。独孤一行和关内会社不熟，当然不是出独孤一行的名，而是由娄无畏自己去进行。因为娄无畏以前在“匕首会”里好几年，自己就是秘密会社中的一份子，又是闯出了“字号”的好汉，认识了不少三山五岳的人物，他的“人面”自然很熟。这次他正在山东蒲台的海阳帮的“帮口”里作客，要离开不能不先和主人交待交待。他不敢说是去热河，（恐防泄漏消息，惹出其他枝节。）只说是有要事离开的。那时蒲台海阳帮的大舵主不在家，由副舵主当家，他和娄无畏交情很好。这位副舵主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是却很敬佩娄无畏，以前还互相帮过小忙，大家抹开年龄不计，平日都是称老兄老弟的，这次听说娄无畏要匆匆离开，他便坚持要娄无畏“赏个面子”，临行前夕到他家里喝两杯。

蒲台海阳帮的副舵主叫做余济万，据说他是绿林出身的，对他的底细娄无畏知道得不清楚。只是他的性情很爽直，娄无畏和他倒是谈得很投机的。而且别看他只是一个小县帮口的副舵主，武功倒是很有一点根底。

那晚他和娄无畏灌下了好几杯老酒，酒酣耳热，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忽然他放下杯问娄无畏道，“老弟，你年少英雄，江湖上到处都把你当做一个人物看待，这自是不消说了！但你看像我这样一个‘稀糟，（不济事之意）老头子，竟然还有人拉我去给他做事，拿什么‘前程远大’的说话来劝我呢！他们看不起我一个小小的帮口，看不起我只做别人的‘副手’，老弟，你说，做一个小帮口的副当家，可是什么失面子的事？”

娄无畏急忙答道：“哪有什么失面子？我们在江湖之上，正正当当地往来，一不靠官，二不靠府，有什么失面子？”

余济万把酒杯一顿，哈哈笑道：“就是呀！老弟你的想法就和我一样。他们竟拿功名利禄引诱我呢，说我是‘老资格’，屈居副舵主太可惜，要我给别人抱大腿，跑龙套，还说是有远大前程，真是太小看我了！”

娄无畏忙问他是什么人拉他“出山”。余济万竟然答道：“什么人？是

我的旧当家叫人来要我重新和他们鬼混，说来也稀奇，我这个旧当家嘛，早已二十多年不知踪迹了，现在竟然当什么皇帝行宫的卫士，还要我帮他们到恩县去办事，说我在山东地头熟，你道怪不怪？”

娄无畏心中一动，恩县不就是他的师父柳剑吟所住的地方（高鸡泊在恩县县境）。而且从来不曾听余济万说过他自己的底细，现在听说他还有一个“老当家”，那就越发奇怪了。于是拿话来引他，问他的“老当家”要他到恩县去办什么事。

余济万又把酒杯重重地一顿道：“谁知道？他们不肯实说，只是说有一件大事要办，大约是去找什么人的晦气。可又不肯明说，不相信人就不必来请人嘛！真是！”接着他对娄无畏说出这件事情的经过！

余济万道：“说起来你还年小，也许不知道，二十年前，在川西一带，罗家五虎，鼎鼎有名！我就是罗家五虎手下的一个小伙计。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当家，武功虽好，却不是什么人物！他们起先在川西时，还像一点绿林好汉的模样。后来在川西立不住足，逃到北方，给官兵一再围剿，竟然慢慢变了，变得偷偷和官兵合作，各不相扰，有什么好处，还分给‘官家’一份，自此就专门抢劫行商，鱼肉百姓。后来有一次听说在山西榆次道上，碰见一个年轻女子，把他们打得大败，罗三虎还丧了命。自此他们就散了伙。那次我没有同去。他们散了伙，我也另外投奔了海阳帮。那次之后，罗家五虎缺一，变成了罗家四虎，从此也没有了踪迹。谁知他们却去当了什么皇宫卫士。我非常悔恨我年轻糊涂，跟他们鬼混。所以我实在不愿再提前事，不过碰到你老弟，肝胆相照，我实说了，也不怕给你见笑。”

其实谈起罗家五虎的那次事情，余济万可还没有娄无畏知道得多。他一不知道，罗家五虎是给柳剑吟和刘云玉父女共同打败的。当时江湖上只听说罗三虎是给一个女子卸了胳膊的，就把那件事渲染成了神奇的传说，只说是一个神秘女侠所干的事了。二来他更不知道，这个女子就是娄无畏的师娘，当年万胜门的女杰刘云玉！三来他又不知道，娄无畏听过他师父柳剑吟讲过这段事，那是他临出师门前夕，柳剑吟告诉给他，还叫他在外面打听罗四虎的行踪的。娄无畏听了，心中一动，再用话引他时，却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了，关于罗家四虎托人邀他去恩县的事，就是这么多。说来说去，他就是骂“旧当家的”小看他。

娄无畏见再探不出什么关于罗家四虎的事，正待绕过话题。忽地余济万又大口大口地呷了好几杯酒，醉态可掬地道：“他妈的！这年头真怪，我碰到旧当家的来找，大舵主却又碰到一个不知什么地方来的老头。吃了大亏，人家却又要和他拉交情。”

娄无畏道：“怪道大舵主前天一去，就没有回来，敢情就是碰到那个老头子？”

余济万道：“谁说不是，就是因此他才匆匆赶到历城总舵处去查问，看有谁知道那个老头子的路道的。”当下他又把他大舵主前天碰到的事说出来。

“那天我们的大舵主接到报告，说是有几个生面的外路人，‘路道’很是‘邪门’，口音既不相同，装束也是各式各样。看来没有什么财物，但每人却又藏有兵器，（行人有否带珍贵财物和兵器，老江湖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到了蒲台，却又不进城歇宿，偏偏在离城几里的破庙居住。这件事我们大舵主听后，就叫来报信的人不要声张。他知道这一定是有什么来历的人物。恰巧那天历城总舵处有两个兄弟在我们这里，手底下也很了得，我们的大舵

主便约了他们二人，晚上偷偷去探一探那个破庙，哪知他们一到就给人家耍个够，而且凭他们三人的武功，虽然远比不上老弟这流人物，但在江湖也总还对付得过去，却偏偏给一个老头子轻轻易易地就折服了。你说可是不是‘邪’。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他们到时，已经是过了三更的时分，伏在瓦面上，听得下面的鼾声很大，竟就像扯风箱似的。

“蒲台海阳帮的大舵主用‘倒卷垂帘，之式，单足倒勾檐角，斜挂半身，挨到窗边，侧耳细听，觑目内窥，里面黑黝黝一无所睹；还待张看时，忽然倒勾着屋檐的单足，似被人轻轻地扯了一下，大舵主急一个‘鹞子翻身’翻上屋面，只听得远处风鸣犬吠，近处两个同伴，则正在屏气凝神，游目四顾。大舵主忙低声问两个同伴，可看到了什么？又为什么要扯他的脚‘示警’？

“同来的两个兄弟，同声微噫，显露出惊讶神情，他们说非但没扯大舵主的脚，而且他们也好似被人轻轻拂了一下，正不知是谁干的事？

“三人正在猜疑，忽然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旁说道：‘俺就在这里，你们自看不见，何必疑鬼疑神？，三人一齐惊惶张顾，可不是‘邪’？一个老者就正站在离他们几尺之远的瓦面！

“那老者笑道：‘贵客远来不易，且到下边空地去玩玩吧！怎的，你们迟疑什么？不敢去？怕我们人多？我如果叫一个人帮忙，我就算对不起朋友！’”

余济万说到这里，又顿了一顿，呷了一口酒道：“老弟，就这样，我们的大舵主给他激得不得不跳下去和他交手。不上十招，大舵主就给他左一剑右一剑压得满头大汗，那老者剑剑直指要害，可又不似要伤害对方，他边斗边嚷，叫与我们大舵主同来的两个弟兄一齐上来，否则没味儿！

“我们总舵处来的两个弟兄见大舵主危急，而且也给那老者激得不得不动手，也顾不了以众斗寡之嫌，就都跑下去动手。可是以三打一，还是给他的剑缠是脱不了身。其时那老者屋子里的同党，也都起来观望，那批家伙只是笑，没一个人上来帮手。

“我们的大舵主一行三人就给他这样耍了半个时辰，正是羞惭心急之际，那老者却又突然不斗，拉起交情来。他说他是形意派的，路过蒲台，并无在这里伸手之意。他又问我们大舵主在海阳帮的辈份，说是大家都是江湖人物，希望以后多多照顾。我们大舵主也就趁此下了‘台阶’，说了几句江湖门面话，就道歉而去。至于那老者的姓名呢？怎样问他也不肯说，只说以后有机会一定来找。”

余济万说完他的大舵主那晚的经历后只道：“事情过后，我们大舵主还想到许多可疑之处，第一那老者自称形意派的，也的确使出了许多手形意派的无极剑法。但据总舵处同来的两个兄弟说，好像并不很纯熟，一到三人突然急攻时，他的剑法便突然变得好像不是形意派的，而是像嵩阳派的了，不知什么道理？”

娄无畏听到这里，突然“哦”了一声，急问道：“那老者可是又长又瘦，使一柄七星长剑的？”

余济万把酒杯放下，惊讶问道：“是呀？老弟怎的认识这厮？”

娄无畏含糊答道：“我这几年来在江湖游荡，曾听人说起过有这么一个老者，剑法颇得嵩阳派达摩剑法的精髓，又偷学了好几手形意派的无极剑招，和人动手时，总是先用形意派剑法的，我见大哥所说，颇似此人，故此发问。

其实那人我也只是闻名，未曾见面。”

余济万其时已是醉得迷迷糊糊，也没有再深究下去，当下和娄无畏说了几句送行的话，就大家分别去休息了。

可是娄无畏这晚却没有瞌过眼，他睁着眼睛想到大天光。

他把从余济万得来的消息整理起来，愈想愈不妙。第一：罗家四虎因余济万在山东地头熟，要邀他重新合伙，到恩县去干一桩事，而罗家四虎和自己的师父师娘可是有血海深仇，不用说此去恩县，必将有所不利于柳家。第二：他从小就听柳师说过，师叔当年曾受两个蒙面夜行人引入豪绅索家，中了一颗毒蒺藜，给索家救活，自此就入了索家的圈套。而自己就是索家佃户之子，给柳师带出来的。那两个蒙面人中，有一个瘦长汉子就是使七星长剑，曾用过形意派剑法，引起丁剑鸣师叔疑心，以至和形意派的掌门钟海平闹得不愉快。这段事情和娄无畏的身世很有关系，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现在这瘦长老者突在蒲台出现，而蒲台又是通往恩县（他师父所居之地）的大道；而且恰巧在罗家四虎联袂下恩县之时，这就很可能两帮人原就是做一伙的。

娄无畏又想到柳师已经北上，只剩下师娘在家，虽说师娘是万胜门当年女杰，一柄“五虎断门刀”在江湖上早享盛名，但单人独掌，如何能挡得这么多的强徒？（他不知道师弟杨振刚还在师门，师妹柳梦蝶已经长大；而又新添了一个师弟左含英。）他越想越焦虑，一晚翻来覆去，恨不得马上赶回高鸡泊去！

就这样，娄无畏不到热河，却先赶到高鸡泊，恰巧正碰到柳梦蝶和左含英正在湖泊之上与人交手，他一现身就给他们解了这场困厄！后来又赶回柳家，活捉了瘦长老者蒙永真，剑护师门，击溃群凶！可是群凶虽然溃败，师父的家却已被焚，师娘也已力竭精疲，身受内伤，一仆不起。娄无畏赶上了救她，也赶上了护持她到侄儿刘希宏处救治。

书接前文，话说娄无畏将十年经历，几度奔波，一一对师弟师妹们说后，不觉喟然兴叹：“还是我来迟一步，不能令师娘预早提防，累得师娘吃了大苦！不过……”他望望柳梦蝶道：“师娘这只是一时气衰力竭，歇歇就会好的，师妹你不必心焦！”

柳梦蝶这个孩子，现在竟似变得懂事了，她代表她的双亲向师兄深深致谢，一拜到地：“师兄，今天可亏得有你了！不是你，我们母女更不知怎样得了？”柳梦蝶这一拜却弄得娄无畏不知怎样是好？期期艾艾地说道：“师妹，师妹，你，你这是怎的？咱们一家子还讲这个？”但他可不能去拉，师妹年纪已经大了，不再是以前伸手要人抱的女娃子了！

湖山如旧，人事已非，逝水流年，前尘如梦。娄无畏重返“师门”，想起童年时代在这里踯躅游戏，舞刀弄剑；又想起江湖上十年流浪，天涯亡命，独走辽东，不禁喟然微叹：“岁月催人，我已经老了！”其实他还只在三十岁的盛年，从何而谈到“老”？只是久历沧桑，一向孤零零地独来独去，哪怕是豪气干云，一到憩息宁静之时，血雨腥风过后，便有点感到身世飘零，泛起了“苍茫”之感，他的“成熟”比起他的年龄是太不相称了，心理上的状态是时而年青豪爽，时而老成世故，交错复杂地形成了他的性格。因此他一见到师妹，这一蹦蹦跳跳的小女娃也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时，不禁便突然地说出“岁月催人”的话了。

当下杨振刚急道：“师兄，你这话可是该罚了，怎么便谈得老？你的武功是‘老’过你的年龄，但你的神采外貌却又‘轻’过你的年龄。师兄，我

看你刚才挥剑去来，睥睨叱咤，倒是觉得你比以前还年轻了。如果你要说老，那莫非小弟也要成了老人精？”说罢哈哈大笑。

娄无畏也笑道：“不谈这个了，赶快去看师娘吧，她老人家可是有点老了。”

柳大娘这时还在昏睡未醒，娄无畏又教柳梦蝶给他推血过宫，刘希宏也给她内服了医治内伤的药酒，外敷了医治外伤的药未；这样折腾（忙碌）了一番，柳大娘大约已经晕了三四个时辰了，突然她一手抓住了床沿，嘶声叫道：“蝶儿！蝶儿！”她想挣扎起来，可是却起不了！

柳大娘睁开眼睛，看见众人都围在跟前，一霎时间，昨夜的柳林拼斗，家中血战，种种经过，恍如电光石火，闪过眼前，眼前柳梦蝶又正在连声地问她：“妈妈，你怎么样？”

柳大娘试着用力，但只觉百骸欲散，身子软绵绵的竟用不了力，她吃了一惊，不觉冷汗沁肌，肝肠寸裂。她睁了一眼，便咽地说道：“你们且暂时退出去，只留下蝶儿在这里陪我吧，我有点事情要交待一下。”

众人退后，柳梦蝶以为她娘真有什么交待，忙凑近床前。谁知柳大娘却叫她给自己解开内衫，察看伤痕，她记起了曾给罗大虎的花枪点中了“愈气穴”旁边。

解衫一看，顿把柳梦蝶吓了一跳，她娘敢情是伤得很重！左乳的“愈气穴”边淤黑了一大块，柳梦蝶轻轻搓揉，血色还是泛不上来。柳大娘试着运气行血，也无济于事。

柳大娘是武林名家，她还有什么不懂？只见她脸色苍白，惨笑着对柳梦蝶道：“我几十年功夫，现在算是完全扔了。就算将来医治得好，免于残废，也不能再练功夫了。罗大虎的点穴，好不狠毒，我已经给他破了内家气功，如果当时即行救治，推血过宫，还没有大碍。但我在苦战之后，又接着苦战，精疲力竭，如何能够不加重伤势？当时凭着一股气支撑着，一到气衰神散，自然只好落得如此结果，我现在已经是半身瘫痪了，就是将来能够医治，我也要变成比普通婆子更不如的人了。咳 !咳 !可惜我苦练了这几十年的功夫！”

柳梦蝶震骇欲绝，但一震之后，她又欣幸母亲的性命到底是保全了。就在柳梦蝶又忧又喜之中，又听得柳大娘断断续续他说道：“蝶儿，你去，你去把我的五虎断门刀拿来！”

柳梦蝶惊道：“妈！您这是可想干吗？”柳大娘苦笑道：“傻孩子！妈不会自寻短见的，妈还舍不得你呢！你快去把刀拿来吧，我要看它一眼！你拿刀来时，也叫他们都进来吧。”

刀拿来了，娄无畏、刘希宏等也都进来了。他们已经知道柳大娘从此是再也不能舞刀弄剑了。江湖女杰，如此下场，大家都禁不住感到心灵的颤栗！

柳大娘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彩，她叫柳梦蝶拿刀走近她的身边，她是那样的固执要看她相伴多年的兵器，以至柳梦蝶不能不战战兢兢地将刀捧到她的面前。

“蝶儿，你把刀褪了鞘吧，再捧近一点！”柳大娘睁着眼睛，有一种喜悦的也是痛苦的感情隐现眉宇。柳梦蝶再问一句：“妈，你这是想干吗？”但当她接触母亲的眼光时，她不敢再问下去了，她把刀褪出了鞘，紧握着刀柄，轻轻地移到柳大娘的眼前，手心里淌出了冷汗。

柳大娘挣扎不起来，只是颤巍巍地抬起了右手，再叫柳梦蝶扶她一下，将手指按到刀叶上，就这样，她用力地弹了一下，那柄刀就发出清脆的啸声。

她气喘喘地道：“ 好！好！”她“ 满足 ”地笑了！

众人看时，只见那口刀就如一泓秋水，射出一道光芒，这口刀正不知染过多少人的鲜血，但它还是那样的明亮，就宛如刚出熔炉的宝刀。

柳大娘又艰难地向刘希宏招招手，示意他走上前来。她苍凉地说道：“ 这柄刀伴我几十年了，它比柳剑吟更是我的老伴！你们不要小看这柄刀，多少江湖上成名的好汉，也曾败在这口刀下，罗二虎那条胳膊也就是给这口刀卸下的！它是蝶儿的外祖父在我周岁之日，就用千锤百炼的缅铁来铸的，以后每年还重淬一次，直炼到我十岁时才交给我用。这柄刀虽不能削铁如泥，但也锋利无比，杀了人血不留迹！但，我现在已用不着它了！”

柳大娘喘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我本来想留给蝶儿，但蝶儿已有了她父亲给她精炼的剑。娄无畏，也有了合用的兵器了。而且太极门是以剑法传人的，这口刀我还是想交给希宏用吧。他是万胜门的人，这口‘ 五虎断门刀，本来是万胜门的，我带不进坟墓，就交给他吧。也是多谢他昨晚给我尽力。咳，希宏，你过来！”

刘希宏是又悲又喜，当下上前恭恭敬敬地接过这口江湖上驰名的“ 五虎断门刀 ”。又向他的姑姑行了大礼道：“ 我一定不负您老人家的期望，要好好使这柄刀！”

柳大娘微喘说道：“ 那就好！咳，你收下吧！不，再弹一次给我听，才拿去！”

大家看了这一幕赠刀情景，都不禁有点心酸，就是刘希宏也不禁凄怆伤感。只是柳剑吟的二徒弟杨振刚在伤感之中，他又有点不好受：“ 师娘到底是疼本门的侄儿！”他昨夜也曾为师门苦战过来，可是师娘却没提到他！他不是妒忌刘希宏这口刀，但心里总不好受，觉得师娘是近着万胜门了，然而他没想到那口刀本来就是万胜门的。武林规矩除非因特别事故，本门利器，很少会传给别派的人。他这可是有点心眼太小了。

柳大娘抚刀肠断，众弟子怆然伤怀。良久良久，柳大娘微吁一口气道：“ 如此也好，俺从此算是永远离开了武林，你们也可知道江湖风浪的险恶，以后可要更小心，更谨慎！只是剑吟，他此去不知如何？倒着实令俺挂念。”说着说着，她眼角已经润湿，咳了两声，顿了一顿，又接下去道：“ 说到剑吟北上，我也想起了当年使你们师叔吃亏那两个蒙面客，据无畏说，其中之一敢情就是昨晚使七星长剑的那个老者。无畏既已活擒了他，可得好好讯问！你们去吧，只留蝶儿在这里陪我就行了。”说罢轻闭双目，口角还带着一丝惨笑。

柳大娘刘云玉从十六岁起就闯荡江湖，至廿二于归柳剑吟后才息隐水泊。那六年间她凭一口“ 五虎断门刀 ”也不知会过多少英雄好汉。她与柳剑吟不同，柳剑吟是因伤心师弟走入歧途而离开江湖，他是已经无意再在武林争胜；而柳大娘她是因结婚之后，不得不随柳剑吟隐居，她可还对挟刀弄剑，武林较技，江湖争胜的生活不能忘情；只是在结婚后，又有了女儿，感情转注到女儿身上，闯荡江湖的欲念就被压抑下来，埋在心底。而今一旦残废，非但不能再在武林争胜，而且不如常人，这一年多来被压抑的情感，就突如洪水决堤，又猛碰着石墙千仞，因此感情的波浪，就不由自主地起伏回旋，伤怀不已！

不提柳大娘伤心，且说那使七星长剑的老者蒙永真，昨晚被娄无畏点了“ 晕眩穴 ”，就如陈死人的一直睡了五个多钟头。被点中了“ 晕眩穴 ”的，

如果得不到解救，过了六个钟头，也可自行醒转。因此待到娄无畏把他拿来时，大约再过一盏茶的时候，他已悠悠醒转。

他现在是身落敌手，但他还很倔强，任凭娄无畏等讯问，他总是坚不吐实。娄无畏冷笑道：“你当我不知你的底细？你这嵩阳派的叛徒，满清的鹰犬，江湖上的采花淫贼，当日我师叔轻饶了你，我可饶你不得！”娄无畏问他，可也和他的太极拳一样，虚实并用，看看敌人的反应。

果然蒙永真怒道：“是嵩阳派的又怎样？哼，你这小子瞎了眼！敢说俺是江湖上下三门的采花淫贼？你凭本领打败了俺，俺没说的。但你瞎嚼舌头，这又算是哪一门人物？你的师叔当年饶了我？不害臊？你问问他是谁饶了谁？”骂完之后，他又鼓着气对其他问题不答一词了。

虽然如此，但娄无畏到底也探询出他果然就是当年戏弄自己师叔的蒙面人了。当下暗暗打了一个眼色，叫众人都退出去。他关上了房门，忽地走到蒙永真身边问道：“你也是一条好汉子，你实说你和保定索家有什么关系？”

蒙永真又瞋目道：“什么保定索家，俺不知道！”

娄无畏冷笑道：“保定索家，你不知道？我看你的性命糊里糊涂赔了也不知道。你可知道你的胡大哥为什么不来？却教你来卖命？”

蒙永真一听这话里有话，不禁愕然问道：“你这可是说什么？”

娄无畏冷笑道：“我说的就是这些话！在江湖上为朋友两肋插刀，那死也值得；像你这样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送了一条性命，你不可惜，我也为你可惜！”

娄无畏说到这里，缓了一缓，偷窥蒙永真面色，只见他忽红忽白，似现惊疑。于是又冷笑一声说下去道：“和你说实话，你总知道我的师叔和索家父子乃是心腹之交。索家桩主和官家是怎样交情谅你也知道！他们嫌你嚣张拔扈，故意调你到这里送命，叫你和一些窝囊废（没用的废物）来夜劫柳家，而却叫我的师叔通知我们来作准备，这借刀杀人之计，在你们那一伙中不是常用的？难道你不懂？你这次出来，不是也得过胡大哥的交待，要你注意另外一位出差在外的弟兄？这种手段你该比我还清楚吧？”

娄无畏说的当然是编造出来的，但他这假话却不是全没根据的。他在昨晚点倒蒙永真时，就从他的怀里搜出一封密信。这密信也没什么，只是索志超和胡一鄂叫他夜劫柳家和监视另外一位奉派在外的卫士的。娄无畏久历江湖，和满清鹰犬周旋过这么多时日，他深知在皇宫卫士中也是互相猜疑，彼此监视的。而这些猜疑和监视，也正是他们的主人制造出来，以便统御的。所以他这“胡编”，倒说中了蒙永真的心病。

当下只见蒙永真面色阴沉，像被刺伤了的狼一样嗥叫道：“好兄弟，多谢你说给我听。但俺也要说给你听，你当索家父子和你师叔真是什么心腹？差得远呢！他们是故意拉你师叔，使你师叔和江湖道上分开的，你的师叔要请你师父出来时，索家本是不赞成的，但后来想想也好，就由你师父出来，看你师父怎样。如果你师父有什么对他们不利之处，哼，恐怕也很难逃出他们掌心去。哼，听你的说话，你和你师父敢情都为索家所用了？我也劝你们可更要小心！”

娄无畏一听完蒙永真的话，突地站了起来，口角噙着冷笑道：“谢谢你说实话，谢谢你的关照！”说着一挨近他的身边，猛的骈指一点，只见蒙永真立即滚在地上，闭过气去，嘴角还露着惨厉的狞笑。娄无畏也是给他点了愈气穴。

娄无畏抹抹手自笑道："不是俺心狠手辣，你虽然临死说了实话，无奈你作恶多端，也是留你不得！"

娄无畏料理了蒙永真后，和众人商议，觉得柳老拳师处境十分可虑，他此去可是给包围在阴谋诡计之中。娄无畏怕的不单是他和独孤一行会"过招"，而且是他会给索家陷害了。当下他就要仗剑北上，面见师尊，柳梦蝶听了，她也要随师兄去见父亲。一来为的是她怕他师兄单人独掌；二来她觉得母亲的残废已暂成定局，而父亲的处境却更可虑；三来她也实在想看看外面的天地。

左含英听说柳梦蝶要北上探父，他也嚷着要同去。柳梦蝶睨他一眼道："你何必也要同去？留在家里伴伴我妈吧。她平日不很疼你？你就不陪她！"左含英听了，瞪着眼说不出话，看来他好像很不愿意留在家里！

娄无畏看了他们一眼，忽然说道："含英跟去很好，师娘的事，我自有分数，不必忧虑！"欲知娄无畏有什么吩咐与此去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钟海平 暗试绝技　柳剑吟 夜斗神鹰

话说左含英见柳梦蝶决意北上寻父，他也嚷着要跟着同去，柳梦蝶却想他留在家里；忽然娄无畏看了他们一眼道：“含英跟去也好，师娘的事，我自有分数，不必忧虑。”娄无畏是见师妹已经长成，单身同行不大方便了。

当下娄无畏对刘希宏道：“刘兄，我把师娘交付给你了。你不是曾说过想到山西投奔你的叔叔，那正好带她老人家去。”

原来柳大娘刘云玉的嫡亲弟弟刘云英正是山西万胜门的掌门人，在山西很有威望（见第二回）。在娄无畏等护送柳大娘到刘希宏家时，刘希宏曾同他谈过，柳家已毁，而罗家四虎虽去其三，罗四虎与王再越却尚在逃，恐怕他们再来寻仇，纠缠不清，难予应付，因此曾建议同往山西。

因此刘希宏见娄无畏一说，当下即拍起胸膛道：“娄兄放心，我凭着姑姑给我的五虎断门刀，沿途还有万胜门的同门照料，一定保护得姑姑到山西！”

刘希宏说完，杨振刚也突然站起身说道：“我也愿陪同刘兄，保护师娘到山西去。”他可是不大放心刘希宏的本领，他也想到山西万胜门的地方去显显太极门的功夫。

于是他们这样地约定：刘希宏、杨振刚双护柳大娘到山西，而娄无畏带着左含英、柳梦蝶北上寻师。这一去也，几乎弄到不能见面，那是后话。

花开两朵，各表一技，且先按下娄无畏等不表。先说柳剑吟北上的事。

柳剑吟那日和师侄金华匆匆北上，一路晓行夜宿，居然没碰到什么风浪，过了十多天便来到了保定。二十余年不到，只见保定已经有了许多改变，有些街道繁荣了，有些街道冷落了，问起以往的老朋友时，也多不在这里了，柳剑吟捻须微喟道：“人事沧桑，一切都在变，只是胡虏的横行还没变！”其实胡虏的统治也在变，越来越变得外强中干了，只是柳剑吟可没有觉察罢了。

柳剑吟“闭门封刀”，可有二十多年了。这一次为了师弟，仗剑重来，心情自是十分激荡。他一见到丁剑鸣时，不禁老泪纵横，半晌半晌说不出话，只勉强拉着师弟道：“师弟，你好！”

柳剑吟看师弟时，只见他容颜憔悴，傲气全消，好像是新病之后，又好像刚斗败的公鸡，敢情还有些惭愧之色。不禁再问道：“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可有没有受伤？”

丁剑鸣突地双眉一竖道：“师兄，我们丁家太极门，可给别人毁了。只是凭着小弟微末小技，那也不能轻易受伤。不过太极旗可给人拔去了。”丁剑鸣是“跌落地还要抓把沙”的人，他不知道别人本来就并未打算要他受伤的。

柳剑吟微叹一声道：“师弟，不是我说，你早听我的，就没有这回子事了。你同索家那些人往来,可不是自招麻烦？还给他们保护什么劳什子贡物？料想是江湖上什么人物看不过眼，所以就伸手来较量较量你了！”柳剑吟是对师弟有点不满，他差点把“活该”两字也说出来。只是他年纪大了，到底是同门兄弟，大家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也不好再责备什么。他顿了一顿，又说下去道：“只是，事既至此，我们也不能不管。依我说，我们这次非为寻仇雪耻，而是要和伸手较量你的人，和江湖上对你有所误会的人，说个明白。廿余年前，我因你与武林中人闹得不好，而和你分开，细想起来，我也

自有许多不对，但愿此来，好好给你们调解调解！”

丁剑鸣微露愧意，但他还是挺着师兄的话道：“师兄说的当然很对！但说起来嘛，我也受过索家的恩，当年身中暗器毒蒺 藜，不是他们救治，我也好不了。做人讲究恩怨分明，他们求到我，我不能不管。再说这廿多年来，索家也没对我怎样。料不到我给他们帮这次忙，就闹了这么大的乱子！”

柳剑吟见师弟还是不肯认错，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当下就详细问师弟出事的经过，他详细地问，丁剑鸣却不肯详细的说，只是含糊其词他说在热河下板城城外三十多里的地方，给一个辽东口音的怪老头子所劫。那老头子身手很是“不错”，不知他是哪门道路的。

柳剑吟微微笑了一笑，他知道师弟的毛病，得意之处，不厌其详，吃亏之处，却不愿多说。但碰到这样大事，他可不能轻轻放过。他还是详细地问了那老头子身法手法，尽管丁剑鸣说出给人家一双肉掌“较量短了”，怪不好意思。他听了丁剑鸣比较清楚的叙述后，悚然动容道：“那是内家外家合而为一的掌法，用的是掌心的‘小天星’掌力，所以许多次都把你的太极掌中的‘粘劲’都化开了。听你的说法，这像是鹰爪门的三十六手擒拿法，但又不很像，大概是这一门变化而来的吧。不过鹰爪门的名家，河南有董期英，河北有郝永浩，可从没听过辽东有这派的传人，而且董、郝二人，我也曾和他们彼此研究过，他们虽然三十六擒拿怯，很是不凡，但论到‘小天星’掌力，专以撅、按、粘、印等四字诀合内力外力为一的功夫，他们也只是平平而已。他们已是鹰爪门顶儿尖儿的人物了，不信鹰爪门中，还有如此人物，师弟，这可是劲敌，不过也不必气馁！”

柳剑吟是自忖以一身功夫，若真碰到其人，纵不能取胜，谅也不致落败。可是他一说完，见师弟面色微微一变，他才猛省起师弟敢情又是“犯劲”，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于是他急忙问师弟：“弟媳呢？有几个孩子？”

丁剑鸣这才面色和缓过来，告诉他师兄说：“老伴早几年就去世了。当时路远，没有通知师兄。”至于说到孩子，他可蓦地又显得一片伤心，苍苍凉凉地说道：“孩子大了，就自己找去处了。师兄，你我分手时，我的孩子已会叫你伯伯了，我廿多年来也就只有这一个孩子，可是他现在已不知浪荡到什么地方去了。”柳剑吟听了大为奇怪？问起来时，只见丁剑鸣叹一口气道：“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也不容易清楚他们的心事。晓儿自幼本很听话，大了就渐渐变了。他竟然离家远走，不别而行，只留下一封信，说是不愿在保定呆，要到外面见识见识，他说是忍受不了这闷气沉沉的日子。其实嘛，年轻时候，谁不愿像鹰一样的飞翔，鱼一样的逐浪，就是俺们哥儿俩，当年不也是雄心勃勃，想在江湖上闯出‘万字’？可是也总得尊长辈允许才行呀。这个孩子竟连说也不说一声，就那样拍拍手走了！算起来那年他正是廿一岁，我还刚给他订好一门亲事，他这一走，令得我做父亲的很尴尬。”说起儿子的事，了剑鸣倒很动了做父母的天性，越说声调越低哑了。对师弟的家事，柳剑鸣和他隔别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完全不清楚了，他只好不着边际地安慰了几句，插不进什么话去。

丁剑鸣的儿子叫做丁晓，算起来比柳梦蝶刚好大十年，今年是廿六岁了。（丁剑鸣比他的师兄早结婚，所以柳剑吟还在保定时，他已经懂得叫伯伯了。）原来丁晓和他父亲的志趣又很不同，他小时因父亲已与武林中人闹翻，保定武家的孩子很少和他玩，他已经觉得很寂寞了。大了在外面接触了一些侠义少年朋友，越发不满意他的父亲和索家等官府来往，加以父亲给他订的

婚事——一个仕绅人家的女儿，他更不满意，他自己欢喜的是以前梅花掌掌门人姜翼贤的孙女儿，可是却因许多波折，不能如愿。思想上的苦闷，加了婚事的不如意，对于他——一个自小孤寂，养成了喜欢幻想的少年人，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他这才不别而行，他也不愿意凭父亲的“情面”，托什么江湖上的前辈关照。他幻想的是独自挟剑浪游，干一番事业。他这一行，另外有一番遇合。关于他的婚变和事迹，本书不能详述，只能在这里交代一笔。

再说柳剑吟见师弟很是伤感，他急忙又绕过话题，谈到这次北来的事。他问师弟道：“师弟，你这次保护贡物被劫，事后可有缀（跟踪）下去么？他们有多少人动手？他们劫了贡物行动总不能很轻便，难道就一点踪迹也踩（探访）不出么？”

丁剑鸣见师兄一问，蓦地又竖起双眉道：“我就怀疑是形意门钟海平那家伙勾引出来的强盗。师兄，你是知道钟海平这家伙一向都和我过不去的。那天他没有在场，在场的只有那辽东口音的老头子，和他十来人手下，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伙人，个个手底下都有点硬份。和我动手的那老杀材不须说了，就是和他同来的那些人也似乎没有一个庸手，和我同去的两个武师和两个徒弟，竟都给他们打发了，至于官差就更不必提了。”

说到这里，丁剑鸣又似乎觉得太长敌人威风了，换了一口气又道：“可是我还是不怕他们，还是缀着他们，可是事情也怪，我一直远远跟踪。缀到离下板城百多里的‘三十六家子’的地方，这伙人就莫明其妙地失了踪！师兄，也许你不知道，钟海平的家就在那个什么鬼‘三十六家子’！”

柳剑吟轻轻地“哦”了一声，可是他还是不说什么话。

丁剑鸣说完之后，见师兄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却不说话，不禁带点不快地问道：“师兄，你看这里头可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柳剑吟反问道：“你既然怀疑是钟海平捉弄你的，那你可去访问过他么？”

丁剑鸣道：“怎么没有？可是他不肯见我，说是平生不愿见官面的人。”

柳剑吟听到这里，立刻眉峰一跳，双目倏地一张道：“那你可有将你的怀疑告诉官面么？”

丁剑鸣变色道：“师兄，怎的你也看短了小弟！小弟不材，还不是那号小人！纵这事是钟海平亲自干的，俺也只能凭手中剑，掌中镖，和他硬讨硬索；或请武林朋友，判个是非曲直。帮有帮规，我们的武林恩怨，用不着要官面的人来插足！”

柳剑吟歉然急道：“师弟，愚兄没有这个意思！愚兄是怕既然事关贡物，就怕扯进官面去。师弟说得对，我们纵有武林恩怨，也用不着要官面的人来插足！”柳剑吟这可放下心了。他起初可真是有点怕师弟会把持不定，会越来越走向官府这一边。现在看来，师弟这廿多年来虽然在变，虽然是骄妄自大，是非不明，可还只是糊涂，没有变节！

当下柳剑吟手扪额角，想了一想，又接着说道：“师弟既有点怀疑钟海平，而出事的地方，又是在钟海平的地头，那么不论他是否知情，是该去拜访拜访他，也许从他那里，可以知道一些来踪去迹。就这样吧，明天我就和师弟赶去热河，凭愚兄的老面子，钟海平谅不会不见吧？”说到这里，柳剑吟又捋了捋须子对着丁剑鸣道：“师弟，其实嘛，你这次保护贡物，既然是要经钟海平的地方，事先差遣一个徒弟，持帖去关照一声，那也显得我们没有失礼。事后再会拜访，心眼儿窄点的人，可是会不大高兴的。师弟，在江

湖闯荡，全凭义气为先，只仗个人技能，还是闯不开的，这，师弟当比我明白。”

丁剑鸣微带愧怍，但还是蹙着眉尖答道：“话虽如此，可是我当时却委实不愿输这口气！”

他们师兄弟准备了第二日就去热河，可是当晚索家的人又来了。不知他们这样快得到消息，派人来问是否要派人同去，又 说要设宴为柳老拳师洗尘。对索家的来人，柳剑吟可全替师弟作主回绝了，不过他回绝得很婉转，说：江湖上的事情，只能凭着江湖的义气去讨，去的人多了，反没有用。对索家的“盛情”，只有“感激”，但却不敢麻烦！

可是不要索家的人同去，那两位当日也曾在场，也曾受伤的武师，却不能不要他们去。柳剑吟向师弟细盘问了一下那两位武师的根底，晓得一位是五行拳名家章汉泽的弟子李家骏，一位是蝴蝶掌名家翦二先生的弟子何文耀，人都还正派。于是柳老拳师又再另外备帖邀请他们同行。另外当日在场的丁剑鸣的二徒弟和三徒弟，也自然叫他们跟去。至于丁剑鸣的大徒弟金华，则仍留他在保定。这样部署完毕，柳剑吟等一行人第二天就赶往热河。

热河的气候和江南有很大差别，柳剑吟等一行人，出喜峰口，沿滦河，过罗须门，往下板城时，正是暮春三月的时节。暮春三月，在江南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关外的热河则还是寒风凛冽，雨雪霏霏，时而狂飙忽起，风沙卷来，然而这一行人还是精神奕奕，并没有现出风尘倦旅的憔悴颜容！

他们人强马健，从保定动身，只十多天的光景，就到了下板城。到了下板城时，正刚刚过午，如果放马奔驰，黄昏时候，不难赶到“三十六家子”钟海平住的地方，但他们却不前行，也不歇下，他们倒是在下板城外，丁剑鸣当日被劫的地方，缓缓而行，徘徊观望。

他们不是在吊旧战场，而是柳剑吟要看看当日那班强人出没之地。下板城外，正当燕山支脉，蜿蜒而来，突又低折之处，旁边又是滦河，形成了一个盘谷。来到此地，气温较暖，积雪渐溶，两边的莽林丰草，早被塞外的寒风吹得树叶飘零，败叶风沙，就不时随狂飙扑向人面。

寒风扑面吹来，剑佩琅然作响；柳剑吟是皮袄披风，在马背上昂然四顾；而丁剑鸣等，则是缰绳松放，时而遥望，时而沉思，似颇现羞愧之色。柳剑吟来回观望几次之后，突地缰绳一紧，勒马停步，回首对丁剑鸣说道：“师弟，你猜疑的不无道理！”

丁剑鸣也倏地停步，接声问道：“师兄，你可瞧出什么来了？”

柳剑吟在马上指点道：“你看这个地方，东接宽城，西连承德，南通兴隆，北上平泉；承德和宽城是热河繁盛之地，大伙的强人，不会从这两个地方来，也不会向这两个地方去；而你碰到的那些人物，都是辽东口音，而你又是从南面来，那些人更不会是在兴隆驻脚。唯一的道路，仅留下北面的平泉，‘三十六家子’正好是在平泉与下板城之间，莫非强人驻脚之地，就在那里？”

丁剑鸣张目顾盼，忿忿不平地说道：“师兄，可见小弟没有疑错，敢情就是钟海平这老家伙干的？”

柳剑吟却又沉吟了一会，迟疑说道：“虽然如此，但我还不能相信是钟海平勾同干的，不过，他大半会知道那批人物的来踪去迹。须知和你动手的那些人，实不是江湖上等闲之辈，他们既从‘三十六家子’来，钟海平断无

半点不知之理。好，师弟，我们今晚就赶去‘三十六家子’！”

柳剑吟等一行人正待纵缰飞驰，猛听得林中一阵清脆的铃声，接着是得得蹄声，由远而近。同行的五行拳名家李家骏和丁剑鸣的徒弟等，陡地一震，便待下马，便待抽刀，柳剑吟却急摆手道：“不要莽撞，别动兵刃。”话声未了，林中人早已拨开衰草涌出身来！

丁剑鸣猛地勒马，众人也屏息注视，独有柳老拳师，却突地抛下缰绳，紧行几步，徒步迎前，只见前面那行人为首的壮汉，冲着柳剑吟双拳一抱，朗然问道：“这里可有一位柳老拳师，柳剑吟先生？”

柳剑吟略一迟疑，但随即便抱拳答礼：“在下正是柳剑吟，敢问列位兄台有什么事？”

那伙来人，一听得柳老拳师认自己便是柳剑吟，嗖的一声，一齐下马。柳剑吟急退后一步，但仍镇静如常。就在这当儿，为首的汉子便是当头一揖：“晚辈等谒见！”

柳剑吟慌忙还礼，连声不敢，正待问时，那为首的汉子已恭恭敬敬地递过一个拜匣，口里说道：“家师钟海平，听说柳老拳师来，特差遣我们赶来拜谒！”

柳剑吟先不接过拜匣，却恭恭敬敬地先向他们问候了钟海平，他这是先行答礼，后领拜帖，但就在他将接未接之际，他的师弟丁剑鸣却忽地抛一个眼色给二徒弟雷宏：“还不快上去替师伯接礼！”

柳剑吟未及回头拦阻，雷宏已从马背上凌空一跃，落在跟前，冲那行人略施半礼，双手向前一伸，朗然说道：“太极门弟子雷宏，谨代掌门师伯接礼！”为首那壮汉横了雷宏一眼，但却仍是递过拜匣去。柳剑吟也睨了雷宏一眼，心里十分不快。

原来按照江湖礼数，很讲究辈分尊卑。比如现在钟海平遣人来投拜帖，这来人当然是钟海平的晚辈，但他又是代表钟海平来的，而钟海平和柳剑吟则是平辈，因此这拜匣就可以由柳剑吟的门人弟子或后辈来接，也可以由柳剑吟亲自来接。如果是由后辈接，那就是说“师对师，徒对徒”。你遣弟子代递帖，我遣弟子代接，不能说是失礼。如果是由柳剑吟来接，则是表示对钟海平特别恭敬的礼数，将钟海平的代表也看同钟海平亲来一样。因此现在雷宏来接，来人虽然不满，也无可如何！只是柳剑吟却很不快，他心里暗怒，怒他的师弟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还偏偏要替他摆出前辈的身份，搭起前辈的架子！但他又不能在这个场合责备师弟，也不能在刚才师弟叫雷宏上来的时候拦阻。他闷了一肚子气，但却还是面露笑容，赶紧伸手向雷宏要过拜匣，再恭恭敬敬向来人答谢，“我们这就是赶去回拜！”

来人上马在前引路，柳剑吟等率众后随，人强马健，黄昏时分，就已望见了“三十六家子”。但就在此时，丁剑鸣却又忽对蝴蝶掌名手、随来的武师何文耀交待了几句，何文耀便哗啦啦地一纵马向外跃去，柳老拳师急忙回顾，钟海平派来的人也勒马注视。暮色苍茫中，只见何文耀在马上抱拳说道：“在下要到镇上料理一点事情，诸位请便，在下稍后再拜谒钟老拳师！”他一说完，不待来人发话，已放马飞驰而去！

行行重行行，再过半个时辰，便来到钟海平的门前，只见钟家住在丛林前面，屋前是斜斜的土岗，已被辟成了练武场，屋后就直通后面的莽林，假如是有强人驻在这里，随时都可从屋后进入草莽之中。

未到门前，便先下马，柳剑吟急请来人先行进去通报，自己在外等候，

就趁来人入去之后，柳剑吟急地拉丁剑鸣的衣袖，微带愠意，也极诚恳地说道：“ 师弟，进到里面，千万要以谦逊为先，不能动一点气！如果再节外生枝，愚兄可不能再管了！ ”暮霭沉沉中看不出丁剑鸣的面色，但不见他说话，敢情也是有点微愠，夹点愧怍！

柳剑吟心中，暗暗诧异，不知钟海平的消息为什么这样灵通？在丁剑鸣心中，则有点意气，他心想：为什么我到热河时，你连理也不理，我的师兄来时，你却忙不迭地巴结呢？因此他刚才在钟海平的徒弟来递拜帖时，才故意露那么一手，叫自己的徒弟去代掌门师伯接帖，可是也为此，他又受到师兄的教训，心里也自不舒服。

就在他们师兄弟各自忖度的时候，钟家的几重门户，倏地一齐打开，钟海平在中堂里缓缓走出，他穿着老羊皮袄，内里白毛茸茸，外面绸带临风，显得很是闲适。

一番揖让，一阵寒暄，柳剑吟这一行人都被请到大堂坐下。大堂上三三五五，站着的似乎都是钟海平的弟子门人。

众人刚刚坐下，早有钟海平的弟子，托了一个大茶盘过来。那茶盘是白玉做的，上面放着用黄杨根子镂空的十个大套杯，每个杯子都有普通茶杯的两个大，杯上雕镂着色彩鲜明的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色图印，算得上是罕见的茶具。

钟海平的弟子托了白玉茶盘过来，可是却并不是由他敬茶，他一出来，钟海平就将茶盘接过去了，他要亲自敬茶！

第一杯敬给柳剑吟的可还和普通人家的敬茶没有两样，第二杯敬给丁剑鸣的，可就发生了怪事情！钟海平托着茶盘，未走到丁剑鸣跟前时，丁剑鸣就站了起来，距离大约有两三尺之地，正待“ 客气 ”一番，却不知怎的，突地那第二个茶杯，在盘中凭空跳起来，而且那么结实的用黄杨木根做成的茶杯，竟就在跳起来时，在空中裂成了几块，杯中的水，就像一条小线似的，向丁剑鸣兜头兜面射来，那碎裂的木块，也像暗器一般的射到！

事出非常，变生不测。幸而丁剑鸣虽然功力比不上师兄，但到底也是太极嫡系子孙，本领也着实不凡，只见他右手微抬，一掌凭空打出，掌风飒然，那水线，那木块，竟给掌风扇得斜斜飞去，他的二徒弟雷宏，恰好站在旁边，首当其中，虽避开了碎木，却给茶水淋了个满头满面！

与此同时，钟海平也佯作吃惊，只见他把白玉盘一抛，口里嚷道：“ 哎呀！这个茶杯不结实！我老迈了，稍一闪手，它就碎裂，惊了贵客，我在这里赔罪，别怪，别怪！ ”

玉盘抛出，钟海平的弟子急疾抢上前，但他快，柳剑吟更快！只见柳剑吟身形微动，早抢到跟前，用两指轻轻地把茶盘边缘钳着，那茶盘里剩下的八个茶杯，竟都纹丝不动，茶水也不漏出一滴，柳剑吟一手将茶盘接过，口里也嚷道：“ 这些茶杯这样雅致，弄坏了多可惜！ ”边说边就把茶杯取下来，他代钟海平把茶分给各人了。

丁剑鸣明知这是钟海平故意借敬茶为名，露这么一手，可是他不能发作，他师兄的眼色，也不容他发作。但经此一来，他也暗暗佩服钟海平内劲的厉害！而钟海平也觉得柳剑吟到底也非易与，尤其柳剑吟那一手，轻功、内劲都表现得炉火纯青，便使他暗暗佩服。

当下钟海平连声道歉，说是失手。但他口虽如此说法，心中可还想再试他一试。

月影侵阶，华灯耀眼，钟海平的家中，正设着盛筵，招待柳剑吟等一行来客。丁剑鸣刚才被钟海平暗较功劲，心中有点愤怒，也有点惴然，捉摸不住他这究竟是“接风酒”还是“鸿门宴”？

果然在酒筵之上，钟海平的花样又来了，他刚才是“敬茶”，现在可又要“敬酒”。刚才“敬茶”茶杯是雅致的黄杨木根镂空的杯子，现在“敬酒”的酒壶却显得十分“粗豪”，竟是一个可装二三十斤酒的黑铁坛子！他拿起铁坛子来，竟然第一个就要敬丁剑鸣。他口里说的是：他忝为形意门掌门，现在太极门的掌门来到，他可要近礼节先敬丁剑鸣一杯。话虽如此，他可是想撇过柳剑吟，先试一试功夫较弱的丁剑鸣。

丁剑鸣明知来意不善，但也不能示弱，正待站起道谢时，钟海平已一摆铁壶，猛地当胸推到，这铁坛子连酒在内，起码有四五十斤，就赛如一个大铁锤当胸打来！

丁剑鸣急地塌腰伸臂，一手搭住了壶嘴，口里嚷道：“别客气，我自己来！”这一搭住，双方竟弄成了个不进不退，僵持着了。

原来钟海平这一铁壶推来，用的竟是内家掌力，若被打上，不死便伤，就是接架不住，弄不好也会受伤残废。因此丁剑鸣搭着壶嘴，可不敢接过来，因为他自知凭自身功力，化不了钟海平的来劲，他口里嚷着“自己来”，实却是搭着壶嘴往外推。这样一来，钟海平既推不过去，也不敢撤手，因为他也怕挡不住丁剑鸣的太极内劲，他们两人则是功力悉敌，谁也胜不了谁，两人的额上，都沁出汗珠了！

这一相持，举坐失色。双方功力悉敌，若再相耗下去，两人都会受伤。但他们已成骑虎难下，座中其他人又没有这个功夫解救。正在大家焦急之时，只见柳剑吟捻须哈哈笑道：“你们两人都太客气了，师弟，你既不肯领钟大哥的敬酒，我代你领下来吧！”说罢，他把筷子轻轻一举，也钳住了壶嘴，就凭一双筷子，竟然把这个铁壶直钳开来！只见那大铁壶猛地离开钟海平的手，竟给柳剑吟用一双筷子挟持着，直举起来，他从从容容地斟了一杯酒，左手举杯，一饮而尽。而那边钟海平和丁剑鸣都给这一震之力，双双跄跄踉踉地倒在椅上，做声不得！

钟海平缓过气来，急忙挑起大拇指赞道：“柳大哥，好功夫，我这该罚酒三杯！”柳剑吟笑道：“对了，钟大哥，我是该借花献佛，敬你的酒。”他可没有卖弄什么功夫，老老实实地给钟海平敬酒，倒弄得钟海平有点羞赧了。

柳剑吟并不矜夸，仍然谦逊。他委委婉婉地道达了来意，请钟海平帮他一次“小忙”，问他知不知道在下板城伸手较量丁剑鸣的那伙江湖好汉。

谁知隔别了二十多年，钟海平也好像没有以前那样热诚了，他竟然装作不知道这桩事似的，听着柳剑吟的叙述，他时而装出惊讶之色，时而作出嗟叹之声，听完之后，他竟猛拍大臂道：“呵，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怎么我也不知道？”他竟然像是拿定主意装蒜（装傻之意）了！这一手把柳剑吟窘住了，他不善言词，急促间竟想不出说话，只讷讷地说：“钟大哥真的全不知道？”

钟海平朗然笑道：“不但不知道，而且没有想到！谁想得到太极门掌门人，挟太极丁嫡传三绝技，名震江湖的丁剑鸣、丁大哥会给一个糟老头子较量短了，而且人家还是只凭着一双肉掌！”

丁剑鸣既愧且怒，他实在按捺不住了，把酒杯重重地一顿，也朗然发话

道：“俺丁剑鸣是习艺不精，给人家较量短了，这又怎样？只是钟大哥一派掌门，形意拳、无极剑，在武林中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怎的也居然有江湖人物，经过地头，全不进谒；而且伸手做案，大来大去，毫不把钟大哥瞧在眼内！”

钟海平竟然毫不动怒，他听完了丁剑鸣连刺带激的话后，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是吗？丁大哥是这样想吗？我却没觉得有什么失面子，我这点微末之技，浪得虚声，本来就威不足以‘凌人’，德不足以服众，给人瞧不起是该当的。但他们却连丁大哥也瞧不起，公然伸手在老虎头上叮虱子，咳，那真是，真是说不过去！”

两人互相嘲讽，局面更是不堪。柳剑吟慌忙站起身来，冲着钟海平就是当头一揖，钟海平慌不迭地也起身答礼时，只见柳剑吟声调苍凉，断断续续地说道：

“钟大哥，我们彼此都是快近六十的人，几十年老兄弟，活到现在的还有几人。不念同是武林一脉，也该念俺们几十年的老交情！彼此有什么不顺气的地方，揭过也就算了，难道俺们老兄弟也要弄得这样生分！钟大哥，我信你的说话，信你不晓得这桩事。可是钟大哥，我还是要请你帮个‘小忙’，你地头熟，人面熟，就费神你帮忙打听打听。不论是哪位武林前辈，江湖豪杰干的，我们也断不敢登门寻事，只是想问清有哪些对不住人家的地方，好去道歉，好去化解。不然，我们连有什么得罪朋友的地方，也不知道，就是死了也死得糊涂！”

钟海平一听柳剑吟的说话，固然是十分诚恳，但也听得出是有点激愤！再不趁势收场就怕反要弄糟。而且事情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一来这事情总不能推全不知道，江湖上近月来，哪处不是扬扬沸沸地谈这件事，自己怎能说全不知道？二来丁剑鸣和自己是有“过节”，可是他的师兄却没有对不住自己之处，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可不能不吐点口风了。只是自己和柳剑吟隔别二十余年，也不知他是否和师弟同一道路。在钟海平心中，是早已把丁剑鸣放在官府这一边的了。因此他虽露口风，却不吐实。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较量丁大哥的人，小弟委实不知。不过辽东有几位成名人物，早前跟俺说过，想见见柳老英雄。较量丁大哥的，既然是辽东口音，那么问问这几位辽东前辈，也许会知道一点踪迹。”

柳剑吟听了，微微一震：怎的有辽东成名人物会冲着自己来？但他也放下了心，事情到底是有点眉目了！

柳剑吟当下慌忙谢道：“求见不敢当，既然有这几位辽东朋友，就是他们不来，我们也要去拜谒！既然这样，就请钟大哥给我们代约一个日子。”

说完就待告辞，钟海平急忙挽留道：“二十多年不见，大远地来，怎能这样仓促地走？莫非蜗居简陋，不足以待高贤么？怎么也请委屈在这里住几天！”

丁剑鸣受了钟海平两次试技，一番讽刺，早就满肚子都是闷气，何况他不知道钟海平究竟还想要什么“花招”？他不待师兄答辞，早已先行告退：

“钟大哥的盛情，我们领了，在这三十六家子我们还有朋友，来时就早已安排好了。我们既然一来就拜见了钟大哥，那边也不能冷落朋友！我们这就告辞！改日那几位朋友来时，俺一定随师兄再来拜访！”一说完，他可就披上羊皮袄子，离开筵席，同他来的武师弟子，也一齐起身。

钟海平微愠道：“既然这样，那俺也不留你们了！”于是大声送客。可

是在临出门时，他还试了丁剑鸣一下，揖别时，竟使出内家掌力，双掌一揖，便带劲风。但了剑鸣还揖之时，也是用足了太极门的功劲，旗鼓相当，谁也较短不了谁！钟海平这次三试绝技，都没有占着上风，可是若非柳剑吟在场，丁剑鸣也下不了台子！

柳剑吟等一行人离开了钟家，就赶到前面小镇投宿。原来在刚才来时，丁剑鸣叫蝴蝶掌名手、随来的武师何文耀半途策马离开，为的就是叫他先到镇上料理。

在路途上，丁剑鸣是愤然于色，大骂钟海平"老混帐"；而柳剑吟则是不发一词，默默而行。忽然在将到小镇时，柳剑吟突地一转身，吩咐师弟道："你们先回客店，我还有点事要料理。"

丁剑鸣急问师兄有什么事要料理，他也要跟着去，可是柳剑吟却斩钉截铁地道："这事你不能同行，放心，我这一去会对你的事大有好处！"说完他猛地跃下了马，施展太极门的绝顶轻功，直如飞弩穿空，流星疾驶，倏忽间就没入了夜色之中，不见了踪迹。

柳剑吟此去，是想再回"三十六家子"，独见钟海平！原来他越想越觉得今日之事，颇不简单。其中一定还有内情，还有误会！他想到师弟近年行事，接近官方，连自己来时，也还有所怀疑，不敢轻信，那怎怪得武林同道误会？但自己和师弟相知最深，又经多日默察，知道师弟还是以前那样，心高气傲，性喜奉承，辨不清是非好坏，说糊涂他的确是糊涂，但却还不至背叛江湖义气，投降清廷。他想这事必定得找钟海平好好解释一番，使师弟和武林中人，消除误会。这样也可以使师弟不至深陷歧途。

柳剑吟展开夜行术，翻过山岗，穿过丛林，片刻间就遥望见"三十六家子"，在钟家前面土岗之前，是一段短短的山道，左右也是高高低低的土坡子，长着一层层的杂树林。

柳剑吟方在山道之上奔驰，蓦然似见两条人影在右面黑林中一现，接着两声嘿嘿的冷笑。

柳剑吟立时止步凝眸，向发声之处张望，只是林深地黑，竟瞧不出什么来。就在此时，林中又发出几声嗤嗤的冷笑！柳剑吟艺高胆大，他也不理会江湖上"逢林莫入"的禁忌，一矮身，一个"龙形穿掌"，右手微吐，左手护胸，人像一条线似的，直窜入黑丛林内，口里嚷道："哪位朋友，在此相戏？掩掩藏藏的，算什么人物？"

哪料柳剑吟方扑入，突地两条杆棒，分左右猛地袭来，棒挟劲风，如电光石火地袭到。但柳剑吟是何等人物？他连步也不停，只凭空一跃，便跃起一丈多高，两条杆棒同时扑空，碰个正着，两人身子都向前倾，差点扑在地上，就趁这两人身形未定之时，柳剑吟又早已轻飘飘地落地，霍地一塌身，趁势一个旋风扫堂腿，只用上一两成功，两人都扫得仆在地上，直掼出去，滚了好几丈，拼命翻身，直坐在地上发楞，只觉满眼金星乱迸，哪里还敢起立向前？

柳剑吟霍地停步，也不前追。仍然从容发话道："柳某和诸位有什么深仇大恨？值得黑夜偷袭，不分皂白地一棒打来，俺倒要请教请教？"

柳剑吟话声方停，右边林中有人接着大笑道："柳老英雄何必动气？那两个孩子晋谒前辈，不先露一手怎能求得前辈指教？何况他们又没有伤着老英雄毫发！"

说话的正是一派辽东口音，柳剑吟再定神张望，只见在林中穿出两个白

须苍苍的老者。柳剑吟入了林中一会，眼睛已习惯黑暗，再趁着透过树叶的星月微光，定睛一看时，只见一个老者，身上只穿着一件蓝布大褂，还披襟迎风，另一个相貌更是威武，足有六尺多高，紫棠面，长须飘然，也穿着一式的蓝布大褂，悠然迎风，顾盼自如，双眼闪闪放光，像似鹰眸炯炯！

柳剑吟微微一颤，急忙抱拳讯问：“两位师傅莫非就是月前赐教敝师弟的老英雄？柳剑吟这厢有礼！”

那紫棠面的老者答话道：“什么师兄师弟？俺们只想请教柳老英雄三招两式，可不耐烦序师门，背家谱！”

柳剑吟心中暗怒，怎的这些人如此歪缠，无缘无故就要“乱打一锅粥”，但他还是按着怒火，问道：“柳某微末之技，萤火之光，如何敢当高人赐教？柳某和各位素未谋面，不知从哪里冒犯过高贤？”

那紫棠面老者又哈哈大笑：“柳老英雄太过谦了！俺们是诚心领教，彼此印证，并没安着坏心眼、毒心肠！俺们久仰丁门太极武功超卓，三绝技名震武林，只料不到贵派掌门竟是虚有其表！因此不能不再请教柳老英雄！”

江湖试技，武林印证，原也是平常事情，只是这些人来得太兀然，太不讲江湖礼节了，而且事关师门荣辱，柳剑吟明知劲敌当前，也不能不卖一手了。于是他朗声问道：“既然二位一定要赐教，那么柳某只好奉陪了，不知是哪位先上，还是二位一齐上？”

那鹰眼紫面的老者斜脱了柳剑吟一眼，哈哈笑道：“柳老拳师也忒小看人了，俺们兄弟不材，三招两式谅还招架得住。”

那两位老者正是百爪神鹰独孤一行和“匕首会”的老前辈云中奇。娄无畏没有料错，伸手较量丁剑鸣，凭一双肉掌破丁门三绝技的正是独孤一行。他们这次到热河来，目的还并不是在乎较量丁剑鸣，而是想和关内的武林联络。他们对柳剑吟也早已仰慕，但他们不知道柳剑吟是否和师弟一路，沾上了官府的边。因此他们伸手试招，一来是为了好奇，想试试柳剑吟的功夫。武林中身怀绝技的人找不到对手印证，那是一件苦闷的事，独孤一行几十年来未逢对手，因此他碰到柳剑吟，自然想伸手试试，这种心理，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另一方面是想和柳剑吟因比试而成相识，探探他的态度，如果是志趣相同，那就大可通过他和关内武林联络。

因此那晚他们把柳剑吟引到黑丛林来，拿话逗他动手。到柳剑吟答应试招之后，独孤一行便想先上，但却给云中奇抢在先头，他说：“大哥，你请留在后头，待小弟先试，如果落败，你再来接阵不迟。”云中奇说完，未待独孤一行答话，他己一跃便来到了柳剑吟的面前。

云中奇双拳一抱，向柳剑吟打个招呼道：“柳老英雄，俺们这是抱领教之心，互相印证，点到为止，谁胜谁败，都只落个哈哈，无须介意！”柳剑吟也急抱拳答礼道，“柳某承两位看得起，愿来赐教，那自然只是朋友切磋，不是舍生拚死。点到为止，胜败不论！‘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彼此都是武林中人，哪里不交个朋友？好，朋友！就请先发招吧！”

云中奇略一凝神，猛地从蓝布大褂下，解出一条束身围腰，迎风一展，哗啦啦地直抖开来，竟是一条奇形怪状的软兵器，名为“蛟筋虬龙鞭”，是东北独有的刀剑不断的山藤，缠上蛟筋练成，是软中带硬的家伙，专缠刀剑，可当鞭用，也可当棒使，端的厉害非常。他把兵器一解，笑吟吟地对柳老拳师道：“久闻太极十三剑，剑剑精绝！我这是不自量力，先请柳老英雄在剑法上指教一二！”

原来云中奇不大精于掌法，而且刚才看见柳剑吟只一照面，就把独孤一行的两个徒弟打倒，身法奇快到难以形容，情知他的太极掌已到炉火纯青的功候。因此云中奇暗忖之下，对掌一定吃亏，不如和他比试兵器！他虽知柳剑吟的太极剑也是武林绝技，但他恃着自己这条兵器，专克刀剑，而且在这条兵器，更浸淫了几十年，自信纵不能胜，也不会落败。

可是柳剑吟却也怪，他看着云中奇哗啦啦地抖出那条独门兵器“ 蛟筋虬龙鞭 ”，只看了一眼，毫不惊奇！到云中奇再度催他亮剑发招时，他竟微微地一笑道：“ 俺几十年没有舞刀弄剑了，招数都已生疏了，就凭一双肉掌和老师傅玩玩吧！可请你让一点呵，我这老骨头不禁打。请！请！喂，你怎么不发招呵！ ”

云中奇不禁暗暗生气，他把软鞭一收，大声问道：“ 柳老英雄，怎的如此瞧人不起？ ”

柳剑吟先不答话，却微微一笑，很谦虚地道，“ 哪里，哪里！俺怎敢瞧不起高贤？只是各人有各人合手的兵器，老兄是这条鞭，小弟却是这双掌。而且俺师弟，了家太极门的掌门人也是给列位肉掌较短的，俺也要在掌法上讨教讨教！ ”

云中奇微微一震，原来柳老拳师是在“ 较劲 ”了，他的师弟亮着兵器给人空手打败，他也要照样地找过场，圆面子。按江湖的规矩，这真可不能怪他，他太极门的人曾这样落败，也必定要这样取胜，才能换回师门令誉。如果说他看不起自己，那却是自己的人先看不起他的师弟，这可是没有说的！不过吗，云中奇心想：这却有点不值了，给他师弟过不去的是独孤一行，而现在柳剑吟却要同样地给他过不去，这岂不是“ 黄狗得食，白狗当灾 ”？

但云中奇也是成名的老英雄，他不能后退，也不想收鞭对掌。（因为他的掌法实在并不高明。）同时他心里也着实不信柳剑吟能凭这双掌来对付他的独门兵器。他伸手一抖，哗啦啦地又把那条“ 蛟筋虬龙鞭 ”抖得笔直，口里说道：“ 既然如此，柳老英雄，请恕俺放肆了！ ”

柳剑吟仍不动容，懒散散地随便立个门户，只是内行人早已看出，他正在抱元守一，凝神待敌！

云中奇不敢怠慢，倏地疾如飘风，抖起虬龙鞭，竟用“ 神龙入海 ”之势，径向柳剑吟上三路打来。他快柳剑吟也快，虬龙鞭未到，他已双肩一晃，右脚向外一探，身子旋风似的，随着鞭梢直转出去，那鞭竟离他几寸，没有打着！云中奇一鞭不中，急使出“ 连环三鞭 ”“ 回风扫柳 ”的绝技，刷！刷！刷！风声呼响，卷起了一团鞭影，如旋风一样，猛扫过来！柳剑吟见他来势甚劲，不便硬接硬架，急急一提腰劲，“ 燕子钻云 ”，刷地凭空跳起两丈多高，向云中奇身后一落，右掌霍地便朝云中奇背后劈下。

云中奇除了蛟龙绝技之外，他还是精于“ 辨风听暗器 ”的高手，（娄无畏就是曾跟他学过这门绝技。）就是背后有人用暗器打来，他也能趋避。何况柳剑吟的掌风凌厉，他不用回头，已知对方从何处打到，他一鞭打空早已留神背后，掌风袭来，他竟辨出柳剑吟身在何方，霍地用个“ 怪蟒翻身 ”，连人带鞭急旋回来，便朝着柳剑吟立身之处猛地扫去！

迅如骇电，间不容发，柳剑吟不容后退，不容斜避，因为后退和斜避，都会给他趁势进去，他的鞭长，自己近不了身就只有给他直耗下去，弄到力竭神疲。他艺高胆大，就在这电光石火，间不容发之际，疾地一塌身，“ 大弯腰，斜插柳 ”，那条虬龙鞭就恰恰从他背上滴溜溜地卷过。说时迟，那时

快，趁云中奇软鞭远未及收回之际，柳剑吟已疾地俯身直进，掌背微托鞭身，掌锋斜斜地直劈进去，如狂风，如骇浪，展开了一派进手的招数。

棋逢敌手，八两半斤。柳剑吟展开一派进手招数，如狂风，如骇浪，掌风飕飕，猛向云中奇袭来。但云中奇也非易与，这条虬龙鞭尤其使得得心应手，虎虎生风。他略一退后，复又向前，展开九九八十一路虬龙鞭法，盘、打、钩、转、推、压、圈、劈，一招一式，稳如沉雷，疾如骇电。紧紧封闭住门户，不让柳剑吟欺身进来，复仗着兵器的利便，半守半攻，寻隙抵暇，鞭影翻飞，随着柳剑吟的身形飞舞！

这一来，只打得沙惊石起，尘土飞扬！两人苦战几十回合，竟不分胜负！饶是云中奇鞭法精奇，可是却打不着柳剑吟；饶是柳剑吟掌法厉害，也欺不进身去。两人心中也在暗暗吃惊，暗暗叫苦。云中奇是既惭愧，又惊骇！他几十年浸淫的兵器虬龙鞭，竟然被柳剑吟双掌敌住，讨不了半点好处！而且还觉着柳剑吟掌风凌厉，掌风劈面，好几次给他迫得抽身退步！而柳剑吟也暗暗惊异，自己几十年的功夫，空手入白刃的太极掌绝技，竟然夺不了敌人的兵器，竟然欺不进身去。而且还几次碰着险招，差点给他的软鞭圈住，如果功夫火候略差，一生威名，真难保住。他心想，怪不得自己的师弟会吃了大亏，就凭眼前这个老者的功夫，已在自己师弟之上，何况还有一个紫面鹰眼的老者在旁，看来那个老者的功夫，还在与自己对敌这个人之上。

两人又斗了二三十回合，柳剑吟蓦地掌法一变，只以右掌迎敌，左手却骈指如朝，在鞭影飞舞之中，找寻云中奇的穴道。他是一双肉掌，但却把一双肉掌当成了兵器使用，右掌劈、按、擒、拿，竟如伸出一枝五行剑；左手如同捻着一枝点穴镢！他运着一双掌，就如同使着两枝不同的兵器！这一来，云中奇竟渐渐有点显得相形见绌了！

他虽然如此，他的鞭法仍然没有破绽，没有漏招！柳剑吟迫切之间，竟无从取胜！平心而论，两人的技艺，虽是柳剑吟稍胜一筹，但云中奇仗着有兵器的便宜，柳剑吟不免吃了点亏。他不能这样和云中奇耗下去，因为还有劲敌当前！那独孤一行，正在鹰眸炯炯，全神贯注着这边的打斗，全神留意着柳剑吟的身法手法。

柳剑吟心中怙缀，若不用险招求胜，耗下去实不上算！于是突地趁云中奇一鞭向上三路扫来之际，猛地把身子一扭，避过鞭锋，一俯身，“十字摆莲”，人未到，腿先到！直踢云中奇的下盘！这一来柳剑吟右足飞出，左足轻点地面，上身又是斜俯，在拳法中是冒险进招，十分不利！云中奇心里暗喜：你这老儿竟不守太极门稳健作风，这一躁进，不败何待？他轻轻地“移宫换步”，向左一转，闪开柳剑吟的右脚。如此一来，两人变成背对背的形势。云中奇头也不回，仗着自己擅于“辨风认敌”的功夫，虬龙鞭猛地向背后一卷，从右肩上翻转过去扫柳剑吟的下盘，这一鞭相距既近，劲足势捷。云中奇满心以为这一鞭，一定能把柳剑吟撂在地上！

谁知事情大出云中奇意外，柳剑吟冒险进招时，早已防到有这一着，云中奇一鞭打过来时，他身形微动，早已向左一侧身，让过鞭头，竟用“小天星”掌力，右掌一压鞭身，倏一转身，直进中宫，如疾风一样，欺到云中奇身前，左手骄指如戟，照云中奇灵台穴点来！

形势大变，事出意料，云中奇急呵呀一声，急急往后撤身！谁知他退得快，柳剑吟也进得快，如影随形，双指已点中云中奇的穴道！

可是云中奇到底是成名的老英雄，他这一招是输了，柳剑吟也没有“得

手”，他竟然在这非常危急之时，突地吞胸吸腹，肌肉竟凭空凹进了一寸多，柳剑吟双指一碰到时，竟然沾着的是软绵绵的蓝布衣裳，没有触及穴道。云中奇就在他这指锋轻沾衣裳，没有按下之际，霍地一塌身，直往后窜出一丈多外，鞭未撒手，面不红，气不喘，身法步法都丝毫不乱！

柳剑吟看看得手，却又被对手脱开，心中正自十分可惜，若再交手，不知要缠至几时！不禁暗暗着急。不料在此时，云中奇竟突地把鞭一收，双掌一拱，朗然发话：“柳老英雄，招数精奇，俺认输了！”

柳剑吟一楞，但随即镇定答礼道：“承让！承让！老兄武功超卓，柳某端的佩服！”他这可不是客气，是真的心里佩服云中奇的爽直风度。按说云中奇并没有被点中，还不算是落败，可是因为大家说过“点到为止，胜败不论”，他虽未算是“落败”，可是却输了一招。他输了这招，柳剑吟还没有出口，他已爽爽快快地认了！

云中奇一认了输，那边独孤一行已笑吟吟地缓步而出，他直冲柳剑吟道：“柳老英雄的掌法精奇，不愧是太极门的真传，武林中的绝技！但刚才还好似未尽所长，柳老英雄，俺不自谅，也要请教请教太极门的掌法。”他一抻双掌，也是要空手来斗斗柳剑吟。

原来独孤一行脱胎鹰爪门，独创八八六十四手擒拿手法，平生未逢敌手。他刚才全神贯注地默看柳剑吟的掌法，虽然招数精奇，但也不见得高出自己，而且论闪展腾挪，自己的擒拿手法，还大可以克得他住。因此他竟有恃无恐似的，一出口就在恭维之中，微带讥消，说他“未尽所长”，这柳剑吟有什么听不出的。

柳剑吟一听这老者口气好大，对自己的太极掌也好似暗存轻视，不禁心中暗气：“既然老师傅一定要赐教，柳某怎敢不陪！但江湖朋友，就一句是一句，朋友，热河那档子事，你老兄是否愿作一交代？别只叫柳某奉陪你们半夜，连一句真话也讨不到！”

他这可是直挑明帘，放下面子要实行江湖上“较技赌镖”那一套了。但独孤一行却并不接他的话茬儿，一抱拳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独孤一行哈哈大笑说：“怎么又提起你师弟的事？你的师弟往来的是达官贵人，王公巨贾，俺这山野匹夫何缘得见？就是见了也怎敢招惹他！柳老英雄，别扯上你那位宝贝师弟了，如此良夜，扯上他不怕败了清兴么？来！来！俺们还是彼此印证印证，消遣消遣！”

柳剑吟一听，心想果然是有很深的误会存在了。他急忙抗声辩道：“这些事情，是是非非，一时也难说个清楚。老英雄如因此事责难，柳某愿带敝弟前来谢罪，也要前来解释；俺师兄弟可不是那号子人。俺此次远来，实非想讨回什么劳什子的‘贡物’，正是要找朋友们剖心谈谈，肝胆相见！”柳剑吟拙于言词，一下子实在不知如何说起，他只能激昂慷慨地“挤”出了这么几句话，听起来好像不着边际——例如他师弟到底怎的会沾上官府的边？他自己的抱负志趣怎样？只凭这几句话，独孤一行实在还难于了解。可是在透过繁枝密叶的星月微光之下，看得出柳剑吟诚恳真挚之容。

独孤一行悚然动容，心想这人是值得交他一交。可是他也还不能在立谈之下，披肝沥胆地相告。他心中一转，打定了一个主意，向云中奇打了一个暗号，叫道：“你们有事，可以先走，让俺在这里陪柳老英雄玩玩，也省得人多了叫柳老英雄不放心！”

柳剑吟见云中奇等撤走，而面前的敌手正双臂箕张，鹰眸炯炯生光，似

欲扑击，不禁含嗔冷笑：“朋友，既一定要赐教，那柳某没法子，只好奉陪了。”

话未说完，独孤一行已刷地一窜，快似飘风，双臂箕张，向外一展，“苍鹰屏翅”，又蓦地一压，便要擒拿柳剑吟的双腕。柳剑吟步法轻灵，倏然转身，往左一避，疾用太极拳“斜挂单鞭”一式，猛切独孤一行的脉门。这一招疾如星火，“以毒攻毒”，好不厉害，独孤一行竟不退后，不救招，突地一拳化为“横身打虎”，向柳剑吟的肋下撞去，但他这一变式，在硬攻之中，却又含有化势，柳剑吟的掌，竟差半寸切不着他的脉门，从他的小臂斜斜划过，而他的拳也已疾如星火打来。

柳剑吟见一掌切空，敌拳反击过来，忙分左脚，往旁一个滑步，直滑出六七尺外，猛地一个大翻身，刷地再扑过来，“七星掌”往左便挑敌人的右时。独孤一行骤然将手一缩，柳剑吟不容敌招再变，身形左俯，左手竟当“五行剑”用，指尖直抵左额，右腕倏翻，“金龙戏水”，电掣般地猛削独孤一行的右膝盖。这两招是柳剑吟的绝技，看看独孤一行躲避不了！

哪知独孤一行，名不虚传，他大喝一声“好快！”便腾身涌起，斜身下落，如饥鹰扑地，又猛地在柳剑吟身后扑到。

柳剑吟急转身应敌，只见独孤一行双掌翻翻滚滚，展出了迅疾异常的招数，进如猿猴窜枝，退若龙蛇疾走，起如鹰隼飞天，落如猛虎扑地，进攻退守，盘旋如凤，超落变化，倏忽如电！而且这身法掌法，一展开来，竟然四面八方，都只见独孤一行之身影在转，柳剑吟不禁大惊，吸了一口冷气！

原来独孤一行外号“百爪神鹰”，独创八八六十四手大擒拿手法，合内家外家为一，迅如飘风，又善扑击，如鸷鹰而有“百爪”，厉害非常！柳剑吟和他对攻，竟然渐渐相形见绌！

柳剑吟也是心急，他原想以凌厉攻势，速战速决，以挫敌人的凶锋。谁知独孤一行身法展开，真如神鹰盘旋，龙蛇疾走，身法之快，竟还在自己之上！因此他不禁大惊，怎的江湖上竟有如此人物！

但柳剑吟阅历甚多，惯经风浪，他对拆了几十招，已猛省起如此对攻，殊非办法。掌经要诀，是“避敌之强，攻敌之弱”，他已看出独孤一行的擒拿手法和太极拳刚刚相反，太极拳是以柔克刚，而独孤一行的擒拿手，则完全是以攻代守，而且善用“小天星”掌力，不畏太极掌的“粘”劲，自己不应对他所长，和他对攻，而应是仗着自己几十年的内家功夫，气力悠长，和他对耗！

柳剑吟一看破敌招，马上掌法大变，他竟一味兀立如山，坚守不动。任敌人如飞鹰、如猛虎、如猿猴，他决不移身进扑，敌人诱招退走，他也决不迫赶。他紧守着“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的太极门要诀，见式破式，见招破招！任从独孤一行四面八方扑来，他都随手化解！

这一对掌，真是武林罕见的功夫，一攻一守，全都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独孤一行把一身绝技全展开来，八八六十四手大擒拿手法中，又杂以独创的“飞鹰回旋剑法”，以剑法化为掌法，以掌法当为剑法，只见：搂、打、挡、封、踢、弹、扫、挂、■、按、粘、印，每一招一式发出来，全是迅疾异常，变化不测；而饶是如此，柳剑吟还像是在狂风骇浪之中，兀立如石山，他的太极掌展开，含着：■、■、挤、按、采、挒、肘、靠八种内劲，竟然似是全身每环节，都具功夫。顺势破势，借力打力，若不是独孤一行也是久经大敌的成名英雄，身法迅疾，应招机灵，有好几次过于躁进，还几乎被柳剑吟

撂倒！这一来，独孤一行也不禁大吃一惊，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老儿果然名不虚传！和他师弟大有分别。

这一来，独孤一行虽仍是强攻，但已不敢躁进；而柳剑吟也不改进扑，只是坚守耗敌。一攻一守，吞、吐、封、闭、挡、打、缠、拿，旗鼓相当，谁也得不了好处！两人直斗得天旋地转，拆了二百余招，还是彼此无瑕可击。

独孤一行见对掌无法取胜，他猛地一退身，伸掌一探，在腰围之处，掣出了一口金光闪闪的软剑，这剑是黑龙江的白金（铂）合金炼成，真是百炼精钢可化为绕指柔，用时一抖开，便是吹毛立断的利剑，不用时一卷便可以当做腰带用，他一抖剑，又朗声地说道："这样对招，打到天明，也难分胜败，实在很乏味，没意思。我还是要在剑法上再领教你的剑剑精绝的太极十三剑，和你剑影飞镖的绝技！"他是想仗着自己独创的"飞鹰回旋剑法"，再试柳剑吟的功夫，再领教太极门三绝技中的其他两绝！

独孤一行见对掌不能取胜，又要与柳剑吟比剑。柳剑吟固辞不获，也只得亮出剑来，他已见识了独孤一行的本领，的确是武林罕见的动夫，他可不敢再大意，再空手对招了。

两人对面抱剑一立，柳剑吟一声"请"字，只见独孤一行疾如飘风，身形转换，方位立变，他竟如惊鸿掠燕似的，绕到柳剑吟背后，刷的一剑，就朝柳剑吟后心搠来。柳剑吟微微一闪，一个"搂膝拗步"，反圈到独孤身后，寒光一闪，"玉女穿针"，反客为主，直朝独孤肩后的"风府穴"刺来。独孤一剑搠空，剑招倏变，"龙形飞步"，直如鹰隼穿林，掠波巨鸟，竟从柳剑吟右侧窜出，身随剑走，剑随身转，猛地"翻身献剑"，又朝柳剑吟的面门剁到。柳剑吟急忙脚尖点地，掠出两三丈外，而独孤一行已如影随形，跟踪直上，运剑如风，"猿猴进果"，"仙人指路"，"猛鸡啄粟"，一连几手辣招，如暴风骤雨的袭来！

柳剑吟在对掌时，早看出敌方强弱所在，他再不去与他对攻，凝身仗剑，展开太极十三剑的精奇招数：粘、连、劈、闪、扑、抹、捺、刺，以静制动。表面上看他软绵绵的毫不着力，其实正是柔如柳絮，快若飞鸿，招招都藏着无究变化！

黑丛林中，两人斗到酣处，只听得飒飒连声，与风声相应；只见到，精光冷电，盖过星月微光。剑光闪闪，缤纷飞舞！盘旋进退，起落变化，不可名状，不可捉摸。拆了一百多招，打得难分难解。

柳剑吟心想，这样打不知何时方了？他突地一拧身，卖一个破绽，竟倒背身，如巨鸟般倒翻出独孤一行剑光笼罩的圈子之外。独孤一行喝道："朋友，别走！接招！"刷地一窜，已到柳剑吟身后，剑尖堪堪刺到！

柳剑吟拿捏时候，听风辨器，容他剑尖将到未到之际，猛地"怪蟒翻身"，电掣般地直转过来，"金鹏展翅"，骤地用足力量，往独孤一行的剑身上崩砸，同时左掌也疾如飘风地，用足"小天星"掌力内劲，向独孤一行的胸膛印下。

这两招疾如星火，饶是独孤一行也闪避不了。只见当的一声，两剑相交，迸出了火花点点！同时独孤一行也同样用足"小天星"掌力内劲，以掌对掌，急抵敌人，两掌骤然相接，只听得砰然巨响，两人都同时摔出两三丈开外，敢情都摔得很重！

两人一仆即起，重凝浩气，目闪精光，心里同叫一声："惭愧！"这番是柳剑吟存心与独孤一行较劲，彼此用足内劲相较，哪知又是功力悉敌，两

人一齐摔倒，谁也没有受伤。

独孤一行又喝：“ 朋友，再接这个！ ” 黑夜之中，几粒铁莲子直分三路打到，一取“ 期门穴 ”，一取“ 风府穴 ”，一取“ 窍阴穴 ”，柳剑吟身形转，剑翻飞，三粒铁莲子避开两粒，打落一粒，全没被碰着。

柳剑吟就在挥剑闪身，挡避暗器之际，竟同时使出“ 剑影飞镖 ” 绝技，左手一握，十二只钱镖，同时握在掌心，在剑光闪闪中，猛地抖手打去，嗤！嗤！嗤！赛似流星乱舞，惊雹骤落。欲知独孤一行能否抵敌得住？请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深夜论英豪 云开月现　筵前腾杀气 石破天惊

钱镖十二，连翩飞到，如流星乱舞，如惊雹骤落，独孤一行大喝一声：“打的好镖！”双臂一抖，“一鹤冲天”，凭空纵起一丈多高，取中、下两路的钱镖全都落空。但柳剑吟的钱镖绝技，非同小可，他也早料到对方会飞纵躲闪，取上路的钱镖，四枚都是径疾打上，要闪也闪不了！

但正是在绝险之中，独孤一行显出了非凡的神技，也不知怎的，他在凌空掠起之时，竟把分四处穴道打来的上四路钱镖全抄在手中，人未落地，镖已先发，他哈哈一笑，“钱镖奉还，我使不惯。”一抖手，四枚钱镖，又径自射回，柳剑吟急引身躲避，但已吃了一惊！

独孤一行“奉还”钱镖，猛地插剑回鞘，向柳剑吟略一拱手，微微笑道：“三绝技全已领教，确是高手！确属不凡！柳老英雄，容再相见！”

柳剑吟也急插剑回鞘，高声叫道：“朋友，请留留步！”但独孤一行已霎地飞掠入黑丛林中，口里说道：“一言难尽，日后自知，你还是先去找朋友吧！”余音缭绕，人影已没，寒风过处，卷起松涛，黑丛林中，只剩下柳剑吟怔怔地站着。

原来独孤一行此次入关，是想将江湖上的秘密会社联结起来，坚持不与清廷合作，待有机可乘时，便为汉族同胞（也是被满族压迫的同胞）做一番事业。他也从娄无畏与钟海平的口中，约略知道柳剑吟的为人，知道柳剑吟与他的师弟，倒是泾渭分流，不肯和光同尘的。但他这番志向，却不能随便和人谈论，他虽知道柳剑吟此人，颇为骨气，但一来见他二十余年隐居水泊，表现的态度，是想“置身事外”，保持“清高”，这个路向和他的路向大有不同；二来“疏不间亲”，恐怕他因师弟沾上官府的关系，不肯和自己合作。因此他虽然故意打败了丁剑鸣，引出柳剑吟，再伸手试招，由相打而成相识，但他还不能和柳剑吟披肝沥胆地相谈，因为他也是在长期的秘密反清活动中，养成了应有的戒心。他的做法，是在试招之时，探出柳剑吟的口风之后，再由钟海平试探他，来正式拉拢双方的合作，他刚才遣走云中奇，就是打发他先行布置。

至于柳剑吟呢，他却颇陷入迷惘之中，几十年来，从未见过这样的武林好手，而且这班人来得离奇，去得突兀，如果说他们含有恶意，则刚才两人围攻，他自己准敌不了；但既不含恶意，为何又在试招之后，不肯交谈。饶是柳剑吟久历江湖，也有点猜疑不定了。

柳剑吟想了又想，突然又猛地窜出丛林，向钟海平的家走去。

惊鸟乱飞，猿猴夜啸，寒风括地，旷野凄清；钟海平门前的丛林，发出萧萧瑟瑟之声；钟海平门前的小径，现出隐隐约约的人影。此人正是名震江湖的太极名家柳剑吟，他穿出丛林，驰过山道，走近钟家，猛地施展本门轻功，就像燕子掠空似的掠上了屋檐，他轻提衣襟，微点屋面，霎忽间就绕了钟家一个圈子。

夜深人静，月暗星稀，钟家院落，四周黑黝黝的，只是那北院的一间小房，却似有着一星灯火。柳剑吟侧身从斜刺里掠上东边耳房，越过墙头，往那间房看去，透过窗上的通风格子，只见房中烧着一枝大红烛，有一个人坐在烛旁，似乎是等待什么人似的，再定睛一看，不是钟海平还是什么人？

柳剑吟暗暗诧异，为什么风寒夜重，钟海平还没有睡？他此来本是深宵求见，趁他没有睡，正好上前相叙。可是柳剑吟却突地转了念头，他一飘身，

就像棉花似的，粘在钟海平的房上，直是悄没一丝声响！他随即用一个“珍珠倒卷帘”之式，倒挂在屋檐之上，游目内窥，他想和老朋友开一个玩笑。

他暗吸了一口气，运足内劲，猛地一吹，只见烛光摇曳，忽地熄灭。他心想钟海平必定会吃惊，会跳出窗外。

哪知柳剑吟料错了，烛光一灭，钟海平竟哈哈大笑道：“柳兄现在才来吗？”他敢情竟是在等着自己。

柳剑吟暗吃一惊，怎的钟海平武功，似乎大有进境了，自己施展绝顶轻功，他居然能听得出。他不知云中奇早就来过，告诉他柳剑吟将会来访，（云中奇他们在黑丛林和他会面时，早已料到他是往钟家去的。）也告诉他独孤一行的意思。

房中烛光重燃，柳剑吟也轻飘飘地落下。钟海平起立迎前，又微笑道：“柳兄，我早想到你会折回来。”柳剑吟再问他怎的知道时，他又含糊其词，只说：你师弟的事，今日尚未得畅谈，你怎能不来求个水落石出？

当下两个抵掌深谈，钟海平坦直说出武林中人确是对丁剑鸣有所怀疑，有所顾虑。他还紧迫着柳剑吟说：“柳老英雄，令师弟给官家当差，你也要帮他出头，讨回贡物吗？”

柳剑吟目闪精光，深沉地缓缓说道：“钟兄，岁月不居，我们已二十多年不见了，但，耿耿寸心，尚无变异，你以为我会给清廷作爪牙，当鹰犬吗？休说柳某不会，就是俺师弟也不会，他只是糊涂，并非变节。”于是他给钟海平详细剖析师弟为人，他的意思是，像丁剑鸣这样的人，还不必屏诸武林之外。他朗声说道：“钟兄，如果俺师弟真的投降清廷，求取利禄，俺也不会迢迢千里，远到热河。俺来，不是为师弟而来，而是为了江湖义气，如果自己人也闹意气，岂不是只招来外人冷笑？”

钟海平忽抬起头，目视柳剑吟道：“柳兄，这不是意气之争，这……”柳剑吟未待他说完，已急地答道：“俺知道这是丁剑鸣糊涂，怪不得武林朋友猜疑。但像俺师弟一样的，在今日江湖之上，恐怕尚不止一人吧。如果一律视为敌人，岂不是分薄了咱们力量？”说到此处，钟海平忽又倏然起立，话锋咄咄逼来：“柳兄既谈到不要分薄咱们的力量，那么聚集了力量必当有所用处。柳兄，可有为恢复故国衣冠，为汉族扬眉吐气之想么？”

话锋逼来，单刀直入，柳剑吟可迟疑了好一会子，不敢接过话碴。二十余年来，水泊隐居，他可只是想到，要保持武林侠义的气节，还未曾想过怎样才能推翻清廷。

他兀立移时，半晌不语，好一会子，才缓缓地说道：“只凭我们这些江湖上的朋友，就济得了事么？胡虏入关二百余年，根深蒂固，近几十年来，还加上洋人的帮忙，我们能动得他么？”

于是钟海平缓缓道出独孤一行之意：先将江湖上的秘密会社联结起来。这些会社，本来是明亡之后一直遗留下来的，他们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可是年深日久，又经清廷压制与笼络双管齐下的措施，不少会社中人已忘掉本来宗旨，或者是销声匿迹了。因此武林中有志之士，就想再使这些秘密会社，联结起来，振作起来，再谋扩大，如果能在农村立得住足，走李闯王洪秀全的路，未必倾覆不了清廷。

柳剑吟细细咀嚼了这些说话，忽地双目凝视着钟海平道：“钟兄说到江湖上有志之士，有此雄图，敢问究是谁人？柳某不知能否相见？”

钟海平哈哈大笑道：“柳老英雄，此人你不但已曾相见，而且已经交手，

斗了半夜，难道你还不知是谁吗？”

后已说开，柳剑吟自是恍然大悟。当下钟海平就将独孤一行其人其事，与柳剑吟细细谈说，柳剑吟急问独孤是否在此，可否即邀来同作长夜之谈。

钟海平捻须微笑，双指频敲桌面，得得有声，边笑边说：“不打不成相识，也只有独孤一行才能接住老兄的招，也只有柳兄才能敌住此老的擒拿掌法，这真叫做惺惺相惜，怪不得老兄要急于求见了，但，他现在可不在这儿，他大约就要回辽东去了。”

柳剑吟骇然问道：“这究竟是怎么个说法？”于是钟海平便道达出独孤一行的意思。原来钟家所在地的“三十六家子”虽然荒僻，但到底是离承德不远，而承德又是清廷设立行宫之处，胡虏耳目众多，如邀武林群雄相聚，实有不便。因此独孤一行的意思是他先回辽东伊兰三姓黄沙围的地方，请钟海平与柳剑吟谈得“入港”后，请柳剑吟、钟海平出面，代约关内各派中掌门人物与有志之士，到辽东一谈，而他也需先回辽东稍作布置。

云开见月，事件大明，但这次是轮到柳剑吟作深深的考虑了。他不敢即答，也不能即答，这事情需要冒好些风浪，他也不是害怕。但他颇有所顾虑，他绝迹江湖已有二十多年了，各派中人，虽然以往彼此交情甚深，但二十多年不见，怎敢立谈大事？

钟海平也料到他的意思。但他却认为如有柳剑吟出面，大家总不能不卖个面子，而且即有阻碍，事情也易办得多。他还特别要柳剑吟去见梅花拳的掌门人，柳剑吟又问这是什么缘故？

钟海平道：“柳兄住在山东，难道连梅花拳近年发展的情形都不知道吗？梅花拳又有一名叫做义和拳，近年来组织了一个叫做义和团的，非但在山东很有势力，就是在北五省也很有势力呢！”

柳剑吟道：“俺在水泊里，闭门封刀，二十几年来从不涉足江湖，外面事情，也不大了解。不过有时旧日朋友来访，也常听得谈起义和团的事，说起来倒像很有办法的样子，听说只茌平县八百六十余庄，拳厂就多至八百余处。又听说以前的梅花拳掌门人姜翼贤死后，他的儿子能为平平，不足以服众，倒是有一后起之秀叫做朱红灯的，被推做掌门，义和团就是他一手建立的，可是？”

钟海平道：“可不正是？不过谈起朱红灯嘛，人物倒是一个人物，只是他做的事情却很不简单，我和独孤老兄谈起，也不知要怎样联络他才好呢？”

于是钟海平详细和他谈起义和团的事。其中有些是柳剑吟已经知道的，有些则是柳剑吟还不知道的。原来义和团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个小派，说起白莲教，可要直溯至元末之时，那时白莲教首领刘福通，奉“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起义，林儿称“小明王”，朱元璋也是起义军首领之一，后来他赶走了蒙古人，所建立的朝代就叫做明朝。朱元璋虽然是白莲教起义军中的一个小首领，可是他做了皇帝后，也是极力压迫白莲教的。明末时白莲教又称白莲会，蔓延至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教主王森死后，他的儿子王好贤和教徒徐鸿儒，曾经结集过二百万人，反抗明朝，虽然没有成功，可是势力已很深入民间了。

到了明亡之后，满族入关，清廷对汉人专制暴虐，在满清嘉庆元年，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就提出“反清复明”、“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过大起义，旗帜衣服全用白色。嘉庆十七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天理会（即八卦教）起义，震卦教首李文成、坎卦教首林清，曾联合攻袭北京皇宫，图谋夺取直

隶（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允许成事后公众每人得分地一顷，事虽不成，已震撼了全国。

这样一直到光绪年间，白莲教以及它的各支派都是在秘密活动中。朱红灯就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派中的一个小首领，他从姜翼贤习技，到姜翼贤死后，做了梅花拳的掌门，就组织起义和团来，而梅花拳也就因此又称义和拳了。朱红灯是山东曹州人，他自称是明朝后裔，开头揭的也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并且倡言他们练的是“神拳”，练起来有神仙帮助，可以刀枪不入，枪炮难摧。这话自然骗不过识者，可是却也很有一班人相信呢。

钟海平一路叙述义和团和朱红灯的历史，叙述至此，柳剑吟突地面现诧异之色，倏然起立，问钟海平道：“我正是要问你，既然朱红灯的义和团揭的是‘反清复明’的口号，怎的清廷又不禁止他们？而且反许他招收‘拳民’，只茌平县就有八百多间拳厂呢？这倒是什么缘故？”

钟海平又得的一声，指头猛击桌子道：“我说的不简单就正是在此了！老兄谅也知道近年来洋人闹得大不像样子了，义和团就渐渐从‘反清复明’，变为‘扶清灭洋’了。”

列位看官，说起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内容非常复杂。在下只能简单地先在此交代几句。义和团的成立与其后的“暴动”，都与列强的侵入中国，不可分割。由“义和团暴动”引出的是“八国联军入北京”，当时联军的统帅是德人瓦德西氏，但当时德国有一张报纸就这样指出过：“义和团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所激起的必然的运动。”这话真是一语中的。

原来在公元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给列强坚船利炮打开，骑在中国人头上的除了一个满清政府外，又多了一批洋人。而给当时中国人最尖锐感觉的又是外来的教士和“吃教的”。本来基督教的教义是“待人如己，劝人行善”，这主张确是不错。可是在当时许多败类，混入教会“吃教”，那就引起民愤了。就是当时清廷的“总署遵议教案章程奏”里也说：“入教华民大率败类，一经入教，鱼肉乡民，教士每依为心腹，恃作爪牙，一遇斗殴，必相袒护。数十年来总理衙门所办教案，从未见教士责罪教民之事。”当时人李东沅的“传教论”就更说得具体了：“以教中为通逃薮的莠民、罪犯、讼棍、地痞之流，得教士之包庇，更胆大妄为，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因小故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

就是在这样情形下，朱红灯的“义和拳”为了要在农村发展，就很自然的要保护平民，抵制官吏和当时那些教堂的横暴，这样平民也就纷纷参加，清廷一看不对，唯恐义和团扩大为反满清的叛乱，觉得不如利用他们来排外，以消灭其反政府的情绪，于是山东巡抚毓贤就取得西太后的同意，出告示承认义和团为民间团练。于是本来是清廷视为眼中钉的白莲教一个支派的“义和拳”，就暂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朱红灯也就从此把“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扶清，却是主张要站在和清廷对等的地位去“扶”它，而不是给清廷做奴才。这样的策略，自然是一个错误，但就整个历史事件看来，他们的行动还是反映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意志的。

可是这件事情在当时江湖上以“反清复明”为志的“秘密会社”中，却引起了一些混乱，这是他们思想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义和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说它不对，它又确有值得拥护的地方；说它对吧，它却又

是要“扶清”的。独孤一行也是因此大伤脑筋，但最后他还是决定去联络了。因此他请钟海平去问柳剑吟的意思。因为柳剑吟既在山东，而和梅花拳（亦即“义和拳”）的前辈又很熟。

夜风呼呼，暗云低垂；柳剑吟听了钟海平的话，也不禁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

柳剑吟原自对清廷不满，只是当年因和师弟分手，凄怆伤怀，竟自闭门封刀，隐居水泊二十余年，本自渐渐“壮志消磨”，有“水乡终老”之意。这番碰到独孤一行，又和钟海平作了深谈，不觉那久已压制下去的雄心壮志，又死灰复燃。他竟答应愿意会见义和拳的大阿哥朱红灯，看看他的行事，想办法和义和拳中坚持“反清”也“反洋”的人合作，希望能改变朱红灯“扶清灭洋”的路线。

两人这一深谈，不知不觉间，东方已白。窗外的天空，虽然还是迷蒙蒙的一片云海，可是这迷漫的云海也已渐渐由厚而薄，由薄而随风飘散了。

就在这晓色朦胧，残星明灭，晨鸡乍啼，将曙来曙之际，有一个人正奔驰在“三十六家子”崎岖的山道之上，这人就是和丁剑鸣同来的武师——五行拳名家章汉泽的弟子李家骏，他一大清早，就来扣钟海平的大门。

他是奉丁剑鸣之命，来找柳老拳师的。他们也料到柳剑吟必然是深夜来访钟家，他们一来见柳老拳师更交五鼓，还未回来，深怕他出了意外；二来他们那边，也正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要临时改变此行大计。

李家骏一早来扣钟海平的大门，惊醒了钟海平外间的门人弟子，这些门人弟子，原就不知昨晚曾有两个江湖上的成名英雄——云中奇和柳剑吟曾先后来访，而且柳剑吟还正在和他们的师傅款款深谈。

他们竟误会李家骏的来意，以为他是故意来踩探。把他们形意门人当作和官府作对，私劫贡物的同谋。他们竟和李家骏争吵起来，差点就要亮招动手。

但清晨寂静，哪容得嘈杂之声。更兼柳剑吟和钟海平二人，都是武林名宿，耳目轻灵，一听吵声，早已矍然而起。他们赶出门外，正好及时制止了这场纠纷，也令得钟海平的门人子弟，深为惊诧。

柳剑吟急问李家骏的来意，李家骏见有钟海平在旁，竟讷讷然如有顾忌，说不出口。钟海平面色微变，柳剑吟急捻须微笑道：“老弟，钟老前辈和我几十年至交，想必是你们怕他留住我不放，要来迎接了，可是？”钟海平也微笑道：“你们的柳师伯，在俺家中，不会有什么闪失的，老弟，你们也忒小心了！”

李家骏面露惶恐之色，连声道歉，连说：“这是哪里的话？柳大师伯在钟老英雄家中，俺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不过！”他说到这里，面对着柳剑吟说：“不过，丁师叔紧紧叮嘱要请你回去，昨晚我们那边也有了一个不速之客……”

柳剑吟急问：“什么来客？是哪一方的人物？”

李家骏慌忙答道：“弟子实不晓得，他只是和了师叔谈了很久很久。后来了师叔就吩咐我来迎接你老。”

柳剑吟见他说得这样神秘，心里也暗暗诧异，当下就拜辞了钟海平，和李家骏回到小镇去。

晓日初升，晓霞映照，山村古道，怪石■岩，都像忽然地被揭去了一层黑纱帐幕，一一豁然显露了。柳剑吟虽然一夜未眠，可是迎着晓风，精神依

然健烁，他在路上一再问李家骏，昨晚来找丁剑鸣的不速之客。究是何人？李家骏委实是不晓得详情，但他也透露出：“ 好像是承德的来客。 ” 因为他听到那个家伙，一见到丁剑鸣，就说出是从承德匆匆而来，马不停蹄的。

“ 承德来客？ ” 柳剑吟不禁暗自沉吟，心中不自觉地泛起了忧虑。承德是满清皇帝行宫所在，难道来人是听到什么风声，奉官方之命来查探？

他猜对了，但也猜错了。来人的确是官方的人，但却并不是来查探柳剑吟的，他们还不知道柳剑吟已经是和独孤一行化敌为友，暗商反清大计。但他们派遣人来，却也是有着阴谋。

这人正是保定索家遣来的，柳剑吟和丁剑鸣离开后，索家父子竟也赶到热河。因为柳丁等沿途查访，延了一些时候，倒是他们先到承德。他们到了承德，和承德离官的卫士，以及北京大内来的卫士们一商量，暗中踩查，觉得情形很是不妙。

他们踩查出丁剑鸣是向“ 三十六家子 ” 钟家路上走的，而钟海平和劫贡物有关，也早就在他们怀疑之中了。（话风虽然不是丁剑鸣直接透露出去的，但丁剑鸣却曾向一些和他有交情的武师，以及门人弟子发过牢骚，这些人龙蛇混杂，还有什么不泄露到官方去？）他们又知道柳剑吟和钟海平交情甚好，而且又给他们探出是有一些不知来历的江湖豪客，月来在“ 下板城 ” 一带活动，他们本来犹如猎犬，嗅觉颇灵。他们竟料着柳剑吟一定是去想求化解的，“ 而且又因柳剑吟以前在保定动身时曾坚拒不许索家的人同行，更使他们的怀疑加深加重。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武林中人团结起来，他们心想，如果让柳剑吟此行，把事情化解，那末他们离间丁剑鸣和武林同道的苦心积虑，也将功亏一赏了。于是他们觉得既利用不成，就得另布下天罗地网。这次派来的人，就正是索家的护院，和丁剑鸣很是熟悉。

他们布下的是什么天罗地网，且先按下不表。只说柳剑吟和李家骏急急赶到三十六家子的小镇时，已见丁剑鸣正是整装待发，旁边伴着一个鼠目钩鼻的中年汉子。

柳剑吟急忙拉着丁剑鸣道：“ 师弟，你这是干吗？你这样匆匆忙忙，又要到哪里去？ ”

丁剑鸣竟先不回答问话，一手拉过那家伙，先给师兄介绍：“ 这位是索大员外的护院武师，八卦掌的名家弟子叶澄清。他来说事情已有眉目，贡物已有下落，要我们马上到承德去。 ”

叶澄清也忙着上来拜见，他口里连声道劳，但又说：“ 您老不必费心了，事情已经水落石出，贡物也己搜回，只是连有一些事情，要待你们回去料理。”

贡物搜回当然是假的，索家那班人，虽然重视贡物，但却并不比要拆散丁、柳和武林中人的合作更为重视。他们是藉搜回贡物之名，来骗他们回去。

但他的话骗得了丁剑鸣，却骗不了柳剑吟，柳剑吟一直注视着他，却并不开口。

到索家护院说完后，他歇了一歇，才拉着师弟缓缓地道：“ 就是要赶去承德，也不忙在这一时，俺们还是让这位贵客暂待一时吧，俺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 他又回转头吩咐李家骏他们：“ 请替我们暂陪这位贵客，哎，请恕俺村愚失礼，失陪！失陪！ ” 他不顾那个家伙睁大眼睛，竟自拉丁剑鸣进入内里了。

进入内里，丁剑鸣忙问师兄究竟有什么话吩咐？难道不可以在路上再

说？他是奇怪师兄一向讲究江湖礼节，今天怎的失礼于人？

丁剑鸣睨了师弟一眼，扪须摇头道：“是英雄还是狗熊，总得分个清楚。莫非你要把狗熊当做英雄？和它讲什么礼节？”

丁剑鸣满面通红，讷讷地说：“师兄言重了，我看他也是一条汉子。”丁剑鸣从未受过师兄这样抢白，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柳剑吟心里也同样是十分不舒服。他真给这位宝贝师弟弄得哭笑不得。怎的老是相信索家这样的人？

但他见师弟满面通红，也不好再说下去。他只说：“贡物的下落，我倒是真的探得水落石出。”当下他把昨晚见到独孤一行和钟海平的经过，详细地对师弟说。他向师弟说明，劫贡物的就是久隐辽东的江湖老前辈独孤一行。而寻贡物并不是此行目的，因此也就根本没有谈到要取回来，再交给什么皇帝。他也提到独孤一行要请他们一个月后到辽东伊兰三姓黄沙围去的话。

柳剑吟把当晚的事说是说了，可是却瞒着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愿也不敢把所商量的“反清”大计即说出来，这事若和师弟谈，不是一两次可以谈得清楚的，他是准备做“水磨”工夫，慢慢谈讲，不愿马上和盘托出。

他料不到丁剑鸣的误会可更深，他双眉一扬，竟自扬声说道：“师兄，如果说去辽东，你独自去吧，我还是要上承德。”他还说：“独孤一行凭空伸手和我较量，连太极旗也毫不留情面地拔去；在黑丛林中，又接二连三地和师兄较技，怎知他怀的是好意还是坏意？至于钟海平那个‘老杀材’，一直就不把太极拳门弟子看在眼内，连这次以礼相访，还要再三试技！如果说是别人那犹自可，说是这两个人，我可真的不能相信！”他还埋怨师兄：“怎的就这样地凭三言两语，便轻自相信敌人？”他还这样地猜疑：“准是他们估量敌不过我们了，所以才诱我们到辽东去上当！”

柳剑吟横说直说，总说不服他的师弟，这也难怪，丁剑鸣平生就只是吃过这两个人的亏。叫他怎能相信？柳剑吟心想，如果让他独上承德，有什么风浪，没人照应。他念着师门情义，不能不陪师弟走一趟了。而且他想独孤一行关外之约，还有一大段日子，上一趟承德也好，承德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以访访有什么江湖豪杰。

于是他突然改变口风，毅然对丁剑鸣道：“即是这样，我陪你去。”他们两人就这样地又由三十六家子匆匆赶去承德。

哪知这一去就卷起了弥天的血雨腥风。

在他们赶到承德的第二天，索家父子就具帖来请他们两人，柳剑吟本想不去，可是他不能放心师弟独自赴宴。而且丁剑鸣还说索老头子已经七十开外，几年来已经是深居简出了，这次为着“关怀”自己，还到热河，二十余年的交谊，加上这一份“盛情”，如何能够不到。

可是柳剑吟却不能无所怀疑，既然说是搜出贡物下落，那么只要派一个护院武师来详说情由，最多是加上“索善人”的儿子索志超到热河主持，已经是完全可以，索老头子又何必亲自要来？这分明是“不近人情”，而非“隆情高谊”了。他想索老头子亲来，唯一的目的只可能是，凭着他和丁剑鸣的“交谊”，使得丁剑鸣不能不来赴席，他大约还是怕只凭自己的儿子去请，恐防丁剑鸣还不肯买这面子。若然这样，则可见索家必有所图，而且所图甚急。

柳剑吟考虑再三，去是去了，但是他临行前却再三叮咛，要丁剑鸣必须小心，必须提防，还要他一定带上佩剑，暗藏钱镖，丁剑鸣还笑他师兄太过

多疑，太过多心，可是到底是听了师兄的话，不过剑并不是佩在身旁，而是藏在衣底。

红烛高烧，华筵盛设。索家的“避暑山庄”端的是画栋雕梁，朱门绣户，一派豪华，围墙内是翠柏参天，回廊曲折。暮春时节，承德虽还是苦寒，可是宴客的“精舍”，绒幕低垂，夹壁熏着名贵的檀香，如兰似射，竟是暖融融一室如春。丁剑鸣被款为上宾，纵日豪华，觉得真如置身天上，甚是舒服；可是柳剑吟耳闻弦歌之声，目睹豪华之色，却觉得十分不惯，他想这些享受，不知是多少人的血汗所凝成，他不止“不惯”，而且是有点愤怒了。

在席上柳剑吟是处处小心，索家父子劝酒时，他总是看着索家父子先喝之后，他才喝，而且任它酒味香醇，他也只是略一沾唇，便固辞“量浅”。只有丁剑鸣对着美酒佳肴，却大喝大嚼，他心里暗笑师兄真是太多疑了，就是毒酒的话，索家父子能喝，难道俺们不能喝？师兄明明是“海量”，竟一再固辞，真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他却不知，酒倒不是“毒酒”，可是其中却也有苦怪，这酒是用特殊的药品炼成，饮后不消多时，便会令人慵慵思睡，气力消散，索家父子护着“事后”醉卧多时，他们有什么不敢喝的。席上丁剑鸣也问起贡物下落的事，据索志超（索善余之子）说，是北京的名捕探出的，劫贡物的果是辽东人物，但贡物却藏在热河承德不远之处的一个地方，藏贡物之处，也是江湖人物聚居，只是还不知深浅，所以不敢动手，要等二位师傅回来，才好去“起赃”。

这话分明是有破绽，“赃物”哪里不好藏，何必藏在靠近皇帝离宫之地？这话不止柳剑吟一听就知是假，连丁剑鸣也有点觉得离奇了。

但索家父子既这么说，丁剑鸣自不便表示怀疑。其时堂下“童仆”正川流不息地往来，同席的好多武师，也颇为陌生，丁剑鸣也渐渐觉得气氛是有点异于寻常了。

“酒过三巡，菜添两道。”索老头子突然颤巍巍地站起来，说要宽衣，这时间里面又正捧出一盘“菜肴”，那捧菜的是一个彪形大汉，看他脚步稳健，双目炯炯有神，就知道是一个武功根底很好的汉子。

其时索老头子，旁边站着两个人替他宽衣，已是离台少许。索志超也站起来，特别替这道“菜”介绍，据说是关外难于吃到的，滦河特产的鲤鱼做成的炸鱼丸子。

人到台前，盘未上桌。那个彪形大汉突然把盘一翻，盘中的“鱼丸”像冰雹一样的朝柳剑吟、丁剑鸣二人没头没面地泼来 哪里是什么“炸鱼丸子”?竟是“硫磺弹子”！硫磺弹子是武林中一种特别暗器，使的人用足内劲，掷在敌人身上，便会炸出一溜火光，而且又含硫毒，见伤即钻，深入肌肤，端的是厉害异常！而这些做成“鱼丸子”大小的硫磺弹，炸力虽是不强，但好处在不会波及他人，而中弹的敌手，一样也会受伤。

那汉子一出手，既如冰雹乱落，又如金蛇飞来，看看要把柳、丁二人毁在这种厉害的暗器之下。

哪知柳剑吟早有防备，对方的暗器乍出手，他已蓦然狂吼一声，双臂一振，那张大理石台面，整个地翻转过来！那张台面原是紧扣着精钢台脚的，平时本来是固定地安置在那里，若非有水牛一般气力，也休想轻易拆开，而今柳剑吟只一举手，整张桌面就凭空翻起，恰恰做了一面挡暗器的屏风，火花四溅之中，众人纷纷躲避，柳剑吟和丁剑鸣二人，竟然没有受伤。

就在这个当儿，一阵劲风又夹头裹脑地袭来，柳剑吟情知身后有了暗算，

急向右一斜身，一面轻舒猿臂，急把丁剑鸣带过身后，一面双足连环并发，“翻身提斗”，右掌上护咽喉，右腿拍的一声，就把暗袭的敌人踢了一个大筋斗。

柳剑吟趁着来袭敌人倒地，其他的敌人还未近身之际，早挫然一声，拔出了青钢剑，摸出了金钱镖，一面推着师弟，“还不赶快拔剑！”

祸起筵前，变生不测，丁剑鸣哪料到索家父子翻脸成仇。他起初还愕然地不知所措，竟然不知应付，幸得给他师兄一带，避过险境。他这才恍然是什么一回事，他这一气非同小可，佩剑也随着出鞘，大喝一声：“无耻暗算，老子与你们拚了！”

但这时，敌人已纷纷亮出兵器，那些“童仆”，那些同席的武师，竟然都是官方收罗的武林叛徒，江湖恶客，而且有一大半都是清宫的特选侍卫，和索家串同，来对付这两位太极门名手的。

柳剑吟闪目张望，只见四面窗门已闭，许多桌椅乱七八糟地堆满地上，同时室小人多，自己已经是给敌人团团围着。

说时迟，那时快，那些清宫卫士，已然是分四面袭来，当前的一个手使劈风尖刃刀，尤其厉害，竟隔着桌子，盘旋飞舞，直向柳剑吟咽喉肩胛斫来，柳剑吟微退一步，身后竟又是一张椅子，几乎碰着，而左面铁尺，右面单鞭，也已齐齐袭到。

柳剑吟四面受敌，虽是恼恨异常，但他知道生死拚斗，较量武功，可动不得怒气，可乱不得心神，处此局面，他反凝神沉气，拿捏时候，待四柄兵器，堪堪袭到，他不慌不忙，太极剑一举，迎风扫尘，左荡右决，连扫带扎，几声啸响，四样兵器，都给荡开。他和丁剑鸣并肩一立，两柄剑吞吐抽撤，一向左伸，一向右展，就像两条飞舞的银蛇。

室小人多，屋内又桌椅乱横，那些皇宫卫士，索家武师，虽然群斗群殴，但兵器却施展不开。倒是柳、丁二人，展开太极剑法，随势就伸，但见倏然而来，寂然而去，动如脱兔，静如处女，那些人反给他们迫得节节后退。其时也，只听得满屋子里，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之声，只见得满屋子里，黑绰绰的人影。有的人给桌椅绊到地下，有的人给太极剑磕飞了兵刃，柳剑吟、丁剑鸣二人，以守代攻，饶是敌人众多，也兀自奈他们不得。

混战移时，柳剑吟突然一碰师弟道：“随我来，闯出去！”他一挺青钢剑，展开了变化无端，虚实并用的招数，身法步法，尤其神妙莫测，本来一间房子之内，纵许地方宽敞，但到底不比空旷之地，可以随意施展，更何况有那些乱七八糟，到处乱放的桌椅。

形势虽然不利，可是柳剑吟不能束手待毙，不往外闯，苦斗哪能持久，而且也不是个了局。他仗着炉火纯青的武功，展开太极十三剑的招数，真是如臂使指，不论宽敞之地，狭窄之境都可运用。他一挺青钢剑，竟以寡敌众，专拣敌人的罅隙进攻，并不硬碰硬接。只见他翻身进剑，飘忽如风；剑到身到，恍惚见影而不见人，左边一兜，右面一绕，霎忽向东，霎忽向西，待敌人兵器来时，他的身躯又已经翻到后面去了。敌方虽然人多，但在小室之内，断不能所有的兵器同时袭来，他就这样地专从敌人隙够之处冲出，剑招发出，直如云涌风翻，锐不可当，哪消半刻，已给他冲近东边的大窗。丁剑鸣跟随着他的步法战法，也居然能不即不离，紧靠身后。

柳剑吟扑近窗户，当者僻易，屋内的敌人，不禁哗然！乱声叫道：“外面的伙计，羊牯闯出来了！留神呵……”话犹未了，柳剑吟右拳已砰的一声

把窗户击碎，跟着用“白蛇出洞”之式，剑身随进，但见青光一闪，柳剑吟已穿出了窗户。

动作虽快如闪电，但其间柳剑吟已使出了浑身绝技，他明知屋外必有许多敌人，这一穿空而出，脚未沾地时，外面必然暗器齐发，防不胜防，稍一不慎，非死即伤。即算窜得出去时，敌人也必乘势奇袭，趁你身形未定，就将你击倒。

正是在这种危险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显出了柳剑吟的非凡本领，他剑身随进时，右剑竟在身子悬空之际，使出了一手“回风扫柳”的剑招，舞起一圈清光，只见叮当连声，那些袭来如飞蝗般的暗器，竟都给他磕飞！而且他左手也并不闲着，他的掌心早扣着十二枚钱镖，在窜身之际，左掌一撒，竟以“天女散花”的手法，刷！刷！刷！钱镖直朝窗外撒去，他的庞大身躯，也随着钱镖去处而落！

柳剑吟使出浑身绝技，剑身随进，窜出窗户，右剑护身，左掌发镖，这一打出，只听得外面“哎呵”连声，敢情是有些人已给钱镖打中。他就乘着敌人躲闪之际，庞大身躯，随钱镖去势而落。柳剑吟这一扑出，就如猛虎出笼似的，横剑四面一扫，但听得剑尖上“嗡嗡”一阵啸响，好几条兵器都给扫开。柳剑吟百忙回顾，只见丁剑鸣依然无恙地随在身后，这才定下心神，暗叫一声：“好险！”

但柳剑吟跃出屋外，还未脱出重围。在索家承德别墅内埋伏着的皇宫卫士，江湖恶客，竟有三五十人，家丁健仆还未算在内，其中颇不乏一流好手！刚才在屋内，人多反难于施展，而今到了空旷之地，那些长短兵器，竟前后左右，纷纷夹击，比被困在屋内时，还难于应付！

柳剑吟奋起神威，挥起青钢剑，就如银龙入海，十荡十决，可是好汉敌不过人多，又碰好手相缠，他竟是仅能自保，冲不出去！

这一战直打得翻翻滚滚，地转天旋，柳剑吟使出太极十三剑精奇招数，腾、挪、闪、展、撩、挡、扎、刺、劈、抹、沉、掳，剑光如虹，沙飞石舞，他猛觑准当前一人，突地“推刀上步”，剑招如电，轻轻一点，就点中他的穴道，更不迟疑，随手把剑一转，“夜战八方”，荡开了围攻的兵器，乘着当前敌人已倒，便从缺口急地窜出。

这一招也是救急险招，原来在当时柳剑吟的情势之下，四面都是敌人，他已顾不得伤人，也很难重伤敌人了。因为纵许刺着一人，若剑尖陷入肉内，收回稍慢，如何能应付得了前后左右的夹击。

他这一窜出决口，急涌身前跳，一跃数丈，不料方一落地，树荫之内，呼呼声响，一条镔铁拐杖，又已挟风打来，这人正是承德离宫一个卫士小队长，硬功极好，力大非常，镔铁拐杖一抡，“雪花盖顶”，直奔柳剑吟天灵盖打来。

柳剑吟虽苦战多时，但心神不乱，他“听风辨器”，就知敌人械沉力大，犯不上和我硬接，他蓦地一塌身，“卸步掳杖”。敌人一杖打空，身子已向前倾，哪禁得住柳剑吟一掳一带，正是“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敌人水牛也似的身躯，竟给他借力牵动，倏地直跌进柳剑吟怀内！

柳剑吟哪还容得他挣扎，左手双指疾如星火，已霍地便给他点了“麻软穴”，马上轻舒猿臂，夹着他的衣领，一把便抽了起来，就在这一瞬时间，前面后面敌人已蜂拥而上！

柳剑吟这时，已完全定了心神，他将擒获的敌人一抡，运转如凤，竟把

敌人当做兵器，向追兵直舞过来，这一抡开，直吓得四面敌人纷纷后退！

柳剑吟仗利剑，挟人质，大喜叫道：“师弟，还不随俺闯出去！”哪知连喝三声，竟听不见丁剑鸣的答话！柳剑吟忙凝神一看，只见丁剑鸣在围攻中已是摇摇欲坠，显见支持不住了！这一吓非同小可，柳剑吟急翻身仗剑，再杀入重围，来救师弟。欲知丁剑鸣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死死生生　是非终雪亮　恩恩怨怨 友敌辨分明

原来丁剑鸣刚才在索家华筵之上，贪图美酒，连饮多杯。这酒虽非毒酒，但也是特殊药物制炼，饮后不须多时，便令人慵慵思睡。柳剑吟只略为沾唇，便固辞量浅，自然没有什么，但丁剑鸣却毫无戒心，一口气饮了十余二十杯，此刻酒力药力一齐发作，竟然气力消散，支持不住了。

柳剑吟见状大惊，他急一手抡着刚才擒获的敌人，一手仗着青钢剑，再度扑进。群凶投鼠忌器，且兼柳剑吟来势甚猛，竟被他冲得纷纷退避，说时迟，那时快，看看已冲近丁剑鸣跟前。

正当此际，蓦听得身后暗器嘶风之声，柳剑吟虽苦斗多时，却仍是方寸不乱，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本能地一挫身，将擒着的人质，迎着暗器来处一荡，但奇怪，并不闻暗器着物之声，正自惊疑，蓦地间，已是金蛇乱飞，火星四溅，手上的人质，自然是遍体融融，就是柳剑吟的身上也给火花溅了几处！

这暗器正是硫磺弹子。原来在柳剑吟和众人混战之时，群凶虽有暗器，也不敢乱发，恐防伤了自己的人，而今柳剑吟挟人质打人，周围空了一大块地方。有一个擅打硫磺弹的家伙，见柳剑吟看看得手，他心中一急，竟顾不了柳剑吟手上还挟着一个人质，骤地就展开了连珠弹法，将硫磺弹疾发出来！他也是这样想，最多让自己的伙伴随着柳剑吟一同送命，好过给柳剑吟、丁剑鸣二人都能逃脱，而且就是不发暗器，自己的人给他挟住，也不见得就能生还。他心毒手辣，竟拚着将自己的人作陪葬了！

抵御江湖上的各门暗器，其他的都可用兵器硬磕碰开，唯有硫磺弹不能硬磕，只能走避，论柳剑吟的轻功，避开硫磺弹原非难事，但他却一时大意，没有辨出这是硫磺弹，他也是恃着手中有了人质，却料不到敌人竟如此毒辣，冷不防就着了道儿！

但柳剑吟在危急之中，仍是心神不乱，他急地一手将人质摔出，一面伏身贴地，展开滚地堂功夫，直滚出两三丈外，衣服上的火星全都滚灭，接着一跃而起，恶狠狠地又杀过来，哪知就在这一瞬时，丁剑鸣已是生死俄顷！

丁剑鸣的武功虽稍逊师兄，但到底是太极门嫡传，在武林中也算得是顶儿尖儿的人物，因此他虽中酒，还能支持这么些时候。可是他到底是功力稍逊一筹，又碰着酒力药力发作，虽拚命支持，已是力不从心，更兼又碰上清宫的特选卫士，当前一个大汉，使的竟是七节连环黑虎鞭，呼呼带着风声，搂头盖顶地直砸过来，鞭劲势疾，丁剑鸣疲倦之躯，竟然渐渐抵挡不住了，初时他见着师兄杀来，精神一振，剑招还未错乱，蓦然见火星乱飞，周围齐声呐喊，师兄竟似中了暗器，不禁突然凉了半截，手中剑已由疾而迟，渐渐有点挥舞不灵了。

这样又拚命支持了一忽，那当头汉子蓦地一声怪笑，手中鞭就如活蛇一样，向丁剑鸣下盘直绕过来。丁剑鸣死生俄顷，竟拚着最后一口气，蓦地纵身一跃，离地数尺，待那鞭又抖起来钻击时，他已双腿一拳，一端鞭头，借劲使劲，用太极本门功夫，向后直蹦出去。但他到底是气力衰弱，这借劲使劲的功夫竟运用得不能自如，他一蹦鞭头，敌人的鞭也已是使劲地哗啦直抖，那软鞭就给直抖得似铁索一样！他蹦是蹦出去了，可也是给别人的鞭直抖出去的！他的小腹已给击中，登时奇痛彻骨，还幸最后拚着那口气，虽是强弩之未，到底还有几分功劲，没有当堂毙命鞭下，只是也已给摔出两三丈外，

动弹不得，就在其时，又已有凶徒持刀向丁剑鸣跌处赶来！

丁剑鸣死生俄顷，柳剑吟吃硫磺弹子打中后，伏地一滚再站起时，又已给人拚命缠住，相距虽是数丈之遥，毕竟一时不能赶到！

就在这危急万分，死生俄顷之际，突地竟有救星，如同自“天外飞来”，在柳剑吟中暗器，丁剑鸣中软鞭之际，索家的“避暑山庄”，那些繁枝密叶之中，竟蓦然响起了几声怪啸，如夜鸱厉啼，又如伤禽怒啸，厉声曳空，骇人心魄。索家众皇宫卫士，江湖恶客，正群相惊顾之际，蓦听得林际一声大喝：“兔崽子，休施暗算！”这一大喝不啻舌绽春雷，直响得满园子里嗡嗡作响！

喊声未了，在枝桠刺空的松柏树梢，竟疾如飞鸟地掠下了几个人。这几个人是：独孤一行、云中奇、钟海平和娄无畏！

这一来，不啻凭空飞来了几只插翼猛虎！索家众凶徒暗器纷飞，也丝毫阻挡他们不住。他们都是老江湖道了，对各式各样的暗器，都异常稔熟，尤其是云中奇，他的“听风辨器”之术在当时江湖之上，要推第一。只听暗器嘶风之声，就知是哪种玩艺。他一听见弩箭、飞镖、铁弹之类的暗器，就用兵器硬磕，一听是硫磺弹，就通知同伴趋避。

他们动作之快，直难以形容，尤其独孤一行，疾如飘风，（如只论轻功，他比柳剑吟还高一筹。）身形展开，严如神鹰盘旋，龙蛇疾走，或从凶徒头顶飞跃而过，或用擒拿手法，将阻道的或捻或击，教你惊惶趋避时，他已疾驰轻掠而过。

独孤一行赶到恰是时候，那两个凶徒正持刀要向了剑鸣斫下时，他己蓦地出现面前，如影随形，一挫身，右掌从左肘穿出，正按在一个家伙脐下的丹田穴上，用的是“小天星”掌力，再加一个旋风腿，还未怎样用劲，那家伙已随声而起，直仆出去，而且恰恰和他的同伴撞个正着，两个人就都翻翻滚滚，给掼得满眼金星乱迸，不辨地北天南！

正当此时，那使七节连环黑虎鞭的卫士，又已恶狠狠地赶到。他欺负独孤一行两手空空，竟一声怪笑，旋风似的扑过来，鞭势一展，身形一挫，一个“枯树盘很”，就向独孤一行连缠带扫。他一面使出狠招，一面盛气凌人地大喝：“你这糟老头也来送命？”

他哪里知道独孤一行的厉害！独孤一行的八八六十四手大擒拿手法，除了柳剑吟外，生平未逢敌手。如果他不躁进，也许还可以多耗一会儿，这一躁进，恰恰中了独孤一行的道儿。他这一鞭旋风也似的扫来，却不知怎的，独孤一行比他还快！只见独孤一行单是一捻，便直似陀螺一样的，直转到他的面前。独孤一行也是一声怪笑，声到掌到，真不愧“百爪神鹰”的绰号，一托一持，蓦地便用擒拿手法，把那个彪形卫士右臂擒住。只听得那位卫士“呵呀”一声，通身麻软，一点力气也用不出来！独孤一行轻飘飘地把他举起来，随手一送，就当做暗器一样，朝那些正在想围来的凶徒掷去。一面哈哈笑道：“兔崽子，看是俺糟老头送命，还是你送命！”

其时云中奇也已跟踪掠到，他那条独门兵器“蛟筋虬龙鞭”，急如风雨地展开，离身二丈之内，都是一片风声，一团鞭影，恰恰给独孤一行把那些想来围攻的凶徒挡住。那站在近处，想来围攻独孤的五六个凶徒，刚才给独孤将他们的同伴当暗器扫来，早已吓得目瞪口呆，哪里禁得云中奇又凶神恶煞地展开了“泼风十八打”的“神鞭招数”，直把他们逼得连连后退，哪里还敢向前！

独孤一行举手投足之间，整治了想伤害丁剑鸣的三个凶徒之后，急一矮身躯，左手一圈，轻轻地待将丁剑鸣背负起来，一边问道：“丁兄，伤势可有妨碍？放心伏一会吧，咱们马上就可以闯出去！”

丁剑鸣给敌人一鞭击在小腹上，而且敌人用的是“摔鞭”的重手法，已经是受了重伤！不过他几十年功力，到底不凡，别人吃了这一鞭，早已丧命，而他居然能屏气抵忍，没有哼一声。他虽受重伤，神志可还清醒，一看奋力来救他的，竟是自己心中最痛恨的独孤一行！他这时心头上交织着异常复杂的情绪，也不知是羞愧，是感激，还是忿恨？他微微一声“噫”！“是你？”就再也说不出半句话！

他最初霎地心念一动，正想逞强！还觉得这样给独孤一行当作残废一样的背出去，是栽了天大的筋斗！他微微一撑，想站起来，可是马上便觉得奇痛彻骨！“哎，自己委实是不行了！”他蓦地心中百念俱灰，微噫之后，跟着长叹，他是不能不给自己的“深仇大敌”背负出去了！

独孤一行眉头微微一皱，他已瞧出丁剑鸣伤势不轻！处在丁剑鸣这样境况，屏神凝气，也许还可只落残废，保着余生。他这一噫一叹，没来由地散了功夫，真是死顾面子！

但独孤一行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一把将丁剑鸣背了起来，再凝神一望，只见同来诸人，连同柳剑吟在内，正在和索家众武师酣斗，分成了好几堆在厮杀。只见柳剑吟的青钢剑，夭矫如神龙；云中奇的虬龙鞭出没如怪蟒；钟海平的月牙钩吞吐如蟹螯；娄无畏的烂银剑伸缩如狮爪。直打得沙飞石舞，地转天旋。这一来局势全部改观，索家的武师虽多，也早有点缠斗他们不住。但也因为索家的人多，他们也一时还闯不出去。

独孤一行此来，是专诚来接应柳剑吟、丁剑鸣二人的。原来那天在钟海平家中，柳剑吟给丁剑鸣派来的人请去之后，钟海平听得他们的对话，说是要去承德，心中就暗叫不妙。但在当时，他又不能拦阻柳剑吟不去见他的师弟，因此在柳剑吟一走之后，就立刻去找独孤一行。他暗忖承德正是满清皇帝离官所在，不少奇材异能之士，给清廷搜罗作皇宫卫士，他一人怎敢深入龙潭虎穴？但如果邀着独孤一行，他就有恃无恐了。

差幸独孤一行还没有赶回辽东，连云中奇也还没走。钟海平一说情由，独孤一行就慨然答应，他虽然有点不满柳剑吟这样轻易地便随他的师弟去承德，但他到底不能眼看柳剑吟身陷虎穴，他一听钟海平问他去不去之后，立刻捻须大笑道：“去！

怎么不去？我们正好趁此机会去见见‘世面’，看看承德那些受清廷供养的卫士，有几个头，几条臂膊？不止我去，云中奇老兄也应该去散散筋骨了。”

说罢众人都一齐大笑，笑独孤一行的豪情胜慨，仍是未减当年！钟海平更是佩服他们二人，几十年来因逃避清廷注目，这才隐居辽东，而今居然为了初次见面的朋友，便不辞冒这样大的危险。

正在他们便要动身时，恰好娄无畏也赶到“三十六家子”，来找钟海平。他知道柳师父和师叔，必定会到钟家，他虽还不知连独孤师父也会在那里，但他想找到柳师，把事情说明，事情就会解决，何况他还有一件意外之事，必须禀知柳师。不料他赶到时，不见了柳师，却见了独孤一行。

独孤一行见到娄无畏时，自然喜出望外。但他一打量娄无畏，只见他颜容樵淬，若有重忧！不禁连声问他是什么事？钟海平在旁插嘴道：“你大约

还不知道他是柳剑吟的得意高足？”

娄无畏是柳剑吟的大弟子，这独孤一行早已知道。他立刻笑着对娄无畏说明已见过柳剑吟，现在就正准备去援助他的师父师叔。

娄无畏听了，心中一宽，但还是愁眉不展。一来新听得他师父正陷入危险之中。二来是他在北来途中，竟发生绝大的风波，祸起中途，变生不测，他的师弟左含英，师妹柳梦蝶正是生死未卜！

他在途中发生什么祸事，且先按下不表。只说他和独孤等互谈经过之后，还是决定不论如何，该先到承德去接应柳、丁二人。

独孤一行这来，恰恰赶上时候，他救起了丁剑鸣，立刻解出了他作腰带用的合金软剑，再杀入群凶之中，会合诸人，往外硬闯。

人影幢幢，刀光闪闪。兵器碰磕之声，与索家武师的呼喊声，交织成一片繁音密响。索家别墅里的楼台院阁，都已紧闭重门；楼台上健仆家丁，高举火把，各持弓箭，乘隙攒射，也防柳剑吟、独孤一行等反扑。

但柳剑吟等却无心恋战，只是想闯出重围，这一来是因为了剑鸣受了重伤，必须早早设法救治；二来索家人多，他们人少，纵许他们可占上风，但也要苦战许多时候，而拖长时间，对他们却委实不利，因为还要提防官兵大队的开来。

他们这一奋力外闯，恰如猛虎出押，杀得索家众武师翻翻滚滚。云中奇展开虬龙鞭当前，方圆两丈之地就宛如一片鞭山，休说敌人递不进招，就连暗器也打不进去；娄无畏、钟海平紧随在后，中间夹着独孤一行。娄无畏的烂银剑向左翻飞，钟海平的月牙钩向右施展，中间的独孤一行也并不闲着，他虽然是背负着丁剑鸣，不愿在刀林箭雨之中冒险，但他碰着有较强的敌手，向两侧袭来，而娄、钟二人又一时打不退时，他就突然掠出，仗着飘风也似的身法，或用合金剑，或用擒拿手，只一击之下，就立中要害。

至于柳剑吟，他则挺着青钢剑，担当殿后，剑招发出，如长江大河，一式随一式地滚滚而上，左顾右盼，前遮后挡。只见索家密集的人群，就像给狂潮冲击一样，向两边洗刷出去，霎时间，中间就空出了一条道路。云中奇等一行人，已冲入繁枝密叶之间，冲近围墙尽头之地。只见扑、扑连声，他们在临出索府之时，还卖弄了一手轻功，他们觑准了一株跨出高墙的参天柏树，或用“蜻蜓点水”之式，或用“飞燕掠波”之势，一一地纵上树梢，单足一点树枝，就像荡秋千一般，将自己直送出墙外。

他们轻功超卓，身法迅疾，索家的武师，十之七八都已给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只有六七个一流卫士，居然还敢跟踪而出，缀在后面，看情形，他们似乎还想踩探柳剑吟向哪一方逃走，向哪一方落脚。

柳剑吟愤极，他忽地打了一个暗号，一行竟缓脚步，故意让那些卫士，历历乱乱地赶上。他突地翻身，箭一样地窜身反扑，那当头的卫士，惊惶之间，急抡钩镰枪拦阻，哪料柳剑吟身手迅疾异常，倏然伏身，青钢剑已径扫下盘，他钩镰枪才举，已“哎呀”一声，翻身栽倒，两条腿，从膝盖以下，齐根截断。第二个卫士，收不住势，方接近柳剑吟，也未亮招，又已给柳剑吟“吧”的一个“旋风扫堂腿”，扫出几丈开外，柳剑吟怒喝一声：“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奴才，仗着诡计和人多，就敢欺人？有本事的尽管缀来，俺柳剑吟手中剑，掌中镖，可不和你们客气！”旋说旋把太极剑当胸一立，瞪眼四顾，似欲前扑！

柳剑吟这一来，直吓得几个自恃本领的凶徒惊惶失措，发一声喊，齐齐

都走，还生怕柳剑吟真的追来，连回顾也不敢回顾，霎时间，六七个人都已没了人影！

柳剑吟冷笑一声，插剑归鞘，四面一张，只见银河在天，星月朦胧，四周黑沉沉静悄悄的哪里还有敌人踪迹！他于是再缓缓地回转身来，微笑说道：“咱们走！”

独孤一行。柳剑吟等五人，杀出索家，吓退了追兵，风驰电掣地奔出了承德郊外，一行人等没入了蔓延在承德与平泉之间的燕山山脉之中。其时已是晓色朦胧，残星明灭的当口；其 地已是离开承德百里之外的丛林莽榛之中。

到了燕山深处，众人缓了一口气。独孤一行把负着的丁剑鸣轻轻地放在地上，旁边的云中奇和钟海平，早一个解下了蓝布大褂，一个脱下了老羊皮袄，争着铺在地上，让丁剑鸣能舒服地躺在上面，不至受潮湿的地气所侵。

众人看丁剑鸣时，只见他双眸半张，面如金纸，口角露丝惨笑，嗫嗫嚅嚅，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来。众人都不禁一阵心酸，丁剑鸣也算得上是武林中的杰出之士了，只以一念之差，轻信豪绅，略沾官府，就落得如此下场！众人眉头深锁，相顾哑然，泪涌心酸，一时也想不出要说什么话才好。

就在众人相顾茫然，微感冷意之际，在山背后，已现出晓日的光芒，丽彩霞辉，在燕山上空，布成了缤纷夺目的锦幕。晓日金光，已透过迷漫的云海，透过茂叶繁枝，照射在众人身上。娄无畏不觉抬了抬头，轻轻他说道：“太阳又出来了！”在娄无畏的生涯中，曾不止一次地在荒山野岭，迎过晓风朝日，而每一次朝阳初射的光辉，都曾给他添过不少生命的勇气。

可是这晓日的光辉，却给丁剑鸣许多感触，他也感到了暖意，但感到更其温暖的，却是这不平凡的友谊！但他又预感到这已经是他生命最后一次的“阳光”了。他用力睁开眼睛，两滴泪珠沿面颊流下，硬咽着望了望众人说：“这恐怕是俺最后一次看到朝阳了！”“师兄！”他又望了望柳剑吟说：“悔不听你的话！”

柳剑吟如在恶梦中骤醒过来，他凝着泪珠，沐着阳光，轻轻俯下身去看丁剑鸣，忍着泪安慰他说：“师弟，你放心！俺们这就给你治理，只要俺们能出燕山，这仇不怕报它不了，但……”他说到这里时，又哽咽着不能说下去了。他一看丁剑鸣的伤竟十分严重，外面的衣裳，已给敌人七节连环黑虎鞭裂成一条条碎布，小腹上印着瘀黑的半寸深鞭痕，看情形肋骨也已打折了。

他们并没有准备什么疗治重伤的药，刚才在路上已给他吞了两粒内服的跌打丸，但看来已无济于事！其它还有一些药，却是独孤一行准备解救毒蒺藜之类的暗器的药，这里全用不上。丁剑鸣的伤，是受了金刚大力的猛击，筋骨内脏都已重伤，如何救治得了？

柳剑吟还待尽人事以听天命，再给他服一些疗内伤的药丸，但丁剑鸣却微微摇头，缓缓地如泣如诉：“大哥，俺不中用了，只望你将来能给俺照顾晓儿，见到他时，说是他的父亲并不勉强他的婚事，叫他能回到俺的坟前祭扫一次，俺死也瞑目了。”

“晓儿”就是丁剑鸣的儿子丁晓，五年前因婚姻不如意出走的。柳剑吟听了，点了点头，说：“这小事，俺一定办到，俺会把你的儿子当成亲生看待，就像令尊对俺一样。”

丁剑鸣微微点首表示感激，随即又把眼睛转向了独孤一行。这一瞬间，往事前尘，就像电光石火似的在了剑鸣脑中掠过！他想起怎样受索家所愚，当年故意布置圈套，“救”了他的命，而今又害了他的命！他临死之前，才

彻悟敌人的阴险！当年“救”了他的命，就正是为了要拉他和武林同道分离；而今害了他的命，又正是因为怕他再和武林同道团结在一起。他又想起了当日被独孤一行空手打败，直把独孤一行当成“深仇大敌”，而不料就正是这“深仇大敌”今日冒险救自己出来，还给自己报了仇，将打伤自己的那个使七节连环黑虎鞭的家伙，活活摔死。这一瞬间，死死生生，恩恩怨怨，都已了然，他悔悟了，但也悔悟得迟了。他眼光转向独孤一行，颤抖的音调，交杂着感谢与愧作：“独孤老英雄，俺错怪你了！但俺临死之前，交了你这样一个好朋友，给俺雪了仇恨，让俺眼见仇人丧生，俺死也瞑目！咳！只是……”他说到这里，又歇了一下，再断断续续地接下去说：“只是那索者杀材，俺可不能亲自手刃他了。”

独孤一行这一瞬间，也是百感交集。他虽一向颇不满丁剑鸣为人，但他不满丁剑鸣却和他之痛恨清廷，有极大的区别，他虽戏弄过丁剑鸣，但骨子里却还是想使他向上的一番心意，他眼看丁剑鸣的惨状，有说不出的感慨与辛酸，丁剑鸣到底是太极丁三绝技的嫡系传人，在江湖上除了有限数人，其他的人也的确非他对手，而今为了轻信豪绅，略沾官府，就落得如此收场。这怎叫独孤这老头子不生感喟，他不禁老泪纵横，也俯下身对丁剑鸣说：“老弟，索家父子的深仇，你不用担心，还有俺们兄弟在呢！”

丁剑鸣惨然一笑，又把眼光转向钟海平，钟海平也是他一向当做敌人的，他和钟海平的“梁子”而今还没有解，可是今晚钟海平也是奋力冒死来救他的！（他还不知道独孤一行也是钟海平请来的呢！）这叫他怎么说呢？他只好带着愧怍对钟海平说：“钟大哥，俺也错怪你了！当日那两个蒙面家伙，敢情真不是形意门的，只是，只是，俺恨不能生擒那两个恶贼，钟兄，这只有偏劳你了！”

钟海平一听，丁剑鸣到了此际，似乎还有点怀疑，当日那两个蒙面客，和索家布置圈套害他的人，是形意门的。如果在平日，钟海平一定会勃然大怒，可是在丁剑鸣临死前，他还有什么说的。他也正想法去安慰丁剑鸣，但就在此时，娄无畏却蓦地一跃而前，低腰俯身，紧握着他师叔的手，摇了摇道：“师叔，那两个家伙，我已经查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一个也给我废了，你这口气可以泄了！”

丁剑鸣愕然睁大了眼睛看他，于是娄无畏简略他说出，他怎样在金鸡村柳家前的丛林中，生擒了那假冒形意门人的蒙永真，至于另一个使判官笔的，他也在途中和他交过手，是只“本领不济，被他逃了。”他说得很简略，可是丁剑鸣已露出满意的微笑，而柳剑吟却露出惊诧之容。（他还不知道夜劫柳家的经过和结果。）但柳剑吟在此时此际，全神都贯注在师弟身上，也还不能问娄无畏的详情。

娄无畏说完，只见丁剑鸣面色惨白如纸，神情似很痛苦。但在痛苦中，又似露着一些欣慰之情，在惨白的颜容上掠过一丝微笑，他微喘着向娄无畏说：“贤侄，二十余年我耿耿于心的事情，你给我弄得真相大白了，那冒充形意门的小子，你也给我料理了。贤侄，很好！我有一件事，趁我未断气之前你要答应！

你说，你能不能答应？”丁剑鸣睁着眼睛，微微抬头向娄无畏注视了半晌，在阳光之下，面色越显得惨白，这份难看，简直如同活死人一样，直把娄无畏看得也不禁心头怦怦跳个不止！

娄无畏以为他有事情要交待，忙强忍着悲痛，问他道：“师叔，你老有

什么吩咐，请说出来吧，弟子力之所及，一定给你办妥。”

丁剑鸣看了看娄无畏，声音暗哑他说道：“无畏，我和你虽然生疏，但你到底是我的亲师侄，你的能为比我所有的弟子都强，而你又给我办了这么大事，我没有什么酬答你，而且我还要你给我背起一副重担子。无畏，我的意思是，要你做我们丁门太极派的掌门人！”

娄无畏听了，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料到师叔会要他继承去做什么劳什子的掌门人。他一向亡命江湖，今后也还是要继续过亡命生涯，他哪里会想到要挑起“掌门”的“大梁”，而且他们的性情也不愿意把自己拘束在“掌门”的“大位”上。再说，虽然一派之中，“掌门”的推定，是唯有德者居之，不一定是传给自己的弟子，但自己和丁剑鸣的徒弟一个也不熟识，而这位师叔，收徒又听说颇滥，自己怎能冒昧去做一批素未谋面的师侄的“哥子”？他想了一想，摇摇头道：“师叔，这恐怕不太好！”

丁剑鸣带着微温，颤声说道：“这有什么不好？这个掌门人，本不应是我做的。廿余年前，我少年气盛，强自开宗立派。咳！如果当时没有此念，也不至上索家的圈套。这廿多年来，我并没有把掌门做好。如果是换了师兄来做，太极门也不至和武林同道，生出许多意见。这掌门人本来就应是你师父做的，你是他的大弟子，你做有谁敢不心服？趁你师父和独孤等老前辈在此作证，我是把这‘担子，让给你了！这也就等于招请武林前辈观礼，正式传授衣钵一样，你再推托，难道要叫我死不瞑目吗？”

这时独孤一行推了娄无畏，示意要他答应，娄无畏再看看柳剑吟，见自己的师父，微微叹息，轻轻说道：“无畏，担子是重，但你师叔一番好意，你就答应吧！”

娄无畏弄得很是为难，不答应是不行了，他倏地跪下，低下了头，拉着师叔的手说道：“师叔既然这样吩咐，弟子就试着干吧。”

丁剑鸣露出一丝微笑：“俺丁家太极，总算有了传人了！”他随即又注视着钟海平道：“廿余年来，我错怪你了！你包涵点，给我扶助扶助无畏。”说到这里，他力竭声嘶，把腿一伸，没有什么声音了。

众人吓得赶紧扶正了丁剑鸣，柳剑吟抚抚他的胸头，已竟然没有了气息，不禁失声，簌簌泪如雨下！可怜丁剑鸣一世英雄，而今竟落得埋骨荒山，连坟墓也没有一个！

晨光熹微，荒山静寂。柳剑吟等数人默尔无声；丁剑鸣的尸身横枕黄土。良久、良久，独孤一行抬起头来，轻声地催促柳剑吟道：“柳兄节哀，还是快把令师弟安葬了吧。”

柳剑吟蓦如恶梦惊回，睁着两只消失了平日光辉的眸子，茫然地迎着阳光，长叹一声，也不答话，便解下青钢剑来低头挖土。独孤一行、钟海平、娄无畏等也纷纷解下兵器来帮助；云中奇则抡起“蛟筋虬龙鞭”，扫荡荆棘乱草，不消片时已开辟出一片干净的地面。

众人把丁剑鸣草草安葬之后，柳剑吟又把青钢剑在一块石头上刻着“太极门掌门丁剑鸣之墓”，置在一坯黄土之前，以作识别。

事毕之后，柳剑吟再向这一坯黄土深沉地看了几眼，喉中似有痰涌着，低下头来，咽了又咽，一声长吁，坐在“坟”前，忽地又抬起头来，哑声地问娄无畏道：“你刚才说的什么夜战柳林？再清楚他说一遍！你师娘呢？她难道不在家里？”柳剑吟这时已经神智微清，他埋了师弟，可就惦记起家中来了。他很相信他老伴刘云玉的能耐，他却不知当晚敌人也是大举来袭。

当下娄无畏再详细地向他师父报告敌人夜劫柳家的经过，说到柳大娘独战群凶，终于受到内伤，成了残废时，他面色发青，惶恐他说道：“ 总怪弟子来迟了一步！ ”

柳剑吟蓦闻恶讯，身子微颤，倏地站了起来，恨恨他说：“ 敌人竟这样可恶！ ”但随即又安慰娄无畏道：“ 无畏！这不干你的事，亏是你来，不然更不得了！好徒弟，我真还得感谢你！ ”他停了一停，又急急地问道：“ 那么你的师妹蝶儿呢？是不是也跟她的娘去了山西？ ”

娄无畏一听此问，倏然变色，讷讷他说：“ 梦蝶和含英都随弟子来找你老，但，但…… ”他说着说着，满面流汗，面色发青，霎时间一个生龙活虎似的人，变得精神憔悴，两目无神。柳剑吟惊愕地迫视着他，正待问时，他已微哼一声，直挺挺跪在地上向师父请罪：“ 是弟子不才，不应让他们长途跋涉，江湖冒险！是弟子本领不济，不能卫护师妹师弟！师父，弟子们栽了！一入河北境便中敌人埋伏，师弟、师妹都走散了！ ”

这一个消息比刚才的恶讯更令柳剑吟伤痛，他一生就只是这一个女儿！他急痛攻心，面色倏变，猛地一脚朝前面的一块石头踢去，直踢得石片纷飞，立刻须眉皆张，顿足嚷道：“ 这批凶徒到底与俺何冤何仇？如此相逼？ ”独孤一行与云中奇急忙过来架住，劝柳老拳师暂收急怒，再听详情，钟海平也过来扶起了娄无畏，对柳剑吟说道，“ 你先别着急，听听无畏的，你看你把你的徒弟吓成了什么样儿？江湖风浪，本就寻常，令千金也不是寻常女子，怎见她逃不脱虎口？少年人历练历练，也是好的。你我不都是经过大风大浪，还不是都活到现在？ ”他口里唠叨着安慰柳剑吟，一面催娄无畏道：“ 你说下去吧，你师父怪不了你的。 ”

事已至此，柳剑吟急也没用，他再回过头来，把住娄无畏的手道：“ 孩子，我不怪你，你说下去！ ”

当下娄无畏含泪颤声说道：“ 弟子无能，闯了这大乱子，您说是怪我，也是该当。师父，你不知道那些凶徒多气人，打退了一批，又是一批，好像‘ 冤鬼 ’一样的死死相缠。 ”

原来当日娄无畏和柳梦蝶、左含英三人，匆匆引剑北上。柳、左二人都是初涉江湖的孩子，娄无畏自不能不加倍小心，偏偏柳梦蝶又是那样娇戆，完全不把江湖风浪放在心头；而左含英那孩子，又只知跟住他的师妹，也不理会江湖险恶。而这三人，一个是粉雕玉琢的少年，一个是明艳秀丽的少女，一个是威武魁梧的壮汉；铁骑飞腾，风尘侠影，特别容易引人注目。他们还没有出山东境，已经给人暗暗缀上了。

出事那天，他们刚刚出了山东境，想赶到河北武邑投宿，偏偏中途遇了一阵骤雨，歇了一会，至到黄昏时分，还未望到武邑城。娄无畏心中着急，忙叫他的师弟师妹们策马驰驱。娄无畏骑术极精，跑了一会，已把柳梦蝶和左含英抛在后面，他只好不时勒紧缰绳，等待他们，谁知他们却总不肯赶上，娄无畏回头一顾，见他们谈得正欢！左含英在马背上口讲指划，似在逗柳梦蝶说笑。他们两人是想反正今晚定能赶到武邑县城，晚一点又有什么紧要？娄无畏见这情形，倒不好催促，在他心目中，还是把师妹当做小孩子，可是这“ 孩子 ”已不是绿树上的嫩芽，而是含苞待放的蓓蕾了。一路上，柳梦蝶倒天真烂漫得很，时时要拉娄无畏问这问那，要他讲江湖的经历，武林的传奇，和各派武功的秘奥；而左含英每当她的师妹去缠师兄时，面上总有点快快之色，倒弄得娄无畏有点不好意思。因此他现在瞧着他们，倒不便催促，

也不便勒马等待他们，只好和他们保持着一段的距离。

行行重行行，不觉暮霭苍茫，寒鸦噪树，行不多时，武邑已隐然在望。娄无畏心想：“只要一赶到郊区，见到人家，今天就算对付过去了。”哪知心念方动，迎面的山岗，已疾风迅雨地飞窜来几骑健马，“吧吧”连声，半空中飞过了几枝响箭，娄无畏愕然拔剑，当头一骑已飞驰至跟前。其余三骑，竟斜刺地冲截出来，把娄无畏和左、柳二人分开两处！

娄无畏蓦然一惊，不待拒敌，便先回救，他一拨马头，一跃数丈。哪知马蹄未落，暗器已来，娄无畏将剑一抡，“剑斩连环”，迎着暗器来处挥去，可是护了人，却护不了马，那匹健马己厉声长嘶，双膝下跪，娄无畏急在马背上一纵双肩，身躯随着剑锋，“神鹰展翼”，斜刺里飞掠出三丈开外。

但就在这瞬息之间，娄无畏因坐骑失事，略阻了一阻，待他弃马飞掠出去时，背后己如断线风筝似的，紧跟着一人，兵刃劈风之声，己从脑后箍到！娄无畏回剑一挡，叮当一声，竟在苍茫暮霭之中，溅起了几点火花，敌人的腕力竟自不弱！

娄无畏凝神一看，只见斜刺里冲来截击自己的敌人，年纪约在五旬开外，红面赤须，手使一以三尺多长、黑漆漆的判官笔。双笔交叉，立的是“猛虎伏桩”门户，剑拔弩张，神态傲慢。

娄无畏心念一动，烂银剑“举火镣天”，也摆了一个以守代攻的门户，先不进招，却“咄”的一声喝道：“俺道是什么人物？原来是胡虏的奴才，胡一鄂‘大卫士’，失敬失敬！你们的伎俩，俺早已领教，你们这群奴才，就只懂得聚众围殴，真教你们丢尽武林的脸！”

其实娄无畏并不认识胡一鄂，但他一见来人使的是外门兵器判官笔，早已料到了几成。他又从蒙永真袋中，搜过胡一鄂的书信，因此给他一猜便着，先行喝破敌人来历。

敌人给他喝破，微微一震，但随即哈哈大笑道：“俺就是胡一鄂，你待怎的？俺也只凭手中双笔，对你一柄长剑，你有本领便闯过去！”

胡一鄂说完，手中笔猛的一沉，“猛虎伏桩”式往下一错腰，笔杆挟风，便往娄无畏的剑口砸去。判官笔是精钢打就的硬兵器，娄无畏不敢被他砸上，也将剑往下一沉，腕子一震，烂银剑已避招进招，“饥鹰搏兔”，猛地便朝他的面门剁去。胡一鄂喊了声：“好家伙！”左脚往外一滑，一个“怪蟒翻身”，身躯随着由右而左，一个盘旋，又疾风似的欺到眼前，“云龙三现”，双笔展开了精熟的招数。

那胡一鄂正是廿多年前，计诱丁剑鸣的蒙面卫士之一，他的武功还远在蒙永真之上。蒙永真等夜劫柳家，吃了大亏，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王再越等漏网逃回，急急飞报。胡一鄂一听，心伤把弟惨死，不由大怒，急急赶来，他可是真的要和娄无畏拚命。

胡一鄂的判官笔，确是得自真传，更兼他几十年的水磨功夫，比斗丁剑鸣时更为厉害，只见一使开来，劈、砸、拨、打、压、剪、捋都极沉着迅捷，倏上倏下，忽左忽右，专向娄无畏三十六道大穴打来。

娄无畏一声狂笑，也展开了他的太极剑十三式，杂以独孤一行独创的“飞鹰回旋剑法”，进攻退守，起落盘旋，身形招术，全有精湛的造诣，饶是胡一鄂心狠手辣，也兀自伤他不得。

两人这一对招，正是旗鼓相当，若论招数精奇是娄无畏稍胜一筹；若论功力深厚，是胡一鄂略占胜场。可是娄无畏心悬师弟师妹，他边打边偷空回

顾，只见师弟师妹已被围住，而且竟是被截成两处，不能兼顾！

还幸胡一鄂这次匆匆赶来，随来的好手没有几个。除他之外，就是最先跟他一同露面的三人，比较上得台阶，其他后来涌现的一二十骑都是平常脚色。但凭他们这么多人去对付柳梦蝶、左含英，还是绰绰有余，显占上风地位。

娄无畏这一急非同小可，待回身反扑，却又被胡一鄂拚命缠着，论轻功，论技业，两人都差不多，娄无畏竟自逃不了圈子，反而因为心中躁急，遇了好几次险招。

苦斗移时，再看师弟师妹，已经和那伙人打得翻翻滚滚，直打进道旁黑压压的树林之中，没了踪迹。此时只遥闻叱咤之声，不见双方人影。

娄无畏大怒，剑招倏变，完全展开了进手的招数，将八八六十四手“飞鹰回旋剑法”，回环运用，一片银光宛如怪蟒毒龙，凌空飞舞。左手更骈指如戟，在剑光笔影之中，专探敌人的穴道。他的手中，如同捻着一枝点穴镢，比胡一鄂的判官笔的打穴法，更见凌厉。

斗到移时，娄无畏似乎急于进取，忘了护身，提左脚，倒青锋，偏身欺进，用了一招“极目沧波”之式，剑锋倒削敌人的右臂，竟把左半边身子，完全“卖”给敌人。胡一鄂一见大喜，以为有机可乘，霍地塌身，“乌龙掠地”，笔挟劲风，直向娄无畏下三路直扫过去。娄无畏一剑走空，倏地“一鹤冲天”，奋身直起，跳起一丈多高！说时迟，那时快，胡一鄂乘着娄无畏身子悬空，无从招架之际，猛地一长身，判官笔往上一举，直向娄无畏的丹田穴猛戳过去，这一招急如电火，迅捷无比，娄无畏身在空中，人未落地，看看躲闪不了！

哪知娄无畏此招，正是独孤一行的秘传绝技，独孤一行的“轻功提纵术”技压江湖，身法剑法都取法自鸷鹰扑击之势，娄无畏虽略差火候，但亦已运用自如。他乘着敌人双笔高举之际，竟就趁着身子上拔之势，似陀螺般的一拧，避过左笔，脚尖更一踏右笔，就凭这一踏功夫，娄无畏疾如飞鸟地斜掠而下，脚未落地，左手已“游龙探爪”，擒拿胡一鄂的左腕。

胡一鄂大吃一惊，幸而他也并非庸手，急急身躯一倒，同时右脚“巧踹金灯”，倒在地上仍向娄无畏踢去，这如何能踢得中，但娄无畏的扑击也被他闪过“一半”。怎的叫闪过“一半”？原来胡一鄂身子仆地，左腕幸己避过“擒拿”，（不然若被擒住，左腕定被折！）但娄无畏乘势直下，余势未衰，“游龙探爪”一击不中，立即变为“登山赶月”之式，左掌锋已微微扫中胡一鄂的肩头，胡一鄂登时觉得火辣辣的一阵酸痛，急就在地上用“悬狼打滚”之势，猛地直翻出好几丈外，滚下道旁麦田之中，逃出一条性命。

娄无畏冷笑一声，也顾不得前扑，急提剑翻身，闯入林中。林中匪徒发一声喊，乱发暗器。娄无畏身形不停，或用剑磕，或用手接，没一枚打到他的身上。

闯到林中，娄无畏举目一看，奇怪，林中只有六七个匪徒，柳梦蝶、左含英和其他的匪徒俱都不见。

娄无畏游目四顾，正待窥查，那六七个匪徒，还不知死活，竟直逼过来，蓄劲作势，准备厮拚。娄无畏更不打话，怒喝一声，左手一抬，就将刚才接到的几枝暗器，弩箭飞镖之类，“原壁奉还”，“嗤嗤”连声，敌人已倒了两三个。他一面发暗器，一面挺着烂银长剑，就如饿虎似的扑入羊群，手起剑落，霎时间又给他挪倒了几个，只剩下两名匪徒，见机得早，急急逃命。

匪徒死的死，逃的逃，荒山静悄，只听得风摇枯枝，簌簌作响，娄无畏举头四望，哪里还见柳梦蝶、左含英二人的影子。

娄无畏提剑四处寻找，翻过一个山岗，面前却是两座小山之间夹着的山谷，虽说是小山的山谷，却也有廿余丈高，谷底怪石嶙峋，崖边枯藤野草凌乱，似有人曾从上滚下的样子。娄无畏吃了一惊，双袖一抖，翩如飞鸟一般，朝谷底纵去，查踩踪迹。

其时暮色苍茫，天已入黑，谷底更是黑沉沉的，不辨周围景物。娄无畏略一凝思，拾起两块石头，用力一击，立时飞溅出一蓬火花，娄无畏就势点燃了谷中枯草，更取了一扎枯枝，当做火把，然后把火踩熄，免得焚烧山林。

娄无畏燃起火把，细细察看，只见山谷底下有好几摊血迹，却又不见有任何尸首。娄无畏暗暗吃了一惊，正不知是谁受的伤？如果是匪徒的，那柳、左二人，应在附近；如果是左、柳二人受伤，那两个孩子就一定完了。娄无畏心中怔悚不已，四处找寻，仍是月黑风高，伊人杳杳！

这一晚，娄无畏几乎踏遍了整座荒山，但还是不见师弟师妹的踪迹。他没法可想，又不能久留，只好披星戴月，赶到热河，找着师父再说。

书接前文，话说娄无畏一口气将遇事经过细说之后，柳剑吟面色苍白，沉吟不语；娄无畏惶恐无地，形容憔悴。独孤一行、云中奇等则纷纷劝慰，认为柳梦蝶、左含英二人，一定不会遇难，想必是孩子们冲出重围之后，只顾逃跑，荒山旷野，碰不见师兄。

过了许久，柳剑吟忽地抬起头来，轻轻地抚着娄无畏肩头，低声说道：“事情不是你的错，你不心深自引咎。‘死生有命’，只好让这两个孩子去碰运气吧。若是他们还侥幸逃得脱，咱们总会把他们找着。”

说到这里，忽见独孤一行面色有异，猛地伏下身来，将耳朵贴着泥土，听了又听。众人方惊奇间，只见独孤一行倏地起立，声音愠怒：“狗爪子们来搜山了。”

原来独孤一行，早岁是江湖侠盗，能伏地听声，辨知马匹人数。他一听就知约有五六百骑官军，正进入山口。

众人一齐耸动，依钟海平的意思就要迎杀出去。但众人一议，还是主张慎重，“小不忍则乱大谋！”而且何苦和这些被驱策的官军作对。

众人一商今后出处，钟海平决定随独孤一行、云中奇二人，逃归辽东。只有柳剑吟和娄无畏一时还沉吟未决。

柳剑吟既伤老妻残废，又悲爱女失踪。他一要赶到山西，去看老伴；二要四处查探，寻访梦蝶；而且他还答应过独孤一行，到山东去见朱红灯，共图反清复明的大计。前两者是“私情”，后者是“公谊”，而在前两条路中，又不知是先找老伴好，还是先访爱女好，所以一时沉吟不下。

欲知柳剑吟身去何方，及柳梦蝶生死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大漠穷荒　神尼隐现　晓星残月 女侠迷惘

柳剑吟想了多时，又和众人商议一会，结果决定先去山西，先见老伴。这并非柳剑吟不念爱女，但柳梦蝶既已走失，要亲去寻找，也不迟在这几天，不如与娄无畏分头办事，自己先到山西安顿家室，由娄无畏先去寻访柳梦蝶踪迹。

当下柳剑吟慨然对独孤一行道：“老兄，不是俺不想尽力，无奈遭逢惨变，见朱红灯的事，只得稍缓些时。但不论是否能找着蝶儿，俺一定会践前言，为反清复明，尽一臂之力。耿耿此心，可矢天日。”

说罢，柳剑吟再对娄无畏道：“徒弟，只好劳烦你再走一趟，寻访师弟师妹。至于你师叔遗言，要你继他掌门的事，也只好住后再说了。”

娄无畏本来就并不急于当什么劳什子掌门，他自然连声允诺，满口答应。而且这么多天来，师妹玉雪可爱的倩影，也已深印脑海，他十年亡命，流浪天涯，一种寂寞与孤独的情绪，时时会在舍生入死、血雨腥风之后，隐隐泛起；有一个天真烂漫，像自己小妹妹一样的柳梦蝶，在身边笑语盈盈，就好像平添了许多温暖。这一种复杂的感情，连娄无畏有时想起，也不禁茫然。不过，无论如何，他是愿意为师妹赴汤蹈火而不辞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说柳剑吟等人各各分道扬镳，且先表柳梦蝶当日的遭遇。

当日敌人来势凶悍，一下子就把他们截开，弄得不能相顾。柳梦蝶虽是初涉江湖，但有夜战柳庄的经验，倒比以前沉稳得多，她展开本门剑法，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使得个风雨不透，敌人倒一时奈何她不得。

来围攻柳梦蝶的一共有十来个人，其中有两人是胡一鄂的弟子，本领竟自不弱。至于其他的人，虽也通晓武艺，对付常人绰绰有余，但比起柳梦蝶，却还相差颇远。也正因此，柳梦蝶左遮右挡，居然还招架得住。

但敌人到底人多，而胡一鄂的两个弟子，一个使连环锁子枪，枪尖是一柄单钩，用法除了原有的钩、拉、锁、带以外，并搀有六合枪中的点、扎、挑、刺等花枪用法，也是一种江湖上厉害的外门兵刃；另一个使的是斫山刀，刀重力雄，删、斫、劈、剁，斫到紧处，飕飕的一片刀风，柳梦蝶倒还真不敢拿兵器和他硬碰。

战到分际，柳梦蝶玉目偷窥，只见大师兄娄无畏被一个使判官笔的老者缠住，兀自脱不了身，三师哥左含英又竟已和敌人打得翻翻滚滚，渐移渐远。她不禁心中焦躁，待要硬闯。其时正巧那使斫山刀的，正用“泰山压顶”之式，连肩带背地斫下来。柳梦蝶咬紧银牙，突使险招，急斜身半转以分敌势，仗着身法轻灵，乘敌人兵刃走空，倏地一剑便斜削敌人手腕。

柳梦蝶这招急如星火，敌人“哎呀”一声，急急向后直纵开去。柳梦蝶趁此时机，也跟踪直扑出去，“蜻蜓三掠水”，三伏三起，已跃过使大斫刀的前头，脱了重围。

但敌人还是不肯放过，急急赶来。柳梦蝶剑交左手，右手在怀中一探，捻了几枚钱镖，猛地一拧身，用“刘海洒金钱”之式，直朝一众凶徒洒去。只听得唉唷连声，敌人竟似倒了几个。柳梦蝶心方暗喜，不料敌人也已出手，纷纷打出暗器！

柳梦蝶阅历尚浅，记得打人，记不得护身，她的暗器与敌人的暗器，竟是同时打出。她一心不能两用，待暗器嘶风，已到身畔之际，才左窜右闪，

仗着身法轻灵，虽躲过许多弹弓弩箭，但左胁到底中了一枚燕尾镖，没入左乳侧边，约有二寸。

柳梦蝶身临险境，生死浑忘，她咬紧牙根，猛地撮着镖尾一拔，燕尾镖应手而出，伤处血珠汩汩流出。柳梦蝶全身一阵痉挛，倒并不觉怎样痛楚。（在战斗中受伤，当时是不会觉得怎么疼痛的，因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斗上的原故。）

柳梦蝶拔出暗器，不理受伤，发狂一样地往前疾跑。一众凶徒也急急衔尾而追，那使锁子枪的一面追，一面招呼他的同伙道：“ 这雏儿跑不了！别再伤她，咱们要将她活捉！ ” 他竟然是动了色心。

就这样柳梦蝶一直被逼入林中，看看就被追上，还幸她每到紧急关头，就发钱镖拒敌，虽然她己神智微昏，暗器失了准头，但敌人到底不无顾忌，被她阻了一阵。

可是柳梦蝶的钱镖，到了后来，竟自发完了，而敌人也己渐渐迫近！这时柳梦蝶已跑至两座小山夹着的山谷边缘，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柳梦蝶略一凝思，竟纵身一跃，落下黑黝黝的深谷。跃是跃下去了，可是脚方沾地，已是腿部一阵酸软，栽倒地上。

柳梦蝶暗叫一声不好，待挣扎起来时，背后凶徒嘿、嘿笑声，已起自耳际。柳梦蝶迸着最后一口气，“ 鲤鱼打挺 ”，翻出丈许，一挺身时，背后那使锁子枪的敌人，又已到了身后。

柳梦蝶急怒攻心，不顾生死，竟蓦地“ 翻身献剑 ”，疾如飘风似的，青钢剑一贴锁子枪，“ 乌龙入洞 ”，嗖地直撩进去。敌人还真料不到，她在重伤之后，剑招还是这样迅疾狠辣！匆忙之间，急“ 拗步转身 ”，待避过此招。但柳梦蝶哪容他躲避，青钢剑已似是长蛇吐信，直扎进来。凶徒的连环锁子枪是长兵器，撤回不及，无从招架，竟被柳梦蝶的剑，在右臂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凶徒这时突遭重创，也已急得昏迷，他再不顾得要活擒“ 小娃儿 ” 了。柳梦蝶翻身进剑时，本已直扑进他的怀中，他一急，左拳猛发,“ 黑虎掏心 ”，竟用足了十成力，拳发去，正击中柳梦蝶的胸脯，柳梦蝶苦战多时，如何受得了，登时一口鲜血喷出，昏在地上！

那使锁子枪的，这时已神智恢复，冷笑一声，将枪掷在地上，撕破自己的衣裳，裹扎伤口，一面举手招呼后面的同伙：“ 呆望什么，还不快上去将这雏儿擒走。给她料理一下伤口吧，俺还真舍不得废了她呢！ ”

幽谷无人，凶徒磔笑，看看柳梦蝶就要遭毒手。正在此时，忽地异声入耳，有一种奇怪的清脆的声音随凤飘来！众凶徒相顾惊诧之间，忽地有一个苍劲的老年妇人之声，就在身前发出：“ 什么人敢欺负小姑娘，还不快给我停手！ ”

那使锁子枪的猛吃一惊，霍地横身，向旁一跃，就势在地上抄起了连锁子枪，借着透下深谷的日落余辉，定睛一望，只见前面站着一个老态龙钟的尼姑，手里捻着一枝拂尘，正巅巍巍地，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

那老尼姑虽是作出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使锁子枪的那家伙，随胡一鄂闯过这么多年，也算得有点江湖阅历了。他想这老尼能突然而来，几乎给她到了跟前，自己方才发现，若非轻功造诣，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怎能这样？因此他反暂敛凶芒，放软语调说道：“ 师太，这个是恃刀伤人的江湖女匪，你看俺的左臂就给她扎了一剑！俺们是奉官命来捉拿她的，师太，你出家人别

管闲事！”

哪知老尼姑并不因此放松半步，她的话锋更凌厉迫来：“胡说！哪有这样娃儿般的女匪？你说你受伤，她受伤比你更重，你们把她击晕之后，还来动手，这分明是非奸即盗！”

说着，说着，那老尼姑已是巅巍巍地走到了跟前，凶徒口中含糊地分辩，暗中却下毒手，左手捻了三枝燕尾镖，右手握紧锁子枪，猛地一抖，锁子枪便似长蛇入洞的直吐过去；而燕尾镖也已分三路打到，距离既近，老尼姑手中又无兵器，凶徒心想，纵然你是绝顶功夫，也难逃脱！

哪知事与愿违，凶徒非但没能得手，反吃了大亏！别看那老尼姑，那巅巍巍的样子，动起手来，可真疾如飘风，她身形略闪，燕尾镖已全部打空。而就在这一闪之时，她的铁拂尘也早已搭上凶徒的锁子枪，只那么略略一带，那枝锁子枪已脱手而飞，不知给她抛落何处！而那使锁子枪的凶徒，也给她的拂尘，轻轻拂了一下，登时全身酸软，仆在地上，不能动弹。

窜下深谷的凶徒，一共有五个人，都是功夫比较好的。当老尼姑与使锁子枪的家伙动手时，其余四人也已疾驰而上。但老尼姑手法，疾如闪电，只举手之间，就把使锁子枪的打倒，其余四人还未来得及赶上，老尼姑又已冷笑一声，左手一抬，幽谷中又发出了刚才那种奇怪的声音！那老尼姑喝道：“叫你们尝尝牟尼珠镖的滋味！”

声到镖到，这珠镖其实只是黄豆大小的念珠，在苍霭沉山，夜幕将降之际，老尼姑一手四珠镖，竟每枚镖都打中了一个凶徒的软麻穴！

老尼姑举手投足之间，将一众凶徒完全制服。她嘿然笑道：“鼠辈不知道我的来历，难道连牟尼珠镖也没听说过？听了牟尼珠镖的传声，居然还敢动手？不给你们吃点苦头也不能够了！不过，我佛慈悲，贫尼不愿也不屑伤害你们性命，你们去吧！”说罢到每人跟前，轻轻举脚一蹴，众人立觉酸麻消失，站得起来了。老尼姑一面给他们点活穴道，一面又笑道：“性命是给你们留下来了，但却也不能让你们再有武功去为非作歹，我给你们点活穴道，顺便也给你们留点内伤，我需要告诉你们，以后再也不能练武，或者做过劳的工作了，安安分分地好好做人，内伤不会发作；一练武或过分用力，三天之内，准保你们呕血而亡！那时你们须怪贫尼不得！好了！你们去吧。”

众凶徒一齐骇然，服服帖帖，低首俯耳地从谷底寻路而出。那使锁子枪的跟随胡一鄂日子较久，江湖阅历较深。他一听到老尼姑说出牟尼珠镖的话，猛地省起十余年前，本门一位师伯曾对他说过，少年时曾听江湖同道说及，有一个不知来历的老尼姑，好像是从塞外来的，很少在中原露面，但一露面准保有强梁吃亏。据说从未有人见她用过兵器，动手只凭一枝拂尘，几枚念珠，念珠专打人身穴道，而且发时镖未到，声先到，好像故意叫你提防似的，可是从没人提防得了。还有一样，她的牟尼珠镖也不是动手便发的，在她要发珠镖之前必定先来“珠镖传声”，先虚掷一粒直上遥空，再跟着发一粒和前一粒相碰，珠镖中空，迎风有声，两粒相碰，其声更厉。若在场的人，听了“珠镖传声”，即行停手，她定会从轻发落，若还恃强不服，准会大吃苦头。还有她的铁拂尘也煞奇怪，软软的好像一丛马尾的拂尘，却能抵敌刀剑。而且她的拂尘，也不知出于何家何派，没人知她的路数。她的铁拂尘可作五行剑，可作藤蛇鞭，更奇怪的是她还独创了“拂穴”之法。

什么叫做“拂穴”？原来武林之中，关于点穴的本领，从来只分两派，一派是用兵刃来“打穴”，用的多是点穴镢、判官笔、铁烟杆之类的兵器来

打穴道；一派是“点穴”，在交手时，全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骈指如戟，去点敌人的穴道的。例如云中奇、胡一鄂都是“打穴”的能手，而柳剑吟、独孤一行、娄无畏等则精擅“点穴”功夫。但那位不知来历的尼姑，既不是用兵刃去打穴，也不是用手指去点穴，而是用“拂尘”去“拂穴”，她只要用拂尘轻轻一扫，同样的也能封闭敌人的穴道。据传有一次她独战三十个为非作恶的剧盗，一枝铁拂尘在刀剑丛中飞舞，结果一大堆刀剑全给她夺出了手，而且每人都给她“拂”了穴道。

只是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近几十年来无人再见她的踪迹。而且几十年前有人见她时，已是年纪老迈，大家都以为她早已死了，不料她今晚竟会在此地出现。使锁子枪的凶徒，一想起正是此人，真是吓得失掉魂魄，回去后和众凶徒果然改邪归正，那是后话。

再说老尼姑发放了众凶徒之后。再伏下身来，将柳梦蝶一看，只见她星眸已闭，气息如丝，伤口血珠汩汩流出。老尼姑急抚她的酥胸，见柳梦蝶心脏尚兀自跳动不休，这才松了一口气。

老尼姑急给柳梦蝶止伤敷药，可是柳梦蝶失血过多，又受敌人猛的当胸一拳，神经受了极大震荡，虽然老尼姑给她止了血，还是不能醒来，看情形，纵有良药，也要昏迷几日了。

老尼姑皱了皱眉头，但随即又微笑起来，喃喃自语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几十年来我总想寻一个传人，但寻来访去，都找不到一个当眼的女娃，这小姑娘武功已有根基，又是出自内家正宗，一看便知是良材美质。这样的人不收归门下，更自哪里去找？”老尼姑竟一低头，就把柳梦蝶背走了。

柳梦蝶在老尼姑背上伏着，昏昏沉沉地过了好多天，只迷迷糊糊地觉得似乎在云里雾里行走一样。这也是老尼姑的绝顶轻功，给柳梦蝶在昏迷状态中留下的妄觉。

到柳梦蝶神智微清，睁开眼睛时，已是昏迷后的第六天了，她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华严■枷佛像列前，烛影摇红，香烟闪闪，自己竟置身佛堂内了。再一望，身边还有个和蔼慈祥的老尼姑，在照拂着自己。柳梦蝶用力思索，好不容易才想起前事，好像记得自己曾被敌人一拳击中。不知怎的，竟会来到此地。

“莫非是梦？”柳梦蝶又用力咬了咬嘴唇，“啃”的一声喊了出来，竟然很是疼痛，分明不是梦了！这时老尼姑已缓缓他说道：“小姑娘，你还未痊愈，不要动身，不要说话，好好再躺几天，我再和你说话。”

过了几天，柳梦蝶已能起床，缓缓试步，老尼将她扶着，走出寺门，这时时节已是初夏，塞外积雪融化，草原风来，拂面不寒，风中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柳梦蝶迎风瞩日，不觉心旷神怡，精神为之一爽。

柳梦蝶放眼一看，只见塞外风光，远殊关内，更奇怪的是草原白皑皑的，那些草竟都是白色的，只有在寺门不远之处，有荒冢一堆，却是青草离离，十分可爱，宛如白茫茫的大海中浮现一片绿洲。柳梦蝶不禁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尼姑微微一笑道：“这里已经是离开武邑三千里外的绥远境了，这个地方是塞外有名的大黑河河畔，那边的荒冢就是绝代美人王昭君的墓。大黑河畔，地多白草，只此冢独青，所以又名青冢。你没有读过杜甫的诗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所指的就是这一荒冢了。大概是昭君墓周

围一带，地质不同，水草特别丰饶的原故吧？”

柳梦蝶一来从未出过家门；二来平日专门习武，读书不多。现在到了塞外，眼界开阔；听了老尼姑的话，更是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一种青年人的求知欲，本能地油然而生，她看着老尼姑慈祥的颜容，不觉生出了一种敬爱。

那老尼姑见柳梦蝶看着周围景物，好像处处觉得新鲜似的，因又微微笑道：“这里的景色还不算奇异呢！我的师祖在蒙藏共建了三个佛寺，一在外蒙的伊索昭盟；一在藏边的扎什伦，还有一个就是此寺。在伊索昭盟，春天的足音，要在五月下旬才听得到，在江南，那已经是荷盖婷婷，榴花照眼的时候了吧？

“在外蒙，五月下旬，野草才开始滋长，到八月，又已是秋意沁人，霜雪初降了。在外蒙，春秋两季都只一个月的样子，夏季也只有两个月，其余八九个月都是冬令。而且时有狂风，风力极猛，飞沙扑面。狂风起处，常卷成土阜，平地移动。行旅客商一碰见狂风起，黄沙扬，就要迅速躲入蒙古包中，否则就有被狂风卷起，甚至有被活埋的危险。

“更奇妙的景致是：在外蒙因为空气干燥，水分稀薄，天空经常是一碧无云，非常明朗；夜间星光，特别辉煌灿烂；白天看远方的物体也如在目前，所以有‘望山跑死马，的俗语。意思是说，你分明看见有一座山已经是在迎面‘不远’之地了，可是你策马驰驱，马跑死了都未必到呢！又在七月酷暑，沙漠的天空，常有海市蜃楼出现，历历楼台，苍茫人物，空际飘浮，也是一大奇观呢！”

老尼姑见柳梦蝶听得入神，因又往下说道：“我再给你说西藏的景色。贫尼师祖所建的第二个寺，就是在藏边扎什伦的。西藏高原有两座大山横亘其间，一个叫做冈底斯山，还有一个就是出名的喜马拉雅山。在喜马拉雅山中，有许多远古遗留下来、已熄灭的火山口，遗迹化为湖沼，化为温泉，那些温泉，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沸腾腾，也极为美观壮丽。

“在西藏高原，气候比外蒙尤其寒冷，山蜂亘古积雪，固不须说。就是平原，全年夜间，也都是滴水成冰的。还有一个奇景是，遍地都是盐湖，皑皑白色，刺人眼帘。在阳光下更幻成异彩浮空，令人神摇目夺！”

老尼姑说完蒙藏景色，轻轻地抚着柳梦蝶道：“小姑娘，你愿随我会见识见识么？”

柳梦蝶咧开小嘴笑道：“去！怎么不去？我不怕冷的，在高鸡泊，冬天里我还和师兄拨开浮冰去划船呢！”

说到高鸡泊，说到“师兄”（左含英），柳梦蝶面色倏地转为阴沉，她想起在武邑被强徒截击，和自己本来是想随大师兄北上寻父的事了，她声调转为低哑：“只是，我现在还不能随你去看，我要去热河找父亲，我还要去寻我的两位师兄。”

老尼姑听了，又轻轻地抚着她的头发道：“小姑娘，告诉我，谁是你的爸爸，谁是你的师兄呢？你现在还不能行动，更别说再千里迢迢，赶去热河了。”说着，老尼姑就告诉她，当日是怎样救她出来的。老尼姑说：“小姑娘，你失血过多，受伤又重，最少还要静养一个月，才能完全复原呢。你告诉我碰到的是什么一回事，我再替你想法吧。”

于是柳梦蝶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老尼姑听了，沉吟半晌，对柳梦蝶说：“你的父亲，我也听人说过，只是我已三四十年不到关内，对关内情形，很为隔膜。既然是你的父亲和你的师兄都有危难，待我替你走一趟去打听吧。

你留在这里静养好了，我叫慧修照顾你。慧修是一个蒙族的妇女，我收留她在寺中做些日常杂务，也跟我学了几手粗浅功夫，有什么事，她还料理得了。”

第二天老尼姑就动身到热河去了。那慧修是一个枯瘦老媪，看来比老尼姑还老，可是据她说，老尼姑最少要比她大三十年呢！

柳梦蝶向慧修打听老尼姑的来历。慧修笑道：“小姑娘，这是你的造化了，看来她很有意思收你做徒弟呢。像我跟随了她将近四十年，她总是嫌我资质和根基不够，许多超妙的武功，无法练习，到现在还只是一个记名弟子。我也自知不能继承她的衣钵，能跟她老人家学几手粗浅武功，也很心满意足了。

“小姑娘，你道她是谁？她就是名闻塞外的心如神尼，是晦明神僧第三代的唯一女弟子。塞外牧民称他们为‘神僧’‘神尼，，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神迹’显示，而是因他们武功超卓，又精于医术，人们都很信仰，所以就把他们称为神僧神尼了。这也是我们蒙藏人对他们的尊敬，就好像对喇嘛神僧一样。”

慧修又将心如的武功约略对柳梦蝶说了一些，说这个老尼己将近百岁，还是健步如飞；说她的“牟尼珠镖”和铁拂尘的神奇招数，直听得柳梦蝶神动心摇，觉得老尼姑的本领，似乎比她的父母还要厉害，她也想跟老尼姑学技了，只是心中还念着父亲，好生委决不下。

柳梦蝶见慧修说得高兴，病后无聊，动了小孩子心性，就对慧修说：“你跟随心如神尼这么多年，武功也一定不弱，能‘漏’（表演之意）两手给我看吗？”

慧修伸伸舌头：“我怎么成，差得远呢！”柳梦蝶见她不答应，就鼓起小嘴儿，好像生气的样子：“哎，这一点也不答应，你还说疼我呢？”慧修也是在荒山里几十年，寂寞久了，所以一见老尼姑带个小姑娘回来，就怪高兴的，她一见面是曾说过怪疼她的。

当下慧修“扭”不过柳梦蝶，她自己也是在高兴上头，就带柳梦蝶到佛殿外的一个小小庭院之中。小庭院里有一棵约可合抱的大树，那是西北高原的桦树，坚实如铁，能耐雪霜。慧修指着那棵桦树道：“小姑娘，别的能耐我没有，只有几斤笨气力，我就拿这树试试给你看吧。”

说罢，她走至树下端相了一会，突然张开两手，将树合抱，只见她微一摇撼，枝叶就纷纷折坠，她急张开手微笑道：“好了，留一点纪念便罢，若真损坏了这棵树，神尼回来，我须受责怪呢！”

柳梦蝶凝眸一看，只见那棵大树上有一道好像被铁箍箍过的痕迹，凹下去直有两三寸深，在那道痕迹的合拢处，有两只手掌的掌印，同样也隐入两三寸深！

柳梦蝶大骇！这分明是“金钢手”“铁沙掌”的功夫！慧修有这样的功夫，还说只是从老尼姑处学得几手粗浅手脚，则老尼的本领简直是令人莫测高深了。

慧修又说起，她为什么知道心如神尼想收柳梦蝶做徒弟。她说有一天，她问起老尼姑有多少年纪，为什么好像总不觉得老似的，难道真有长生不死之术么？

心如笑道：“天下哪有长生不死的，贫尼也不过因为有些武功，身体常常锻炼，所以比较能耐老一点吧了。就是平常农村妇女，有百岁开外的也不是奇事，何况我还未满百岁。只是近几年也觉得大不如前了。人总是要死的，

任何佛法也救不了。”

慧修说到这里，又道：“她老人家还给我说了一个故事呢，而且那故事是我们蒙藏人都熟悉的。她说蒙古当日的英主忽必烈征服吐蕃，尊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专管佛教。后来蒙古的继任皇帝铁木耳的太子德寿死了，铁木耳的妻子不鲁罕皇后，爱子情深，就遣使去问‘帝师国师，道：‘我夫妇虔诚拜佛，只有一子，为什么不能保护？’‘帝师国师，道：‘佛法好像灯笼，能抵御风雨，却不能救灯烛烧尽，德寿太子寿命已了，佛法哪能强救？’八思巴一说，铁木耳夫妇都认为有道理，从此喇嘛教就更盛了。八思巴是佛教‘密宗，的大宗师，他却是这样说的。我怎么能幻想借‘神佛’之力，可以长生不死？”

慧修又说：“我还清楚记得她那时的神情，她那时语调凄怆，微叹一口气道：‘我也快像将烧尽的灯烛了，只是祖师传下的佛典和技业，还未觅得传人，我修持未够，还是耿耿于心，执着此念，不能解脱呢！’”

慧修说：“你看她这样急于找传人，还肯放过你这样的好弟子？所以我说：小姑娘你的造化到了。”

柳梦蝶听了又喜又惊，喜的是如果真被神尼心如收为弟子，学到她这样的功夫，那该多好？惊的是如果老父的消息知道了，她是一定要去找父亲的，如果强被老尼姑留在此地，岂不是急煞人。

但老尼姑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她带给柳梦蝶的却是一个惊人消息，她说她在承德探到，柳剑吟和辽东的一个什么老前辈，大闹索家，杀了许多皇宫卫士，令到清廷大为震怒，已下严令搜捕，现在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她还劝柳梦蝶也要暂避风头，因为柳梦蝶是柳剑吟的唯一掌珠，这番一战柳家，二战武邑，江湖上也是沸沸扬扬，给传开了名呢！

就这样，柳梦蝶做了心如神尼的女弟子。在休养一月，复原之后，就开始跟心如学技。心如是“禅宗”的嫡传。禅宗是南北朝时代的梁武帝时，达摩禅师自印来华所创立的。据传当日达摩禅师一苇渡江，自海路到中国，与梁武帝论道不合，乃转至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创“不立文字禅”，被称为中国禅宗第一祖。达摩禅师不止精于佛法，而且精于武功。据传著有《易筋》《洗髓》二经，都是教人怎样练气练力的。

心如神尼就将达摩禅师遗传下来的武功，悉心传授给柳梦蝶。她又因柳梦蝶的金钱镖很有根底，所以改学“牟尼珠镖”特别容易，因此柳梦蝶虽不算是佛门弟子，她也传给了她一串牟尼珠。

除牟尼珠外，心如又以铁拂尘当作五行剑用，授给她一百零八手达摩剑法。心如的达摩剑法，刚柔相济，有许多原与太极剑互通，所以柳梦蝶学来，进境颇速。另外柳梦蝶以打金钦镖手法，改学“牟尼珠镖”；柳梦蝶的金钱镖，本就打得不坏，这也是她的父亲当年怕她女孩儿气力不够，特别训练她用这种小巧的暗器，以便出奇制胜的；现在经心如神尼再细心指点，改打比金钱镖还要小巧的牟尼珠镖，不消多时，便几乎学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柳梦蝶在心如门下。一晃三年，这三年来她白天习武，晚上读书，还跟随心如跑过蒙古的草原，看过西藏的盐湖，眼界心胸都开阔了不少。只是每到更深人静，父母的影子，左含英的影子，娄无畏的影子，时时会泛上心头，……三年的时间，说来不算很长，但外面已是物换星移，又是一番世界，中国的历史也到了波漾起伏大动荡的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义和团暴动”、“八国联军入北京”的前夕。

原来在朱红灯创立了义和团以后，声势越来越大，以至山东巡抚毓贤不得不承认它为“民间团练”。但当时外国的传教士，却认定拳民的活动是一种“叛逆”，由美国公使康哲出头，压迫清政府撤换毓贤；而清廷本来就是因为害怕民众的声势浩大，被迫承认义和团，并且想利用义和团的，它一在外国的压力下，自然是无所爱于义和团，于是清廷奉命唯谨地撤换了毓贤，而代以大屠户袁世凯。袁世凯是绝对媚外的“洋务派”，又拥有强大的私人军队，他一到山东，就展开了血腥的屠杀，使义和团陷入了血海之中。而袁世凯也因为屠杀中国民众“有功”，以至后来被列强捧为清廷的“继承人”，这是后话。

袁世凯的血腥屠杀，激起了义和团普遍的反抗，义和团的始创者朱红灯，竟然在山东战死，但义和团并没有被压下去，相反的，因朱红灯的战死，义和团以及山东民众更加愤怒，当时就有“杀了袁世凯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于是一部分义和团继续在山东战斗，入河北（当时称直隶）境向天津方面发展。

当时直隶的总督裕禄，初时态度也很强硬，派兵和拳民开战，但却敌不过义和团的群众，涿州曾被拳民攻占，甚至连西太后的“龙车”也被一并烧掉。于是裕禄也像毓贤一样，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

朱红灯死后，他的手下李来中继承了他的地位。李来中本来是清廷将官董福祥的部下，后来加入义和团的。在朱红灯时就已分“反清”“扶清”“保清”三派，（“扶清”是自居于平等地位去“扶”的；而““保清”却是自居于清廷“臣民”地位去“保”它的。）朱红灯是主张“扶清灭洋”的，到李来中，竟然继承了他的路线，却看不到新的形势，于是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结果仍是被西太后所利用了。

义和团的被清廷利用，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形势，许多江湖志士，会党领袖，在这激流中，都把不定自己的舵！

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其他虽然还有“反清灭洋”派和”保清灭洋”派，但在义和团中都不占重要地位。义和团的第二代总头目李来中，他便是主张“扶清灭洋”的，但他的见识与魄力，又远比不上朱红灯。朱红灯的“扶清”，是主张站在与清廷相等的地位，“联合”清廷，先把列强的在华势力“灭”掉再说；而李来中，本身便是出自清廷军队之中，他的“扶清”，虽然也是说要站在相等的地位去“扶”，但却是比较听命于清廷，甚至被西太后这一派统治人物，利用来作政争的工具——来反对光绪帝和一部分支持光绪的外国人。

像这样的一个义和团运动，难怪使许多英雄豪杰感到迷惘了。你说它不值得参加吗？却又不尽然，它到底代表了老百姓当时的意愿，要反对那些压在自己头上的“洋人”的；你说值得参加吗？它又是被清廷所利用的，而“‘反清”却一直是自明末遗留下来，那些秘密会社的共同目的。

柳剑吟和娄无畏都是三年前投奔了朱红灯，愿意扶助义和团的。可是其后，两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柳剑吟和娄无畏，都是被清廷搜捕的人物，他们当日投奔朱红灯，一来是想借义和团之力来恢复故国衣冠，为汉族扬眉吐气；二来也是因投奔到朱红灯那里，清廷纵然知道，也不能轻易到义和团里去要人，这比随独孤一行去辽东还来得安全。

可是到朱红灯死后，义和团虽然经过和清廷激烈的战斗，到底还是给西太后那帮人所利用了，而且又是盲目的排外，不能够明确该怎么“排”，和

应“排”的是些什么人。例如当时一些主张取法西方的维新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而也一概在被“排”之列，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义和团，在那个时候，实在还很难产生出一个足以领导全局，在大激流中可以沉稳把舵的人物。

柳剑吟是主张继续留在义和团中，和“反清灭洋派”合作，希望能够影响李来中他们的；而娄无畏却因早年参加过匕首会，又醒悟了匕首会之不足成大事的。他既不同意义和团“扶清”的主张，又觉得在若干方面，义和团和匕首会，也是同样的“盲目”。因此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便反不及柳老拳师的热心。

娄无畏是在遍寻柳梦蝶不见之后，才投奔朱红灯的；柳剑吟则是到山西见了老妻之后，投奔朱红灯的。娄无畏到了不久，朱红灯战死，再过了半年，他便以寻访柳梦蝶为名，再离开义和团了。其实他也是真的想寻访柳梦蝶。就是柳剑吟也何尝不想念爱女，但他因大事待办，为公忘私，不能说离开便离开，因此他倒也赞成娄无畏替他去寻找，不过在临行前，他再三叮嘱娄无畏，不论寻得着寻不着，都要再回来。

就这样，娄无畏再仗剑入江湖，幸好当时清廷目光，已全放在义和团引起的激流上，对娄无畏的搜捕，倒不及以前那样的注意了。

就这样，当义和团在中原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塞外荒原，却有一人一骑，铁蹄奔腾，迎风踏月，这人便是柳梦蝶的大师兄娄无畏，他为了找寻他的师妹，离开了“沸腾的海洋”般的生活——群众的激流，浪荡江湖，最后又来到了这荒凉的大黑河畔。

这三年来，他也经过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复杂变幻的人生。他参加过义和团，这且不说；他还在再度仗剑入江湖，寻找柳梦蝶的同时，顺便到过保定，要负起师叔临终的付托，接掌丁派太极门，这也是师父柳剑吟、形意派掌门钟海平、和独孤老前辈所怂恿的。但独孤一行和柳剑吟都因事不能陪他前往保定，只有钟海平这老头子，自告奋勇，出头帮他料理，却不料又因此惹起了莫大纠纷！

丁剑鸣的门人，龙蛇混杂，能拿一点主意的，只有金华、雷宏二人，而金华又生性懦弱，不能领袖同门；雷宏则脾气急躁，也不足以服众。娄无畏这一突如其来，传遗命，领衣钵，竟惹起丁门弟子，窃窃私语，终而哗然不满！一则他们与娄无畏素未谋面，怎肯遽尔便接受娄无畏做掌门？二则师命无凭，人言难信，何况丁门弟子，又素知师父与钟海平不合，怎肯听钟海平“一面之词”；三来他们知道娄无畏会在独孤一行门下习技，抱着门户之见，认为太极门人改学别派，便没有资格再来掌管门户。金华、雷宏虽然私心不敢反对娄无畏，但在同门鼓噪之下，也不敢接受师父遗命。这一来弄得娄无畏很是尴尬，钟海平很是愤怒！

但这种事情，不是凭本领所能解决的，何况娄无畏本就无心，只因迫于师叔的遗命难违，才肯毅然负责；而钟海平身为形意派掌门，于理于情，又不能强自干预别人“家事”，也只能作个证人，证明丁剑鸣确有遗命而已。丁门弟子不信不理，他空自怒火冲天，毫无办法！

这其间，最难为情的就是娄无畏——他总不能在师叔同门一齐反对之下，强自要做掌门！结果反是他劝住了钟海平，向丁剑鸣门人交代了几句，就拂然而去！他这一去，丁派太极门弄得群龙无首，又闹了许多事情，直到后来丁剑鸣的儿子丁晓重返家门，才重整丁派，把太极门发扬光大。丁晓也

是一个出色的人物，胜过乃父多多，他来接掌，众人自无话说。不过这其间也经过许多曲折离奇的情节，因为不属本书范围，只好按下不表。

娄无畏迭遭变故，心境苍凉，自是不消说得。因此更是百念皆灰，一心就只放在找寻柳梦蝶的事情上。他曾到过承德，到过武邑，四处踩查，后来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访探到了当日被心如神尼牟珠镖所打伤的凶徒，被他持利剑、套口供，终于探出了柳梦蝶是被这样的一个老尼姑所救去的（那个凶徒，余惊犹在，始终还不敢说出心如神尼的名字）。娄无畏再寻江湖前辈访查，知道有这么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尼姑，四十年前，曾在中原出现，至于她的住址，则没人得知，只知大约是住在塞外的高原。

于是娄无畏一剑单身，迎晓风，踏残月，又飘然来到塞外。这天他到了大黑河畔时，已是天阴欲暮，野风陡起，大黑河畔的荒草，高逾半身，白茫茫一片，浩渺无涯，在野风中起伏摇曳，就宛如卷了千层波浪。

娄无畏穿着茂草，向前疾行，前面的小山冈上，隐隐现现地浮着几点星火。娄无畏正往前走时，突觉一股子劲风袭来，猛地左肩头好像被人轻轻一按，娄无畏蓦地回头，仿佛间似见有一条黑影一晃。就隐入了丛蒿茂草之中！再一查看时，只听得那蓬蓬乱草中，刷刷的一阵响，也不知是风声还是人息？

娄无畏不由得骇然，这身法好快！他一伏腰，箭一般地朝响处直窜，同时钱镖疾发，但却落处无声，娄无畏拨草追踪，哪里有人的影子？

究竟是不是人？娄无畏也怀疑起来了。自己七岁练武，已有廿六七年的武功，而且曾经过两个名师陶冶，还学了云中奇的“辨声听器”之术，如果是人，怎的来到身后，他还不知道？莫不是刚才所见黑影，原是自己眼花？

娄无畏正在思疑，唰的右肩后又被人轻轻按了一下，而且似有人在自己的耳边轻轻问道：“才来？”

娄无畏惯经大敌，他本能地忙往右一跃，一翻身便待拔剑，哪知道这一“拔剑”，更令娄无畏心惊，自己所佩的烂银长剑，哪里还有踪迹？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剑鞘！

正在此时，娄无畏面前已出现了一个黑衣老尼，手上捧着一柄闪闪发光的长剑，巅巍巍地走来，那老尼一面走，一面还微笑道：“小伙子，在这里不能随便拔剑，这里是佛门善地，听不得兵戈杀伐之声！”娄无畏定睛看时，老尼姑手上的长剑，不是自己的烂银剑还是什么？

娄无畏始而惊疑，继而恍悟，这老尼姑必然就是名震塞外的心如神尼，除了她，当今江湖之上，还有谁有这妙手空空的神技？

娄无畏急俯腰行礼，连称“冒犯”，（其实“冒犯”的，倒应是那位老尼姑！）更一揖到地，口中说道：“老前辈，弟子娄无畏谒见！敢问柳梦蝶姑娘在不在这儿？”

老尼姑止着脚步，望了娄无畏一眼，又笑问道：“柳梦蝶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娄无畏忙恭恭敬敬地答道：“柳梦蝶是弟子的师妹，承蒙神尼救了她，所以弟子此来，一为道谢，二为求见。”

老尼姑又笑道：“你也真有恒心毅力，竟然知道是贫尼带她来到此地。我也听柳梦蝶说过，他有你这么一个大师兄，本事好生了得。因此我刚才一见你，就疑心是她的师兄，一试之下，果然不错，身法手法，都是得自名师真传。”说完，老尼姑将剑交还娄无畏，叫她“好生保管”，还将袍袖一抖，抖出了几枚钱镖，也一并递过！

娄无畏又惶恐，又惭愧，这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江湖之上，确多奇士！

那老尼姑在还了镖、剑之后，就带着娄无畏从河滨的草原左上怪石峋嶙的山岗，前面隐隐浮现的几点星火已越来越显，娄无畏凝眸一看，在那半山深处，正是一间寺院，那几点星火，就是庙门前挂着的灯笼。

娄无畏问道：“这是大师的宝刹？”心如道：“正是，是贫尼驻脚之地。”她顿了顿，突然回顾娄无畏道：“你的马呢？”原来她见着娄无畏穿的还是马靴。

娄无畏苦笑道：“前几天在沙漠迷途，碰着狂风扬沙，两天找不着点水，人耐得住，马却死了。”心如笑道：“这里的沙漠，还不骇人，如果你是在外蒙，碰着狂风卷人，飞沙扑面，瞬息之间，可以卷成土阜，那声势才是骇人呢！你的马大约是关内的马匹，不惯行走沙漠，也不能耐渴，所以两天没有食水，就倒毙了。等你去时，我给你找两骑口外的健骡吧。”娄无畏听她说的是“两骑”，心中暗喜：“这老尼想已知道俺的来意，她是准备放柳梦蝶随自己走了。”

谈笑之间，已到寺院门前。老尼姑轻拍寺门，撮声叫道：“蝶儿，稀客到了，你还不快来迎接！”

话声方停，里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清脆般银铃般的声音已自内传出：“师父，谁呀？有什么稀客会到这里来？你老人家别哄我！”这声音娄无畏非常熟悉，但又似觉得有点“陌生”；这正是他师妹柳梦蝶的声音，只是圆熟得多了，“甜”得多了！“这几年来，她不知变得怎样了？不知可还记得这个师兄？”娄无畏这时思潮乱涌，心情的变化，似乎觉得师妹也有点“陌生”了。

声到人来，寺门倏地打开，柳梦蝶曳着白色的长裙，似仙子凌波，轻盈缓步。哦！她已经不再是十六岁的小姑娘，而是婷婷玉立的少女了！在烛光闪映之下，娄无畏只觉得她容光逼人，霎时间竟忘了给她问好。

柳梦蝶是长大了，但她娇戆的神情，还似当年，她一见娄无畏，就禁不住拍掌嚷道：“哦，是你！是大师兄！这几年来，你好？我爸爸呢？他有没有来？”

心如神尼见柳梦蝶一串问活，不禁笑道：“你师兄刚来呢，你不先请他进去歇歇，就一阵冲锋似的问这问那。”娄无畏也不禁笑道：“师妹，你好，师父在河北，没事情！你甭担忧！”

说着，说着，已到佛堂，心如自去叫慧修给他备茶水素餐，并叫慧修连夜给他们去找两匹骡子。

娄无畏把三年间事，约略说给柳梦蝶听，说到他们夜战索家，连伤清廷卫士时，柳梦蝶色舞眉飞；说到丁剑鸣埋骨荒山，临终传命时，柳梦蝶又不禁唏嘘叹息；说到义和团波澜壮阔，大闹中原，许多女子也参加了“红灯照”（义和团的妇女组织）时，柳梦蝶又不觉英姿焕发，朗然笑道：“我们女孩儿家原来也不输给男人！”

但停了一停，柳梦蝶忽地像想起什么大事似的：“大师兄，你说了半天，为什么不提起三师哥，他，他现在怎样了？”

柳梦蝶说的“三师哥”，指的自然是左含英了。娄无畏不觉怔了一怔：“是呵！怎不提起左含英呢？他们当日在武邑走散，彼此不知死生，怎能说了半天都不提到。何况他们又是青梅竹马的师兄妹。”娄无畏也觉得自己过

于疏忽了。

这其实不是娄无畏故意“忘记”提起，这实在连娄无畏自己也不明白，在他自己的潜意识里，好像总是用力压制住不让左含英的影子泛上来，所以他很自然他说这说那，却单单忘掉提起左含英了。

当下柳梦蝶一问，使他哑然若失，强笑道：“事情太多，一下子还无暇谈到他。师妹别急，他也是好好的，没有损伤半点毫发！”

于是，他告诉了柳梦蝶，左含英当日脱难的经过。事情很简单，当日一众凶徒围截他们时，本领最高的胡一鄂缠着娄无畏，其他还有三个好手，两个绊着柳梦蝶，只分配了一个去对付左含英。

论左含英的本事，一对一原对付得了。但因为除掉那个好手，还有十个八个小喽罗一同围攻，因此左含英也占不了上风。

左含英虽不能占上风，但逃脱却比较容易。他和一众凶徒，翻翻滚滚地越打越深入丛林，有几个本事差点的，已被抛在后面，左含英神威奋发，泼凤一阵地乱斫乱杀，竟给他冲出了重围，落荒而逃。

当时天色已暮，左含英好不容易冲出了重围，自然不敢再杀回来探师兄师妹的安危，他毕竟还是个“大孩子”，为了怕敌人穷追，急急跑出几十里外，找到一处农家投宿。第二天白天再到昨晚打斗之处寻时，自然连柳梦蝶和娄无畏都不见了。于是他只好先回山东老家，跟他父亲左琏仓，自己练习武艺。到后来由他父亲探知柳剑吟的下落，再送他去。因此他也随着柳剑吟在义和团中。

柳梦蝶听完之后，格格地笑道：“这小子倒好造化，他连伤也没有受伤。若不是心如师父，我还几乎死掉了呢！”她也将当日的危险说给娄无畏听，听得娄无畏直吐舌头，连说：“好险！好险！”

当下柳梦蝶又道：“师兄，我也想随你到义和团去看看，见见爸爸。你带我去好吗？”但她停了一停又微带蹙容说道：“不知心如师父许不许我去，你不知道，她老人家可怪疼我！”

“蝶儿，你要找你父亲，我怎能不许你去！”心如神尼正在里面走出，听了柳梦蝶的话，就笑着说，“骡子也给你们准备了呢。不过蝶儿，我还有几句活对你说。”

心如神尼的面容甚是庄严，她叫柳梦蝶到她跟前，轻轻地抚着柳梦蝶的头说：“咱们师徒总算有缘，三年来你也学了不少东西，虽说你目前的本领，大约还只是学了我四五成的样子，但此去闯荡江湖，大约也不容易给人欺负了。只是你可不准恃技骄人，牟尼珠镖，更不能轻发，这是一，你可记得？”

柳梦蝶点了点头，心如神尼叹了一口气，又往下说道：“蝶儿，我这一生未了之事，就付托给你了，只是不知咱们还能否再见。……”

柳梦蝶一怔，急急说道：“师父，怎好好的说这样的话？师父还是这样硬朗，咱们怎的就不能再见？”

心如神尼叹了一口气道：“未来的事谁能知道呢？不过，咱们也先别谈这个，我倒有些话一定要对你说。

“你是我的徒弟，但现在还不是佛门弟子，我不能要你像我一样，独处荒山，居留古刹。但未来难料，你如有一天要再来时，这间寺院与所藏经典，都是你的，你愿意的话，你就是这里的主人。

“你的师祖是禅宗北派嫡支，你随我几年，大约也略为知道。我且再给你说一说禅宗分南北两支的故事：

“禅宗的五祖弘忍，号称黄梅大师，开山授徒，门下有一千五百人。五祖传法时，要众弟子各作偈语。当时首座弟子神秀写的偈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弟子都认为是最好的‘悟道’语，但另有一位厨下的舂米僧人叫做慧能的听了却不以为然，请人代写了四句偈语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因这偈语更为超脱，就把衣钵传给了慧能。

“但这两首偈语，其实是代表了两派的主张，因此禅宗从此分为南（慧能）北（神秀）两支。南派主‘顿悟’，不须讲究修持，便可悟道；北派主‘渐悟’，就是说要一点一滴地积累，一天一天地求有进境，才能悟道。

“后世的人多认为南支比北支高妙，其实不尽然，南支有南支的道理，北支也有北支的道理；但我以为北支比南支更切实际，因为生而悟道的人，或突然便能解悟的人，到底少有，而北支是主张‘时时勤拂试’的，比如面上的污垢，你说是不是要天天洗面呢？

“你不是佛门弟子，但我却望你能记着神秀祖师的话：‘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尤其当自己有什么迷乱的时候，更要想怎样去拂拭掉心中的尘垢。”

柳梦蝶听了这一番话，虽然觉得道理颇深，但不免觉得奇怪，师父的话，太像“临别赠言”了，但她也不敢再说什么话。当下心如又说道：“你们且各自安歇吧，慧修明天会将两口塞外惯行沙漠的健骡交给你们。”

但第二天，他们竟不能和心如话别了，柳梦蝶辞行时，见师父端坐蒲团之上，双目低垂，已告圆寂（死）了。蒲团上还留给柳梦蝶一张“遗训”，上面写着：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能断无明，真如可证！”

柳梦蝶也跟心如读过一些佛典，知道“菩提”的意思便是“最高的道”，“无明”的意思便是指贪、嗔、痴三种情孽。心如所说的也是禅宗的根本主张，不是靠念佛，靠信佛能求得“大道”（菩提）的，要求得大道，到达真善美的境界（即“真如”）就应该斩掉无明。

三年师徒，恩深义重，柳梦蝶自然少不了有一番悲痛，也记着了心如的话。但她在料理了心如的后事后，却突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心如神尼的圆寂，在娄无畏还不觉得什么。他知道一些有道僧尼，在风尘游戏，享了遐龄，觉得世事无所牵心的时候，自行坐化，是常有的事。但柳梦蝶却和他的感觉不同。她倒是有了一种奇怪的“预感”。

她虽然还是一个小姑娘，而且正是生命力旺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对佛门空寂，自然没有什么“兴趣”。但她到底追随心如三年，多少懂得一些禅宗的规矩和习惯。禅宗是不说法，不著书，在觅得衣钵传人之时，前宗就圆寂的。昨宵心如对自己说了那么一番说话，而今就突然圆寂，她想莫非心如已把自己看成了“衣钵传人”。自己是心如的弟子，但却仅是俗家弟子，并非想传她的佛家衣钵，难道心如的愿望，是要自己像她那样，遁迹空门？

柳梦蝶以往虽然对心如神尼颇为依恋，但她却是专心向心如习武，而并不是对佛家有什么兴趣；她对蒙古草原，西藏盐湖，虽也感到新奇，但叫她在荒凉的草原长住下去，她还没有这份“耐力”。

这奇怪的预感使柳梦蝶很是不安，但也很快地消失了。她自己在心里笑她自己：“傻姑娘，你不出家，谁还能叫你披上袈裟？”

在料理了心如的后事后，柳梦蝶又神驰于关内的原野了，她想到碧波潋湘的高鸡泊，她想起疼爱自己的亲人，爸爸和妈妈，还有三师哥左含英。“哎！左含英可并不是自己的‘亲人’呀！”柳梦蝶一想到左含英的影子常常会像自己爸妈的影子一样，一同泛上心头时，她的脸是微微有点羞红了。但想到这些人，到底给她带来一份不小的喜悦！

可是在回向关内的旅途中，又有一种新的不安的情绪，在向她袭击了！她有点苦恼，也有点恐惧。她觉得大师兄变了，和三年前的大师兄很不相同了。三年前大师兄也曾有一次带自己跋涉长途（还有左含英呢），但在途中，大家都是愉快地谈天，爽朗的笑语，每一个日子都很容易地过去，并不感到旅途的遥长。但这一次呢？在大师兄的面上却看不到爽朗的笑容，就是笑也似乎笑得很勉强。

柳梦蝶又看出他对自己也好像拘束得多了，他常常不能很流畅地和自己谈话，好像要经过很艰难的思索，才能组织好他的话语。他在骡背上常常欢喜回顾自己，当自己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纵骡上前，和他并肩而行，问他有何话时，他又嗫嗫嚅嚅，含含糊糊他说是怕自己落后，怕又碰到像在武邑那样，被凶徒分开截击。

柳梦蝶心里，不由得暗暗奇怪，为什么豪气逼人，英姿飒爽的大师兄，会变得好像忸忸怩怩的女孩子？

大师兄的态度，在她心里结成了一个谜，但这个谜也很快地就被揭破了。那一天他们走过了绥远首府归绥的北部，在大青山一家民家投宿。大青山巅，是终年积雪，亘古不化的。有一首诗这样描写过它的面貌：

“群山为座地为盘，天外飞来白玉山，久被太阳薰不化，时时当作水晶看！”

柳梦蝶这晚，思潮起伏，心中很是烦恼，遂飘身出屋，看大青山的积雪皑皑，闪映流辉，正出神，蓦地一条黑影，在眼前一闪。正待喝问，却已听得一个熟悉的低沉的声音，轻轻向自己问道：“师妹，还没睡？”

柳梦蝶定睛一看，不就正是自己的大师兄娄无畏！她心里轻轻一跳，但随即恢复平时的态度，微笑地问道：“师兄，你也还没睡？”

娄无畏苦笑道：“我睡不着，见师妹起来，我也就起来了！”

柳梦蝶本来是一个天真爽直的姑娘，这几天给大师兄恍惚迷离的态度，弄得满腹狐疑，心中很是烦闷，她觉得非问个明白不可了。她突然抬起了秋水盈盈的双眼，直问娄无畏道：“大师兄，这几天来，你总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是吗？大师兄，你一向纵横江湖，爽快豪侠，有什么事情会闷在心里说不出来？大师兄，你一向把我当做妹妹看待，我没有兄弟姐妹，更是一向把你当做长兄看待。你有什么烦恼，难道不能对小妹说么？”

娄无畏一面听着柳梦蝶的说话，一面凝望着大青山积雪的山巅，昂立如僵石，眼睛似定珠，听完了柳梦蝶的话后，仍是悠然存思，茫然若梦，良久良久，始突然指着大青山巅的积雪说道：

“师妹，你看看这大青山颠的积雪！我觉得我就像这大青山一样，大青山的积雪亘古不消，我的心底也好像有一座冰山，一直没有溶化！”

柳梦蝶打了一个寒颤，蹙着双眉，又再问道：“这是为了什么？”

娄无畏在刚才柳梦蝶问他有什么烦恼时，还好像讷讷不能出之口似的，后来话一说开，再经这一问，他突然地像雪山崩泻一样，滔滔的话语，就像奔腾的冰河。

“为了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你既然这样问我，我只能给你说说我心里的感觉。

“师妹，你是幸福的，你有爸爸，有妈妈，有许多疼你的人，你好像春天一样，散播着欢乐的气息。

“可是我和你不同，我连爸爸妈妈的颜容，也记不清楚了。虽然师父、师母对我都很好，但我总不能长住在你的家。“这还不足以形成我心里的雪山。师妹，你没有经历过我这么长久的亡命生涯，没有尝过流浪的滋味。而我却是历尽沧桑。“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惯于孤独了！你不知道，我常常是一个人独往独来，在渺无人迹，猿啼虎啸的燕山；在流水呜咽，孤舟难觅的黑水，我曾消磨过多少早上与黄昏？

“你只知道我曾叱咤江湖，但你却不知道我也很软弱。我惯于孤独，但却害怕孤独。我常常害怕黑夜的到来，宁愿在漫漫长夜里坐待着黎明。我更害怕没有音响与没有色彩的世界，在静寂的深夜，我甚至宁愿听到虎啸猿啼，听到流水呜咽。”在娄无畏滔滔不绝他说话时，柳梦蝶一直地凝神在听，这时，她突然地插嘴问道：

“大师兄，你相识遍江湖，难道就没有友人？再说，你曾在义和团中，那里不就正似沸腾了的海洋？”

娄无畏苦笑道：“朋友么？自然是有的。我有爱护我的良师，比如你的父亲和关外的老英雄独孤一行；我也有患难中的朋友，比如我曾参加过的匕首会和义和团中的一些人。

“可是我还是感到空虚和寂寞，我缺乏一种朋友，能分享我的欢乐与忧愁，在并肩战斗之余，也能喁喁细语，获得心灵上的和谐。

“而且我更多的时候，就并不是和朋友们一起的，在我年轻的日子里，我就常常是一剑去来的了！

“而我感到最大的苦恼还是：尽管有许多朋友，可是没有人指引我一条可行的道路。师妹，你也许知道我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恨透了满清和满清的奴才，可是我找来找去，还找不到一种力量，可以摇撼这根深蒂固的皇朝。我听过小蚂蚁咬死大白狼的故事，我在找寻一个有力的团体，集合了许许多多人的团体，于是我找到了义和团。

“但我在义和团中又找到了失望。义和团是要‘扶清，的，而里面也是清浊合流，龙蛇混杂，尽管有人主张参加义和团还是值得，但我却还是没有看清楚其中的道理。

“师妹，你问我有什么事情闷在心里说不出来？我不能很明白他说出来，我也没办法说得清楚。我常常在血雨腥风之后，独自徘徊，许许多多奇怪的思想，就乘时袭到。我像在期待什么，又像在追求什么，于是一些幻想，就好想朦胧的春梦，掠过朝睡中半醒的眼！”

娄无畏像雪山崩泻一样的倾诉，震撼了柳梦蝶的心灵。她不晓得在这江湖豪侠的心底，会像深海中埋藏着一座大冰山。其实娄无畏的苦闷，正是他情感的无处发泄，加上思想上的没出路，以致在心中形成了一个忧郁的“结”。他的苦闷，也正是那一个时代中，许多人共同的苦闷。柳梦蝶还是思想上没有怎样成熟的少女，她还不能怎样理解这种苦闷。可是娄无畏的话，已经在她澄明如镜的心湖，荡起了涟漪！

她轻轻地抬起头来，眼睛里闪耀着一颗晶莹的泪珠，她低沉的对娄无畏道：

“师兄，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但我爱我的家庭，我也爱这个世界。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将幸福带给所有的人。

“我不知道我能够帮助你什么？不过，我是诚心愿意做你的妹妹。我的家庭也可以当作你的家庭，当你感到寂寞，感到孤独的时候，我愿意像对兄长一样款待你！

“至于义和团，我对它也很陌生，不过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是有光和热的，你不知道，当我一听到你谈到它时，我是多么想往‘红灯照’（义和团中的妇女组织）中的那些姐妹们！我想也许你在他们之中，但却也没有分享他们的欢乐与忧愁，所以就感到特别寂寞了吧？”

娄无畏带着大病初愈的、疲倦的神情，“哦”了一声道：“师妹，也许你是对的，你充满着青春的气息，而我却有点衰暮了。我谢谢你的关怀，时候不早，我们还是回去休息吧。”他在柳梦蝶的谈话中，感到温暖，也感到失望。她只是把自己当做“兄长”而已，他不敢细细咀嚼她的话，于是他像泄气的皮球一样走了。

但柳梦蝶那晚却不能好好地安息，她在院子里徘徊，一直到天明。正是：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灯火阑珊 中年心事浓如酒 暗香浮动 少女情怀总是诗

可怜那一晚上，柳梦蝶终夜无眠，在院子里徘徊凝想，直到天明。

十多年来，她都是在父母痛爱之下长大的，这三年来，虽说在塞外穷荒，也有心如神尼的照顾。她很少碰到需要自己决定的大事情，然而现在是碰到了。

她隐隐约约地想到，这大约就是平时亲友所说的，女孩子长大之后，必定会碰到的问题了。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爱情”，这一种情感对她是如此“陌生”，令人激动，令人愁烦，但也有一种奇异的“吸力”。

这一种情感，在她十九年的生命中，第一次像狂潮一样卷到，使她整个身心都颤抖起来！但这种感情，是“第一次”才体验到的吗？又似乎不是。

“不是的！”柳梦蝶心中自己答道。她脸上也热辣辣起来了。左含英的影子，像闪电一样地闪过她的心头，她想了三年多前，她和左含英在高鸡泊中划船的情景，那时左含英就问过她：“妹妹，你愿意永远和我这样吗？”那时她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不知怎的，这句话却像一个烙印，烙在她心上，令她直到现在，都未忘怀。

她想到左含英，总是带着喜悦的，现在也是。她和他虽隔别了三年，但却一点不觉得有什么隔膜，她相信再见面时，就是不说什么话，彼此也一样可以了解的。

这是“爱情”吗？她同样的不知道。这种情感是“缓慢”的，像滴在石阶上的檐头雨水，慢慢侵蚀进去。而娄无畏的情感，却是像暴风雨一样袭来，以至她在仓猝之间，简直不知怎样应付！但也由于娄无畏狂潮疾风一样的情感，令柳梦蝶想起她和左含英之间的情感，这情感究竟是哪一类的情感？柳梦蝶在平时是一直没有想到的。

她觉得对于大师兄，她是敬佩的，她一向也真的是衷诚把他当作兄长一样来尊敬的。她对他冒死来救她一家，在柳林中力战群凶，以及他三年来，走遍江湖，来寻找她的踪迹，也是非常感激，然而她总觉得，大师兄对她是比较“陌生”的，她和他相处的时候，远不及和左含英相处时来得自然。

但，尽管如此，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大师兄似乎很“可怜”，没有亲人，没有家庭，长年地东飘西荡，独往独来。她蓦地觉得，这个人虽然豪气干云，纵横江湖，但却像“小孩子”一样，需要“照顾”！一种女性天赋的“母爱”，使她好像忘掉年龄，忘掉她还只是十九岁的女孩子，而大师兄却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了！

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照顾”大师兄时，她感到异常的迷惘，她不知道该怎样做，她不能想象和大师兄可能像和左含英的一样亲密，但她又不能让他太失望。

经过了在大青山畔那一晚，娄无畏对柳梦蝶倾诉胸臆之后，他们两人之间，发展了一种奇妙的关系：他们好像更“亲近”了，也好像更“生疏”了。

娄无畏把多年沉埋在心底的感情倾吐之后，不管如何，心胸都觉得舒畅了许多，对柳梦蝶的态度，也减少了那种异样的尴尬，看起来是要比以前更“接近”了。可是娄无畏对柳梦蝶的反应——既非接受，也非拒绝，却感到有“一击不中”的羞愧。在武林的传说中，最高手的剑客，是“一击不中”，就“翮然千里”，不会再有第二次的纠缠的。娄无畏在情感上，对柳梦蝶已是觉得“一击不中”了，但是他不能“翮然千里”，一来是于情于理他都不

能离开她，二来他甚至觉得，便只是把柳梦蝶当做一个“妹妹”吧，也给他带来许多“温暖”，他并未衰老，可是却似乎需要一根“拐杖”了。至于是否会再有第二次的纠缠，他自己也不知道，由于一种作为长辈（师兄）的情感上的“自尊”，他是要压制住自己的情感，至于这种“压制”，会否像洪水一样地溃围而出，那就谁也不能预料了。不过，既然娄无畏有了这种情绪，他就不能不感到好像是更“生疏”了。

至于柳梦蝶呢？也是一样。她觉得师兄“孤独”，是一个“可怜的大孩子”，愿意尽可能地“安慰”他。因此她经过了大青山畔那一晚后，对他是表现得比以前更关心了，以前她只是他的“师妹”，要他“照顾”，而现在她觉得不单是他的。“妹妹”，也是他的“姐姐”，要反过来“照顾”他了，因此她对他的起居饮食，有意地关心起来，好像是比以前“亲近”，得多了。但是，虽然如此，她对大师兄这种情感，却又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她还不能完全理解大师兄的情感，而且大师兄也不能替代左含英在她心中的位置。左含英在她心中，是“平辈”的，是可以毫无拘束的谈笑的人，而且是她深深了解的人。

她尽管对娄无畏“好”，但这“好”的性质，她隐隐约约觉得，和对左含英的“好”，又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奇妙的关系中，度过了长得令人烦闷的旅程，经过大漠流沙，深山幽谷，他们又从大黑河畔回到直隶（即今河北省）的通州来。

看官，你道他们为什么不回到山东，而去了直隶？原来当时义和团的本部已从山东移到直隶，山东已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只有一小部分留下来的义和团在山东和袁世凯对抗了。

当时直隶的通州是义和团大本营的所在，柳剑吟和左含英都在那里，所以娄无畏带着柳梦蝶，自然是直扑通州。

不料，娄无畏他们却扑了一个空，柳剑吟和左含英已都不在通州，他们都为了义和团的事，外出去了。柳剑吟去了天津，左含英也随他同行。他们此去，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在一个月之内，不能回来。娄无畏便急急先找在通州坐镇的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打听。

那时正是义和团声威最盛的时候，李来中也忙得很，他只能和娄无畏很简略地谈了一些。原来在义和团进入直隶境后，扩展很快，只啄州一地，就有拳民二三万人，占领了县城。在直隶境内，到处都可见到头裹黄中，腰缠红带，手擎戈矛的拳民！直隶的总督裕禄发了慌，迫得以“敌体礼”（站在平等地位的礼节）迎义和团入天津。当时进入天津的义和团首领是地位仅次于李来中的张德成和曹福田。柳剑吟便是李来中请他到天津察看形势，和联络天津一带的江湖人物。李来中说完之后，坚请娄无畏和柳梦蝶暂时留在通州，他说柳剑吟一个月后反正要回来，而且义和团的妇女组织“红灯照”，正缺乏有胆识、有武艺的女子帮忙，所以他很希望柳梦蝶帮忙他训练“红灯照”中的女子。

对于义和团，娄无畏倒不热心，但柳梦蝶却很感兴趣。她见“红灯照”中的女子，不梳头，不裹足，行动矫捷，态度大方，觉得颇对心思。“红灯照”中的两个女头目董二姑和刘三姑，也是一身武艺，豪放得很有男子气概，尤其是刘三姑，更是抗法名将刘永福的幼妹，和柳梦蝶很是合得来。

在通州的这段日子里，娄无畏和柳梦蝶还是常常见面的，义和团既然有妇女参加，男女往来也被视为寻常，何况他们本来就是师兄妹，所以他们就

是往来较密，也没人觉得奇怪。

在通州过了半个多月的样子，柳剑吟还没有回来，只是李来中已派人通知他——他的女儿已经回来了。通知的人照日程算是已经到了天津多日，但也没有接到柳剑吟的复信。

在这段日子里，娄无畏和柳梦蝶的情感，又有新的变化，变得更恍惚迷离了。娄无畏虽然一直在压制自己的感情，可是仍不免有时流露。尤其令得他苦痛的是：柳梦蝶时时在有意无意之间，会提起左含英来。而娄无畏看得出，每当她提起左含英时，总不自觉地流露着一份喜悦之情。

娄无畏的心情在矛盾中。他正如蜘蛛之甘缚于自己的网，很难于自拔了。他一面觉得他需要像柳梦蝶一样的少女在他的身旁。但另一面却觉得，不应该用情感去束缚这样纯真的一个少女：她是如此年轻，而自己已经渐渐"老"了。他想：她应该有她的幸福、她的欢乐，看来她是喜欢左含英的，那未何必横在他们之间，作一个障碍？更何况他也隐隐觉得，柳梦蝶好像是在"可怜"他，这叫他无法忍受，他的英雄意气，把受人"可怜"当成是一种耻辱，就算柳梦蝶肯爱他，但这爱是搀杂着"可怜"的成份的话，他是宁愿孤独终生，也不愿接受的。而且在另一面他又觉得，不知是不是由于年龄的不同，引起心理的差异，他觉得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常常不会很自然，不会达到他所企望的"心灵上的和谐"，他想"退出"，但又不能毅然"退出"，情感上的矛盾，引起的苦闷是一天天在扩大了。

同时柳梦蝶的心情也一样陷入矛盾与苦闷之中，在她纯洁的心灵上，她不愿任何入受到痛苦，何况是她所敬爱的大师兄。因此她是尽可能的对他温柔体贴。但是每当她觉察出大师兄有意无意之间所流露出的爱意时，她又不禁觉得后悔。她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她不知道这样下去，会弄成什么局面。她有意对大师兄"体贴"，但自己又后悔这种"体贴"。她恐怕会引起大师兄的"误解"，她更害怕大师兄的情感，又一次的像狂潮疾风似的卷来。

她同娄无畏的往来，别的人倒没有觉察出什么异样，可是却瞒不过精明的刘三姑。刘三姑和她同住一间房子，常常看见她深夜失魂落魄地回来，心里早已"瞧料"（猜中）几分了。

有一天晚上，刘三姑径直地间柳梦蝶有什么心事，径直地问她是不是"欢喜"大师兄。她还这样的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对柳梦蝶说："姑娘长大了，是该找婆家了！我看你的大师兄人又好，又老实，又有本事，和你正是一对儿！"

"找婆家！"刘三姑的话语，宛如在她耳边响起一个焦雷！她从没有想到过"找婆家"的事，但现在却不能不想到了。是的，女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可是她又怕想到"要嫁人"这件事，她甚至这样天真地想：就是要嫁人，也要过八年十年再说。

可是嫁给谁呢？她不能想像会嫁给大师兄。那么嫁给左含英吗？她又觉得不忍这样地"抛开"大师兄，让他去独自忍受苦痛。她想，还是不要嫁人吧，再不然，等过了十年八年，人事沧桑，情况一定会变，那时再想这件事情吧。

可是，她又想起大师兄已经是中年人了，他不比自己，再过十年八年，大师兄已经四十开外，到那时如果自己不嫁给他，他会更其失望，也会很难再找到其他女孩子。因此他又觉得不应该这样"拖"下去，还是干干脆脆告

诉大师兄，自己不愿意嫁人，请他找别个女孩子吧。但，想是这样想，可怎能说得出口呢？大师兄也没有谈过结婚的事情，何况她还害怕损伤了大师兄的“尊严”。

有事情闷在心里，是最难受的。而这种事情又是连对父母也不方便谈的。于是当刘三姑再三追问她时，她忍不住低声对刘三姑倾诉了。可是她也不敢，也不能清楚他说出自己的心情，她只说看来大师兄娄无畏和三师兄左含英都“喜欢”她，因此她心乱得很，不知该怎样决定。

刘三姑听了，噗哧地笑道：“这还不容易决定？你喜欢谁就嫁给准好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有谁能强着把你拖进花轿？”她倒是说得那样轻松，那样爽朗，柳梦蝶可是一点也拿不定主意，“喜欢准？”这事情就不简单，而且她觉得，不是别人在迫她，而是一种无形的潜力在迫她，叫她自己不忍抛开大师兄，她觉得这不是“喜欢谁”的问题，自己纵是“喜欢”左含英更多一点，也不能说离开就离开大师兄的。

他们两人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中过了半个多月，终于有一天李来中告诉他们道：“左含英明天就回来了！”

原来李来中派人到天津时，柳剑吟恰巧不在天津，到外面联络江湖上的帮会去了。到他回到天津时，一听左含英告诉他，柳梦蝶已经给娄无畏找回来了，他不禁老泪纵横，喜极而泣，说道：“苦了这孩子了，三年来她不知受了多少折磨？现在找回来了，我也安心了！”他不知道柳梦蝶这三年来并没有受什么折磨，她在心如的照料下，过得好好的，还学了一身武艺。

柳剑吟是非常想念他的爱女的，但他不能立刻回来，当时的形势已经发展得很严重，有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他料理。他想了又想，终于叫左含英代他回来一趟，一方面固然是代他看看柳梦蝶到底现在是怎么个“样儿”？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大事情要问李来中的主意。

娄无畏听到“左含英就要回到通州”，心中很是不安，他的心情是既喜悦而又混乱。喜的是：他又可见到隔别多年的师弟了，他觉得爱柳梦蝶是一回事，但师兄弟之情，是不会因妒忌而变成“敌人”的；混乱的是：他不知该怎么做，事情好像该临到决定的前夕了。他想了又想，突然在半夜里披衣起床，倏地朝柳梦蝶住处奔去。

其时已月过中天，夜凉如水，女营外刁斗无声，只在远处有卫兵巡逻来往。柳梦蝶一听通报，就马上出来见他，好像她也深宵未睡，等着他来找似的。

两人在月光之下一再徘徊，月色溶溶，夜风萧萧，良久，良久，娄无畏才抬起头来，凝视着柳梦蝶说道：“妹妹，（他在大青山畔那一夜之后，已不称“师妹”，而改称“妹妹”了。）我有几句话一定要和你说：

“我很后悔搅乱了你的平静。我现在已经想过了，我以前惯于孤独，今后也将惯于孤独，何况你还愿意做我的妹妹，我已经是很满足的了！

“我想过了！我已经渐渐衰老了！这不单是年龄上衰老，我说的是我的心境。而你还是这样年轻，你的生命还刚刚开始，我不能‘拖’住你，我也不应该拖住你。

“我想过了，左师弟是更适合你的，他也是这样年轻，请恕我直说，你们应该是一对最好的伴侣。你们的结合，将会在江湖上留下佳话。

“至于我呢？妹妹，你不必管我，我这一生，已经是注定在江湖上流浪亡命的了！”

“不！”柳梦蝶眼睛凝着泪珠，对娄无畏喊道。但“不”之下又是什么呢？柳梦蝶可一时又说不出来。待她再想好话想说时，娄无畏已似掠水惊鸿，飘然而去了。柳梦蝶稍一迟疑，便不见了他的影子！

这一晚，柳梦蝶想到许多许多，终于在她心内，也暗暗地有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左含英回来了，他欢喜得一步三跳地跑进营门，李来中和几个高级首领，以及娄无畏、柳梦蝶都在中堂等着他，这不是因为李来中看重他的本人，而是因为他代表柳剑吟前来，他们急于要知道天津的消息。

左含英可并不怎样先看李来中，他只是急急地游目四顾，找寻柳梦蝶，可是当眼光一碰到柳梦蝶时，他不禁呆住了！柳梦蝶颜容憔悴，双眉深锁，似郁似怨。左含英亲亲热热地叫她一声：“师妹！”她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嗯！”弄得左含英一肚子的话都说不下去了。

左含英的眼睛又从人丛里找到娄无畏，只见师兄虎目无光，精神也似很坏，他觉得奇怪，蓦地他又省起，自己竟是“失礼”了，他在谒见李来中后，应该先向大师兄问好的，自己却一心专注在柳梦蝶身上。他这一想，脸上不觉有点红晕，他正想开言，娄无畏已微微地笑道：“咱们师兄弟慢慢再叙，你应该先把事情报告总头目，他们都在等着听天津方面的消息呢！”娄无畏毕竟是历练过来的人，他虽然心也很乱，但在这些地方，却很识得大体。同时他又说得很自然，轻轻地解了左含英的窘。

左含英这才向李来中重新施礼，定了定神，正容说道：“总头目，情形非常紧张，那面的弟兄，都在等着听你的意见。”

原来义和团的声势越来越大后，和当时洋人以及教民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固然义和团有许多盲目仇外的行为，但当时在华的列强，恃着特权先用激烈手段对付义和团的也不少。例如有一次义和团经过山东庞庄时，一间美国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就无缘无故地开枪射击，追逐捕捉。

到光绪二十五年底，在华列强公使所组成的公使团，正式向满清政府提出照会，要求取消义和团及大刀会（与义和团合作的一个主要团体），要求将为首的“拳众”以及帮助义和团的人尽行诛戮。并声明如果清政府不接受，各国就要自行派兵来办理！最初满清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派直隶提督聂士成去剿义和团。聂士成逢人便杀，见屋便烧，结果却激得老百姓纷纷加入义和团，京津一带，秩序大乱。西太后一见不是办法，她恐怕会因此激起民变，在洋兵未来之前，便动摇她的主座。这位老奸巨猾的西大后，遂出尔后尔，反下了一道上谕去斥责聂士成，说道：“倘因此（烧杀）激成民变，惟该提督是问！”

这还不算，西大后又幻想利用义和团来替她抵御洋人，她竟派人到天津来，说准许义和团正式入京。

这样义和团就碰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入不入京呢？”天津的首领张德成和曹福田是主张入京的。而柳剑吟，他以义和团客卿的地位，不便发言，但他却是不主张入京的。因为人京之后为西大后所利用，危险甚多。他就不敢相信满清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张德成他们的命令，先行潜入北京，与北京原有的义和团会面打探风声。他准备在派遣左含英回通州的第二天，他就动身。

不过他始终不以入京为然，他觉得在北京发展义和团是一件事，把主力大队拉入北京又是一件事。义和团所说的靠符咒可御枪炮，骗得别人，骗不

了他，他就害怕一班没有武器的义和团，到了京城，会白白送死。因此他郑重地叫左含英来问李来中的意见。

李来中听了左含英的报告，和左含英传达了柳剑吟的见解后，沉吟半晌不语。但旁人已看得出他有一份不小的激动，也有一份不小的喜悦。他蓦地拍案而起，虎目放光，横扫众人，狂喜嚷道：“去北京！怎么不去？咱们成功啦！大英雄大豪杰做事情，何必像乡下妇人那样怕前怕后，伯蛇怕鼠？俺要亲自率领大队进北京！”

李来中这一拍案而起，娄无畏很是尴尬，柳梦蝶也很不高兴。至于其他头目，则有的狂喜，有的忧虑，但大家见李来中如此，都不便进言。

娄无畏尴尬的是：柳剑吟是他师父，李来中竟毫不尊重他的师父的意见，在决定进北京时，连提也没提起他的师父。而且在话语里好像很有点轻视柳剑吟，把他比做“乡下妇人”，而自己才是“大英雄、大豪杰”似的。娄无畏虽然不关心义和团的事，但他在这点上是赞同师父的意见的。“入北京？和胡虏合作？这算什么英雄豪杰？这不是给人当英雄，而是给人耍狗熊！”娄无畏在心里暗暗生气，但也因为柳剑吟是他师父，他不方便说出来。

柳梦蝶的不高兴则更显然了。她没有像娄无畏想得那么多，但她非常不高兴李来中所说的“乡下妇人”的话，她觉得李来中轻视女人，好像只有男人才能是“大英雄”似的。她不高兴得连小嘴儿也鼓起来了！

李来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本来是清朝陕军将领董福祥手下的武弃（小武官），后来在加入义和团后，才一路扶摇直上，做到总头目的。在他的意识里，还觉得能见皇帝，尤其能见到西太后，是一件足以“荣宗耀祖”的事。他心里想，以一个小武弁出身，而能够令西太后特派专人迎入北京，和王公将相，并起并坐，人生到此，还不足以意得志满，睥睨群辈吗？因此他竟不权衡利害，竟要将义和团的主力，带到北京会“耀武扬威”！

他也看得出娄无畏和柳梦蝶很不高兴，于是他急急打发他们出去，摆摆手道：“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入不入京的事，不须谈了。你们师兄弟多时不见，我不阻你们了，你们到外面去叙叙吧。”他又含笑着对左含英说：“你也没事了，你高兴就多在通州玩两天吧，你近来也辛苦了！”他作出很通达人情，关怀小辈的样子，再摆摆手，这“会议”就算结束了。

左含英没精打采地跟娄无畏柳梦蝶出来，他见柳梦蝶还是爱理不理的，只顾低着头看路旁的花儿草儿，只好和娄无畏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但在闲聊中也有一件令娄无畏很注意的事，就是师叔了剑鸣的儿子丁晓已经出现，他见过了自己的师父，两入保定城，整顿太极门，听说办得非常出色，立刻名闻江湖。还听说他也为柳剑吟很出了一些力气，他的妻子就是梅花拳老掌门姜翼贤的孙女，而朱红灯则是姜翼贤的大弟子，有这关系，所以丁晓在义和团里也很吃得开。

两人谈了一会，娄无畏突然看了柳梦蝶一眼，徐徐说道：“我有些小事情，要先走一步，你们多年不见，多谈一会吧！”

娄无畏一去，左含英和柳梦蝶都觉得有点不大自然。左含英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多年不见，师妹竟是这样冷冷淡淡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大师兄去后，她更是面色倏变，忽红忽白，看来她竟像有很重的心事，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不禁带着悲愤的激动的声调对柳梦蝶道：“师妹，咱们从小玩到大，咱们小时候也常常拌过嘴儿，但你从来不曾这样阴阴沉沉，爱理不理人的。

你不知道我这三年来多惦挂着你！我自恨本领不济，我白天里想着你，晚上做梦也梦着你。师妹，你就是有什么事情恼了我，打我骂我都好，就请你别这样子冷淡我！咱们都是死里逃生，三年来久别重逢，你就是有什么事恼我，也得过一两天才发作呀！师妹，你到底有什么事恼我？你说出来吧！”

柳梦蝶蓦地抬头，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珠，哽咽说道，“含英，我并没有恼你！我也知道我不该这样对你，但我现在心里很乱，你待我好好想过一回，再和你说吧。你今晚午夜，可以到女营来找我，咱们再好好地谈。”柳梦蝶说完了这些话，更显得优郁和疲倦，左含英也不敢拦阻她，只好很温柔地对她说：“是的，师妹，你看来精神很不好，是该先去休息休息了。今晚我再来找你吧。”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师兄妹，并没有交谈什么话，就结束了他们阔别三年后第一次的见面。

太阳下山了，月亮又升起来了。柳梦蝶回到女营后，就躺在床上，不眠不食，刘三姑问她是否有病，她又说不是。她是在想，想着大师兄，也想着左含英。

左含英长得更英俊了，他的影子在柳梦蝶心头摇晃，就像临风玉树摇曳在晚风前。她心里也实在很难舍得左含英，但她想着大师兄好像更“可怜”，更需要“照顾”，她想起大师兄所说的“心境垂暮”的话，蓦地有一个思想在她心中泛起：“是的，左含英是这样年轻，这样英俊，就是自己不‘理’他，也一定会有许多女孩子‘理’他，而大师兄呢，却的确是需要自己‘照料’的。”她想了又想，觉得是应该“牺牲”自己，去完成他人的幸福了。

这一晚，她在女营会见左含英。和昨晚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情景，但却有不同的心情。她蓦地用一种急促的，说得很快的语调，对左含英说出了她的决定。她说得这样快，就好像生怕被别人截断了，以至影响到自己的“决心”似的。她说：“含英，许多话你不必问我，我也不必说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意思。我始终是你的师妹，我愿意很好对你，使你幸福，但我怕你误会了我的意思。

“我应该告诉你，有一个人在你之前，隐隐约约地向我表达了他对我的爱意了。我起初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我现在是考虑了！”

“谁？”左含英急促地问。

“他就是大师兄！”柳梦蝶在低着头微叹！她避开了左含英紧盯着的眼光。

“哦！大师兄！”左含英惊诧地叫了一声，就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是的，他能说什么呢？他不能反对师妹去接近大师兄，他又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悲痛。他蓦地回转了身，匆匆地跑了，连一句交代的话都没有。

第二天早晨，柳梦蝶接到了一封信，那是左含英留给她的。左含英告诉她：他不能在通州耽下去了，他也不希望再见到她。他告诉她，他今天一早赶回天津去了。末了他祝她和大师兄幸福。

前尘往事，都上心头。柳梦蝶昨晚虽好像下了极大“决心”，但她其实却是舍不掉左含英的。她读了左含英那封幽怨异常的信后，本来就已不大平静的心潮，更激起了极大的波浪，她整个人都呆住了，她想哭，但哭不出来！

刘三姑以前的话语突然在她耳边响了起来：“你到底喜欢谁呢？”她现在明白了，她喜欢的毕竟是左含英，尽管她故意冷淡他，但他一走却就给了她如许悲痛！这悲痛就是她爱左含英的明证。

她也渐渐明白，她对大师兄的情感是哪一体情感了，那不是真正的爱情，

那只是一种“冷悯”。自从在大青山畔那一晚，大师兄倾吐心情之后，她和大师兄相处，就一直觉得不大自然，一直觉得好像有一块石头压在自己的心上。

她又有一种害怕的预感，左含英这一去会怎么样呢？她怕他在受了一个重大的创伤后，没有气力抵御当前巨大的风暴。比如他碰到和强敌拼斗时，他还能够像以前那样机灵和有勇气吗？“这一个任性的孩子！”她有点怨起左含英来了。

有一个思想，蓦然又涌上心头：她要“保护”他——左含英。她觉得大师兄好像一棵大树，已经可以独自抵御风雨的了，而左含英不过是一枝嫩条。

柳梦蝶的心情就是如此复杂而又容易激动，她突然止了哽咽，匆匆地收拾行囊，佩上青钢剑，藏好牟尼珠，她也跟踪左含英赶到天津去了。她什么人也没有告诉，只简简单单地写了两张字条，通知刘三姑和娄无畏。

柳梦蝶赶去天津的事，且先按下不表。娄无畏当天晚上，也是整夜无眠，不过他在哀伤中却又有着欣悦，他在左含英回来的前夕，毕竟是下了决心退出了，他喜悦他能够有一份侠客的“慷慨”，不因自己的原故，去妨碍师弟师妹的幸福。

但这天晚上，他先接到左含英的信，跟着又接到柳梦蝶的信，左含英的信祝贺他和师妹的“珠联壁合”，同时说明自己从此要学他那样飘流江湖，请大师兄原谅他不辞而行，也请大师兄原谅他从此不再和他见面。柳梦蝶的信很简单，只是写了几行字告诉他：她去了天津。

这两封信给予娄无畏很大的不安。“为什么师弟这样误解我呢？”他后悔自己伤害了师弟师妹的心。他想了又想，突然间也作了一个决定，他也要赶到天津去，当着师弟师妹，解释明白。

他愿意撮合他们的婚事。他遂正式告知李来中，说有要事非到天津找他的师父不可。李来中本来是要留住娄无畏的，可是经过昨天他们暗中“犯劲”（不和）——他要进北京，娄无畏的面色很是难看，李来中也很不高兴，他见娄无畏这一说，还以为娄无畏是和师父一道，反对他的计划，就也冷冷淡淡地说道：“你既然不愿在通州住，我也不留你了，但愿咱们能在北京见面。”

娄无畏辞过李来中，遂匆匆赶道，急急追踪，一路上但见头裹黄巾、腰缠红带的义和团，络绎往来，如洪流，如巨浪，他也不禁心中感动。

这天傍晚时分，他已赶到天津。其时已是城门深锁，守卫森严。他不愿惊动守城的义和团，遂择一处僻静之地，暗觑无人，一涌身，就轻飘飘地上了墙头。这也是他怕“麻烦”，恐防耽搁了时间。

哪知他想避“麻烦”，“麻烦”却来找他了。他上了墙头，正想下跃之际，蓦地有衣襟带风之声，来自身后，他久经大敌，不往前闯，反向后退，往旁一纵，竟再退出城外。这也是娄无畏自知犯了纪律，不愿引起冲突。

哪知来人还是不饶，他竟似断线风筝一样，直跟着娄无畏身后落下，一面喝道：“什么人敢偷进城内？”说话之间，已是掌风飒然，朝娄无畏肩头按到。娄无畏急滑身卸步，“渔夫晒网”，丹田一搭，气达四梢，双臂一抱，右时微抬，这是擒拿法中的“拆”法，娄无畏之意不在伤人，只求解拆。

哪知来人身手竟是不凡，他刚一现时，敌人竟微笑一声，疾如星火地用了左手“白鹤亮翅”，右掌向娄无畏中盘一挥，娄无畏急塌腰吸腹，急急后退时，来人已跟踪而上，“斜挂单鞭”，往下一沉，右掌立刻往下一切。

娄无畏见来势甚凶，不愿硬接，急展开独孤一行所传身法，身形平地拔

起，真如巨鹰掠空，飞掠出二三丈外。
娄无畏本待道出身份，消除误会，但他见来人，一连用了两手太极拳法，竟是非常纯熟，敢情有了八九成火候！他心中暗暗惊讶，怎的在此时此地，会遇见一位太极名家！这身法手法，和自己的师父完全一模一样。自己就不知道，除开师父柳剑吟外，怎的同门中还有如此人物？师叔丁剑鸣也不过如此，如果是他教出的，怎能有如此纯净功夫？如果不是他教出的，这人又究竟是跟谁学的？
娄无畏心中暗暗猜疑，故意不先说出身份，也立意不用太极本门功夫去应会，他暗想：且先用八八六十四手擒拿法试试他再说。
来人见娄无畏身手不凡，也自惊讶！他深恐误伤了同道，这时虽已跟踪扑到，却先不出手，再喝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赶快说出，以免自误！”
哪知娄无畏并不答话，竟把门户一立，双拳一抱道：“你未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就是急三招，俺倒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如此放肆！”
来人见娄无畏并不理会，竟自挑战，心中也不禁暗气，他又怀疑娄无畏是敌方奸细，更是留神，遂愤然说道：“偌大一个天津城，俺就不曾见过有如此霸道的，若任你随来随去，莫不叫江湖人物看轻了守天津的义和团弟兄。俺也没多大能为，但也不能让你这样放肆！”说罢把门户一立，就待交手。
娄无畏存心试技，也就不再客气，马上走行门，迈过步，拉开式子，双臂箕张，狠狠前扑。他用的是独孤一行所传的大擒拿手法，只见一派凶猛犷厉，手脚起处，全带劲风。
那来人竟不知娄无畏是什么家数，说是劈挂掌又不像劈挂掌，说是擒拿手又不像擒拿手。原来那是独孤一行就鹰爪门的擒拿手，加以改变，独创出来的。来人资历尚浅，如何知道？
但来人虽然暗暗惊奇，却是毫不害怕，他的太极功夫，原是以静制动，就势破招的，不管你是何家何派，他都紧守着“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的秘诀对付。
他不管娄无畏如何凶犷，竟是沉着应付，寸步不让。只见他身形展开，真是静如山岳，动若江河，吞吐如意，收放自如，太极掌法，竟是十分纯熟。只见两下子一换上招，闪、展、腾、挪，一攻一守，都是乍沾即合，进退闪避，都是中规中矩，两人谁都讨不了便宜！
这一动上手，约有三五十招，功夫可就有点分出高下了。娄无畏虽然攻势劲疾，一派凌厉，却竟讨不了好处，反而有好几次几乎给他的太极掌制住，不是变招得快，阅历又深，差点就吃了亏！
本来娄无畏的功夫和来人原就不分上下，若论经验，还是娄无畏略胜一筹，如何他反会处在下风？原来娄无畏因为看出来人是太极门的名手，存心较技，所以完全不使出自己太极本门的功夫，只以独孤一行所授的八八六十四手擒拿手来对付。
独孤一行的大擒拿手和柳剑吟的太极掌本来也是功力悉知，可是娄无畏学大擒拿手，不过五年，而太极掌则有十几二十年功候，如今只用五年的功候来对付也有十几廿年功候的来者，自然免不了有点相形见拙。娄无畏平日对敌，都混杂两家之长，所以特别厉害，而今连一丁点的身法手法，都不敢露出是太极门的来，等于把本领“封闭”了一半，如何能不落在下风？还幸他基础极佳，大擒拿手法，虽欠火候，也已得独孤一行所传的十之七八，所以还没有吃什么大亏。

娄无畏心想，再这样打下去，难保不会落败，他想这玩笑也开得够了，不如给他戳穿了吧。他主意一定，突地身形手法一变，也使出了太极掌法来，一下子用了“玉女穿梭”“如封似闭”“三环套月”“登山跨虎”等几手掌法，一式一式，滚滚而上。猱身进掌，一招一式，都显出他的太极功夫，也差不多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娄无畏这一变招，来人不禁大吃一惊！急急纵身跃出圈外，把势一收，问道：“你原来也是太极门的？”

第十回　遭暗算 英雄惨死　诉心事 儿女多情

娄无畏见问，微微笑道：“我当然是太极门的。你呢？你的太极掌又是何人传授？”来人见娄无畏果是同门，竟不先答话，急急上前，凝眸注视，猛地拉着娄无畏问道：“柳剑吟柳老拳师是你的什么人？”

娄无畏见他如此激动，不禁心里暗暗纳罕？遂正容答道：“柳老拳师正是俺的恩师！”

此语一出，来人蓦地两行清泪夺目而出，“哦！敢情你就是娄无畏师兄！小弟正待找你！你的师父，你的师父……”他竟哽咽着泣不成声了。

娄无畏大惊！急挣脱他的手，大声问道：“俺的师父怎么样了？你说，你说……”来人双目低垂，挣扎着说道：“你的师父，他被人害死了！”

这话直如晴天霹雳，娄无畏登时像疯了的老虎一样，双眼布满红丝，猛地上前，双手摇看来人的肩膀，双目逼视来人的面门，喝问道：“真的？你怎么知道？”那来人纹丝不动，也定着眼珠，对着娄无畏道：“你的师父是俺亲手埋的！你的师父，正是俺的嫡亲师伯，丁剑鸣就是俺的父亲，俺在师伯处常听他说起师兄，所以俺才想赶到通州找你，哪知在这里误打误撞，就撞上了！”

他一直说，娄无畏的面色一直在变。他尚未说完，娄无畏已咕咚一声，双手撒开，倒在地上，晕过去了！这也难怪，他从七岁起就由柳剑吟抚养，至二十岁才出师门，名虽师徒，实如父子，正是恩深义重，无日或忘，他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宛如铁锤锤心，怎能不当堂晕倒。

列位看官，你道柳剑吟武功如此深湛，怎的会招惨死之祸？说起来这也是柳剑吟轻身入京，警惕不高之过！

前文说过，义和团中原分“反清”“扶清”“保清”三派，柳剑吟是属于“反清”派的，朱红灯、张德成等都是属于“扶清”派的，而在北京城中，却是“保清”派最占势力。保清派是自居满清臣民的地位，愿做满清的奴才，打进义和团来混水摸鱼的。这些人中，包括满清政府阴谋“派进来”的皇宫卫士，江湖恶人，也有“旗人”中的武师与喇嘛的满汉子弟，还有想求功名利禄，混进来的流氓恶霸，更有本来就动摇不定，被清廷“拉出去”的人。北京是满清政府所在之地，因此“派进来”与“拉出去”的活动就格外厉害。

北京的义和团首领王虎子本来不是“保清”派的，但他懦弱无能，唯唯否否，非但不能整顿内部，反而弄得“大阿倒持”，被“保清”派把持了在北京的义和团。

柳剑吟奉天津义和团首领之命，赶到北京，不久就生出非常惨变。

原来柳剑吟到了北京之后，住在义和团营中，他一面观察北京的情势，一面和北京“反清灭洋”派的人接触。因他初到北京，人生地疏，义和团中又是龙蛇混杂，他要访求同道，自不能不露了痕迹。

北京的义和团首领王虎子对他倒很不错，待他如同贵宾，时时找他闲谈，也介绍了许多义和团的头目和他厮见。那些义和团头目知他是太极名家，武林高手，许多人就缠他指点一二。柳剑吟一向谨守着太极丁要武林团结的师训，和各派武师相处，总是虚心学他人之长，而自己亦不吝传授他人，因此他才很得武林中人的爱戴。而今他来北京，一则是想以技结友，二则是求他指点的人，多是他的晚辈，他最喜欢年轻好学的人，因此竟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一天，柳剑吟正在闲坐，有几个头目来找他指点，他不知来人心怀不测，如常地招待下来。那几个人客气一番，便说久仰太极掌的精深奥妙，求他“ 合手 ”（比试），慢慢解析。

指点新法，当然需要“ 合手 ”解析，柳剑吟不虑有他，慨然承诺。起初和两人“ 合手 ”，倒没有什么事发生。而第三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自称是五行拳武师桑镜桐的弟子。他非常谦虚地说：“ 晚辈初习技击，求老师父将架式特别放慢，以便弟子得窥奥妙。 ”柳剑吟还很客气地对他说 :“ 尊师也是老朽旧交，五行拳中算是高手的了。强将手下无弱兵，老弟何谦虚乃尔。 ”但柳剑吟还是应他所求，将架式特别放慢了。

柳剑吟和他“ 合手 ”时，叫他使出五行拳，自己用太极拳法解析。见他果然五行拳也很生疏，敢情真是初学，就把架式放得非常缓慢，真是一手一手地慢慢指点他，从揽雀尾、单鞭、提手，一直至第二十二式“ 斜飞势 ”，一面向他解释道（其时他正用到“ 劈掌 ”，从右侧来劈柳剑吟右肩，给柳剑吟左手轮转，轻轻格开，但还保持着原式）：“ 这斜飞式看来是中路门户大开，其实暗藏无穷变化。斜飞式是设使敌人自右侧袭来，欲擒拿我方右腕，我即翻手下合，同时用左手轮转，复提于腋下胸前。假若敌方变招，舍右腕而以挂掌急击左时时，我即松沉左臂，提起右臂，向胯上自左腋间仰掌向敌右颈及喉头‘ 斜飞 ’击去，敌人只要稍中掌锋，必定要飞扑出一丈开外！ ”

柳剑吟说得口沫横飞，很是高兴。那家伙装得凝神静听的样子，连连点头。待柳剑吟说到“ 敌人必定飞扑一丈开外 ”时，忽然说道：“ 果真这样厉害？不见得！ ”猛地右掌下沉疾如星火地就朝柳剑吟的胸膛猛击！随即急脚尖点地，使个“ 金鲤穿波 ”，倒窜出一丈开外，要奔出房子！

这人哪里是什么五行拳弟子？他竟是专门练就的铁砂掌功夫，十几年来就专学一技，功夫甚深，已到骈掌能洞穿牛腹的地步。但若在平时，柳剑吟绝不能叫他击中，就是击中，有了防备，也无大害，偏偏柳剑吟以为这是“ 合手 ”，毫不警戒，就这样地给他重重击了一掌！

那人一击而中，马上逃走。哪知柳剑吟一声大喝，身形略栽，随即腾起，他受了一掌，竟不栽倒，双臂一抖，一个“ 巧燕穿林 ”，就追到敌人身后。

柳剑吟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下，受了敌人重击，若是常人，怕不当场毙命。只是柳剑吟是何等人也？他仗着几十年的功候，内外功夫，都已到炉火纯青之境，明知内脏已受铁砂掌所震伤，他还能提住了一口气，哼也不哼一声，竟具了玉石俱焚之心，要在临死之前，亲自击毙敌人！

柳剑吟在重伤之下，居然腾跃如飞，好几个同来凶徒，一齐大骇！嗖！嗖！嗖！暗器纷纷出手，柳剑吟抱着玉石俱焚之心，他连躲也不躲，拼着受几枚暗器，也要把伤他的人击毙当场！

身形如箭，势疾招猛，柳剑吟一到敌人身后，脚尖才一着地，右掌便倏地从左掌虎口穿出，“ 七星掌 ”照敌人的脊背打去。那家伙自不甘束手待毙，他也仗着自己十几年铁砂掌的功夫，猛一回头，一掌击去，和柳剑吟掌锋相接，他满以为这一掌之力怕不把柳剑吟手腕打折。哪知掌锋相接，柳剑吟的掌竟是软绵绵的，教他无处发劲，方自惊讶之间，说时迟，那时快！柳剑吟右掌略扬，已一把捏住了敌人的脉门，三只指头一扣，敌人早已全身麻软，给他“ 顺手牵羊 ”地拉丁过来，柳剑吟凄厉的一声长笑，左掌又如闪电一般地吐出，往外一翻，掌心向敌人的。‘ 华盖穴 ”击来，敌人被他捏着脉门，哪里还有丝毫的抵抗之力，半个头颅，都被他用绵掌击石如粉之力，击成粉

碎！

柳剑吟一掌击毙暗算的凶徒，一旋身，又疾如飘风地迎上了追来想协助同伴的几个凶徒，掌未吐，腿先发，一个“十字摆莲”，跌荡之间，只见声如裂帛，最先的一个凶徒，又已给他一脚扫断了双腿，惨叫一声，血淋淋的，直滚出数丈开外，立即晕死地上！

众凶徒哪料得柳剑吟在受了重伤之后，还能下此毒手！看他如受伤的狮子一般，毛发倒竖，只吓得众人魂消魄散，纷纷飞逃，只恨爹娘生少两条腿！

柳剑吟还待追击，只是已力不从心，他受了一掌铁砂掌，外加几枚喂毒暗器，纵是金刚之躯，也受不了，他刚才是迸着最后一口气出击，一击成功，一声长笑，已是散了内劲，他方待前追，已蓦地栽倒！

其时，丁晓正在王虎子的帐中闲话，蓦听人报，说是有人在柳剑吟住处“闹事”，不禁诧异，柳剑吟是一代太极名家，怎的有人敢在他那里闹事！他们一听说完，就急急赶到柳剑吟之处访望。

待他们赶到时，只见柳剑吟面如金纸，气喘吁吁，已到奄奄一息之时！柳剑吟看了王虎子和丁晓一眼，微把头点了点，就向丁晓说：“你来得正好！”

丁晓见自己的师伯已是气息如丝，不禁簌簌泪如雨下，但以既事出非常，许多事都要自己料理，只得强忍着悲痛，搀扶他起来，王虎子在一旁也看得呆了。

但王虎子也是世故甚深的江湖儿女，他料想他们师伯师侄必定有一些话要交待，自己是外人，理应回避，而且这样祸起萧墙，变生俄顷，其中必有蹊跷，自己身为北京义和团首领，碰到这样的事，就先得侦凶，这才对得住生者死者。

王虎子引退，丁晓自然知道其中道理，不便挽留。他待王虎子一走，急忙上前，想给柳剑吟按摩推拿，权且救急，然后再察看伤势，尽人力治疗，哪知他刚伏下身躯，扶住柳剑吟时，柳剑吟竟长吁一声，喘吁吁地摇头道：“丁晓，你不用瞎忙了，我怎能生还出北京？连这个时辰恐怕都过不了，我毫无防备，吃了那厮一铁砂掌，还中了两枚喂毒的暗器，纵有灵芝仙草，也难续命了！只是，我死也索到了赔偿，凶徒给我立毙当场，另外还加上了一个利息！”

丁晓一看凶徒伏尸地上，师伯则是面色惨白如纸，身子抖颤，他知道师伯所说的都是实情。便急忙问他出事经过，以便侦查凶徒到底是些什么人，以便对太极同门，也有交待。

柳剑吟喘息半晌，又断断续续地将凶徒冒名学技，暗下毒手的事说了一遍，突然睁开眼，厉声说道：“我死也不足惜，只是这次暗害我的凶徒，竟是义和团中的‘自己人’，你可得提醒王虎子，还要去通州，提醒总头目李来中，叫他们要小心，要注意！”

丁晓听了大骇，再看师伯时，见他汗珠子已像黄豆似的沿面颊流下，急忙扶他一把道：“师伯，你且暂时歇歇再说！”

柳剑吟用力咽一咽气，蓦地把眼皮撩起，把头微摆了一摆，挣扎着再往下说道：“歇歇？等会子我就要永远歇歇了，只现在，我一定要把话说完。丁晓，你要知道这不是私仇！这是公斗！有人不愿义和团走上正道，你知不知？”说到这里，柳剑吟的面色越发难看了，他再挣扎道：“所以你也不必再去寻仇了，再说仇我也亲手报了！我只请你赶到通州去找我的大徒弟娄无畏，与你的师妹柳梦蝶，将这些事告诉他们，叫他们劝李来中不要入北京，

若入北京，就先要肃清内部！”

丁晓听了十分难过，他见柳剑吟已渐渐声嘶力竭，急忙问道：“师伯，你还有什么惦记的事？”柳剑吟微微叹息一声道：

“没有了！哦，我只是想念着蝶儿，你告诉她，她爸爸希望她好！”

说罢，往后一仰头，身子一挺，太极拳一代名家，竟是如此的撒手人寰！

丁晓心伤师伯，切齿凶徒，他欲哭无泪！三年前他师伯代他埋了父亲，而现在则是他给师伯下葬！世事离奇，然而这又是何等惨痛！

柳剑吟死后，丁晓是他的北京唯一亲人，柳剑吟的后事，他自然一手料理，只是在送丧时竟是冷冷清清，就是王虎子也只是派人来代表祭奠。丁晓在难过之中，更有着不安的预感。

原来王虎子当日见柳剑吟遭暗算，受重伤，他本想立即查缉凶手，整顿纪纲。无奈他虽有此心，却无此力。他周围都是“保清”派的人，这次暗害柳剑吟，就是“保清”派的策划。北京“保清”派出面的首领是岳君雄，其人武功颇强，手下复有不少渗进义和团来的皇宫卫士与被清廷收买的江湖大盗，他一听到柳剑吟的死讯，立刻赶来问王虎子如何处理？他的武功比王虎子高，势力比王虎子大，他虽是北京义和团的副头目，但正头目王虎子在他的挟持之下，见他就有几分害怕！

当日他见岳君雄声势汹汹地来追问，不觉嗫嗫嚅嚅地说道：“你看该怎么办？柳老英雄是江湖上群流景仰的武林前辈，他死得不明不白，咱们总不能不追究。”

岳君雄见王虎子这么一说，翻着白渗渗的眼珠说：“什么死得不明不白，他分明是空负盛名，与人较技，受误伤死的。俺看他一定是受了点伤，就翻脸使出毒手，先杀害了咱们的两个弟兄，然后才给兄弟们打死的！这老匹夫一条命换了咱们弟兄两条命，还有什么不值得的？你难道要为‘外人’，伤了自家兄弟的和气？为外人而严加追究，怕不凉了兄弟们的心！”

岳君雄强词夺理，咄咄逼人！王虎子竟不敢分辩，竟唯唯否否地听他说话，说：“兄弟，你怎办就怎办吧，咱没有意见！”

王虎子给岳君雄一吓，吓得不敢亲自去祭奠，只敢派一个代表去送柳剑吟的丧。“保清”派的一众凶徒，自然暗中偷笑。丁晓人很精明，办事老练，他一见这种情景，还有什么瞧料不出。他虽然到北京没多时，已知道其中派别的复杂。他也是“反清灭洋”派的，但他在北京，见势风不对，就寡言少语，不露出自己的真意。同时他是梅花拳老掌门姜翼贤的孙女婿，义和团的创始人朱红灯还是姜翼贤的门徒，“保清”派既然还要隐藏在义和团里面，自然不敢公然加害于他。更何况他在义和团是半主半客的身份，地位颇高，既有势力，武功又好，他们虽明知他是柳剑吟的师侄，也不敢轻易动手。

但虽然如此，丁晓暗忖当前情况，也不禁惴惴不安，他待安葬了柳剑吟之后，便急急告辞，要赶到通州去找娄无畏和柳梦蝶！但在告辞时，王虎子却因有一件机密之事，要他到天津联络，他也因妻子姜凤琼在天津，也有些事要交待，心想就到天津一转，再去通州，也不过耽搁一两天的时光，因此也便答应了！

他到了天津把诸事交待之后，迫不及待地就想连夜赶往通州，不料刚在出城时，便碰到娄无畏偷入城门，两下子误打误撞，原来竟是闻名不曾见面的师兄，也正是自己想找的人！

当晚娄无畏一听师父的死讯，立即晕了过去。丁晓只得把他背入天津，

待他醒后，再把详情慢慢他说给他听，并邀他一同到通州去通知柳梦蝶。

哪知娄无畏听后，却是一声惨笑：“找柳梦蝶，不必去通州，她，她就在这里！”

丁晓听说柳梦蝶就在天津，也有点惊讶，说道：“怎的，她好好的会在通州跑来？”娄无畏皱着眉头，不愿说明，只说她是找父亲和她的师兄左含英来的。丁晓想了一想，说道：“哦，左含英？俺以前在柳师伯处见过，长得很俊，柳师伯的东床快婿，敢情就属意他吧？”娄无畏心里很有点辛酸，又苦笑道：“也许是吧。不过咱们目前还是要赶快寻着他俩再说。只是偌大一个天津，不知他们落脚何处？”

丁晓见娄无畏面色很是难看，只道他是哀伤过度，还未恢复，就劝他道，“师伯身遭惨死，武林中人，谁不悲痛？只是他老人家临死，还殷殷以义和团的事业为念，许多未了之事，还待咱们做后辈的去办，所以我劝师兄还是稍为节哀，免伤身体！”

他顿了一顿，又往下说道：“至于梦蝶，她既到了天津，那倒不愁找不到。师伯在天津时，张德成（天津义和团首领）大哥曾拨了一间精致的客舍给他，左含英他住在那里。柳梦蝶既到天津，必定在那里。柳师伯的客舍离这里并不很远，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找，只是咱倒是担心师兄哀伤过度，还是稍为歇歇再去吧！”

娄无畏听得丁晓料到柳梦蝶的下落，蓦地一跃而起，说道：“咱们现在就去，不必歇息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说娄、丁二人星夜寻找，且补叙柳梦蝶当日，闻左含英匆匆来去，情怀恍惚，平静的心潮，如骤然投下了石块，动荡不已！她匆匆留信。急急登程，仗青钢剑，挟牟尼珠，星夜赶到天津！

柳梦蝶现在不是小孩子了，她懂事了许多，一到天津，倒知道先到义和团的总部来探访她父亲和左含英的踪迹。义和团中人一听她就是柳剑吟的女儿，自然殷殷招待。可是她一探知父亲已去了北京，左含英昨天到津，已回到旧日自己父亲所住的客舍之后，匆匆讨了地址，就要马上赶去。她竟不顾女营中的总头目一再挽留，还是坚持着先去见了师兄再说，弄到女营中的头目，觉得她很不近人情，又以为她这个江湖女侠的脾气，大约是不同常人，有点怪僻，挽留不住，也只好叫人领她前去。

柳梦蝶到天津之日，也正恰好是娄无畏在天津城下和丁晓较技之时，他们师兄妹竟是一先一后，赶到天津的。本来论轻功本领，柳梦蝶现在原不弱于娄无畏，她比娄无畏动身先两个时辰，如何恰好是一脚先，一脚后的赶到天津？这里面有个道理：柳梦蝶江湖经验不多，路途也不熟，自然比不上娄无畏那样是识途老马了。

也正因为柳梦蝶到天津义和团总部之时，正是丁晓在城下和娄无畏误打误撞的时候，所以丁晓也不知道柳梦蝶已经来了。当晚柳梦蝶靠一个女营的小头目带引，找到了她父亲旧日所住的屋子。来到门前，她便叫那小头目先回去。她端详了一会，竟不敲门，便一掠衣襟，如飞燕般飘上屋面，她是想给左含英一个出其不意的喜悦，却给那小头目遥遥看到，大为奇怪，心想：这小姑娘真是顽皮。

月近中天，市声初歇。柳梦蝶跃上瓦面，放眼一看，只见这座房子，模仿着北京四合院的房式，她在北房瓦面上，只看见三面都糊着纱窗，窗棂纵横交错，分成大小格式的花纹，每一格都有一方小玻璃镶嵌着，甚为雅致。

她侧身从斜刺里掠上东面耳房，只见对面的小厢房内，灯花吐艳，映在玻璃格子上，流动生辉。一个少年身影，隐约可见。

柳梦蝶掠上墙头，越过瓦面，见左含英还是毫无知觉，不禁心里暗笑道："这孩子还是跟爸爸习技多年的，耳目竟这样的毫不轻灵！"她不知她经过心如神尼三年夹磨（传授），轻功已有掠水登萍之能，飞絮无声之妙，超出左含英之上，不知多少？左含英如何能听出她的声息？

她伏在瓦垅上听了一会，见左含英似在绕室彷徨，咄嗟吁叹。她忍不住了，突地一个"珍珠倒卷帘"，莲钩在檐头一挂，纤指在玻璃格子上一弹，倏地又缩回瓦面。这时只听得屋内一声喝道："好贼，你下来！"接着几枚钱镖破窗飞出！左含英敢情竟把她当成了贼人！

柳梦蝶蹼啼一笑，蓦地飘然而下，一手推开窗棂，笑道："好贼来了，含英，你还不赶快准备。"

柳梦蝶银铃似的笑声，顿令左含英惊呆住了，他直怀疑不知是否梦中？也不知是真是幻？这笑声，和三年前在高鸡泊内，放舟嘻戏时的笑声完全一样，是那末的天真无邪！

左含英惊疑之间，柳梦蝶已穿窗而入，盈盈地走近他的面前，佯嗔诈怒道："怎的老远来看你了，你连招呼也不招呼一声？"

左含英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不是师妹还是谁？他这时心中不知是悲是喜？"哦！师妹，果真是你？"他想上前拉柳梦蝶的手，可是又怕唐突，呆呆地站在那儿，只是定着眼珠在看。柳梦蝶又噗哧笑道："怎么老是看我，不认识吗？怎不说话呀？"

左含英定一定神，眼眶里含着泪珠，哽咽说道："我只道不能再见着师妹了，大师兄呢？你不是要和他永远在一起的？"

柳梦蝶温柔地靠近他的身边，她的心中，虽然在这刹那间也泛起了大师兄的影子，但眼前的美少年很快地就遮住了她心头的暗影，她看着左含英的傻样儿，不禁撒娇他说道："谁说过要永远和大师兄在一起？我只是说要'考虑'罢了，你怎的就这样负气，不辞而行？"

左含英一听柳梦蝶这样说，真如叫化子拾到金子，他料不到一下子形势完全倒转，他狂喜问道："师妹，那么你是欢喜我了？"

柳梦蝶含羞不答，只点了点头。这一下子，左含英数载相思，三年阔别，所隐忍着的感情，就如狂潮汹涌，再也不能自持，他倏地一伸手，拖着了柳梦蝶，喃喃地说道："天可怜我，师妹，你毕竟是我的了！"

良辰美景，斗室两人，柳梦蝶的侠气全消，化为了柔情一缕，她竟像小孩子一样，伏在左含英怀中，左含英这时，如饮醇酒，如滁太虚，真不知天地之间，除了两人之外，还有什么。

他把手一招，将灯灭了，在黑暗中，两人获得了生命的大和谐！良久，良久，两人才如梦初醒，气息吁吁，厮搂着倾吐多年的情愫。这两个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只是享受着这带着苦味的美酒，热情在他们心底燃烧，美景在他们眼前幻现。他们正在迷迷糊糊之际，忽地柳梦蝶将左含英一推，喝道："快起！"话犹未了，几点寒垦，早穿窗飞人！

暗器突来，骤惊暗袭，左含英在这生死关头，本能地双臂一张，卫护着柳梦蝶。在这间不容发之间，只急得柳梦蝶"哎呀"一声，左臂一带，便将左含英扯过一边，右手一抄，便抄起一张薄毡，用力一抖一张，几枚暗器竟给薄毡一挡一卸之力，都斜斜地直滑出去，射在床中。说时迟，那时快，柳

梦蝶在床中一滚而起，正好迎上一个扑近床前持刀猛斫的凶徒。

柳梦蝶好生了得，那张薄毡在她手中，竟自成了一张奇门兵器，她猛地一卷一收，就将当前凶徒蒙头裹住，好像端午节的大粽子！凶徒手中的刀，虽然也刺穿了薄毡，但给柳梦蝶一裹一束，绞得他虎口奇痛，刀也朗声的掉在床沿上，柳梦蝶更不打话，一手挟着这人，一手抢过那口刀，就迎战来敌！

柳梦蝶这一手薄毡拒敌，原来就是脱胎于心如神尼以铁拂尘敌刀剑以柔制刚之术。她临危不乱，举手之间，就制住了一个凶徒。只是这些动作都是快如闪电，在她抖起薄毡拒敌之时，她竟不知左含英在一开首“ 卫护 ”她时，竟自中了敌人的喂毒暗器，三枚用苗疆特有的毒树汁炼成的凤尾镖！

柳梦蝶挟人质，挥利刃，一踏实地，就逼得窜入室中的几个凶徒，纷纷后退！他们半是投鼠忌器，半是在斗室之中，施展不开，竟自“ 扯呼 ”（走）一声，又窜出窗外。

柳梦蝶略定心神，不见左含英下来帮忙，急回首，只见左含英竟是在床中辗转呻吟！这一惊非同小可！急一旋身，低声问道：“ 你怎么了？ ”

苗疆毒树汁炼成的凤尾镖，只有三寸来长，伤人不痛，只是毒汁见伤口即钻，令人软麻，没有解药不过一个时辰，就得毙命！左含英不知厉害，竟自答道：“ 没有什么紧要，只是受了点轻伤，师妹，快出去料理了这凡个凶徒再说！ ”

柳梦蝶还在迟疑，屋外的凶徒又在哗然大笑：“ 柳剑吟生的好女儿，原来在屋里恋着小白脸，不敢出来！你这贱丫头不敢出来，老子们也能掏你的窝！弟兄们，撒硫磺，放火烧他妈的！ ”

柳梦蝶气得紧咬银牙，忙待换过青钢剑，出战凶徒时，不料一看墙上，她和左含英的兵器，连同挂在剑鞘上的那串牟尼珠，也都给刚才窜进屋子里的凶徒，顺手盗走了！

柳梦蝶气得非同小可，她一伏一跃，窜到窗前，倏地把那薄绒裹着的“ 大粽 ”往外面一抛，身躯随跟着纵出窗外。柳梦蝶先将人质往外一掷，这是提防暗算的意思。窗外的敌人投鼠忌器，果然不敢发暗器。说时迟，那时快，柳梦蝶已“ 嗖 ”的跟踪直出，将刀一抡，“ 夜战八方 ”。

柳梦蝶一出，窗外敌人。立涌而上，为头那人一抖纯钢七节鞭，鞭长力壮，便向柳梦蝶的腰间横扫。

柳梦蝶一看敌人来势，竟自不弱，他这一手鞭，抖起时单臂微挺，用意不在用鞭身横缠，而在用鞭头横击。柳梦蝶身手非凡，她曾听心如说过十八般乒器的解拆之法，现在正好用上，她只注定鞭梢，待那鞭梢快如流星地扫来时，她身子突地往后一缩，吞胸吸腹，接着微一斜身，跟进右步，不待鞭梢抽回，早将右手刀“ 白蛇入洞 ”，贴鞭进招，左掌也疾如风雨地往敌人右臂时尖处便拿。敌人“ 呵呀 ”一声，猛地下个翻身。便要倒跃出去，但身形方起，避了刀，却避不了掌，他竟给柳梦蝶擒住了手腕子。

柳梦蝶正待施用擒拿法，把他擒拿过来，蓦地两个敌人已分左右攻上，一个使鬼头刀，旋风一样地朝她的右臂斩来，另一个使链子锤，更是搂头盖顶地朝柳梦蝶砸下。

柳梦蝶顾不了伤害敌人，左手一刁，一撤，把那使七节鞭的家伙，朝右首一推。那使鬼头刀的吓得连忙缩刀一让，左手轻舒，将自己的同伴接过，这才双双怒吼：“ 好厉害的丫头！ ”再重行扑上。

那左边使链子锤的家伙，也几乎吃了柳梦蝶的大亏。柳梦蝶待那链子锤

堪堪砸到时，把刀一举，“举火撩天”，锤头没有砸上，却故意让他的链子搭在刀背上，本来若给链子锤缠上兵器，敌人只要一用劲，兵器就非脱手不可！可是柳梦蝶艺高胆大，她是故意“卖”这一手，她意借着敌人链子锤缠上刀锋，尚未发力的当口，猛地将刀往下一沉，借力打力，她身形下塌，手腕用力一扁刀锋，敌人竟给她带得收不住脚步，跄跄踉踉往前斜倾，而柳梦蝶的刀也自脱开链子，“老树盘根”，朝敌人的双足便斩。敌人幸而功夫也自不弱，将链子锤往前一送，柳梦蝶身形微侧，刀锋走空，虽仍盘旋贴身而上，敌人已趁此把身形一稳，身子随着一拧，嗖的便斜窜出一丈开外，柳梦蝶待追上时，那使鬼头刀的与使七节鞭的早又双双扑上。

这次敌人不敢轻敌，竟是使出很沉稳的招数。柳梦蝶抡刀接战，片刻之间，那使链子锤的与另外一个使青钢剑的家伙，也已加入战团。

柳梦蝶一看，那使剑的，手中的青钢剑，正是自己那把，这把青钢剑是她父亲在她周岁之日，就用精钢百斤，请良工淬炼的，以后每逢她生日时，又再加工重淬，一直炼到她十二岁时，才交给她用，虽不敢说削铁如泥，吹毛立断，但寻常刀剑，却也禁不住它的削磕。柳梦蝶一见这口剑竟给敌人顺手牵羊偷去，不禁大怒！手中刀一递，“斜身望月”，“凤凰展翅”，展开了一派进手刀法，专向此人攻来。一面喝道：“不要脸的贼子，但敢盗姑娘的宝剑！”

那盗剑的家伙，生得獐头鼠目，他给柳梦蝶一骂，偏偏油腔滑调，笑嘻嘻地说道：“姑娘，你急什么？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你这剑送给俺，俺也总会送回一两盒胭脂水粉给你，咱们交换交换礼物，多有意思！”

这批凶徒，口里一味调笑，手中的兵器却不怠慢。柳梦蝶又气又恼，却又奈何他们不得。他们以四打一，武功原又不弱，刚才因为轻敌，又料不透柳梦蝶的家数，所以一照面，就吃了亏，现在四人分四个方位，进攻退守，彼此照顾，饶是柳梦蝶招数精奇，却兀自胜他们不得。

但柳梦蝶经过名师“夹磨”（传授），武功确好生了得。她虽然使不惯刀，可是她的母亲柳大娘刘云玉是以万胜门刀法驰名江湖的女杰，柳梦蝶虽然不精，但也颇知秘奥。她又在刀法中渗入太极剑法与心如神尼独创的以铁拂尘当五行剑的剑法，刀法展开，嗖嗖生风，挑、所、拦、切、封、闭、拨、压，矫若神龙掠空，猛如猛虎出押。奇正相生，虚实莫测。挡过七节鞭，撇开链子锤，磕歪鬼头刀，封住青钢剑。四名大汉竟也奈何不了一个娇娘。

四男一女走马灯似的团团厮杀，不须多少时候，已拆了五六十招。斗到酣时，杀得性起，柳梦蝶忽暗暗叫声“不好”！原来不知怎的，她竟感到小腹有些胀痛，双足也有点酸软，这生理上的“突然”反应，使得柳梦蝶力不从心，刀法渐渐缓慢下来！

辗转苦斗，月过中天。柳梦蝶益感不支，而且对链子锤、鬼头刀、七节鞭，她还不难应付，只是对着她最痛恨的那个盗她剑的家伙，她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她不是怕那个家伙，而是怕这个家伙手中所使的、本来是她自己的那把青钢剑。她手中的刀，是抢自敌人的，那只是一把普普通通的、二尺八寸的八卦刀，虽然刀锋也颇锋利，只是如何能碰自己那柄善削兵刃的青钢剑。她只能寻暇抵隙，不敢硬削硬碰。若是一对一，她还能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只是如今被四条大汉围住，这功夫也自施展不得。

偏偏那四个家伙，得理不饶人，占了上风，攻得愈烈，口中又乱说乱笑地糟践柳梦蝶。一个说：“柳剑吟的女儿也不过如此！”一个说：“本来不

是如此，只是她给那个兔崽（指左含英）弄昏了头，她只会和那个兔崽捉对厮杀，哪里还能轮战我们？”

柳梦蝶气得玉颜变紫，蓦地咬紧银牙，将手中刀一紧，倏地用了一手“倒洒金钱”，刀尖下挂，寒光一闪，便向那发话的家伙斫去，上斩中盘，下削双足。那使七节鞭的忙抽身撤步，将鞭一抖，待搭住刀锋，柳梦蝶正想乘势斩过去时，背后劲风又到，她回身一挡，心急意乱，竟给那使链子锤的链子缠住了刀头，用力一拖，柳梦蝶的刀，竟给夺出了手。柳梦蝶一惊，急使出在心如神尼门下所学到的绝顶轻功，双足一点，平地拔起二丈多高，宛如平突一只巨鹤！自众人头顶飞掠而过，一落地，又一垫步！嗖！嗖！嗖！“蜻蜓点水”，直跳出街心。

但她并不逃跑，她只避过凶锋，缓过一口气，还待再以双掌和那四条大汉拼斗。那四条大汉，骤地给她从头顶掠过，也自心惊，只是欺负她双手空空，还是恶狠狠地合围而上！其时已过午夜，义和团在天津，每晚一入夜就戒严，加以局势危恶，居民也是入夜便睡，这个分际，早已是万籁俱寂，柳剑吟的客舍，又在市区幽静之所，就是巡逻的团员，也很少到。所以他们折腾（闹）了这么些时候，竟没人来干预，居民就是听到声息，也不敢起来张望。

可是就在这万籁俱寂之时，蓦地有两条黑影如飞扑来。正在那四条大汉要围上柳梦蝶之时，那两条黑影已电掣风驰地赶到，轻飘飘地在街心一落，两柄长剑，左右伸开，正拦在那四条大汉与柳梦蝶之间。

柳梦蝶凝眸一看，猛地又惊又喜又慌乱地喊了出来：“呵！大师兄，你也来了？”那豹子头、扎撒着双臂的不是娄无畏还是谁？娄无畏旁边还有一个长身玉立，面如满月，既俊俏又威武的约摸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这两个人正是娄无畏和丁晓，他们来找柳梦蝶，恰巧碰上了这一场打斗。那四条大汉见娄无畏和丁晓突然而来，正待喝问，哪知娄、丁二人已不待分说，剑随身转，飞云掣电地直攻过去。

柳梦蝶这时见师兄忽到，胆气更雄，她也双手空空地加入了战团。她招呼她的大师兄道：“你们对付那三个家伙，我来对付这使青钢剑的，不要你们帮忙！”她恨极了这使青钢剑的家伙，既盗她的剑，又口里不干不净地糟践她。娄无畏见她双手空空，不禁望了她两眼，他委实还不放心这个师妹。

柳梦蝶见她师兄好像怀疑她的样子，不禁微带娇嗔地说道：“你放心！这个兔崽子我还对付得了。”她双掌一张，就上前截住了那使青钢剑的家伙。娄无畏也敌住那使鬼头刀和使七节鞭的两个家伙，让丁晓单独对付那使链子锤的。

那使青钢剑的凶徒，见柳梦蝶狠狠扑上，也自心慌。只是欺负她双手空空，猛地先发制人，立刻冲前进步，“穿掌进剑”，剑锋一指，刷的向柳梦蝶胸口扎来！

柳梦蝶喝一声：“来得好！”左臂往外一分掌，“覆雨翻云”，硬拨敌人右腕，右手掌更反来截击敌人左臂，敌人急一收招，往左一领剑锋，身移步换，剑光闪处，变为“玉女投梭”，反刺柳梦蝶肩背。柳梦蝶未容剑到，已霍地错步翻身，身随掌走，迅若狂飙，嗖的掠过去。敌人一剑刺空，已觉脑后生风，暗叫不妙，急一拧身，青钢剑“风剪梨花”，以攻为守，急剪柳梦蝶的右臂，柳梦蝶见他情急拼命，一声冷笑，双掌一错，“拗步回身”，避过一剑，乘势进招，展开了她混合两家空手进白刃的功夫：■、■、挤、

按、采、挒、肘、靠、封、闭、擒、拿，一招一式，全不放松。那凶徒空有利剑，饶是剑光霍霍，舞得虎虎生风，却连柳梦蝶的衣裳都没有扫着一点。只见柳梦蝶在剑光中晃来晃去，赛似穿花蝴蝶，掠水蜻蜓，直弄得那凶徒头昏眼花，越打越不行了。

那凶徒见无法取胜，情知今夜绝讨不了好去，心想三十六着，不如走为上着，他也不顾同伴死生，立心先逃。他将手中剑紧一紧，骤然一个“鹞子翻身”，双臂“金鹏展翅”，青钢剑横扫柳梦蝶中盘，待柳梦蝶向右一避时，他嗖的抽身撤步，往外奔窜。

哪知他不走或许还能耗些时候，他这一狂奔，却恰恰中了柳梦蝶的道儿。他的轻功如何能与柳梦蝶相比。柳梦蝶哪容敌人逃走，莲步轻点，已是一跃两丈，如影随形地到他身后。凶徒还待“翻身进剑”时，已经迟了。他的剑方一举，早给柳梦蝶将他的手腕一托一送，剑跌人翻，柳梦蝶更不容情，趁势一摆莲翅，朝敌人的头颅一踢，登时将凶徒踢得脑浆迸出，立刻毙命。

柳梦蝶虽然也有过几次打抖经验，可是亲手杀人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她见敌人死状甚惨，心里反觉得有点不忍，竟不敢再看，只一上前，举足在血泊中踢出青钢剑，拾起之后，猛地想起牟尼珠还在敌人身上，不能不半掩着脸儿，在血泊中翻过敌人的尸身，将那串牟尼珠取出，急急将衣袖一揩剑锋上的血迹，插回剑鞘。刚才不慌，此刻倒有些心突突地跳，觉得浑身酸软了。

柳梦蝶定了定心神，再看“战场”情势时，只见丁晓已抱剑微笑，看着自己，而大师兄则还在和敌人拼斗，但也已完全占了上风。

原来娄无畏独战二人，只让一个使链子锤的给丁晓，那使链子锤的，在同来五人之中，（有一人已先给柳梦蝶用薄毡裹着，掷出窗外，闭了气活活给摔死了。）虽然武功较强，但如何能敌得住丁晓二十余年纯净的太极功夫。两人对打，还不到二十招，就给丁晓一个“反臂刺扎”，连环剑法，点胸膛，划双肩，连胸膛带右肩，都给丁晓的太极剑撕了一大块，血流不止，倒在地上连动也不能动了。

丁晓毙了敌人之后，才猛地省起不该将他毙命，该擒住个活口讯问，可是已经迟了。因此他才把剑一抱，看娄无畏和柳梦蝶打得怎么样。他起初也像娄无畏一样，不放心柳梦蝶，但一看之下，见柳梦蝶轻灵矫捷，已完全占了上风。她的空手入白刃功夫，其中有太极门的，更有一些招数，连自己也不知出于何家何派，看来竟好似还是自己之上，这才放下了心，暗暗称奇不止。他料不到这个一向闻名，未曾见面的小师妹，竟有这么纯净的功夫！

柳梦蝶和丁晓都已将对手的敌人了结，只有娄无畏还在和那两个使鬼头刀的和使七节鞭的缠斗。这不是娄无畏的本事不济，原来娄无畏关怀师妹，他一面打，一面却时刻留心柳梦蝶，虽然后来明明见到柳梦蝶已占上风，他还是不敢放心，总是设法保持着和柳梦蝶不要距离过远。

他为了照顾柳梦蝶，自然分了精神。好在他的武功，远非那两个家伙可比，他只随手使出一路“飞鹰回旋剑”，倏上，倏下，忽左忽右，便见浑身上下，卷起了一片剑光，缤纷飞舞！休说鬼头刀递不进招，就是七节鞭也扫不进去。两个家伙，被他迫得连连后退。还幸他还只是以攻为守，好分出精神来提防柳梦蝶会出岔子，因此那两个家伙才没吃大亏。

这会子，他见柳梦蝶已经得手，他还和那两个家伙讲什么客气？他手中剑一紧，“龙门三激浪”，一招一式，滚滚而上，直杀得那两人手足无措，

不消片刻，那两个家伙。已经招数错乱。那使鬼头刀的，慌失失地拼命递刀进招，“盘时刺扎”，刀奔娄无畏便扎。娄无畏并不躲避，凹腹吸胸，微微一侧，敌刃走空。说时迟，那时快，娄无畏已身似飘风，一个“倒踩七星”，转到使鬼头刀的身后，正巧那使七节鞭的，一鞭扫来，恰恰和鬼头刀碰个正着，当郎一声，鬼头刀已给扫出了手。使鬼头刀的还未及回头，已给娄无畏下了毒手，手中剑，“顺水推舟”，朝敌人颈背一推，那使鬼头刀的，连哼也不及哼，一条性命便告了结。

那使七节鞭的见同伴毙死，心魂俱丧，拼出死命，将鞭乱抡，夺路便走。娄无畏施展轻功，如巨鹰扑兔，利剑一挥，从背后掩到，振吭呼道：“呔！贼子看剑！”刷的一剑，穿过鞭影，照敌后心便搠。正当贼子生命俄项之际，忽地有一条人影，一跃数丈，如飞扑来！剑似流星赶月，向上一撩，“当”的一声和娄无畏的烂银长剑碰个正着，溅出了点点火花！

娄无畏愕然一顾，那来拦截自己的却是丁晓！正待发问，丁晓已急声呼道：“留活口，别毙他！”

丁晓这一喊：娄无畏立知用意，急忙收剑，一拧身，“龙形飞步”，嗖的如一只巨鹰，径从丁晓右侧抢出，比丁晓早了半步，扑到敌人身后，脚未沾地，左手已伸指探出，待探敌人穴道，那敌人拼死命地将鞭往后一刷，娄无畏连理也不理，右剑一举，将七节鞭倏地荡开，左手食中二指，已如电光石火的，照贼子的“气门穴”便点，只听得“哎哟”一声，贼子应手栽倒在地，不能动弹。

五个贼人，四死一伤，业已全部了结，娄无畏冷笑一声，将剑弹了一弹，倏地插回剑鞘。左手一张，将敌人挟了起来，朝柳梦蝶和丁晓说道：“回屋子里去审问这厮。”血雨腥风之后，柳梦蝶神志重复清明，想起左含英受伤还在屋内，不觉心中摇摇；又猛省起自己身上穿的是亵衣，沾上点点血花，虽说是在师兄面前，究也不雅，于是急急三脚两步，跑回屋内。

三人走入房中，黑魆魆中似听得微微呻吟之声，柳梦蝶一急，赶忙在桌边摸了打火石，擦出火花，点燃了桌上的小宫灯，移前一照，只见左含英脸色瘀黑，双目半开半瞌，已是一息恹恹。柳梦蝶也顾不得有人在旁，玉臂一伸，轻轻地抚摸左含英的脸庞，柔声地问道:“含英，是我来了，你知道吗？”

左含英中的是苗疆特有毒树汁炼成的凤尾镖，初时不觉得什么，但慢慢地毒气攻心，五脏六腑就好像给蛇虫乱咬一样，痛楚不堪，他己自知不免，但他心中也记挂着柳梦蝶，他挣扎着迸着一口气，待见柳梦蝶最后一面。

这时他在迷蒙中听到柳梦蝶柔声在问，他好像病中的游子在神志迷惘之际，依稀听到慈母的呼唤一样，倏地张开了眼睛，双手也颤颤抖抖地触着了柳梦蝶的衣裳，微微地叹口气道：“师妹，咱们只好来生再见了！”

娄无畏在旁看见此情此景，心中难过异常！他到了此时此际，早已把爱柳梦蝶之心，化为无限怜悯——怜悯柳梦蝶的遭遇，既失慈父，又将失掉心上之人！他更痛惜自己的师弟，正是英年有为，却受了如此厉害的暗器。他见左含英面色瘀黑，就知受毒不轻！但他还存着万一的希望，急急上前，留心察看。

这一察看不由得娄无畏不倒抽一口冷气，他见床边有着三枚小小的飞镖，（那是左含英痛极之时，自己拨出来的。）拈起一看，他曾听过独孤一行讲解过海内各种厉害的暗器，如今一看这镖形式，再看左含英的模样，就知道了这是比毒蒺藜还厉害的凤尾镖，这种镖内含毒汁，见血既钻，不过一

个时辰，管保身亡，他默计时候，和贼子们打斗了这么久，约摸已近一个时辰，何况在他们还未来之前，柳梦蝶已经独战了一些时候，敢情竟已过一个时辰？左含英大约是因为学过武功，抵抗力较常人为强，所以才能强忍了这么些时候。但中了这种厉害暗器，纵许能拖延一时，但没有本门解药，任华佗重生，也回天乏术！

娄无畏强忍着泪，也俯下头对左含英道：“ 师弟，我对不住你！ ” 左含英看了娄无畏一眼，忽地颤声说道：“ 不！是我对不住你，她、她…… ” 左含英抖抖索索地指着柳梦蝶，正待往下说，可是娄无畏已截着他的话道 :“ 不必说了，她是你的，我这次来就是想给你俩证婚！ ” 左含英再用力睁着眼睛，看看柳梦蝶，只见柳梦蝶面颊微现红晕，低头不语，似是默认。左含英急地苦笑一声：“ 我死了也值得了！ ” 这声音随着笑声摇曳夜空，一字一字他说出，音调渐来渐弱，一待说完，他已双眼再瞌，把脚一伸，断了气了，他脸上还存着苦笑，而心头已是冰冷！

柳梦蝶一摸他的胸口，一个多时辰前还是生龙活虎的美少年，而今却再也不能和自己亲亲热热他说话，她不禁心中大恸，欲哭无泪，猛地从身边抽出青钢剑来，朝自己的颈脖便勒！

说时这，那时快，娄无畏一见她拨剑，双指陡地便朝柳梦蝶左臂点来，柳梦蝶当然顾不得躲避，右臂“ 曲池穴 ” 已被娄无畏点个正着，立觉全臂发麻，青钢剑当啷一声，松手堕地！丁晓立即一跃而起，将剑拾起。柳梦蝶哽咽着道：“ 我死我的，大师兄，你真是何苦来？一定不让我死？ ”

娄无畏还未及答，丁晓已朗然应声说道 :“ 梦蝶师妹，我和你素未谋面，但也闻得你是女中豪杰。你这样的要生要死，难道连父仇也不管，要别人代你去报么？ ”

丁晓的话宛如平空起了个霹雳，柳梦蝶顿时呆住了。急喝问道 :“ 什么？你说什么？你是谁？ ”

丁晓迈前一步，对着柳梦蝶的面说道：“ 什么，你的父亲在北京给人害死了，这仇你报不报？我是谁？我是亲手埋你父亲的人，你父亲的嫡亲师侄！ ” 未待丁晓的话说完，柳梦蝶已咕咚一声栽倒，晕了过去。娄无畏急忙扶起，让她躺下，一面埋怨丁晓道：“ 晓弟，你怎赶这个时候，她最伤心的时候，把柳老伯的死讯告诉她。 ” 丁晓却冷然笑道：“ 正是要赶这个时候告诉她，只有这样，才反能使她安静下来，不闹要生呀死呀的！你甭担心，她坏不了，她这是急痛攻心，马上就会醒来的。 ” 娄无畏一想，懂得了丁晓的意思，他的脸也不禁有点热辣辣的了。

原来丁晓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看了左含英临死前和柳梦蝶的情形，（连娄无畏的尴尬，他也看在眼内了。）看了柳梦蝶这种超越常态的哀痛情形，（普通的师兄妹，绝不会因一方死了，另一方就要闹自杀的。）他早已瞧料透彻。他知道左含英和柳梦蝶的关系，一定不比寻常，所以才会哀痛逾恒。他想要使柳梦蝶清醒过来，唯有把她的注意力移转到第二件事情上，让另一件更大的事情，更大的打击，把她贯注在左含英身上的心情，移转过来。同时，他又故意激她，点明她父仇应该自报，这样她有大事未了，自然要坚强地活下去。这并不是丁晓就不管自己师伯的冤仇，而是他要这样来使柳梦蝶清醒。

果然过不了一盏茶的时光，柳梦蝶已悠然醒转，娄无畏待过去看时，她已自榻上一跃而起，对丁晓直嚷道 :“ 将青钢剑交给我，我绝不会再去寻死，

我要仗青钢剑、牟尼珠到北京和贼子们见个死活，我要问他们与我柳家何冤何仇，伤了我的母亲，又害了我的父亲？”

丁晓面色庄严，将青钢剑一把递过，对柳梦蝶道：“你要自己报仇，这志愿不错。可是你就必须先自冷静，贼子又不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入京，这仇也报不了。咱们还是从长商计，不争在一时之气，告诉你，我的父亲也是给贼子们伤害的。我的父亲就是你未曾见过面的师叔丁剑鸣。”

当下三人一商，决定先审讯擒获的那个凶徒。

那被擒的使七节鞭的家伙，早先吃娄无畏点中了“气门穴”，半天不能动弹，现在给娄、丁等一众审问，竟装聋作哑，百问不答，柳梦蝶大怒，持青钢剑在他颈项一拍，怒声叱道：“你再不吐实，本姑娘就先废了你。”

哪知道这家伙自知不免，竟十分顽强，睁着眼睛就对柳梦蝶说：“俺本来就不想活，俺正想到阎罗殿上，找你的小白脸打架，你痛痛快快地给俺一剑吧，死在美人剑下，也很值得呀！”这家伙竟然临死，嘴里还是不干不净！

柳梦蝶给他激得十分恼怒，举起青钢剑，真的就想给他一剑。娄无畏急一把拖过，说道：“别忙，咱自有法子整治这厮！他要痛痛快快地死，咱偏不让他称心如愿！”说完，猛地便朝他左胁的“伏兔穴”一拍，先把他的穴道解开，让他的血气流通。再用三只指头，在他的颈项软筋处一捏一拍，那家伙马上杀猪似的在地上滚喊起来。

那家伙初时还不三不四地在骂，但渐渐就骂不出声来了。娄无畏这一手，是独孤一行所授“八八六十四手擒拿法”中最厉害的一手，尤其是审问人犯，更比什么刑具全都有效。那家伙挨了这一手，只觉全身筋骨，似欲寸寸分解。身体内似有千百万银针乱刺，又痛又痒，十分难受。他忍不住了，不敢骂了！一改口吻，只是苦苦地哀求。

娄无畏冷笑着，对着他道：“俺以为你是铜皮铁骨，敢这样强硬。你既求饶，俺问你一句，你须答一句，若有半句虚假，俺还有厉害的手段，叫你活着受罪！”

那家伙这时已是面色青白，黄豆粒大的汗珠，汩汩而出！他再不敢使强了，只是连连地点头。于是娄无畏问道：“是谁指使你们来暗害柳老英雄的女儿门徒？”

答道：“是北京岳君雄大哥派遣的！”

丁晓看了娄无畏一眼，猛地抢着问道：“是真的吗？岳君雄的背后还有什么人？那害死柳老英雄也是岳君雄他们指使的吗？”

答道：“岳君雄背后还有什么人，俺也不知道。只是听说有许多有本领的人不愿出面，见岳君雄原是义和团的人，才推他出面的；还听说慈禧老佛爷（即西太后）也是岳君雄的靠山呢。至于柳老英雄，哙，那是，那是岳君雄手下干的。”

娄无畏听得怒火冲天，但还强忍着问下去道：“他怎会知道柳老英雄的女儿门徒在此，他差遗你们来，曹福田。张德成等大头目知道吗？”

答道：“岳君雄倒不知道柳老英雄的令媛在这儿，只是他却知道柳老英雄有个年轻的徒弟姓左的常跟在他的身边。所以‘只’派了我们五个兄弟来！至于张德成、曹福田两位大头目，是完全不知道我们来的。”众人再盘问了一些枝节的小问题，待所要知道的都知道了，才由娄无畏猛地朝他胁下一戮，让他“痛痛快快”地了结。

众人再商量一下，丁晓提出，一定要去北京，他叠着手指说出一番道理。

欲知此去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贼垒留书　双英入虎穴　擂台争胜 一女震雄

夜色沉沉，人语悄悄，斗室之中，一灯如豆，娄无畏和丁晓商量今后大计，柳梦蝶则已进内室换衣休息，她说：“小妹心中方寸已乱，师兄们如何决定，小妹定将仗剑随师兄之后。”她身上穿的还是血迹斑斑的亵衣，在血雨腥风之后，她是不能不赶快去换衣休息了。

柳梦蝶去后，娄无畏长叹一声，神情萧索，问丁晓道：“你刚才说要去北京，你看咱们入北京会济得了事吗？这事情真很复杂，它牵涉着整个义和团呢！不过俺是无论如何，拼着性命不要，也得给师父报仇的。”

丁晓叠着手指道：“柳老伯以前也是不主张义和团入京的，不过目前形势已变，不同往日，咱们人京，不单是为了柳师伯，也为了义和团。”

他缓了一缓，又往下说道：“这是怎么讲呢？第一，据小弟所知，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三大头目，都已决定入北京了。他们这次入京，是非成败，姑且不论，但他们的决定，既非我们所能转移，如果我们不去，事情可能会弄得更糟。我们也去，最少可以提醒他们：内部有变！或者可以使他们听从柳师伯的遗言，先行整顿内部。第二，这次李来中入京，五湖四海的英雄豪杰，必然云集京都，其中抱着‘反清灭洋’，与我们同一目的的人，必然不少。柳老师伯和许多前辈的成名人物，都有交情，我们入京和他们一说，他们必肯帮忙。

这晚娄无畏和丁晓通宵不寐，阔论高谈，大家都觉得很是投机。丁晓告诉娄无畏道，他曾两入保定城，整顿太极门，丁派的弟子要推他做掌门，他还不曾答应。他笑着对娄无畏道：“这掌门的位子，其实应该是你的。”娄无畏忙正容答道：“晓弟，你还是不要谦让了吧！我一来和师叔的弟子，都很生疏，不能得他们信任；二来我也无意于此。”

这一晚的谈话，使娄无畏有很深的感触，丁晓比他只略小几岁，可是看起来比他充满活力，年轻得多了，他觉得了晓既精明，人又爽直。丁晓这晚径自指摘他以前不关心义和团的不对。还说：“师兄，一个人要经得起成功，也要经得起失败，你受了许多挫折，我是知道的。这次义和团入京，说不定还要受一个大挫败。但这大挫败，却将会是另一个大成功的起点！最少在义和团这次事件中，老百姓已经看出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经验，失败了一次就取得一次经验，像小孩子学走路，跌倒了又爬起，终会走路的。”娄无畏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他们埋葬了左含英，就跟随着张德成的大队，大伙儿到北京去了。

北京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都，自金代中叶建为中都（公元一一五三年），元代改称大都，到明代永乐皇帝以叔篡侄，才从南京迁都于此，正式定名为北京，清仍照旧，还是以北京为首都。算起来，到义和团入北京时，它已经有大约七百四十年的建都历史了，经过七百多年历代皇朝的整修，北京城显得特别雄伟瑰丽！

娄无畏还是初到北京，他随着浩荡的人流，骑着嘶风的骏马，远远已看见高高的城墙，巍峨的西山，心中不禁十分感慨；不消多时，义和团的洪流已由西直门进入红尘十丈，黄沙滚滚的北京，绕什刹海、北海、中海一路行来，只见紫禁城内的皇宫殿宇连云，鱼鳞栉比，绵亘不绝，娄无畏心想：这些瑰丽巍峨的建筑，不知是多少像他父亲那样的农民的血汗所凝成！但再想一想，又不禁辗然微笑，在今天进入北京的滚滚人流中，就有不少是赤着脚

的农民。他放眼一看，但见戈矛蔽日，红巾辉映！这班庄稼汉出身的义和团员，今天正大踏步踏入皇城，把皇帝的权威视为无物！

在天津的义和团进北京前，坐驻通州的李来中，已早两天率大队来了。所以娄无畏等进北京时，已是见得处处“神坛”香火缭绕，先到北京的义和团弟兄，亲亲热热地涌来欢迎，娄无畏、丁晓等自也有一班相识的头目，跑来招呼。至于张德成。曹福田等大头目，自去拜见总头目李来中，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娄、丁二人和柳梦蝶、姜凤琼（丁晓的妻子）等，在义和团设在东单牌楼的一间宾馆中歇息下来，不过一个时辰，就听得门外弟兄通报，说是有三位老者来找，娄无畏方想不知是谁，已听得人未到，声先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已从门外传来“无畏，你刚来，想不到咱们又在京城见面。”这是谁？正是娄无畏另一位恩师，威震关外的百爪神鹰独孤一行，同他来的是以前匕首会开山三老之一的云中奇，和形意门掌门钟海平！他们也是早两天来的。

师徒重逢，恍如隔世，娄无畏心中欢喜，自不消说。但在一谈到柳剑吟身遭暗算，死在无名小卒之手时，大家又不禁相对唏嘘！独孤一行是已经知道柳剑吟的死讯的，他赶来北京，也为的是一来想看义和团的势力，能否干出一番大事；二来也为的是替柳剑吟复仇。他到北京两天，仗着云中奇和义和团中一些秘密会党的头目认识，也很快就清楚了义和团中复杂的情况。

当下娄无畏又把丁晓夫妻与柳梦蝶介绍见这江湖上成名的三位前辈，三老看儿女英雄，一个赛似一个，心中也自欣慰。独孤一行问知柳梦蝶曾在心如门下受业，还笑着道：“想不到这位神尼会在晚年收徒，俺和她也曾在四十年前见过一面，亲见过她铁拂尘拂穴的工夫！”说罢他又把眼光移向丁晓。

独孤一行看到丁晓神采飞扬，自也非常欣慰。他心中突然浮起丁剑鸣的影子来，他想起丁剑鸣的浮躁骄傲，再对比一下目前这位年轻人，心中不禁暗暗感叹：到底是一代胜过一代。他又看到姜凤琼容光焕发，含笑站在丁晓身边，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不禁含笑说道：“你们这班年轻人，真是一个赛似一个，教我这老头子越看越爱。晓侄，恕老朽不客气他说，你比你爸爸强多了。听说你八九年前离家远走，除了本门丁派的太极功夫外，又学了陈派的太极功夫，把太极两派的武功合一起来，可是？”他略缓一缓又笑着说道：“听你爸爸说，你当日离家远走，是为了婚事不如心愿。现在你到底是如了心愿了。你有空时，倒应和娄无畏说说你怎样追姜姑娘的经过，好让他借镜借镜。娄无畏什么都好，就是对自己的婚事太不留意了，哈！哈！”

独孤一行这老头子是太高兴了，说话就像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他却料不到无畏受了很大的感触，只勉强地露出笑容道：“有空一定要向师弟请教。”而柳梦蝶也颇为尴尬。可是独孤一行却看不出来。

丁晓曾学陈派太极的事，经过颇为复杂，武林中人也没几个知道。原来当时丁、陈二派都负天下重名，丁派就是丁剑鸣祖先传下这一支，陈派却是河南陈家沟陈清平这一支，两派都只传儿孙，很少把真功夫传外人。（只有柳剑吟因得太极丁特别欢喜，那是例外。到丁剑鸣开派时，才打破家规，广授弟子。所以江湖上谈论起丁剑鸣时，虽觉此人有许多不是，这点倒是值得称赞的。）两派虽都是太极源流，武功深浅也不相上下，可是其中的架式大小，掌法变化，却又各有奥妙，在相同之中，也有相异之处。陈派也是不愿传给外人的，在过去只有一个杨露反而借口其中有一个小头目嚣张跋扈，把

他杀了。李来中也不敢反抗，愿意受西太后的利用。

在这样情形下，他当然是不愿正式和岳君雄决裂，不敢整肃内部，改“保清灭洋”为“反清灭洋”的。因此仅管独孤一行等成名前辈，以岳君雄谋杀柳剑吟，分裂义和团的话来提醒他，警告他，他也斤斤于在这个时候，不能内部自起冲突为念，用这些话来拒绝一群英雄请他整肃内部的要求。

这时，情势也真严重。在天津，俄国著名的哥隆克马队已与独流镇（天津城郊）拳民发生格斗，跟着俄、法、日登陆水兵又在天津城外和拳民开战，再跟着美、英联军二千余人又由西摩尔率领，携带大炮机关枪向北京进发。拳民破坏铁路，随处拦击，联军第一天走了三十英里，第二天只走了十英里。义和团用刀矛原始武器，英勇阻击，联军兵士阵亡六十二人，受伤三百一十二人，攻势顿挫。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的勇敢，他曾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

可是联军虽然受挫，更大的八国联军（英、俄、法、德、美、奥、意、日的联军）已计划开来，而且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天津与联军交战时，拳民自动给清军聂士成部作先锋，聂军却在后面枪杀拳民，以至后来，天津终被联军攻人。

八国联军虽还未到，北京城已是风声鹤唳。在这情形下，独孤一行、娄无畏、丁晓等是主张赶快解决内部的隐忧——岳君雄一些人，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外人，而李来中等却认为在这时候，内部不应“摩擦”。

一夜，独孤一行、云中奇、钟海平、翦二先生等几位老前辈，又来找娄无畏等商量大计。一见面，独孤一行就问娄无畏、丁晓二人道：“贤侄，你们可有胆量夜人岳君雄的大营，寄柬留刀么？可是话先说明，却不许杀他！”

娄、丁二人觉得很奇怪，同声问道：“就是虎穴龙潭，小侄们也敢前往，只是却为何不准伤他？”

独孤一行：“这已经不是个人间的报仇问题了。”于是他对娄无畏和丁晓二人说出为什么不准伤害岳君雄的道理。

原来他们见李来中不肯正式和岳君雄反面，而义和团又在危险中，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计策，命娄无畏和丁晓二人，揭明要为柳剑吟复仇，按照江湖规矩，向岳君雄索斗。江湖上的寻仇殴斗，照例双方都可以请“助拳”的人，这样就可以分清界限，把岳君雄的集团，划分到敌对方面。而寄柬留刀，则是先给岳君雄一个没面，使他不能不起而应战。独孤一行本来想亲自去的，但再想一想，自己去是以外人出头，有好事之嫌。照正理是应该由娄无畏和丁晓二人去挑大梁，出面和岳君雄索斗的。因为娄无畏是柳剑吟的大弟子，丁晓是太极派的掌门，按照武林规矩，应由他们出面。

因此，这不单是私人报仇，而是关系着整个义和团的大事。如果只暗杀了岳君雄，并不能达到消灭他这一集团的目的。再者江湖上报仇，讲究明打明斗，暗地里掷一镖，扎一刀，是很不体面的事。

同时，若以报柳剑吟之仇为名，达到消灭义和团内部隐忧之实，还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李来中不能拦阻，因为在外表上这是声明报师仇，为本派门户雪耻的。李来中虽是义和团总头目，但他也是江湖人物，不能不按江湖规矩办理。第二个好处是，许多江湖豪杰，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消灭“保清”派，他们还未曾认识到路线上的分歧所引起的巨大影响。但如果公开岳君雄他们谋杀柳剑吟的事实，以柳剑吟在江湖上的声望，自然都愿前来“助拳”。

独孤一行等老前辈把道理说明后，娄、丁二人恍然大悟，当下就要前往

敌垒，柳梦蝶也争着要去，可是却被独孤一行留住，一来因为怕她是个年轻女子，深入虎穴龙潭，恐怕会有不测。二来她虽是柳剑吟爱女，但以往江湖上还是轻视女人，一切事应该是由掌门人出头的。除非没有掌门，又没有徒弟，才能由女儿出面。（其实娄无畏也只是一个副手而已，武林中是很讲究尊重掌门这一套的。）柳梦蝶被留下后，很不高兴，她心想，你们看轻我，我倒要露两手给你们看看。

不说柳梦蝶暗暗生气，且说娄无畏和丁晓二人，奉命之后，立刻换过黑色夜行衣裤，短装窄袖，别过众人，走到庭院中心，猛地一纵身躯，刷的一声，窜上墙头，如飞去了。

岳君雄和他党羽所住的地方，是一个贝勒的别院，屋宇很大，屋上铺的是滑不留足的琉璃瓦面。屋后有一株三丈多高的柳树，跨出墙外。娄、丁二人觑定了这株柳树，熊腰扭处，呼的一声飞上树顶。他们二人轻功提纵术，也差不多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这一掠上树梢，就竟如点水蜻蜓一般，各自附着一株树枝，柳树本身纹丝不动！往下看时，只见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只在深深庭院之间，有一间屋宇，现出了点点星星的灯火。

娄无畏和丁晓举目一望，不见有人。娄无畏便待从柳树上掠过瓦面，丁晓忙一把拉住，低声说道：“ 不可造次！ ” 他突地取出两枚钱镖，箝在中令二指之间，用打连珠镖手法，先将第一枚钱镖向上一抛，紧跟着把第二枚钱镖，照准第一枚钱镖打去。两枚钱嫖在空中撞个正着，铮然一声，跌下院子。丁晓的做法有个名堂，叫做“ 青蚨传信 ”，和“ 投石问路 ” 一样，都是夜行人试探对方虚实，有没有警觉的。

“ 青蚨传信 ”，钱镖一响之后，果然不出丁晓所料，琉璃瓦面突然掠上两个卫士，全是青色箭衣，挎着腰刀，他们不知是躲在什么隐蔽地方，这时听了声息才钻出来。娄无畏不禁暗暗叫了一声惭愧！

那两个青衣卫士跃上瓦面后，四处察看，却但只见星河黯淡，眉月如钩，哪里有什么人影。他们不禁十分诧异，喃喃自语，怀疑刚才那声响，究竟是不是夜行人发出的。

娄、丁二人在树上伏着，动也不动。待到那两个卫士，行到腕力可及之处，距离檐边不足五丈之时，丁晓早又将扣在掌中的两枚钱镖，只一抖腕，嗤的一声，便疾如流星打去，一取咽喉，一取右太阳穴，全是人身要言之处。距离既近，又是出其不意，两个卫士，如何躲闪得及，只听得微风飒然，便给射个正着。连哎哟一声也未喊出，便骨碌碌地在琉璃瓦面直滚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娄、丁二人已一荡柳枝，急逾鹰隼地荡过檐头，双双伸臂，把这两个卫士的尸身接个正着，免得跌落地下，惊起其他的人。

娄、丁二人捞起两个卫士的尸身，各自解下腰带，又跃回柳树，就将那两个卫士，缚在树上，好像吊死鬼一样，张眼吐舌，给腰带紧紧地勒着咽喉，在柳树上荡来荡去。

料理完毕，两人又再掠上滑不留足的琉璃瓦面。两人一左一右，都是翩若惊鸿，轻如巧燕，在琉璃瓦面疾掠而去。两人轻功，都已差不多到炉火纯青之境，所以在常人不能立足的琉璃瓦面，他们不但来去自如，而且借着一滑之力，便如溜冰似的，一滑数丈。

蛇行鹤伏，疾掠轻驰，两人越过了十数重亭台楼阁，看看当中一间有灯火的院子，已越来越近，忽地飒然风响，眼前黑影一花，从地上又掠上两名卫士。

这两名卫士，能在地面平空掠上，落地无声，武功也委实不弱。但黑夜之中，他们不知道来者是外人还是自己人，一摆长剑，打了个暗号，问道：“是合子还是秧子？”（是自己人还是外面人？）这是他们江湖上下三门的黑话，偏偏娄无畏见多识广，什么江湖黑话都听得懂。他应声答道：“是合子！舵命（首领的命令）把风看秧子！”两个卫士于是双双缓步，正待再问，娄无畏暗中已在准备，待那名卫士迫近。蓦地骤然跃起，落在两个卫士中间，横伸左右两臂，向他们腰间就是一点！

昏夜之中，不差豪黍，娄无畏横伸两臂，两个卫士都给他点中了昏眩穴。娄无畏随手摸出两把匕首，便把这两个卫士，钉在屋脊上。丁晓见他举手投足之间，便制伏了两名卫士，不由得轻轻赞道：“好！”娄无畏也低声笑道：“你刚才那两枚钱镖也打得不错呀！”

两师兄弟，低声说笑，脚下却不放松，在琉璃瓦面上，便施展登萍掠水之功，转瞬间便到了灯火通明的正院，两师兄弟伏在瓦面一听，底下人声嘈杂，敢情是谈得正欢。

正是此时，只听得屋子里一个声音道：“听说柳剑吟的什么大徒弟叫做娄无畏的，来了北京好几天了，据说他的武功很是不错，怎总不见有什么动静？”

另一个声音道：“就是他的师父重生，咱们也不惧怕，何况这个小狗？倒是独孤一行那批老家伙，很是棘手，倒须提防提防！”

又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贤弟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咱们有噶布尔大喇嘛，还有达什巴图鲁（巴图鲁是勇士之意），另外还有海阳帮大舵主耿卓环，和一众英雄，何须惧怕几个老废物，俺说不管独孤一行也好，娄无畏也好，若见了咱们，叫他‘一’个‘行’不得，一个不能不‘畏’！”

娄无畏听了，勃然大怒，一面在怀里摸出了几柄三寸来长的匕首（娄无畏因年轻时曾入匕首会，改用金钱镖手法来打匕首，他的十二柄小匕首，在江湖上也是闻名的暗器），一面施展壁虎游墙之技，贴着屋檐，轻窥屋内，只见里面坐着十来个人，老老少少，济济一堂，那个叫做岳君雄的坐在当中，旁边烧着两枝大牛油烛。

娄无畏正想再看，忽听得里面一声大叫：“有贼！”好娄无畏！他不待里面的人打出暗器，便先发制人，右手一扬，竟连发出四柄匕首！如流星闪电的穿窗飞入，两柄匕首将两枝大牛油烛的烛焰刚刚削去，立即灯蕊纷飞！一柄贴着岳君雄的头皮飞过，把岳君雄的头发削了一大块！另外一柄，则匕首尖穿着一封信，当的一声，就插在正中的上桌上！

娄无畏一发出匕首，立刻便翻转瓦面，这一瞬间屋内暗器纷纷打出，可是娄、丁二人，都到了瓦面中央，那些暗器不能转弯，如何打得着？

可是里面的人，也的确大有高手，刚才里面说的什么喇嘛、巴图鲁之类虽然不在，但却很有几个第一流的大内卫士和江湖大盗在内，他们借着暗器掩护，也已穿窗而出，掠上瓦面，狠狠追来！

追上的几个人中，当前两个，一个手里执着一柄精光耀目的长剑，一个舞着两块混元八卦牌，娄无畏的匕首，丁晓的钱镖竟都给他们的兵器碰落！娄无畏刚才的暗袭是出其不意，现在他们有了防备，暗器竟不能奏效了！

使长剑的那人是回族的卫士萨奇罕，使的竟是中土罕见的天龙剑法，连人带剑，舞成一道白光，向娄无畏直掠过去，娄无畏不慌不忙，“东风戏柳”，身形霍地一转，剑光闪处，避过萨奇罕的剑锋，“仙人指路”，剑锋一指，

便从白光圈中直穿进去，径取萨奇罕的咽喉！

萨奇罕也好生了得，不退不闪，右腕倏翻，“ 神龙掉首 ”，长剑呼的圈转过来，和娄无畏的烂银剑碰个正着，只听得叮当一声，两人都给震得跄跄踉踉地退后几步，虎口隐隐生痛！这一硬碰硬接，竟是半斤八两，两人腕力，一样沉雄！

那边厢，丁晓和那使双牌的大汉也是棋逢对手，那汉子竟是山西路家嫡系子孙，名叫路怀亮。路家的十二路混元八卦牌法，也曾名震海内，这路怀亮却少不慕正，做了独脚大盗，后来给同类吸引，入清官当了一名卫士，不久就升了队长，仗势横行，十分得意，所以他要死心塌地，保卫皇家。

他双牌一挺，“ 迅雷贯顶 ”，直向丁晓当头打下，丁晓知他牌沉力猛，这一下子，少说也有七八百斤力量，不愿和他硬碰，急运太极行功，“ 龙形飞步 ”，径从双牌之下掠出，脚未沾地，便骤地翻身献剑，一缕青光，直向路怀亮背后的“ 魂门穴 ”刺来。路怀亮也真不弱，见双牌扑空，已霍地塌腰虎伏，一个旋转，双牌翘起，“ 斜劈华山 ”，朝剑身便砸。丁晓沉着应战，手中单凤剑疾向下沉，一甩腕，“ 螳螂展臂 ”，剑锋下斩敌人双足。路怀亮一击不中，右手铁牌下垂，“ 将军下马 ”，左手铁牌“ 横扫千军 ”，拦腰便劈。丁晓见他狠狠进招，心中大怒，剑招倏变，只略一转身，剑光闪处，“ 白鹤展翅 ”，便反削路怀亮的右肋。路怀亮猝不及防，双牌不及回守，吃他剑风一迫，当堂退后几步！

丁晓正待前追，猛听得娄无畏大喊：“ 晓弟！快退！ ”原来他们两人这一动手，虽只几个照面，却就在这转瞬之间，背后其他贼人，亦已赶到。只这两个家伙，已非轻易可胜，何况还有追兵。娄无畏不愿恋战，因此急急招呼丁晓撤退。

一言提醒，双侠齐退。两人双脚一点瓦面，就在滑不留足的琉璃瓦上，施展“ 八步赶蝉 ”的功夫，刷刷刷，三起三落，弩箭脱弦般飞冲出去，背后一众贼人，衔尾穷追。

兔起鹘落，电掣风驰，转瞬之间，已掠过十余重亭台楼阁！看看就要奔出这被岳君雄占据的；日王府。正在这一瞬间，突的地下一声呐喊，在前面浓阴花砌之中，又跳上几名大汉，手持明晃晃的刀剑，高叫：“ 鼠贼休走！ ”一窝蜂便围上来！

这几名大汉是当晚巡风的卫士。半刻之前他们之中，有两个巡至前院，不见前院巡风的同伴踪迹，十分诧异。当时正是下弦时分，星河黯淡，眉月如钩，他们游目四顾，猛见那棵跨出墙外的大柳树，在树梢上有两个人样的东西，荡来荡去，似在上面打秋千一样。（被娄、丁二人吊在树上的那两个卫士，穿的是青色衣裳，和柳树颜色一样，所以急切间看不清楚。）其中一名轻功最好的卫士，急使个“ 白鹤冲天 ”之势，拔身一耸，跳起三丈多高，向柳树梢头一落，细看之下，不觉“ 呵呀 ”一声，跌翻地下。

惊魂未定，同伴交询，这卫士才说出在柳树梢上那两个被吊着的人，正是巡风的同伴。众人一听，齐都震动，这两个同伴，武功都不算弱，怎的被人吊在柳树上？当下就有其他胆大的掠上柳树，将同伴解了下来。众人一看，只见两人都被勒得舌头吐出，有三四寸长，如何还救得活？

这几个巡逻，知道一定有江湖高手到来寻事，急一声胡哨，将同伴聚集起来，正待搜查，已听得琉璃瓦上，有人声自远而近。几个轻功好的，就急急忙忙掠上瓦面，恰好挡住娄无畏和丁晓的去路。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娄、丁二人不禁勃然大怒，震地大喝一声道：“ 阻我者死，让我者生！ ” 双剑起处，卷起两道精虹，剑光纵横交错，剑剑都向堵截者的要害击来！这几个巡逻卫士，本领又比萨奇罕、路怀亮等差了一筹，哪曾见过这般剑法，被娄、丁二人的剑风迫得连连后退，不得不让出路来！

可是娄、丁二人给他们这一纠缠，已是绊了一些时候，背后萨奇罕和路怀亮等竟已迫至，剑凤飒然，已自可觉。娄无畏急待回击，无奈面前的卫士又狠狠进招，他急一剑“ 龙门鼓浪 ”，剑如弯发，径取前胸，前面的敌人还待右闪斜身进招时，他左掌已蓄劲待发，一伸掌，一个“ 金豹探爪 ”，疾如飘风，恰好击中恶徒的肋下，立把这名卫士，打得筋断骨折，吐血而亡！

一击成功，背后萨奇罕的剑已堪堪刺到，娄无畏朱及回身，急向琉离瓦面一伏，施展滚地堂功夫，几个翻腾，滚出了十几步。这一手真是惊险绝伦，原来在那情形下，娄无畏回身已不可能，剑尖已及身后；飞跃前越，危险更大，因前面还有敌人，身子悬空，无法抵御暗器及夹击。他这一滚地堂功夫，在贴着瓦面时，剑光也贴着瓦面盘旋缭绕，专斩敌人双足。前面堵截的敌人，不懂对付这种奇门剑法，急急双足乱跳，乱成一团，而他早已滚出人丛去了。萨奇罕一剑棚来，给娄无畏伏地一滚，一剑搠空，待再发招时，却碍于前面的自己人还未闪开，未及施展，已眼巴巴看着娄无畏滚出重围。萨奇罕不禁大怒，再回望路怀亮时，更糟！也竟吃了丁晓的大亏，骨碌碌地也在瓦面滚，但却不是滚地堂功夫，而是给踢翻瓦面，滚到地下去了。

原来那路怀亮自恃牌沉力猛，狠狠地追上丁晓便砸。娄无畏和丁晓原是保持着丈余的距离，那群前面拦截的卫士，有一大半是缠着娄无畏的，只有两名武功较弱的来对付丁晓。那群卫士大约是见娄无畏生得豹头虎目，长相威猛，而下晓却生得面如冠玉，貌若书生，所以心里存着丁晓易对付的念头，只让两名本事稀松的来堵击，他们哪知丁晓武功并不在娄无畏之下，若论太极本门技业，他比数无畏还要精纯。

那两名堵击丁晓的卫士，一使锯齿刀，一使镔铁尺。镔铁尺先到，丁晓紧守本门以静制动之诀，不慌不忙，看定敌人兵器堪堪打到之际，猛地一斜身，手中剑迅似灵蛇，吐出莹莹寒光，便贴着镔铁尺削去。太极剑功夫若很精纯的话，一搭上敌人的兵器，便可随势破势，借力打力，一招一式，滚滚如长江大河，绵绵不断。那家伙还不知厉害，见丁晓的剑已贴着铁尺削来，右腕挺劲，一翻一压，要将丁晓的剑磕出手去，哪知丁晓趁敌人一翻一压之力，单剑轻腾，呼的一声，直卷进去，将敌人右手的五只手指齐齐截断，那使镔铁尺的惨叫一声，痛彻心脾，扑通一声，先自滚落地下。

丁晓一个照面便将使镔铁尺的打倒，那使锯齿刀的才赶到跟前，大喝一声：“ 休要猖狂！ ” 锯齿刀扬空一闪，便搂头盖顶地直劈下来。丁晓更不打话，倏地往右一斜身，虚斫一剑，便从刀影下直窜出去。使锯齿刀的大怒，急旋身躯，忙递兵刃，一个“ 夜叉探海 ”之势，便径扎丁晓的后心。哪知丁晓这招原是诱着，他待那敌人刀尖离后心不及五寸之际，猛地施展“ 一鹤冲天 ”的轻功，平地拔起数丈。敌人一刀棚空，收劲不住，自己扑到琉璃瓦上，将瓦面拥一个大窟窿。

丁晓哈哈大笑，正待继续前奔，猛听得一声怒喝：“ 好小子，不留下一点东西，就想这样闯出去？接招！ ” 声到人到，路怀亮在这瞬息之间，已自后赶上，牌挟强风，直劈过去。丁晓忙一换腰，斜窜出六七尺外，这才急急回身转剑，又和路怀亮大战起来。

丁晓刚才和路怀亮交过手，知他自恃牌沉力猛，招数纯熟，但勇猛有余，灵巧不足。他便施展出轻灵的剑法，柔如柳絮，翩若惊鸿，飒飒连声，浑身上下，闪起几道精光冷电，迫得路怀亮眼花缭乱，路怀亮的双牌，兀自连剑锋也不能沾住，不由怒气冲天，使出混元牌中的辣招，倏地一个盘旋，双牌横展，分向丁晓两肋一锁，这个招数有个名堂，叫做“ 铁锁横舟 ”。路怀亮志在必得，竟用了十二成力，哪知丁晓却在双牌挟风，横锁袭来之际，竟敢施展出“ 铁板桥 ”工夫，身子向后一仰，离地不到一尺，就如一张“ 铁板 ”一样，双牌径自从他面门掠过，毫无伤害。说时迟，那时快，他乘着路怀亮招数用老，身躯前冲之际，猛地右足一挑，疾如闪电地踢来，正踢中路怀亮膝盖，把他踢得翻翻滚滚，跌下地去！

丁晓将路怀亮踢翻琉璃瓦面，滚到地下之时，也正是娄无畏和萨奇罕双剑碰磕，彼此都给震荡出数步之际，丁晓一见，正是时机，他手中剑一紧，使了个“ 白蛇吐信 ”，一掠数丈，剑光如虹，侧袭萨奇罕的肩胛，萨奇罕轻轻一闪，未待还手，丁晓已疾驰而过。

他和娄无畏又会合在一处，两人径自琉璃瓦面，飞掠过院中的一丛高柳垂杨之中，脚点树枝，如鱼游水，腾跃起落，晃眼之间，已越出墙外。萨奇罕和其他两个卫士，也掠上了跨出墙外的那棵大柳树，放眼看时，娄无畏和丁晓二人正在墙外招手，叫他下来斗斗，他正待跃下去时，娄无畏的匕首，丁晓的金钱镖又已冰雹似的打来，他急使开剑遮拦时，只见周围枝叶，给暗器打得纷纷飞舞，叶折枝摧。两名卫士，也给钱镖打中额角，血涔涔下！幸而距离过远，暗器又是从地面打上来，力量不大，所以还不致毙命，但也已吓得萨奇罕等一身冷汗了。萨奇罕和路怀亮刚才在琉璃瓦面，不畏娄、丁暗器，但现在在杨柳树上，却不能不有几分惧怯。一来因为在柳树上闪避暗器，不能闪展腾挪，比在琉璃瓦面，更难躲过。二来刚才在琉璃瓦上时，有路怀亮这一好手在旁，双牌飞舞，就宛如风雨不透的屏风，而现在这两名卫士，却没有路怀亮的本领。因此萨奇罕纵在树上把剑左遮右挡，也只是保卫得了自己，两名同伴还是受了伤！

这时，萨奇罕就想再下去拼斗，也不敢了。因为只得一个人追出去，必定要吃大亏，而许多同伴已受伤，也不得不先救护。就在他踌躇气急的时候，耳中已只听得娄无畏和丁晓的笑声摇曳夜空，眼中只见到娄无畏和丁晓的背影，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里。他空自忙了一场，还是给娄、了二人，闯进闯出，把虎穴龙潭，看成平阳大道！

不说娄、丁二人功成回去，且说岳君雄等检点伤亡，非常愤怒。总计一下，竟是五死四伤。四伤之中还一个是重伤残废。计开：两个给丁晓用金钱镖打死，吊在柳树上；两个给娄无畏用匕首穿喉，钉在瓦扰上；一个在对敌时给娄无畏用擒拿手击毙当场。这是“ 五死 ”。还有两名卫士在柳树上，给丁晓用金钱镖打伤额角；路怀亮给丁晓踢下地面，直痛到现在还是唧唧哼哼，一个更惨，给丁晓削掉五指，成了废人。这是“ 四伤 ”。另外更丢面的是，他们的首领岳君雄，也给削去了一大块头发！真。

是伤亡惨重，耻辱非常，此帐不算，岳君雄等人，以后就别想再在江湖露面。

这还不算，娄无畏寄柬留刀，又挑明了要为师父报仇，要和岳群雄他们决斗。这个“ 渣 ”（这件事）怎能不接下来！岳君雄当晚，就立刻通知所有的自己人，准备和娄无畏他们决个高下。

不提岳君雄等齐集人手准备应战，且说娄无畏和丁晓二人，寄柬留刀，一举成功之后，回报独孤一行等老前辈，众人俱都兴奋。独孤一行、上官瑾、钟海平、刘云英等有名望的江湖豪侠，第二日一早，便联袂去访李来中，告诉他道，太极门的新掌门人丁晓和柳剑吟的徒弟女儿，已经查探得清清楚楚，暗害柳剑吟和左含英的，都是岳君雄的党羽所为。现在江湖之上，已经动了公愤，一致支持他们和岳君雄算帐，问李来中怎么办。

李来中还待拦阻，可是奈不过众英雄你一句，我一句，把他弄得十分尴尬。独孤一行还径自拿江湖义气压他道：“你想，柳老拳师是一个武林中众望所归的前辈，给人不明不白地害死，而害死他的人，又是你的部下。你不惩罚部下已落了话柄，难道还拦阻别人报仇？江湖上讲重义气，柳老英雄也帮了你老哥不少忙，若你对他受害，漠不关心，岂不令天下豪杰寒心？”

钟海来也说得很率直，他说：“丁晓新任太极派掌门，如果他放着本门师伯的仇不去报，他还有什么颜面执掌宗派？他又是你们梅花拳老掌门的孙女婿，你胳膊就不向外弯也不能向内弯！”

李来中在这样情形下，如何阻挡得来。他本来也不是想偏袒岳君雄的，只是他怕岳君雄势大，不敢正式去整顿内部。如今别人说是为报师仇报父仇而去和岳君雄算帐，这件事就并非由他出头，那他也就无可无不可了。何况许多江湖豪侠，会党首领，都同情丁、娄，他如果阻拦，也真怕落了独孤一行所说的“今天下豪杰寒心”，以至离心！

岳君雄那边伤亡惨重，也自不肯甘休，同样的也要求李来中“出面”，（他们这一帮人倒还想李来中助他们一臂之力呢！）结果闹得李来中不胜其烦，只好让两家的事情两家去了！

于是经过两三日的信使往还，三方面（丁晓、岳君雄和李来中）接洽的结果，决定按江湖规矩办理：仇恨不能化解，便只有武力判断雄雌！

因为两方面“助拳”的人都多，大家都同意正式摆起擂台，一个打一个，不许混战，打到一方愿意服输为止。输的那方主脑人物，就得任由胜方处理。

当时北京城已是义和团天下，李来中准他们设擂台，官府也不干涉了。李来中并指定了当时北京最大的一个校场，作打擂之地。那个校场少说也可容纳三两万人，是满清检阅御林军的地方，其大可知。

决定了打擂日期之后，双方都在紧张准备，五湖四海各地英雄，闻风前来的更是不少，到了那天，大校场内人山人海，十分热闹。义和团的人，清廷的人，以及三山五岳好汉，无不齐集。那擂台高一丈八尺，宽七丈二尺，有这样大的擂台，比拳、比剑、比轻功、比暗器……什么都可以施展了！

擂台搭起，按江湖上打擂规矩，在擂台右侧，搭起一个评判台，由李来中派出两人，判断胜负。因擂台之上，虽然是死伤不论，但也有两败俱伤或争持不下的例子，碰到这样情形就须公断。这两个人，一是北京老拳师杨广达，一是梅花拳的老前辈，姜翼贤的师弟卓不凡，这两人也是德高望重，与双方虽都认识，但却并不卷入漩涡的人物。李来中请这两人担任判断，还有一个意思：因为这次是在北京摆擂，因此得尊重原在北京的武林前辈，而杨广达是北京的武学世家，因此得请他担任一个；另一个是卓不凡，那是代表义和团的人物。义和团原是自梅花拳演变来的，义和团的始创人朱红灯正是卓不凡的师侄，李来中请他是敬老尊贤，由他来代表义和团作评判的意思。

擂台左侧搭的则是一个大钟楼，开场时要鸣钟，在打斗时若有人跌下擂台，也要鸣钟，在台上的胜方不能追下再打。

那天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早上辰时一过，各方准备都已停当，大钟三响，全场静穆。卓不凡缓缓步出台心，向台下周围环揖，朗然发话道：

“老朽无能，承总头目李来中不弃，要我跟杨老师给两家做个公正。擂台之上，手足无情，死伤各自认命，这是一。若有输赢难于判断的地方，老朽自问武学不精，也恐有看不明白之处，但幸有杨老师在一道，经我两人判定之后，双方纵有不服，也得在场后再说，这是二。”别看卓不凡年老，说话倒是斩钉截铁，把评判“大梁”挑起来了。

卓不凡缓了一缓，又往下说道：“这场擂台是为了解决丁派太极门和岳君雄之间的纠纷开的。事主一方是武林名宿柳剑吟的师侄，该派现在的掌门人丁晓和柳剑吟的大徒弟娄无畏；一方是岳君雄。两方都和义和团有很深的渊源，本来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说的？但事关人命，变出非常，双方都不肯甘休，只有按江湖规矩：擂台决胜负，掌下判雌雄！

“这事的前因后果，双方明白，但今日场中的各路英雄，也许有些还不大清楚，老朽在双方交手之前，按例得交代交代。”

果然在场中的几万人中，有许多还是不知道，听得卓不凡要宣布原由，都竖起耳朵来听，大校场中静得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卓不凡往下说道：“据丁晓和娄无畏的报告，柳老拳师是岳君雄派人害死的。他们的师弟，柳老拳师的三徒弟左含英也是岳君雄派人害死的。娄无畏曾捉到岳君雄派去暗害左含英的一个人，这个人亲自供认了一切！”说到这里，台下登时暴雷似的一声呐喊，岳君雄这边的主脑人物，面色一齐转青！

卓不凡将手摆了一摆，场中的鼓噪声渐渐静了下去。只听得卓不凡又继续往下说道：

“这是丁晓和娄无畏这方面的理由。岳君雄那边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说柳剑吟和人较技，失手被人打死，而且柳剑吟也当场击毙二人，以一换二，总算扯个直了。至于夜袭左含英的那伙人，他们也不知是何方人马。娄无畏虽说擒到一人，套了口供。但死无对证，不能强赖是他们指使的。（这也是娄无畏不够周密的地方，套了口供之后，没有留下活口。）

“岳君雄还说，娄无畏和丁晓二人，硬把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栽赖在他们身上；还恃强夜人他家，杀害了他们五个弟兄，打伤了他们四名卫士，五死四伤，这帐又该如何算法？

“两方各有各的理由，争持不下，双方助拳的人又多，因此才设了这个擂台，并非鼓励好勇斗狠之意，实为不得已时解决纠纷之方。”

卓不凡说到岳君雄他们的理由时，台下又是一片鼓噪声，可是比起刚才那震天价般的暴雷呼喝，声音是微弱得多了。这是岳君雄的党羽们的摇旗呐喊之声。

卓不凡待人声再静下去，又简单他说了一些打擂台的规矩，并交待明白：不限场数，打到一方服输，或双方助拳的人都打完为止。这个规定是防备任何一方不肯认输时，就以胜场多的这方为胜。

卓不凡在宣布规矩时，又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擂台较技时，有一场是特别给岳君雄来对娄无畏的，这是岳君雄提出的挑战，娄无畏欣然同意的。原来岳君雄给娄无畏用匕首削了一大块头发，十分气愤，因此他借口要和当事的人决斗一场，而且舍了“第一当事人”丁晓，而单独挑战“第二当事人”娄无畏。

卓不凡把一切交待清楚之后，倏地面色端庄，郑重宣布道：“擂台开始！”

接着钟鸣三响，卓不凡回到裁判座，擂台上静寂无人，擂台下心弦震动！

正在万目注视之际，只见岳君雄这边，一个黑衣大汉，像燕子般飞掠上台。这人水牛般似的身躯，功夫却很利落。

这人正是那晚和娄无畏大战的回回族卫士萨奇罕，他一上台就指名要请丁晓“指教”，他说那晚丁、娄二人大闹岳家，那是因为在黑夜中，防备疏忽之故，他本要再挑战娄无畏的，因为娄无畏已有岳君雄这一场，所以他才指名要斗丁晓。原来他也有一个想法，他那晚和娄无畏打得不分胜负，心想丁晓或者会技逊一筹，他要捡容易斗的来斗。

擂台之上，指名索战，本来对方是可以不理，随便派哪个人上场都可以的。但丁晓怎容得别人公然挑战，他不待卓不凡征询，早已耸身一跳也跳上了擂台，朗声问道：“比拳？比剑？比暗器？随便你划出道来（任你选择之意），丁某一定不叫你失望！”

萨奇罕十分狂做，倏地便拔出他那口精光耀目，由藏边上好镔铁打成的长剑，口里说道：“比拳没意思，比暗器也只是雕虫小技。咱们干脆比剑！”他是怕丁晓的金钱镖，自恃得藏边高僧所传的天龙剑法，要来较量丁晓。

丁晓一声冷笑，振臂一拔，也抽出了一把光芒闪烁的单凤剑来。他若不经意地随便立了个门户，脚步不了不八，正是太极剑的“起式”，随口招呼道：“朋友，请进招！”

萨奇罕见他摆出太极门户，心中想道：“你们太极派专想以逸待劳，可知讨不了俺的便宜。”见丁晓招呼他进招，陡地喝了声“好”，身形一晃，略走边锋，“龙女穿针”，剑光绕处，刷的便奔丁晓左肩刺来。萨奇罕这招，虚中套实，实中套虚，端的利害。哪知丁晓兀立如山，动也不动，容他剑尖堪堪刺到看看沾衣之际，突地右腕倏翻，把剑一挥，其疾如电，“金雕展翅”，便向萨奇罕的右臂挥去。这一招，拿捏时候，恰到好处，只看得作裁判的卓不凡和杨广达二人，都暗暗喝彩。原来丁晓让萨奇罕的剑堪堪刺到，是使他这招完全化“实招”，手臂“放尽”，不易变化，这才突然横截他的手腕。这正是太极剑中深湛的剑法。他在第一招时，便争了主动了。

萨奇罕猝起不意，变招奇难，幸得他技业也有独到之处，身子拼命旋风似的一转，让丁晓的剑从他右胁穿过。说时迟，那时快，他三尺青锋，早圈了回来，“春云乍展”，呼的一剑，又奔丁晓刺来，这一下十分迅疾。丁晓仍是不慌不忙，吸胸凹腹，略一晃肩，轻飘飘地随着剑风直晃出去，猛然间欺身直进，剑起处，“玉女投梭”、“金鸡夺粟”，一招两式，截腰斩肋。萨奇罕给他逼得连连后退，心中大怒，一声暴喝，剑光霍霍，把他的天龙剑法，尽量施展出来。

这“天龙剑法”是西藏的镇山剑法，一共有十八路，每路九个变化，总共一百六十二手，变化循环，虚实莫测。只见萨奇罕施展开来，剑风虎虎，疾如风雨，攻多守少，台下的看见丁晓给萨奇罕的剑光圈住，都暗暗替丁晓担忧。但作评判的卓不凡已看出丁晓在剑光圈中，气定神沉，从容应付，剑法招数，竟是十分老到！卓不凡暗暗称奇，也暗自赞道：“师兄（姜翼贤）有这么个孙女婿，死也瞑目了。”

萨奇罕的一百六十二手天龙剑法，完全使了出来，兀自讨不了丁晓半点便宜，不禁又惊又躁，剑法也渐渐散乱。丁晓见时机已到，不下辣手，尚待何时，他趁着萨奇罕脚踏中宫，剑奔面门之际，突地摇身晃步，反踏“洪门”（敌人中路），和萨奇罕对个正着，单凤剑剑身猛地向萨奇罕的剑脊上一按，

喝了个“着”字，用力向下一压。萨奇罕这一剑刺来，已用了十成力，现在给丁晓一按一压，借他的力，夺他的剑。他如何还把握得住，立时间长剑出手，当啷一声，跌在擂台之上。他吓得亡魂俱冒，急使个“神龙掉首”之势，斜转身躯，便要跳下台会，认输保命，哪知丁晓剑法奇快，在他似飞燕的掠下去时，紧跟着把利剑一挥，还是把他的右臂卸下。

血溅尘埃，萨奇罕登时痛得晕了过去。

岳君雄这边，齐齐鼓噪，说丁晓犯规，不该在别人认输要跳下台时还施毒手。卓不凡却不管这些，当一声钟响。判断了岳君雄输了第一场。他说：擂台规矩是跳落地下后，才不能追击，只纵在半空，还是可以追击的。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是否还想再打。而“空手入白刃”，更是武林中常用的，萨奇罕虽丢了剑，还不能认为是失了抵抗能力。他还郑重宣布，如有不服，只可上诉，不准鼓噪。

卓不凡一番说话，说得岳君雄这边敢怒而不敢言。当下，商议一阵，立刻推出一名好手来再挑战丁晓。这人是海阳帮的大舵主耿卓环，已有五十多岁，他的一对兵器银花万字夺，曾得山西唐家的独门传授，专夺刀剑。

丁晓见对方又有人出来挑战，笑了笑，正待起来，却给独孤一行一把按下去道：“贤侄，你不能再去。一来不应上对方车轮战的当，二来你现在又是掌门人。”他的意思是，掌门人有掌门的身份，第一个回合，由掌门人去打，当作开场，还不紧要，但不能听凭对方指名索战，武林较技，多少也得讲辈份、论尊卑。虽然论起来耿卓环比丁晓成名更早，但丁晓现在是一方的主帅，不能老是任人索战。

当下独孤一行环顾一下自己这边的人，正想推一人上去打擂，山西万胜门的掌门人刘云英已自等得不耐烦，跳上去了。

刘云英是柳大娘刘云玉之弟，他愤姐夫一家惨遭伤害，这才千里迢迢赶来“助拳”，他和独孤一行一样，也是帮助丁晓和娄无畏规划打擂的主持人之一。

刘云英振臂一跃，似巨鸟摩云一样，掠上擂台，向耿卓环冷笑道：“你们想车轮战么？丁晓不是怕你，而是不屑和你打。咱们烂铜对烂铁，你还是和俺这糟老头子玩玩吧。”说罢嗖的一声拔出刀来。

耿卓环也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一听到刘云英的话，暗存轻视之意，不觉大怒，但仍是冷冷地道：“谁成谁不成，兵器见输赢。何必口舌逞强？”一说完也霍的一声，拔出了一对亮光闪闪，似朝非戟，似钺非钺，上半截似矛头，下半截似护手的兵器来。这是江湖上罕见的外门兵刃银花万字夺。

双“夺”出手，但挟劲风，左夺当胸，右夺前劈。刘云英见耿卓环出手不凡，也自暗暗吃惊，当下不敢怠慢，倏地向后一退，手中“断门刀”一提一翻，斜身滑步，青光闪处，“红霞贯日”，刀锋便反来撩斩耿卓环的脉门。耿卓环左夺一圈一挡，叮当一声，“夺”上的矛头钩了刀锋一下，溅出一溜火花，刘云英使劲夺出，矛头和刀锋都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刘云英刷地将刀制回，刀光一转，又取中盘，施展开万胜门“五虎断门刀”的绝技，点、崩、截、刺、扎，突击猛斫，窜前窜后，忽进忽退，如生龙，如活虎，一口断门刀，紧迫银花夺。

那耿卓环在双夺上，沉浸了几十年，饶是刘云英五虎断门刀厉害非常，他也毫不畏惧，只见他双夺展开，左攻右守，右劈左拦，迎、送、剪、拦、挂、劈、扎、破，双夺生风，有如两条银蛇凌空飞舞。这对江湖上罕见的外

门兵器，给他用得如臂使指，竟似到了化境！

一刀双夺，各逞奇能，片刻之间，拆了三五十招，刘云英起初还拼命进攻，一打下来，却渐渐守多攻少，战到分际，刘云英自知不敌，想用险招诱敌取胜，故意将身法略略一钝，容得耿卓环右夺堪堪扎到时，他倏地往左一旋身，身移刀现，断门刀自下向上一掩，刀光闪闪，贴着敌人的兵刃猛削上去，这一下若削实了，耿卓环的右夺非脱手不可。耿卓环招术用老了，右夺一伸，刘云英的刀已削到。在这分际，耿卓环居然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右夺悬崖勒马，不向前伸，反向上举，“举火撩天”，避开敌招，反照刘云英的面门上一晃。刘云英不知虚实，刚刚一闪时，耿卓环的左夺又已疾如风雨地发出，倏地照刘云英的右臂扎去。

主客势易，险象突呈，刘云英救招不及，急足点擂台，腾身涌起，斜身下落，而背后耿卓环的双夺虎虎生风，又是跟踪追到，刘云英不及回身抵挡，已直追到台边。

刘云英看看要糟，但他究不愧是万胜门的掌门，柳大娘的兄弟，在这生死俄顷，间不容发之际，突然使出平生绝技，骤地身躯下伏，振右臂往下斜沉，俯头面向旁微侧，耿卓环的双夺呼的一声在他背上掠过，他已陡长身躯，忙展断门刀绝招，“三羊开泰”一招三式，不管生死，右手刀硬往耿卓环左臂狠狠劈来，左掌也用足十成力量朝耿卓环右肩劈去。

耿卓环急借招破招，双夺一转，倏然翻上，左夺挡住了刘云英的刀，右夺便要碰刘云英的左腕。刘云英左臂急急下沉，一把掳住了耿卓环的右夺，用足力量，向外一拖，大喝一声：“下去！”他是拼双双落擂台，也得保全声誉。

耿卓环给刘云英这一拖，竟给拖到台边。他急左脚一顿，猛地双夺往外一送，刘云英突像断线风筝一样跌下台去，但耿卓环收势不住，双足也已点着擂台边缘，摆了几摆，看看稳不住身形，也要下跌。

虎斗龙争，台下的人全看得捏一把汗。但在这分际，也看得出两人武功俱是十分精湛，所差不过毫黍。刘云英跌下擂台时，竟能在半空中“鲤鱼打挺”，头上脚下，轻飘飘落在地上，刀也不曾出手。而耿卓环在擂台边缘摆了几摆，急向后仰，虽然仍是滑倒在擂台之上，但到底不至跌下。

当下台底纷纷议论：一个虽被打下擂台，但却并不跌倒，一个虽然不跌下去，但却掼在擂台上，不知算哪一个赢。结果大钟当的一响，由杨广达宣布，判断这一场是耿卓环赢了，因为按照台规，凡给打下台去就算输，在台上的就是受了伤也算赢的。

这时耿卓环十分得意，双目一扫全场，朗声说道：“还有哪位上来指教？俺不怕车轮战！”原来他刚才指名索战丁晓时，曾受到刘云英的奚落，说他想用车轮战。现在他打胜了，就故意不下台去，要出出这口气。擂台规矩，胜这一方，有权不打第二场，也有权可以一直继续打下去，如果他能长胜的话。

耿卓环话还未了，只见眼前人影一晃，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迅如飘风地从台下一跃而上，站在自己面前。耿卓环不禁大吃一惊，这小姑娘身法好快！

这小姑娘正是柳梦蝶，她见自己的母舅刘云英给耿卓环打下擂台，气愤填胸，不假思索，便一跃而上。要凭青钢剑、牟尼珠与耿卓环决一胜负！

柳梦蝶这一跃上擂台，台上台下齐都吃惊。柳梦蝶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而对方却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人物，一对银花夺在北五省大大有名。

台下群雄都为柳梦蝶担心，就是娄无畏和丁晓，虽见过柳梦蝶本领，也担心敌人太强，怕柳梦蝶不能应付。

耿卓环也是这样地想，他骤吃一惊之后，看清楚来人“不过”是一个小姑娘，也只以为她不过轻功有独到之处而已，硬碰硬打，凭自己的一对银花夺，无论如何也不会“三十年老娘，倒绷婴儿”，在“阴沟里翻船”的。

耿卓环先不亮招，对柳梦蝶冷冷地看了一眼，微笑说道：“小姑娘，打擂台不是好玩的事情，你还是赶快下去吧。我实在舍不得伤你的命。”

哪料柳梦蝶年纪轻轻，口气却大，她也傲然笑道：“那我也不击毙你好了，最多把你打成残废，你别害怕。”原来她刚才在台下时，听人谈论，知道耿卓环在敌人中，还不算是无恶不作的，不过他恃强欺人，倒是有的。因此在柳梦蝶跃上台时，就立心“只”把他打成残废。

耿卓环成名多年，心高气傲，如何受得了柳梦蝶这一挺撞，立刻面色倏变，把怜惜之心，化为一团怒火。双夺一举，怒声叱道：“臭丫头，你有多大本领？如此不识抬举。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你可别怪老子不客气！”

柳梦蝶懒得答话，青铜剑出手，一领剑诀吐出莹莹寒光，便奔耿卓环胸坎刺去。武家有句俗语说：“刀走白，剑走黑。”意思是使剑的，多由左右偏锋踏进，很少踏正中宫，向前刺击的，这在武林规矩中，简直是一种藐视。耿卓环不禁大怒，两膀用力向外一磕，双夺呼的一声，左右夹击柳梦蝶的耳门。哪知柳梦蝶这一招竟是虚着，她未容双夺击到，已一个“拗膝搂步”，圈到耿卓环右侧，剑招倏变，青钢剑向上一撩，便反挑敌人右臂。耿卓环双夺扎空，柳梦蝶已如闪电击到，这一惊非同小可，收招不易，急往右拧身，斜窜出去，而柳梦蝶又已如影随形，跟踪直上。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柳梦蝶两招发出，耿卓环马上改容。别看柳梦蝶年纪轻轻，这两手功夫，已非江湖上寻常可睹。耿卓环不敢轻敌，也不容他轻敌，他急把双夺一交，封闭门户，用出十二分精神，施展出平生绝技，来斗柳梦蝶这小姑娘。

耿卓环先前因为轻敌，以至险些吃亏，现在抖起精神，双夺展开，迎、送、剪、扎，吞吐抽撤，恰似骇电惊霆，两道银蛇，贴着柳梦蝶身形飞舞，比斗刘云英时，更其厉害。柳梦蝶初逢大敌，也是分外小心，她把青钢剑展开，剑式夭矫如神龙，身法轻灵如彩蝶。尤其厉害的是：她年纪轻轻，剑法却兼两家之长，有太极剑中十三剑的招数，又有心如神尼所传的达摩剑法一百零八式，忽虚忽实，忽徐忽疾，乍进乍退，倏上倏下。时而柔如柳絮，借力打力；时而猛若洪涛，骤然压至。

真是兼有内外两家之长，她一剑刺来时，全暗藏几个变化，若耿卓环要硬碰时，她就用粘、卸两字诀化去；若耿卓环以为她是虚着时，她又突而把力量用实，令到耿卓环防不胜防。柳梦蝶这一剑法展开，击、刺、撩、抹、崩、删、劈、剁，无不恰到好处。真当得上是：慢中快，巧中轻，行云流水，稳捷轻灵！

动手到三十多招，耿卓环已觉得自己的招术发出去，往往受到敌人的牵制，不能随招进招！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深知遇到强手，恐怕真的会“三十年老娘，倒绷婴儿”了！

耿卓环的双夺本来是最善于锁拿敌人刀剑的外门兵器，然而现在对着柳梦蝶这口青钢剑，忽柔忽刚，竟非但不能锁拿，而且封闭不住了。

耿卓环心中是又焦躁、又骇怕，猛地打定主意，兵器上打不过，就改用暗器吧。他的铁莲子连环打法，也是北五省有名的。他顾不得这是暗算小辈，而要急于保全名誉了。

主意打定，退步抽身。双夺一兜，“彩凤旋窝”，夺挟风声，向柳梦蝶下三路，直扫过来。柳梦蝶何等厉害，青钢剑“倒转乾坤”，倏地略一斜避，便倒翻上来，拦斩敌人的右腕。哪知耿卓环这招，原是以攻击掩护退却，他待柳梦蝶略避时，已拔身一跳，斜掠出数丈以外，猛地右夺交于左手，急急摸出几颗铁莲子，一抖手几点寒星，连翩飞到。

柳梦蝶一声娇笑，青钢剑闪闪吐寒光；扁剑身，扬剑尖，剑光霍霍中，把几粒铁莲子全都反弹回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台上两声奇怪的音响，接着又是两声，那北五省成名的人物耿卓环哎哟连声，已像断线风筝般跌下台去，他中了柳梦蝶的牟尼珠镖，岳君雄这边的人相顾失色，三山五岳好汉，也群相惊讶。有些老一辈知道这种暗器来历的人，还以为心如神尼，天外飞来。他们不相信柳梦蝶一个小姑娘竟传了心如神尼的这手绝技。

那接续两声奇怪音响，正是柳梦蝶的“珠镖传声”。原来柳梦蝶格遵师训，轻易不准发出珠镖，除非是碰到危险或别人先发暗器时，才准发镖拒敌。而且在发镖时，要先将一粒掷上半空，再发第二粒与它相碰，珠镖中空，迎风有声，两珠激荡，其声更厉。这个打法名为“珠镖传声”，是不肯暗袭，先行警告之意。

耿卓环若不先发铁莲子还可多耗一会，他一发铁莲子，这便糟了。柳梦蝶以一剑战他双夺时，虽占了上风，可是急切之间，也还胜他不得。见他先发暗器，自然正中下怀，于是珠镖出手，“传声”之后，马上把他打下擂台。

岳君雄这边的人相顾失色，急急赶来救护时，只见耿卓环如瘫痪一般，蜷伏地上，不能动弹。他哑声对同伴说道：“俺给那臭丫头弄残废了！”细一察看，原来他左右两膝的“环跳穴”都给珠镖穿过，软筋打碎，就是治得好，也不能行走了。

柳梦蝶珠镖得手，只见台下喝彩声、怒骂声响成一片，千万双眼都注视自己。刚才激战时不觉心慌，现在倒觉得有点心慌了。敢情那不是心慌，而是羞怯。她到底是个少女哪，而且还是第一遭碰到这样大的场面。

她垂下头，正想跑下台去，忽听一声苍劲的声音喝道：“姑娘别走，俺还要领教领教。”柳梦蝶抬起头来，只见一个五旬开外的老者，已跳上台来，笑吟吟地对自己道：“巾帼出英雄，英雄是年少。老夫老矣，何幸尚得见心如传人，珠镖绝技。若不赐教，遗憾一生。”

这老者一纵上台，台下又是一声喝彩。云中奇低声对独孤一行道：“岳君雄怎的拉到四川唐家的人出来？”原来这人外号“飞天神猿”唐万川，他的叔叔唐栋材是云中奇少年时代的朋友。唐家的暗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打暗器和接暗器两都精绝。当时云中奇的师父殷鸣皋以“听风辨器”之术，冠于江湖，但发暗器的本领则不及唐家，所以两方为了互相研摩，曾成好友，云中奇和唐栋材也自然交上了。唐万川小一辈，云中奇和他并不很熟，不过深知他全得家传，是唐家后起之秀，所以才有“飞天神猿”的绰号。

“飞天神猿”唐万川的叔叔唐栋材，四十年前，曾有一次机缘，偶然碰见心如神尼镖歼群盗。见她的牟尼珠打法，出神入化，自叹不如。他本是因为久闻心如之名，想找心如比试暗器的，一听了她的“珠镖传声”就已服贴了。他回四川后，再不敢以“天下暗器第一家”自夸，也常常对弟侄说及心

如的厉害。唐万川未见过心如，自然不相信，他少年气盛，很想找心如比试。可是四十年来，心如未到过中原，唐万川也从十余岁的少年，成为五旬开外的老者了。

四川唐家和岳君雄并无交情，但却和他这方的一人相熟，这人代表岳君雄卑词厚市请他们助拳，他们不肯。但他们僻处四川，只顾隐居，不关心大局，也不知义和团中的复杂情况。那时他们恰巧北游，听说有大擂台局面，虽然他们不答允给岳君雄助拳，却答允来“观擂”，做岳君雄的贵宾。

他们本不准备出手，但一听到柳梦蝶的“珠镖传声”后，唐万川却跃跃欲试了。原来他是和他的叔叔唐栋材一道来的。他是暗器名家，一见柳梦蝶出手，遥观手法，远听风声，不禁深深诧异。这小姑娘的暗器工夫，竟有极深造诣，只不知比自己如何。他正想问他的叔叔，只见他的叔叔已轻声说道：“这是心如神尼的家数！”他叔叔也是非常惊异。

唐万川问他的叔叔道：“你看我上去能不能斗得过她？”唐栋材想了一想道：“很难说，如果是心如本人，那我们绝斗不过。只是我刚才听她的这手“珠镖传声’，虽得心如真传，尚未到心如境界。心如的珠镖，发出的声，劲而急锐，余音缭绕，久久始绝。这小姑娘的‘珠镖传声’，无此急锐，余音也短促得多。但话说回来，她只是火候较差，论身法手法，都是上乘功夫。照我看你和他差不了多少。如果我上去，那就不行了。”这不是唐栋材对侄儿客气，唐栋材年纪老迈，腕力眼力，都已消退，而他的侄儿，却正是处在巅峰状态之中。

唐万川一听叔叔如此说，更急不可待地就窜上台会，他倒是很客气，并没有轻视柳梦蝶的表现。

只是他这一上去，可急煞了云中奇、独孤一行等知道四川唐家来历的人，也喜煞了岳君雄这边的人，以前求他助拳他不肯，现在他自己跳上去了。

书接前文。话说柳梦蝶见唐万川和自己客气，正待答话，猛然间又跳上一人，蓝布大褂，长须飘然，这人正是匕首会开山三老之一的云中奇。他是怕柳梦蝶接不了唐万川的暗器，想凭自己“听风辨器”之术，替她解围。

云中奇一跃上擂台，就对唐万川拱手道：“贤侄别来无恙，令叔也来了吗？这位小姑娘打累了，还是让我和贤侄过手玩玩吧。”

哪知唐万川见是云中奇，虽然很恭敬地作了长揖，却还是委婉拒绝道：“先辈听风辨器之术，小侄曾多次领教。这位小姑娘的珠镖绝技，却不能错过，小侄此来，只是想比试暗器，并非动刀动剑，这位小姑娘虽苦斗了一场，但比暗器却并不太耗力气。”

云中奇正待再说，柳梦蝶已抢着发话道：“云老前辈，我不累。既是这位老英雄要赐教，我只好奉陪。”她倒是不肯领情，也跃跃欲试呢。

云中奇刚才这一纵上擂台，岳君雄这边的人，很是不快，忿他前来打岔。可是照擂台规矩，他们是胜方，柳梦蝶有权不打，改由第二个人接替的。现在柳梦蝶一口答应，愿意接招，卓不凡便宣布由柳梦蝶对唐万川，云中奇只好怏怏而退。岳君雄那边一齐大喜，恨不得唐万川废了柳梦蝶。

可是云中奇这一打岔，柳梦蝶已知道唐万川和自己这边的人，很有渊源。因此，这才不致下杀手，结仇家。

当下唐万川和柳梦蝶两人，风驰电掣，此追彼逐地在擂台上绕了两匝，唐万川猛地扬声喝道：“姑娘接镖！”欲知二人胜败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虎斗龙争 气寒西北何人剑　风流云散　声断东南几处萧

唐万川扬声喝道：“姑娘接镖！”不肯暗袭，先叫一声。回身撤步，以“反臂阴镖”手法，展唐门绝技，挣然一声，直奔柳梦蝶中盘“云台穴”。

相距极近，力大势急。柳梦蝶身回势转，只见镖贴肋旁，倏然穿过。说时迟，那时快，唐万川已急换身形，第二镖、第三镖又劈空打去，一取柳梦蝶的上盘“神庭穴”，一取下盘的“软麻穴”。柳梦蝶一挥利剑，将取上路的镖磕开，顺着用轻功提纵木“一鹤冲天”绝技，身躯凭空拔起，把奔下盘的镖也让过了。

唐万川这三镖不过是探柳梦蝶虚实而已。但已使柳梦蝶惊然动容：这老头儿真得小心对付。原来他也会以暗器打穴。

一退一进，两人又已相隔两三丈之遥。柳梦蝶一抖手，嗤！嗤！嗤！珠镖三粒，连翩打至，怪声摇曳。唐万川一辨破空之声：便知这三粒珠镖，也是分取自己上中下三处穴道。大喝一声：“好招！”一个“橙里藏身”，让过第一粒，立伸猿臂，接过了第二粒，一抖手，以珠镖还珠镖，把她的第三粒也激射下擂台去了。他接珠镖的左手，戴的是鹿皮手套。

两人这一暗器争锋，擂台较技，大家都知不易轻与。那唐万川是暗器名家，他身上的暗器不止一种，头三枝是普通的飞镖，见打柳梦蝶不着，立刻变换暗器，更换打法。

唐万川左手一抖，往暗器囊中一探，先后取出十颗无毒的蒺藜，分交两手。（唐家的蒺藜有有毒与无毒两种，有毒的见血封喉。唐万川只是较技，因此不愿用喂毒暗器。）唐家的蒺藜，与别家蒺藜不同，打造得特别轻巧，每颗不过四两，但却四周锋利。别人莫说不会打，根本不能紧握。

两人在擂台上疾走轻驰，唐万川的蒺藜忽尔出手，右手一扬，五团寒光，接连飞出，随着身形一晃，左手一扬，又是五团寒光，向柳梦蝶流星般袭到。

柳梦蝶见唐万川一探暗器皮囊，已是严密防备。只见她也右手一扬，珠镖五粒分迎第一批的五颗蒺藜，蒺藜虽小，珠镖更小。五粒珠镖与五颗蒺藜相撞，五团寒光竟给撞得歪歪斜斜，失了准头，向柳梦蝶两旁飞堕下去了。柳梦蝶竟能以暗器打法，使出太极门中的以力打力，以力卸力的功夫。这手绝技，令到唐万川大惊失色。

柳梦蝶打歪了敌人第一批蒺藜，第二团寒光又已流星般袭到。

这时，柳梦蝶不能再以珠镖，用前法将敌人暗器打歪了。因为柳梦蝶的牟尼珠镖手法，到底尚及不上心如神尼的炉火纯青。

她左手掌心之力，还不能同时发五粒珠镖，都像右手的恰到好处，可以借力打力，碰歪对方暗器的。

但柳梦蝶的达摩剑法，也得自心如真传，她青钢剑展开，一片寒光，呼呼卷舞，只听得一片繁音过处，金铁交鸣，五枚蒺藜都给她打落台上。

唐万川料不到柳梦蝶剑法也如此精湛，心中更是嘀咕，深怕暗器名家的声誉保全不了。他一发急，竟施展了平生对敌，未曾用过的绝技，以蛇焰箭夹子母弹向柳梦蝶射来。那蛇焰箭，一碰硬物，便发出硫磺火焰，绝不能用兵器硬磕；那子母弹则是一个母弹上有九孔，中藏九枚铁莲子，用内劲发射，一捻一掷，飞出之后，“子弹”会被母弹里面所藏的机簧引动，自动弹了出来，直取敌人，如冰雹降落。这两种暗器，一齐运用，端的是相得益彰。

柳梦蝶打落唐万川蒺藜之后，知道敌人暗器奇多，手法厉害，不敢稍存

骄念，更是特别小心，他见唐万川双肩一晃，一抖手，便嗤的一道蓝火，直奔自己冲来，她一闪身，火箭掠过身后，砰的一声，爆炸开来，她吓了一跳，往前纵去，幸没伤着，只见得对面有几个奇形怪状的铁球，发着嘘嘘怪声，又连翩飞到。她一听之下，知道其中必有古怪，不待铁球到，便倏地纵身，“一鹤冲天”，连人带剑，直迎上去，青钢剑轻轻一挑，竟把第一枚子母弹，挑起四五丈高，流星殒石般飞越头顶，径跌下擂台去了。那九枚铁莲子在地下射出，四面激射，好在擂台周围十数丈方圆之地，都不准人近，看擂的不至受了误伤。

柳梦蝶打落第一个子母弹之后，跟着又避开第二枝蛇焰箭，再闪过正面来路，回转剑来，横里一拍，把第二颗子母弹，打得横飞出去，“子弹”尚未发出，母弹已跌落地上。

柳梦蝶连打两颗子母弹时，第三颗又已飞到，距离柳梦蝶不到一丈，突然叮当一声，九枚铁莲子同时飞出。柳梦蝶早有防备，将预藏在手中的一把牟尼珠以“天女散花”手法，向上洒去，只见满空暗器，如天花乱坠，流星四溅，互相碰击，都向四周飞射出去了。

柳梦蝶连躲开两枝蛇焰箭，击落三枚子母弹，她竟是很在行，子母弹敢碰，蛇焰箭则避。饶是唐万川展尽平生绝技，竟是奈她不何。

但柳梦蝶也已心惊，她不知这老家伙到底还有什么刁钻暗器。她急改守为攻，变换镖路，将牟尼珠流星打出，越打越狠。那唐万川也真不愧“飞天神猿”的称号，只见他轻飘飘闪来闪去，快若讯风，捷似灵猿，手中还挥舞一枝奇形怪状的兵刃，（这是唐家特制的兵器，擅接暗器的“灵犀镢”。）饶是柳梦蝶珠镖纷纷攒击，可也奈何他不得。

柳梦蝶虽奈何他不得，但也把他打得手忙脚乱，无暇还击，当此时也，忽听柳梦蝶一声娇叱，施展出牟尼珠镖的绝技。只见柳梦蝶把手一扬，将一大把牟尼珠射上半空，跟着又是一大把牟尼珠直撒上去。唐万川非常奇怪：这小姑娘弄什么把戏？不向人打来，却射向空际。

唐万川方在奇怪，只见满空珠镖，互相碰击，有的斜飞，有的直射，有的碰了第一颗之后，再碰第二颗，第三颗，竟是拐弯飞到，满空珠镖，激荡之下，竟纷纷向自己飞来，唐万川这一惊非同小可，平生没见过暗器有这种打法的。一般暗器不论怎样厉害，都是直线飞来；唐万川轻功超卓，又擅“听风辨器”之术，他遥辨敌人手势，再听暗器破空之声，总会测到暗器打来的方位，如今碰到柳梦蝶这样打法，暗器互相碰击，有些竟是走“之字形”来的。他骤出不意，饶是施展尽平生本领，右臂、左肩还是给珠镖碰了两下，受了一点轻伤，擦破一些皮肉。

唐万川这一惊是非同小可，料不到柳梦蝶的珠镖绝技，竟真个神奇，她能使珠镖碰撞之后，力度角度还是恰到好处，这手功夫，确在自己之上。他急扬声喝道：“停！停！姑娘绝技，果是不凡，老朽愿拜下风。”他未被打下擂台，已先自认输了。

柳梦蝶碾然一笑，青钢剑归鞘，牟尼珠停发。也客气他说了一声：“承让。”当下唐万川跃下擂台，杨广达也待鸣钟之后，出来宣判柳梦蝶胜了这场。

台下彩声雷动，岳君雄这边的人尽都胆寒，纵有几个自问武功胜过柳梦蝶的，也因为害怕她的暗器，不敢上台比试。柳梦蝶等了半晌，不见有人挑战，也径自下擂台去了。原来她力战耿卓环，苦斗唐万川，也兀自累得精疲

力竭，而且她一串牟尼珠，共七七四十九粒，现在也只剩下了三粒，她自己心里也暗叫“好险”！她虽然有权再打下去，但她也不愿再打下去了。

岳君雄见柳梦蝶下了擂台，这才松了口气，因为如果柳梦蝶不肯下去，而自己这边又没有能接得住的话，这场擂台便算输定了。

柳梦蝶一下擂台，岳君雄这边又推出人来，上擂索战。这人是清宫特选卫士的队长达什巴图鲁，以十八路铁琵琶掌法，折服清宫大内的武士，而得慈禧西太后信任的。他也是岳君雄这边的主脑人物之一，他一上台就索战云中奇，要和云中奇比试掌法。他的话说得很难听。他说刚才云中奇窜上擂台，跃跃欲试。现在他不愿教云老前辈失望，要在掌法上讨教三招两式，如果云中奇不愿比掌，要亮兵器的话，他也只是一双肉掌奉陪。原来岳君雄这边的人，既忿云中奇刚才上来打岔，又知他不擅掌法，故意派出琵琶掌高手，向他指名索战。

当下云中奇很感为难，凭自己威名，断不能以兵刃对他肉掌。但自己擅的是鞭法，而不是掌法，又不愿以己所短，攻人所长，心内正自犹疑不定，正在踌躇，蓦见一人已越众而出，云中奇定睛一看，原来是蝴蝶掌前辈剪二先生，不由得心中暗暗叫声惭愧。独孤一行坐在云中奇旁边，见云中奇面色不大自然，低声笑道：“老兄，等会就有你乐的了，这老头儿准会把他像耍狗熊似的耍个够。”

独孤一行话犹未了，只见那翦二先生大摇大摆地走近台前，把长衫轻轻一捋，便纵上台去，他身躯摇摇摆摆，好像立足不稳的样子，气喘吁吁地说道：“人老了，是不行了。”台下一般人看来，都替翦二先生担忧，可是两方成名人物却暗暗喝彩：这老头儿功夫好纯，他的身法名为“东风戏柳”，是内家的上乘功夫，与“醉八仙”拳的身法步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达什不是不识货的人，他见翦二先生“卖”了这手“东风戏柳”，心中也暗暗吃惊，可是他自恃十八路铁琵琶掌法，骈掌可洞牛腹，江湖之上，罕遇敌手。他迈步迎前，厉喝道：“你想代云中奇作替死鬼？”

翦二先生微微一笑，说道：“是呀，俺这老骨头多年没有挨打了，正想趁这机会松散松散，你若能打俺一掌，俺倒真得多谢你。就只怕你打不着，相好的，你这就发掌吧。”

达什巴图鲁几曾受过人这般蔑视，怒吼一声，“白猿探路”，合着双掌，便照翦二先生的华盖穴劈去。

那翦二先生也煞奇怪，既不接招，也不还掌，身躯霍地一翻，便轻如燕子地翻到达什背后，待达什猛地旋转过来，琵琶掌法连环三掌直劈过来时，他又抱头一窜，说声：“哎呀！没打着！”他绕着擂台乱跑起来了。

达什巴图鲁又怒喝道：“你这糟老头儿，往哪里走？”他边骂边追上来。可是翦二先生，左面一兜，右面一绕，忽而如陀螺旋转，忽而如弩箭先冲，直似身不沾地似的。他身法展开，轻灵飘忽，真赛如蝴蝶穿花，蜉蝣戏水。

原来他的蝴蝶掌，从小便练习穿花绕树的身法步法，练习时在地上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地植了百数十个柏木桩，人便在柏木桩中，练习奔跑，练到可以闭目奔驰，左右穿插，连衣裳都不致沾到柏木桩时，才算功夫告成。因此他和人对敌时，只是这么随意乱绕，便可引得敌人头昏眼花，饶你什么铁琵琶，金钢手如何厉害，只是捞不着他。

达什巴图鲁风驰电掣地在擂台上空自追逐，连翦二先生的衣裳都沾不着。而且更气人的是：达什不追他时，他反而迎上前来，尽情戏侮，待再追

时，他又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只在你身边乱绕。

这样不须多少时候，达什巴图鲁已眼冒金星，头昏脑胀，脚步渐渐缓慢下来。说明迟，那时快，翦二先生一个“ 金鲤穿波 ”，反踏中宫，直抢过来。达什忙用“ 摇龙出洞 ”之势，挥臂一格，但翦二先生只一闪身又已到了达什背后，他双臂前伸，不及遮挡，顿时给翦二先生劈劈拍拍打了两个耳光，只打得达什耳鼓雷鸣，心头火起。他突右脚探前，身子向后倒仰，“ 卧虎回头 ”，只拳向后猛发出去。这是琵琶掌中一个拼命招数，达什救招不及，这才拼着与翦二先生两败俱伤。哪知翦二先生霍地向后一撤身，冷笑一声，双脚连环飞起，“ 分花拂柳 ”，直向达什两胯踢去，只听得砰砰两声，打个正着，登时像抛球一样，把达什水牛般的身躯，抛起一大多高，跌倒台下，弄了个“ 四脚朝天 ”。

翦二先生把达什打下擂台后，在钟声悠然中又缓缓地走下擂台，大摇大摆地回去，只恨得岳君雄那边的人牙痒痒的，可是他们那边，精干掌法的没有几人，见达什铁琵琶这样厉害，都吃了大亏，如何还敢轻易招惹。

这时已打了五场，方才日午。五场中岳君雄这边竟输了四场，岳君雄心中十分烦躁。正待再选高手攀回场面，只见丁晓这边，云中奇已越众而出，纵上擂台，哗啦啦地解下了蛟筋虬龙鞭，迎风一抖，笔直如枪。他一摆虬龙鞭，朗然发话道：“ 老朽久已不在江湖争胜，更不欲挟技凌人。但也不能任人指名索战，刚才翦二先生替老朽接了一场，料还不致叫朋友们失望。如今我也不能叫朋友们失望，愿凭这几根老骨头向列位讨教讨教。 ”他说道，把眼睛一扫岳君雄这边的人，扬声喝道：“ 呔！哪位请上？俺不兴指名索战。 ”他年近垂暮，火气却还很盛。

岳君雄这边的人，面面相觑，刚才指名会他他不来，现在他可不请自来了。只是他一上台就亮出虬龙鞭，当然是要在兵器上见个输赢。岳君雄这边，有许多老资格的清宫卫士，非但知道云中奇来历，而且有的还曾和他交过手。因为云中奇是匕首会的开山三老之一，而匕首会在很长一个时期，是被清廷严密搜捕的。云中奇以前，曾在一晚之间，连斗四名大内卫士，而 且杀了其中三个。这事现在说起来，还令他们胆寒。他们知道云中奇这条虬龙鞭，能夺兵器，可作软鞭，挺起来还可当练子枪用，端的厉害非常。

岳君雄这边的清宫卫士们正在面面相觑，那请来的几个西藏喇嘛中，有一个叫做宗达陀喇嘛的，使的也是一宗奇奇怪怪的兵器，名为藤蛇棒，乃是用西藏特产的山间紫藤，浸入油中，百浸百晒而成，棒上缠着钢丝，头尾长约八尺，坚韧无比，快刀利斧，也斩它不断。这藤蛇棒，也跟虬龙鞭一样，是软中带硬的兵器。

宗达陀见众人似有惧怕云中奇之意，不禁勃然大怒，他傲然对岳君雄道：“ 待俺去接他这场吧，一个糟老头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他昂然排众而出，跳上擂台，也学云中奇的样子，哗啦啦地在腰间解下藤蛇棒，迎风一抖，当胸一立道：“ 请进招！ ”

云中奇一望他的藤蛇棒，不禁暗笑道：“ 这条棒大约是俺这条鞭的儿子，长相好似。倒要试试它的威力。因此也不谦让，一声“ 有僭 ”，刷的一鞭，便向宗达陀迎头砸来。

宗达陀喇嘛知道云中奇的虬龙鞭和自己的藤蛇棒同一路数，看云中奇一出手便用摔鞭手法，搂头盖顶地砸下，冷笑一声，双肩一晃。藤蛇棒扬头坐尾，猛抖起来，“ 金蛟锁柱 ”，向鞭身便缠，他是诚心硬碰硬斗。

云中奇不知敌人虚实，未过招，先防败。他不待沾上，立即一坐腕子，把虬龙鞭猛地制回，一个“怪蟒翻身”，刷的一个“盘打”，从左往后一翻，虬龙鞭直似神龙天矫，旋风似的照敌人右肩扫来。宗达陀也自不弱，将棒一旋，“倒踩七星”，身似飘风，“巧步旋身”，连人带棒，倏地转到云中奇背后，手起棒落，“横江截浪”，呼的一声响，便向云中奇拦腰扫去。

云中奇历遍沧桑，惯经大敌，更兼“听风辨器”之术，冠于江湖，他见敌人一旋，早已留神背后，一听声响，他连头也不回，反手一鞭，直像背后长着眼睛似的，便压棒身，卷敌腕。宗达陀大吃一惊，急用“卧地龙”之势，往下一杀腰，贴地拧身，闪开了云中奇招数。说时迟，那时快，云中奇早已旋过身来，竟施展开“彩凤旋窝”，“云龙掉首”，“连环盘打”，三旋身，三猛招，缠头、鞭腰、绕两足。一招紧跟一招，狠狠攻来。

不料宗达陀喇嘛棒法竟也非常精湛，他以“蜉蝣戏水”身法，略一闪过，也同时展开了进手的招数。他这条藤蛇棒，共分磨、打、推、转、圈、滑、劈、压、缠、拿、锁、扣十二字诀，忽棒、忽鞭，又可当练子枪用，变化倏忽，和云中奇斗在一起，竟是半斤八两，各不相让。

藤蛇棒斗虬龙鞭，鞭迎棒去疾惊霆，虎斗龙争，斗了几十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负。两人在擂台上跑马灯似的你攻我守，我进你退，不知不觉从台中央直打近台边。宗达陀心中暴躁，杀得性起，猛地虎吼一声，“夜叉探海”，手起一棒，直取云中奇的天灵盖，他似乎忘了护身要诀，只顾进取，下盘大开，云中奇大喜，略一闪身，一沉鞭头，“乌龙掠地”，便向宗达陀双足绕来。哪知宗达陀是存心硬拼，倏地双足纵起，待云中奇的鞭一挺时，他疾地一落，沉棒一圈，鞭与棒竟纠缠在一起，他也脱身鞭影之外，用尽全力，用力一扯，那边云中奇也用力一拉，两人都是内外功夫，都差不多到达炉火纯青之境的人，这一用力，少说也在千斤以上，那刀剑所不能断的虬龙鞭与藤蛇棒，竟都“逼卜”一声，断了一截。骤失重心，云中奇和宗达陀都同时跌下擂台，各自拿着半截鞭棒，怔怔地喘气。

一声钟鸣，这回是卓不凡出来宣布，两方都不胜不败，既同跌下擂台，就应算是平手。

这一回岳君雄这边的人，虽未得胜，却是眉飞色舞，因为竟把云中奇这一大劲敌，打下擂台（虽然自己的人也给他打下），总算吐了口鸟气。正得意间，忽见丁晓这边，一个方面大耳的和尚，猛地已跳上擂台，他们一看之下，又不禁面面相觑，相顾失色。

原来这方面大耳的和尚，是嵩山少林寺的高僧宏真和尚，当时少林、武当两派，传人最多，声势最大，尤以少林派，更分为四支：福建莆田、河南登封（即嵩山这支）、南海少林、峨眉少林。四派都代出名手，声闻南北。其中嵩山少林寺，更被称为“武林总汇”，据传有七十二种绝技，每种绝技，都能独步江湖。例如只谈掌法，少林寺中便有铁沙掌、黑沙掌、红沙掌、金沙掌、金豹掌、铁琵琶、铁扫帚、般若掌、长拳等九种，南北各派暗器约有四十多种，少林寺中便占了二十多种。而这宏真，又是嵩山少林寺达摩院（武功达第一级的和尚才能进去）的高僧。岳君雄这边的人，震于少林寺的大名，又知道宏真的来历，所以他一上台，已是先声夺人。

岳君雄正待请他倚为靠山的噶布尔大喇嘛出战，忽见人丛中窜起一人，也不过来与他打个招呼，便径自纵上擂台去了。这人约摸有四十多岁，五短身材，满嘴络腮短须，相貌丑陋，可是身形步法，显得很是利落。岳君雄这

边的人竟没一个认得他，大家都很纳罕。

这人一上台，便拔出一对精钢打造的“佛手拐”（兵器名），亮了门户，一声冷笑道：“大师，别来无恙？”宏真定睛一看，这人相貌好熟，再一想，蓦然忆起一人，也不禁愕然惊顾。宏真今年近六十岁了，他并不是自幼出家的，他做和尚还不到三十年，三十多年前，他是嵩山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年纪轻轻已经学成技艺，离开师门在江湖“闯万”，投到一家镖局做事。当时武林中门户纷歧，互相标榜，也互相非议。那镖局里原有一位武当派的武师，叫做傅图南，在镖局中很有面子，宏真来了，他颇感不悦。有一天互相夸耀门户，傅图南说：武当派和少林派，虽渊源极深，（武当的开山祖张三丰是从少林派中出来自创一派的。）但武当已是取少林所长，舍少林所短，另创内家正宗门户，比少林要强得多了。宏真那时，初出江湖，少年气盛，听了大为不服。说：什么“内家”“外家”，其实只是武当派造出来，骗外行人的。天下武术派别，虽各有特长，但都要练气练力，每一派中都有杰出之士，不能说这一派必定胜过那一派，更不能说“内家拳”就必能胜过“外家拳”。两人互相讥贬，争持不下，比起武来，宏真一个收不住手，用金豹掌把傅图南打伤，傅图南竟因受了内伤，不能再练武功，过了几年，就郁郁而死了。宏真经这件事后，后悔到了不得，他又因接触到一些江湖义士，醒悟到保镖只是为达官贵人卖命，殊为不值。因此他悔恨之下，这才跑去出家，要在古刹青灯之旁，深深忏悔。

哪知傅图南还有一个弟子，因师门恩重，矢志报仇。傅图南死后，他曾来行刺过一次，他当然不是宏真对手。但宏真既伤其师，自不忍再伤害他。宏真倒是再三道歉，虽把他打败，却反求他原谅。但傅图南的弟子却是一个怪人，他一句话不说，既不道谢，也不谅解，就跑开了。这场冤仇，一直没有化解。不料三十年后，宏真和尚在擂台上又碰到他了。

那登擂台应战的人，正是傅图南的弟子卢继宗。宏真和尚先是愕然一惊，随即敛手说道：“老弟，三十年前旧事，至今尚未忘怀吗？当年俺误伤令师，事后悔恨到了不得。‘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况令师不是死在俺的掌下，而是后来病死的。三十年前我已向老弟再三道歉，现在也仍然向你道歉。甚至照江湖规矩摆谢罪的和头酒都行。老弟，这段梁子，总可揭过去吧。

“不过你我的事情，要等擂台结束之后才能办理。贫僧此来，要争是江湖道义。这是大事，你我之间的纠纷却是小事。老弟，他们两方打擂之事，你不会不知道。何苦凭空插足其间，来扰乱擂台？难道你也是岳君雄的羽翼？”

卢继宗倒的确不是岳君雄羽翼，而是他心切师仇，几十年来苦练一门绝技，他也不大清楚谁是谁非，他也不打算帮哪一边，只是他见有宏真上台，他就要来打擂。而且他正是想在万目睽睽之下，替师门报仇，替自己露面。他如何肯听宏真和尚的劝。

他听了宏真的话后，把佛手拐重重一顿擂台，又冷笑道：“说得这样容易？我的师父因你而死，我忍了三十年还不够吗？

“你要我轻易罢休可是不行，你当初怎样打我师父，我也得怎样打回你。你叫我师父吃了一掌金豹掌，我必得打回你一记佛手拐。以拐换掌，这便是三十年的利息。

“至于什么擂台之事，谁是谁非，我通通不管，你要我不扰乱擂台，那行，你先当众宣布，输了这场，不敢与我对打。然后咱们再找一个僻静地方

比试。”

宏真一听，此事已成骑虎。若在别个地方，要他认输，他一定愿意，他几十年古刹青灯，还有什么争名好胜之念。但此时此地却非比寻常，擂台不知尚要打多少场，照卓不凡宣布，两方所同意的规矩是：若有一方不肯服输，就以那方胜场多的为胜。自己认输不紧要，但若因此累了丁晓这方输场，如何对得住柳剑吟，如何对得住江湖侠义？何况自己此来是代表嵩山少林寺，又如何能在擂台之上，损了师门威望？

宏真心想，输是不能认输的。但若打起来，自己又真不忍再伤他，但若不伤他，要将他打下擂台恐也很难。看他身法步法，眼神充足，英气内敛，武功想已大有进境。

宏真皱眉瞪目，兀自打不定主意。台下已是一片鼓噪声。岳君雄的人，见宏真低声说话，似露惧容，他们听不清楚擂台上说什么，以为宏真害怕了这条汉子，因此齐齐嚷道：“擂台不是叙旧之场，打擂更不是对亲家，怎的那秃驴兀是不动手？”

卓不凡、杨广达见他们絮絮不休，也觉很是尴尬，正想叫他们快点决定：到底打是不打？只见宏真和尚把直裰脱下，随便摆了个门户，说道：“老弟，你把贫僧逼得没法，你请进招吧！”

卢继宗瞪了宏真一眼，忽然喝问道：“你是要用双掌来对俺的佛手拐？”

宏真和尚笑道：“俺出家多年，不惯舞刀弄剑了，老弟，你随便‘招呼’（动手）吧，别客气。”

卢继宗怒极，骂道：“秃驴，你伤害了俺的恩师，现在又小觑我。”他双拐一分，随手亮式，“双龙入海”，拂手拐往外敲击。宏真和尚微微一笑，身随拐起，明是走势，似将闪躲，竟突地横身猛进，左掌略按卢继宗右拐，一个翻身反臂，便疾向卢继宗斜肩带背劈去。卢继宗急往下塌身，藏头缩项。宏真已是在他面门虚晃一掌，又收回来了。他还是不愿下辣手打伤卢继宗。

可是卢继宗却怪，他“闪”过一掌之后，却并不长身展拐，却趁热突地肩头找地，往上便倒，身躯随着双拐旋转起来，好像粘轳一样，在擂台上疾转，双拐也贴着台面盘打，狠狠向宏真和尚滚来。

宏真和尚见他展开“地堂拳”功夫，也不禁骇然一跳，急展开闪、展、腾、挪的小巧功夫躲闪时，只见那卢继宗竟浑身就像圆球一样，盘旋腾折，腕、胯、肘、膝、肩不论哪一部分，一沾台面，立即腾走，而且配合着他的双拐，只要一拐支台，便可身不沾“地”，比普遍的“地堂拳”身法，更显得轻灵飘忽，毫不费力。他的双拐、腕、肘、膝都可用来打击敌人，而且专向身下盘敲击。

宏真和尚徒手作战，竟是非常费力。他似乎没有学过破“地堂拳”的功夫，竟给卢继宗迫得连连后退。这时台下一片喝彩声，岳君雄的人以为宏真和尚准会输了。

宏真和尚在给迫得连连后退时，听得台下喝彩声一片，面色倏变，蓦然一声长笑，身形骤换，战术更张。他双腿疾发，展开“鸳鸯进步连环腿”的功夫，双足交腾，穿拐进招，竟是既快疾，又有力，跌荡之间，显得下盘功夫，十分坚固。

宏真就只凭一套“连环腿”的功夫，已反客为主，倒迫得卢继宗反退回去，这两人一进一退，一个在台上乱滚，双拐盘旋；一个作势擒拿，双腿跌荡，在台上（裁判）台下都看得眼花缭乱之时，忽然不知怎的，明明是宏真

和尚占了优势，却突见卢继宗右拐上撩，竟给他一拐击在宏真的左股上，卜然有声。众人大吃一惊，却又忽地听得一声狂笑，卢继宗已滚出一丈开外，猛地翻身坐起，他的右拐已到了宏真和尚手中，只见宏真双手用力一拗，把那精钢铸造的佛手拐拗成两截，抛到台下去了。

宏真和尚迈步向前，笑道：“老弟，俺已受了你的一拐，你的气总可消了吧？”卢继宗面色青白，不发一语，持着单拐一步一步走下台去。宏真向卓不凡等微一稽首，也径自纵下擂台。这一场只看得台上台下齐都纳闷。

原来宏真既不愿输，但又不愿伤卢继宗。他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化解，因此在初斗卢继宗的“地堂拳”时，要不赢不输，就份外费力，几乎给卢继宗迫下擂台。后来他见不是办法，把心一横，才施展出连环腿绝技，将卢继宗迫退，可是他还是一面打一面想：要怎样才能下台，使两方面子都好过，因此他故意让卢继宗在不是要害的地方击中一拐。再施展金刚大力手法，将卢继宗的一支佛手拐拗折。

做裁判的卓不凡和杨广达都看得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商议了一会，才由卓不凡出来宣布：这一场算是打和。因双方都不是被打下擂台的。一方中了一拐，但另一方却给拗折兵器，刚好扯直。

宏真和尚在擂台上给卢继宗卖了个大面子，他和卢继宗之间的冤仇，果然如愿化解。因为卢继宗自己说过：要化解，除非宏真吃他一拐，以拐换掌算是三十年的利息。而今宏真和尚当真给他打了一拐，他是再也没有说的了。

不提宏真和卢继宗之间的事情。再说岳君雄见接连打和了两场，虽未得胜，也未落败，心中很是欢喜。他想趁势胜回两场，遮遮面子。当下就示意要擅于打穴的好手古飞云出阵。这古飞云年过六旬，还是精神健铄。他是清宫卫士胡一鄂的师叔，胡一鄂给娄无畏削了一双手指，不敢参加打擂，却请出师叔来帮场。

古飞云一跃上台，就亮出了一对判官笔，这判官笔是专门打穴的兵器，共长一尺八寸，普通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点穴兵器却是“一寸短，一寸险”。他一亮出判官笔，台下群雄就知此人本领不弱。

点穴、打穴的功夫，在武学中是一种非常难学的技艺，海内点穴打穴的名家，寥寥可数。古飞云这一亮相，独孤一行已知道他的来历，这人有几十年打穴功夫，恐怕很难对付，自己这边虽有四川的打穴名手罗焕先在场，但罗焕先比古飞云晚了一辈，独孤一行恐怕他的火候不够，若万一落败，可伤了四川罗家打穴的威名。他不准罗焕先上去，却自己站了起来，想亲自去打这一场，用擒拿手来斗古飞云的判官笔。

不料独孤一行刚站起来，肩头上就给人轻轻一按，随即听得一个人说道：“割鸡焉用牛刀，待小弟去接这一场吧。”独孤一行回头一望，见是江苏的铁面书生上官瑾，他吁了口气，坐下去了。他心中暗骂自己，怎的会忘了这人。

上官瑾虽年近五旬，但生得面白无须，穿着一件丝绸长衫，拿着一把描金扇子，绸带飘飘，缓缓而出，显得很是潇洒出尘，风流儒雅。

他走到台前，仰头一看，“哎哟”一声道：“这台怎搭的这么高，我跳不上。”他一手摇着扇子，一手轻捋长衫，竟一步步地掇级而登（台高一丈八尺，旁有木梯是给搭台工人上下用的）。他这个模样，引得台下观众齐齐发笑。

上官瑾到了台上，将扇子一合，把古飞云上下打量，猛地把扇一指，朗

然笑道：“ 我道是准，原来是你，河南的打穴名家古飞云。幸会幸会，我正想领教你的打穴手法。 ”

打穴、点穴的海内名家寥寥可数。他们二人虽素未谋面，但却久已闻名。古飞云一看上官瑾的装束神情，已猜到此人便是游戏风尘，江湖上闻名胆落的“ 铁面书生 ”。他蓦然一惊，但随又恼怒。他的辈份很高，他不能忍受上官瑾的戏耍。

古飞云是受师侄胡一鄂的撺掇（唆摆）才来帮场的，他对岳君雄其实没有什么交情，也谈不到什么好感。因此他一来时，就声明不论胜负，都只打一场。这是给师侄一点面子的意思。料不到这一场便碰到上官瑾，但古飞云平生罕遇敌手，心高气傲，虽震于“ 铁面书生 ”的大名，但也还不怎样放在心上。

当下古飞云怒目一盯，大声发话：“ 你大约就是什么‘ 铁面书生 ’了，在前辈面前如此狂法？你亮兵器进招吧，我虽年老，决不含糊。 ”

上官瑾见他以前辈自居，不觉暗笑，论年龄古飞云是要年长十岁八岁，可是论辈份，两家武学，素无渊源，这可从哪里排起？他微微一哂，又将扇一指道：“ 晚辈对前辈要恭敬一些。我就用这把扇子向你请教请教吧。 ”

古飞云须眉皆张，勃然大怒，气愤愤地道：“ 呔，你怎的这样小觑人？你既然不用兵刃，咱们就比空手点穴的功夫。 ”

上官瑾又是微微一笑，将扇往前一递道：“ 古‘ 前辈 ’，你看清楚，我的兵器就是这把扇子，不惯临时换过别样。 ”古飞云一看，这把扇子外面，乌漆光亮，敢情是钢骨扇子。而且扇骨上梢两边，闪闪发光，很像磨利的刀片。

他心中一动，点穴的兵器是“ 一寸短，一寸险 ”。他这把扇只长一尺左右，比自己的判官笔还短，若上官瑾真能用扇点打穴道，倒真是不容轻视的劲敌。

古飞云双笔一交，喝一声：“ 既然如此，你接招吧！ ”话未说完，判官笔左右一分，“ 双风贯耳 ”，左笔虚点面门，右笔直指上官瑾的“ 华盖穴 ”。上官瑾道声：“ 来得好！ ”身躯一晃，双笔走空，他的“ 铁扇子 ”已疾如星火地立奔古飞云“ 云台穴 ”点来，古飞云笔往下沉，待砸碎他的扇子，哪料上官瑾又改点为削，扇子轻贴笔身，便待上削古飞云手指。古飞云急用“ 梅花落地 ”式，向下一扑身，随即倏地一个盘旋，双笔横敲，向上官瑾腿肚的“ 环跳穴 ”和“ 关元穴 ”撞去。上官瑾“ 搂膝绕步 ”，走偏锋，甩腕子，避招进招，扇挟劲风，又斜向古飞云的“ 左肩井穴 ”打来。古飞云双笔撞出，救招不及，急极力斜身绕步，直抢出好几尺外，才躲过这一招，当下面上也有点发热了。

上官瑾毫不放松，紧跟紧打。一把扇子，竟给他舞弄得出神入化，忽地拿来作闭穴镢用，忽地文拿来作五行剑使，扇头到处，全是直指要害穴道。古飞云不敢大意，也把一身绝技施展出来，双笔劈、砸、压、剪、点、打、拨、压，一招一式也都极其圆熟，显露出几十年纯净的功夫。

两人都是打穴名家，判官笔、铁扇子，全是指向对方三十六道大穴。一招一式都是惊险非常，霎时间拆了三五十招，古飞云渐渐觉得招术发了出去，往往受到敌人牵制，不能随招进招，这时才深知铁面书生，果然名不虚传，又斗了几合，古飞云左手笔一递，“ 仙姑送子 ”，直扎上官瑾的分水穴。上官瑾把身一躬，身移步换，迅如旋风，已转到古飞云背后，古飞云急翻身献

笔时，上官瑾突地把扇一开，容他刚一转身时，就斜踏中宫，向他面门上一拨一扇，和他开了个大玩笑。古飞云突觉凉风习习扑面吹来，眼神一乱，就给上官瑾直抢进来，铁扇子倏张即合，横里一打，电光石火般击中了古飞云右腕的“关元穴”，登时当哪一声，古飞云右笔坠在台上，上官瑾已哈哈大笑，跃过一边，把扇轻摇，连说：“得罪得罪，承让承让！一时失手，‘前辈’你别见怪。”古飞云满面羞惭，几十年盛名毁于一旦，只好扔下两句门面话，便纵下擂台，其实他还该多谢上官瑾，上官瑾素来手辣，这次见他也是成名非易，而且有了一大把年纪，这才只给他轻点了一下。这一下固然使他右手血脉登时不能畅通，但他也是老于此道的人，自己可以立即解救，所以还能纵跃下台。

古飞云一下了台，上官瑾也下了台。他在喝彩声中，仍是一手摇着扇子，一手捋着长衫，一步步掇级而下。好像满不把打擂当做一回事儿。

岳君雄见又输了一场，看看自己这方已是能手无多，正在心急。他所倚为靠山的噶布尔大喇嘛，已站了起来，说声：“岳老弟不必忧虑，待我上去做翻几个，给你胜回几场吧。”

噶布尔这一登台，却又与众不同，别人都是单身上去的，他却带着一个小喇嘛，小喇嘛还背着一个大皮袋，胀鼓鼓的，不知什么东西？

众人都深深诧异。他和小喇嘛已纵上擂台，只见他先不“叫阵”，却向做裁判的卓不凡和杨广达打了个稽首，问道：“在擂台上是不是任凭比试什么功夫都可以？”

卓不凡看了他一眼，随即一字一句，清楚了利地告诉他道：“随你的便，要比试什么都可以。但别人却不一定要按你划出的门道来比试。比如你要专比暗器，你可以尽量施展，但别人却不一定要用暗器来和你相斗，也许他只凭空手就可打败你的暗器呢。总之，你有什么功夫，只管卖出来好了。台规绝不干涉你。”卓不凡顿了一顿，又看了那小喇嘛一眼道：“但台规只限两人对打，不能以二打一。你们到底是哪个先上？”

噶布尔大喇嘛笑了一笑道：“自然是我。”随即喝令小喇嘛道：“把布袋打开！”在卓不凡杨广达惊奇的注视下，只见这一大一小的喇嘛，在布袋里拿出一口一口的柳叶尖刀，这种刀两头都有刀刃，中间却是手握的柄。两个喇嘛随即绕场疾走，把一口口的尖刀插在擂台上。霎时间布成了纵横交错的刀林，七十二口柳叶刀白森森的刀尖向上，映日生辉。插完之后，小喇嘛自下台去，而噶布尔则跃在刀林之上，来回疾跑一遍，蓦地在刀林中间，单足独立，睥睨作态，扬声喝道：“喂，哪位请上来溜溜？咱们来一个刀林对掌。”

噶布尔亮了对手，看擂的人齐齐矫舌，武学之中，梅花桩的功夫已是难练，何况噶布尔竟用利刃替代竹木，摆成梅花桩形势，若非轻功绝顶，武艺深湛，休说在上面对掌，连立足恐也不能。

独孤一行见噶布尔昂首四顾，旁若无人，皱皱眉头，心想自己这边，轻功好的人尽有，但刀林对掌，却怕不容易应付，这非但轻功要好，而且得娴熟踩梅花桩的功夫，又要精于掌法，内外功夫都得炉火纯青，不然稍一大意，就有丧身刀林，血溅擂台的危险。

独孤一行又想自己出去接这一场，他虽然自己也觉没有很大把握，但凭着几十年功夫，料还不致落败。但刚一起身，却忽见到一个乡下老汉，穿着直裰大褂，已走出人丛，行近擂台。独孤一行一看，大为惊诧，这人功夫好

纯，他并不奔跑，脚底下却极其迅疾，晃眼间他就到了擂台边了。这功夫真是罕见的上乘轻功。但这人是谁呢？独孤一行却怎样也想不出来。

正在独孤一行愕然之际，丁晓已是喜形于色地对娄无畏道：“这老汉便是我的师伯。”独孤一行耳朵很尖，马上拉着丁晓问道：“什么？是你的师伯？你祖父太极丁只传下两人，柳剑吟和你父亲，你哪里又来一个师伯？”

丁晓微笑道：“说来话长，总之他是我的师伯便是了。我是学过太极两派的功夫的，这位老者是河南陈家沟太极陈的哥哥，如何不是我的师伯？”

原来当时陈派太极和丁派太极同负天下重名，以前也约略提过。那时陈派太极的掌门人是陈清平的后代陈永传，排行第三，却做了掌门。现在打擂的人是陈永承，排在第二，因为潜心武学，很少在江湖走动，所以独孤一行不认得他，连丁晓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对话未完，陈永承已上了擂台了，他并不蓄势腾纵，却是身躯平地拔起，嗖的一声，一起一落，也是单足轻点刀尖，“金鸡独立”，右足着刀，左足轻提，和噶布尔大喇嘛相对而视，莞尔笑道：“你摆这玩意儿很不错，我乡下人没见过，特地跑来玩玩。喂，你这刀插得并不很牢，你可要小心点呀，不要自己闪下去。”

噶布尔大喇嘛见这老儿貌不惊人，功夫却很惊人，不禁心里打突：“他们那边到底有多少奇材异能之士？连‘乡下佬’也有这种功夫。”但事到其间，也不容他不拼。他把大红僧袍一束，立了一个门户，就请陈永承进招。

这时台下千万对眼睛，都看着这“乡下佬”模样的陈永承。只见他双手下垂，脚步不丁不八，掌心贴两脾，指尖向下，十指微分。他竟随随便便地就像平日练掌一般，用“太极起式”来应付强敌。

噶布尔大喇嘛双目圆睁盯住陈永承，只见陈永承笑道：“你还不发招？睁着眼看什么？等会就有好看的了！”噶布尔大喝一声，猛地纵过两口刀尖，嗖的打出一拳，其快无比。这时陈永承已是左手立掌，指尖上斜，右掌心微扣，指尖附贴左臂曲池穴，以“揽雀尾”式，左掌一拨敌腕，一按一搅，势劲力疾，噶布尔慌不迭地收拳变招，陈永承又是身形微动，变为“斜挂单鞭”，接着步转拳收，成为“提手上势”。他只是用太极拳的起手三个最普通的式子，已把喝布尔最凶猛的“大力千斤拳”从容拆开，而且迫得喝布尔连连后退。

这时台下暴雷的喝彩声响成一片，就连娄无畏和丁晓也大为惊诧。他们都是精通太极拳的了，但却料不到师伯竟然可以像练拳一样，以不变应万变来拆招。他们不知当年太极陈（陈清平）还更厉害，只以一手“揽雀尾”就打遍江湖。

正当众人看得神摇目夺之际，大家都不注意到有人疾跑到李来中跟前，好像报告什么机密似的。李来中面色微变，才一起立，忽又坐下，显得很是焦躁不安。

这时台上打得正紧，噶布尔大喇嘛已不敢抢着发掌，他展出西藏的罗汉拳对招，斫、摆、切、打、拨、压、擒、拿，沉稳迅捷，兼而有之，拳风虎虎，十分凌厉。陈永承的太极拳展开，■、■、挤、按、採、挒、肘、靠，更是全身任何部分，都见功夫。

噶布尔走了十来招，已觉得敌人非同小可，凭自己全身内外功夫，竟是难于应付。这时陈永承忽又把太极拳拆散来用，一照面就是太极拳的第二十手“高探马”，右掌猝击噶布尔上盘，噶布尔急右掌往外一穿，刷的一个“怪

蟒翻身”，翻过一口柳叶刀尖，用出“大摔碑手”，斜劈陈永承的右肩，陈永承一声冷笑，“野马分鬃”拆开掌势，接着便用“倒撵猴”反击噶布尔下盘，噶布尔大吃一惊，身移步换，刚闪过时，陈永承又已扑了过来，噶布尔正待猱身进步，以“饿虎攫食”之式，探掌来切陈永承的右臂，但已来不及了，陈永陈一个“倒转连环七星步”，一闪便攻，猿臂轻舒，噗的把噶布尔手腕刁住，太极拳借力打力，“牵动四两拨千斤”，只微微往外一带，轻飘飘地似乎并不怎样用力，就把噶布尔庞大的身躯悠然举起，在刀林之上，一个旋风舞，一声长笑，就把噶布尔掷落台下，登时晕死过去。

岳君雄这边的人大惊失色，纷纷来救，骂声叫声，响成一 片，却没人敢上台来（台上有的是白森森的尖刀），台上陈永承却不理不睬，他也像噶布尔刚上台时一样，绕台疾走，只是他一走过，七十二口柳叶尖刀，都齐齐折断，只剩一小截深嵌台里，还未拔出。陈永承再双足连环疾扫，把台上的刀片都扫落台下。笑道：“这些破铜烂铁，须不能留在台上，阻碍比试。”他下了台后，也不去见丁晓他们，便径自离场，飘然去了。他来是为助师侄一臂之力，目的已达，也就不辞而行。

这场完了之后，李来中忽然找卓不凡谈了几句话，卓不凡面色阴暗，起立征求两方意见道：“总头目说，今日擂台较技，已比试多场，是不是可以暂停，移到第二日再打？他说他有点事，恐怕不能在此逗留太久了。”

卓不凡话声方停，岳君雄已刷的一声，掠上擂台，大声喝道：“要暂停也可以，但得先打过我和娄无畏这一场！刚才是朋友帮场，这回我和他得亲自比试比试，才能算数。”接着他又放缓声调，面向李来中道：“现在不过是申牌时分，时候还早，再打一场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总头目，你就看完再走吧。”原来岳君雄见比了九场，自己这边竟是一胜二和六负，比对之下，净输了五场，心中十分气忿。而且自己这边，能手几乎尽出，再让别人打下去，恐怕败得更惨。因此，他赶着要和娄无畏打一场，他虽尝过娄无畏的匕首滋味，但他见娄无畏只是三十来岁，不信他的武功会有所传之甚。他是想胜回一场，然后趁势收擂，明天再借故不打。这样，就不至在万目睽睽之下，失了面子。

他着急要打，娄无畏更急，娄无畏心切师仇，深恐今日罢擂不打，会生变故。他见岳君雄先上台索战，心中大喜，岳群雄话未说完，他已疾如电光火石，轻如飞燕波流的霍地跳上台来，接声说道：“很好，咱们先打了这场再说。”他嗖的一声，拔出了烂银剑，亮开剑诀，左手齐眉，右手抱剑当胸，挺然卓立，喝道：“岳君雄，你还不动手，可是要等着交待交待后事么？”

岳君雄勃然大怒，骂道：“你有多大本领，敢如此放肆？”他的剑早已拔出，身形一晃，便踏偏锋进剑，剑光绕处，刷的便奔娄无畏左肩刺来。

娄无畏兀立如山，动也不动，容得岳君雄剑尖堪堪刺到，突狂笑一声：“来得好！”随手把剑一挥，“金雕展翅”，疾如电掣，便向岳君雄左臂挥来。

猝起不意，心胆俱寒，岳君雄料不到娄无畏剑招竟这样老辣。急忙一扭身，斜滑步，好不容易才避开这剑，说时迟，那时快，娄无畏已是身随剑走，剑随敌转，烂银剑寒光闪闪，把岳君雄圈在剑光之中。

岳君雄学过袁公剑法，袁公剑法以轻灵迅捷见长，原也是江湖上罕见的剑法，但岳君雄却学得并不很精，他初时还以为凭这套剑法，定可制眼娄无畏，不料一施展开来，才知自己比不上别人。他迅捷，娄无畏比他更迅捷；

他轻灵，娄无畏比他更轻灵。只见娄无畏运剑如风，鹰翔隼刺，使到疾处，一片青光挥霍，只见剑光闪闪，连人影也没在剑光中了！

剑光挥霍，剑风虎虎，剑法纵横，娄无畏和岳君雄在擂台上凤驰电逐地大战起来。拆了三十多招，岳君雄已渐渐觉得自己这口剑，递出招去，往往给敌人剑式封住，无法进招。而娄无畏则越斗越勇，太极奇门十三剑中，又夹杂着飞鹰回旋剑法，吞吐抽撤，时如鹰隼飞天；击刺截斩，时如猛虎伏地。岳君雄气焰全消，方知自己本领，真不是人家对手。但幸岳君雄的袁公剑法，虽未炉火纯青，也有相当火候，他拼死命只守不攻，娄无畏暂时还不能得手。但台下群雄，已全都看出，只要再战下去一些时候，岳君雄必定有血溅擂台的危险。岳君雄近边的人，全都紧张起来，已渐渐移近擂台边了。擂台规矩，周围十丈方圆之地，不许有人，而岳君雄这边的人，已站在“禁区”的边缘了。

正在台上拼死忘生，台下紧张万倍之际，忽地大校场中，数万看擂的人，齐都听得远方好似有闷雷之声，一连几响。仰观头顶，却又是阳光耀眼，万里无云的睛空，这天气哪里有些儿雨意？哪里会有雷声？但几万人的耳朵，不会同时作怪，再听一听，那雷声已越来越明显了！

变生不测，万众惊疑。正当其时，突地有几骑健马，飞奔而来，铁蹄翻腾，尘沙荡起。这几个马上人骑术精绝，一入场中，就立刻绕过人群，策马进入跑道，（跑道是不许人站在里面的，那是练马射箭的地方。）加鞭如飞，瞬息之间已冲到李来中的面前。为首的一下马和李来中说了几句，李来中立刻面色大变，赶忙站起，向裁判台上的卓不凡，杨广达摇手示意。

这时擂台上也有了激烈的变化，岳君雄已是在生死俄顷之间！他使了一招“寒鸡拜佛”，剑往外展，正取娄无畏的中盘，却给娄无畏剑柄微提，剑尖下垂，刷的便往左猛“挂”他的兵刃，他正待变招，娄无畏已是身形略俯，左手剑诀上指，指尖直抵岳君雄额角，右腕倏翻，烂银剑“白鹤亮翅”，猛然一撩，刷地截斩岳君雄脉门！

岳君雄看看就要血溅擂台，便正当娄无畏展剑去截斩他的脉门时，却蓦地有几缕寒星，自台下飞上，敌方竟不怕冒犯打擂台的大禁，在台下发出暗器，干出卑鄙之行。

在擂台上相打的人，当然不会注意到台下的暗器。娄无畏猝遇偷袭，若是他人，非受伤不可。但娄无畏轻功超卓，又曾跟云中奇习“听风辨器”之术，他百忙中，腾身涌起，斜身下落，避过了台下打来的三枝凤尾镖，一支甩手箭。而岳君雄也早趁娄无畏躲闪暗器之际，急急纵下台去了。

娄无畏大怒，使开烂银剑防身，便待下台追赶，丁晓也一掠数丈，迫近禁区，钱镖疾发，但因距离过远，竟射不着岳君雄，这时台下暗器乱飞，台上钟声大作。

义和团总头目李来中不顾危险，纵上擂台，须眉皆张，大喝停手！卓不凡、杨广达两位老英雄，也解开防身软鞭，跳到擂台上护卫。

李来中舌绽春雷，大声喝道：“停！停！洋鬼子都快打来啦！据报，洋兵现距离北京不足三十里，已与我先锋部队接触，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洋鬼子的大炮声。”李来中这一大喝，如迅雷贯耳，顿时间暗器停飞，人声静下。原来当时六国联军（奥、意两军未到）约四万人，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通州大本营，因李来中主力撤离，清军不战而退，一路退一路焚掠，等于替联军扫清道路。通州离北京仅四十多里，联军一入通州，把房

屋焚毁一空，立刻就向北京进发。联军突人通州之时，也正是开始擂之时。

李来中报告了通州失守的消息，又报告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西太后、光绪帝已逃出京城，御林军现在也逃散了。到紧要关头，口口声声请义和团来“扶清灭洋”的清廷，丢下义和团不理了，这还不打紧，据报告，还有清军联同洋兵打义和团的。李来中怒嚷道：“妈巴子的，咱们给慈禧（即西太后）这老妖妇卖了！弟兄们，立即回营，擂台之事，以后再说。”

李来中话声一完，突有一条人影，捷如猿猴，盘跃上大校场中的旗杆，那旗杆高五丈余，比擂台高得多了。那人瞬息之间就到杆顶，单足一立，众人一看，正是丁晓，只见他大声喝道：

“稍停一停，我们要打洋鬼子，也要肃清内奸，免得他们在里面捣乱，谁是内奸，就是岳君雄他们。他们是要‘保清’的，你看现在清廷对我们怎么样？”

岳君雄这边的人现听得李来中报告洋兵向北京进发时，已纷纷向后面退。（他们也还不知洋兵会来得这么快，以致满清的贵族官僚逃走时，也顾不了他们这批奴才了。）这时丁晓厉声大 喝，他们就拉兵器，哗啦啦地往外奔逃。大校场中数万人同时呐喊，有的已往前追。李来中急又鸣钟喝停！喝道：

“弟兄们！冷静！冷静！他们逃出去也就算了。咱们来不及理他们了，抵抗外敌紧要。军令要你们赶快回营！”

丁晓也喝道：

“我拥护总头目的主张，现在总算认清内奸的面目了，他们终逃不掉的，事情紧急，先打外敌，慢慢再和他们算帐。”丁晓是为了顾全大局，他目的已达——敌我已划分明，毒疮不至在里面溃发了。也就把个人的仇恨暂时搁开了。

这时擂台的虎斗龙争，暂时结束，另外展开了中国老百姓抵抗侵略的惊天动地的壮烈战斗，义和团以原始刀矛武器，在北京抗击了八国联军！

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木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击。是的，他们简陋的原始武器，抵挡不了八国联军的枪炮，然而他们的行动，表现了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人骑在他们的头上，谁敢欺侮他们，他们就要和谁拼下去。经过了义和团的事件，西方列强，也感到中国人是不容易“对付”的了。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当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于中国民气的不可轻侮了。

义和团失败了，但这失败却是另一成功的起点，他们退出了城市，退入了乡村，不再是几十万人的大集团，而是结合着数十数百人的小部队，火种没有熄灭，火种埋在民间。

在李来中退出了北京时，他才感觉到柳剑吟以前劝他不要入北京的话是对的。他们还没有条件进入大城市，他们应该做的是生根在广阔的农村。

京津失陷之后，混入义和团中的坏分子都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满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一对外谄媚，对内“镇压”的面目。它竟然和联军一起“会剿围匪”，中国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训：封建的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赖的。

娄无畏在群众的激流中，对他以前的消极颓唐深深惭愧。他和丁晓随一部分义和团流散东南，他应了他自己以前所说过的话“我这一生将在江湖飘

泊终老了”，然而有一点不“应”的是，他不能算是“飘泊”，因为到处有人欢迎他们。他和丁晓在东南的帮会组织上，很做了些工作。他没有结婚，丁晓每逢劝他结婚时，他就在弹剑长啸。

至于柳梦蝶呢？她没有和娄无畏在一道。她的情绪很是复杂，她心痛父仇，又伤左含英之死。她虽尊敬她的大师兄，却不愿和大师兄在一起。娄无畏也默然无语，没有劝她。这一来是他也不愿挑起心里的创伤，不愿让情感的葛藤，给他不必要的烦恼。二来也是想火种能在四方点起，会好过聚在一处。

读者或者会问，柳梦蝶为什么不和娄无畏结婚呢。这一问，是我们这一代的想法。在他们那一代，柳梦蝶的想法是：她已经是左含英的人，而且她曾付给左含英以最真挚的情感，她不愿再度卷人情感的漩涡。

她到山西省母，服侍到她的母亲死后，就飘然来到塞外，在大黑河畔，承继了心如神尼的古刹。那时慧修尼也已经老了。在柳梦蝶到后不几年，她也死了。

从此柳梦蝶就在塞外削发为尼，她虽做了尼姑，然而这个尼姑却与众不同，她常常在塞外独自去来，遇到不平之事，一样伸手去管。她和塞外牧民建立了友谊，常常给他们说义和团的事迹。塞外的牧民，常在皑皑的盐湖之滨，茫茫的草原之上，看见她的青钢剑，寒辉映日，还似当年。他们不知这个美貌尼姑，曾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世变。正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尾声　月冷京华　卅年一觉江湖梦　秋寒塞外　万里西风瀚海沙

天苍苍，野茫茫，自柳梦蝶“遁入”空门，寄身塞外之后，她的踪迹已隐没于草原荒漠之中。可是江湖上还没有忘记她，时时谈起她的事迹，她的牟尼珠绝技，还似神话一样在江湖上流传。

北京保清派的首领，害死柳剑吟的岳君雄，在八国联军入北京之后，也已不知所终，可是据江湖上的传说，他的同党，曾参加暗算柳剑吟夫妇和左含英的人，却一个个死得很是离奇，头一天还好端端的，第二天就以暴毙闻了。这些人也大都已是隐姓埋名，可是死后，他们的来历，终会有人知道。江湖人物，多猜疑是娄无畏、丁晓和柳梦蝶干的事情。虽然江湖之上，没有谁发现柳梦蝶到过中原，但据传有几个岳君雄的党羽，是给暗器打中穴道死的，这手绝技，除了柳梦蝶外，已很少人会了。

还有一件与柳梦蝶相关，为江湖上最感兴趣的是：十余年后，老拳师左琏仓（左含英的父亲），曾带一个少年在江湖历练，这少年据左琏仓说是他的孙子，也即是左含英的儿子，这人的相貌，很有几分似柳梦蝶，使的也是青钢剑。虽然不会打牟尼珠，可是金钱镖却打得很好。

光阴过隙，在八国联军入京之后十余年，爱新觉罗皇朝（清朝）终于倒下去了。虽然跟着来的还是军阀割据，可是东方的曙光，已渐渐要透出黑暗的云幕了。

中国又经过一个大的变动，但柳梦蝶还是踪迹渺然，一直到三十余年前一个秋天，笔者在塞外一座古刹投宿，无意之中，碰到一个老尼姑，空山夜话，才知她就是鼎鼎大名的柳梦蝶。至于那两个深宵来访的“怪客”（见楔子），一个是丁晓的儿子，一个就是左含英的儿子。

当晚，那老尼姑将一些前因后果一一告诉笔者，待话将完时，雨声也已歇了。她和那两个汉子不等天明，就出去料理他们“未了”之事，而笔者也匆匆上道了。

再过些时，笔者回途重经大黑河畔的古刹，已不见那老尼姑的影子。只是其后听得武林中人说，陕西有一个隐居的大绅士，虽然年过六旬，却是精神健铄，体魄极佳，不知怎的，有一晚突然被人刺死，连头颅也不翼而飞，后才有人侦知，这人就是当年曾叱咤一时的岳君雄。

笔者听了这段“新闻”，不由得脑海中泛起那老尼姑的影子，似乎看见她仗青钢剑，挟牟尼珠，在瀚海（沙漠）扬沙，阴云蔽日之际，穿过漠漠荒原，远寻仇人手刃。正是：

金戈铁马江湖梦，梦觉天涯，明月胡茄，处处天涯处处家。

龙争虎斗卅年事，事渺人遐，遥望京华，万里西风瀚海沙。

——调寄采桑子

（全书完）

飞凤潜龙

第一回　古怪离奇的考试

他若死了，要你偿命！

剑戟如林，刀枪似雪。白玉堂前的两排卫士，人人都是睁大了眼睛，目光集中在一个少年武士的身上。

这少年武士对周围的一切却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众人的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也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另一个人。

这是一个躺在胡床上的病人，穿的是金国御林军军官的服饰，身材很魁梧，但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好似随时都会死去的样子。

排在最后的两名卫士窃窃私语："咱们的王爷如此郑重其事倒是少见，你可知道这少年是什么人？""听说是济亲王檀元帅保举来的，名叫鲁世雄，是檀元帅一个老部下的儿子。檀元帅对他十分赏识。""哦，这就怪不得咱们的王爷对他如此看重了。""不然，不然。檀元帅和咱们的王爷都是铁面无私的人，这个人若不是有真实的本领，咱们的王爷决不会任用。你瞧，现在不就是要他当众考试，以示无私吗？""考的什么试呀？为什么把患病多年的祈参将也抬了来？""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反正也就会揭晓了。禁声，禁声，王爷出来了！"

这是金国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的府邸，完颜长之是金国当今皇上的叔父。不过他之所以能够统率金国的御林军，倒并不是凭着皇叔的身份。他的武功极高，是金国的第一高手。

此际，他正在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出来，这个老者是金国的御医，据说是金国的第二号杏林国手，医术之精，仅在医隐德充符之下。

完颜长之与御医在堂上一坐，顿时鸦雀无声。这肃穆的气氛使得鲁世雄心里也有点惴惴不安。他知道这场考试对他的关系十分重大，荣辱得失，他的整个前途都将决定于这场考试的结果。他是有自信可以通得过这场考试的，不过，考试的时间只有一刹那，这是需要十分冷静，而手术又十分准确的考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气氛又是如此紧张，心情若是稍受影响，下手若是稍有不慎，这后果就不堪想象！

鲁世雄行过了礼，御医问道："准备好了吗？"鲁世雄答道："准备好了！"

完颜长之敲了敲桌子，炯炯双眸望着鲁世雄缓缓说道："你听清楚：他若死了，要你偿命！要是你不愿考试，现在还来得及！"

这样的考试办法比鲁世雄预料的还更严重。不过他仍是镇定地答道："我

愿意接受这场考试。

完颜长之点了点头，蓦地喝道：“好，开刀！”

朝着病人就是一刀

声音未了，鲁世雄已是倏地拔出一柄尖刀。这柄刀的样式很是特别，和普通的军刀大不相同，有三尺多长，却只有二指之阔，薄得好似透明一般。完颜长之“开刀”二字刚刚出口，鲁世雄朝着那躺在胡床上的病人，马上就是一刀剖下！

那两排卫士虽然听见是王爷叫他“开刀”的，但在这一刹那，却还是有许多人禁不住惊叫起来！有两个糊里糊涂的卫士，脑筋一时转不过来，还竟然拔出了刀向他冲去，大呼小叫地喝道：“王爷说的，他若死了，要你偿命！你却胆敢把他杀了！”眼看两把明晃晃的军刀就要劈到鲁世雄的身上，完颜长之一击桌子，喝道：“蠢材，退下！”这两个卫士才蓦地明白过来，鲁世雄不是杀人，而是动用手术救人。

鲁世雄眼中只有那个病人，在他身边发生的事情他毫不理会。

肝腹剖开，血光迸现，鲁世雄以迅速灵活的手法，尖刀一旋，就把一个茶杯大的肉瘤割了下来。有两个人立即上来，替病人缝上伤口。他们是御医的助手。

鲁世雄抹了一额冷汗，缓缓地插刀入鞘，但正当他紧张的心情松弛之际，那两个助手忽地又发出惊呼：“祈参将死了！”

完颜长之吃了一惊，正要发作，那御医却微微一笑，摇了摇手，随即指着那两个助手说道：“你们跟我这么多年，怎的还是如此糊涂，连真死假死都不知道？”那两个助手相顾愕然，有一个不敢出声，有一个说道：“他气息都没有了，还不是死么？”

鲁世雄弯腰施了一礼，说道：“王爷放心，他就会活过来的。”说罢取出一支银针，向那病人的额角插入，说道：“他是任脉发病，故而小腹结块。现在我针他的太阳穴，不知对不对？”

他是用后辈的身份，请教的口吻向那御医发问的。不过答案却是不用那御医说了，因为那病人在他拔起了银针之后，已是呻吟出声，双目也张开了。

那御医露出满意的笑容，说道：“你的医术很是不错，更难得的是如此镇定，真不愧是医隐德充符的弟子。”

完颜长之道：“确是神乎其技。德充符的弟子尚且如此，德充符应该是天下第一了吧？何以有人说他还比不上柳元宗？”

那御医叹了口气，说道：“因为柳元宗对穴道铜人的秘奥已懂得了一半。

德充符只怕还是比不上他的。”

完颜长之面色沉重，想了一想，招手叫他的卫士队长过来，问道：“上一场的武功考试，他的结果如何？”

卫士队长答道：“军中十八名高手，尽都败在他的手下。”

完颜长之露出笑容，说道：“好，很好！你的武功医术都是上上之选，只要再通得过最后的一场考试，你就可以被录用了！”

鲁世雄暗暗吃惊，问道：“还有一场考试吗，不知考的什么？”

完颜长之道：“不错。这是最关紧要的一场考试！考的什么，何时举行，事前我都不能告诉你。或者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十天半月之后都说不定。好了，你考了两场，想必也很累了，你先去歇息吧。他的房间准备了没有？”

“为什么把我关进石牢？”

卫士队长答道：“准备好了。”

完颜长之道：“好，你现在就陪他去吃饭，让他早点安歇。”

晚餐时候，卫士队长盛筵招待，还找了几个御林军的军官来作陪客。这些人都把鲁世雄当作未来的同僚看待，纷纷向他道贺，说这样难的两场考试他都通过了，最后一场想必也是不成问题。卫士队长却道：“我可是有点不懂，又不是要你当医官，为何要考你的医术？你可知道王爷要你做什么呢？”

鲁世雄只知道考上了就能“录用”，这是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亲口答应他的。但完颜长之将给他一个什么职位，他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虽然不知，心里却也猜得到几分。不但如此，他还猜想得到，卫士队长这样问他，正是想要试探他究竟猜着了几分的。

于是鲁世雄装作漫不经意地随口答道：“或者因为王爷知道我学过几年医，所以试试我的医术吧。只要能给王爷效劳，王爷任用我作什么，我都是高兴的。”

晚餐过后，已是将近二更时分，卫士队长亲自提了灯笼，带他入房歇息。走过弯弯曲曲的回廊，到了一座石屋前面，卫士队长说道：“就是这间房了，你早点安歇吧。养足精神，好好准备最后一场考试。”

鲁世雄一踏进房间，只听得“砰”的一声，卫士队长已是在外面把门关上！听那沉重的声音，鲁世雄立即知道这是一道铁门！

房间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鲁世雄伸手摸索，这个房间竟然是空荡荡的连一张床都没有，除了四面冰冷的石壁之外，就只有同样冰冷的四根柱子，从触觉上知道不是石头，但究竟是什么柱子，就分辨不出了。

“这分明是座石牢，谈得上什么安歇？”饶是鲁世雄胆大，此际也不禁

有点着慌。“为什么把我关进石牢，难道王爷竟是对我起了猜疑？”

“我说你是奸细！”

鲁世雄是一个十分冷静的人，碰上这样的意外之事，初时不免一惊，但想了又想，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丝毫可以让人怀疑之处，这颗心也就渐渐定下来了。

“当然，完颜长之是决不会无原无故地捉弄我的，他这样摆布我，其中定有用意，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鲁世雄百思不得其解，索性下去想它。想道：“既来之，则安之，我既自问无他，又何必猜度王令的用意。还是听他的吩咐，养足精神，准备应付那最后一场随时可能来到的考试吧。”

鲁世雄不怕王爷对他猜疑，但想起这场考试，却是又不免有点心烦了。“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古怪离奇的考试呢？”一个人对于已知的事物，是有勇气应付的，但现在他好像给蒙上了眼睛，给人推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去接受不可知的命运，即使他有自信可以通过任何危险的考试，也难免忐忑不安了。

不过由于他在白天经过了那么紧张的两场考试——上午是和御林军的十八名高手比武，下午是在刀枪林立的心理威胁之下，施用手术救人——也当真是心力交瘁了。因此，他虽然忐忑不安，渐渐也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忽地如有所觉，久经训练的鲁世雄顿时就跳了起来，黑牢中似乎有些异样，本来是极为寂静的黑牢似乎有了点什么声息！

这屋子里有人！

鲁世雄立即就想扑过去，心念电转，连忙煞住。要知他是在御林军统领的府邸，是一个防卫得何等森严的地方！这石牢密不通风，连苍蝇也飞不进来，屋子里若然有人，还能是什么人呢？

那个人不待鲁世雄喝问，先已出声，口音怪极，好似捏着鼻子说话，而且说的不知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咯伦科尔库钦哈巴！咯伦科尔库钦哈巴！”

鲁世雄喝道：“你是谁？”那人又重复说了一次“咯伦科尔库钦哈巴”!鲁世雄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突然间，黑牢里大放光明，原来那四根柱子乃是水晶柱子，中间镂空，里面点燃了巨大的牛油烛。

就在屋子里突然明亮之际，那人指着鲁世雄道：“我说，你是奸细！”这次说的是地道的“大都”（即今北京）口音。

在这样的的情形之下，换了任何一个人只怕都要大吃一惊，但鲁世雄表现出来的只是愤怒的神色，并没吃惊。

甚至连愤怒的神色都是假装出来的，不过假装得很像，再精明的人都难

以觉察。

鲁世雄在表面愤怒的掩饰下，冷静地观察了那个人。

“我是来救你的!”

只见这个人不过五尺高，却有一个斗大的头颅，与身体的比例极不相称。头上发如乱草，脸上木然毫无表情，令人一见就禁不住心中有几分寒
意。

鲁世雄大声说道:“为什么说我是奸细？我和你到王爷跟前对质去!”

这人冷笑道:“哼，对质？是王爷叫我来拿你的！王爷早已知道你是奸细了!”

鲁世雄道:“你胡说八道，我不相信!”

这人大笑道:“哈哈，你不相信？你还在做着功名富贵的美梦？你想想看：你是檀元帅保荐来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王爷早已知道你是奸细，他焉会把你关进这个石牢？”

鲁世雄冷冷说道:“你当真是奉命而来的吗？”

这人道:“当然！要不然我怎进得了这个石牢？”

鲁世雄道：“好，那你就应该把我缚去呀，和我罗里罗唆地多说干什么？”

这人笑道:“你终于承认是奸细了吧？”

鲁世雄道:“谁说我承认了，我一身清白，不怕旁人诬蔑。你马上带我去见王爷，我可以早些求个水落石出!”

这人叹口气道:“蠢材呀，蠢材！你以为还可以蒙混得过吗？王爷早已掌握了证据，对你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你死不足惜，却误了大事了!”

鲁世雄陡地喝道:“你是谁？”

这人忽地摇了摇手，说道:“小声点儿。你不用害怕，我是来救你的!”

鲁世雄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用不着你救!”

这人说道:“真人面前别说假话！到了现在你还和我装腔作势做什么？我和你一样，都是从江南来的。你混进了檀元帅的兵营，当了军官；我混进了完颜统领的王府，当了卫士。你明白了吧。”

鲁世雄道:“哦，原来你是‘临安’（南宋首都，即今杭州）的奸细!”

这人答道:“彼此彼此。幸亏今晚是差遣我来，否则你现在已经是身首异处了。闲话少说，赶快走吧!”

鲁世雄道:“好!”走近这人身边，突然便是骈指一戳，点他的太阳穴!

这人冷不及防，侧头闪避之时，额角已是给他的指头戳着，只听得“卜”

的一声，如触败草，竟不似血肉之躯。

鲁世雄大叫道："拿奸细呀！"

这人的本领也好生了得，一个盘龙绕步，避招进招，反切鲁世雄的脉门。鲁世雄闪电般地拔剑出鞘，刷地便是一剑刺去！

黑牢中的恶斗

这人的身手也是矫捷之极，鲁世雄这里一剑刺去，他那里亦是刀已出鞘，"当"的一声，刀剑相击，火花四溅！

这人身形一晃，鲁世雄紧接着一招"白虹贯日"，刺他前心。不料一剑搠空，这人已绕到了他的背后，刀劈他的琵琶骨。

鲁世雄头也不回，反手一剑格住他的宝刀，正要使出内力，震落他的兵刃，这人不待招数使出，立即变招换位，一个"铁牛耕地"，刀光闪闪斫他双足。

鲁世雄一跳闪开，虽是闪开也禁不住心头微凛："这人的本领真是不弱，我倒不可以轻敌了！"

刀来剑往，越斗越紧。这人的刀法古怪之极，兵器中本来是用刀主刚，用剑主柔，但这人的刀法轻灵迅捷，却是兼有剑法之长。鲁世雄凝神应付，把平生所学都施展出来，还是给他抢了先手。

这人一口气斫出六六三十六刀，快得难以形容。鲁世雄步步后退，眼看就要给他迫到墙角，鲁世雄蓦地喝声："着！"轰然声响，一剑刺穿了他的"脸皮"。原来鲁世雄是以退为进，用的 "骄敌"之计，诱使对方急攻，这才能够把握最适当的时机，使出最精妙的剑术！

鲁世雄的动作快到极点，一剑刺穿他的"脸皮"，跟着就点他穴道。可是他却料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一个人比他更快，就在他那接着的一剑，剑尖即将刺着对方的穴道之际，忽听得"叮"的一声响，鲁世雄虎口一麻，长剑已是给另一个人的暗器打落！

这个人的暗器不过是一枚梅花针！

梅花针是分量最轻的暗器，居然能打落鲁世雄手中的长剑，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但这人的武功之高，还不止此，这石牢里只有鲁世雄和那大头怪人，用梅花针的这人兀未现身，当然是在屋子外面的了。这个牢房四面石壁并无窗户，显然这枚梅花针又是从一个鲁世雄未曾发觉的小孔打进来的。暗器打得如此之准，可想而知，这人的听风辨器之术已臻化境！

他的惊愕还不仅仅是因为手中长剑给人打落，还有一件令他更感到意外的事情。

那大头汉子“脸皮”给他刺穿，忽地把“脸皮”剥下，只见秀发如云，长眉入鬓，眼如秋水，脸似凝脂。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分美丽的少女！原来她是戴着面具的。鲁世雄早已知道对方是戴着面具，不过却不知道“他”是女子，而且是这样一个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美女！

就在这时，有人推门而入，哈哈笑道：“最后一场考试，已经完了！”

第二回　穴道铜人的秘密

王爷的干女儿“冲天凤”

这个推门而入，哈哈大笑的人，正是这座王府的主人——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

鲁世雄这才知道，原来今晚的遭遇就是完颜长之所安排的最后的一场考试，心里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侥幸！”

“但愿这当真是‘最后’的一场考试，要不然，倘若还有什么古怪的花样，我可就真是要吃不消了！”

当然，这个答案只有完颜长之知道，但看他满面笑容，看来他对鲁世雄的考试成绩已经很满意，“大约不会再给我出什么难题了吧？”鲁世雄心想。

完颜长之笑道：“你们是不打不成相识，来，来，来，我和你们介绍介绍，他是檀元帅最赏识的少年将领，名叫鲁世雄；这是小女，闺名飞凤。”

鲁世雄吃了一惊，连忙说道：“小将不知是王爷的掌珠，冒犯‘格格’（金人称郡主为‘格格’），罪该万死。”

鲁世雄口里说话，心里可有点疑惑，“檀元帅曾经说过，完颜统领只有一个儿子，并没女儿。难道檀元帅还不清楚他的家人子女？莫非这位飞风格格，就是就是——”

完颜长之似乎看出他的疑惑，说道：“飞凤虽然是我的干女儿，但我却是最疼爱她的。她的武功是我亲自教的，怎么样，还不错吧？”

鲁世雄这才恍然大悟，心想：“这就对了。原来她就是那头‘冲天凤’，果然名不虚传！”

原来完颜长之有一个复姓“独孤”的家将，曾跟完颜长之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在某一次与南宋的战役中，这位独孤家将不幸战死，留下一个幼女，由完颜长之收入王府，抚养成人。独孤飞凤武艺高强，人又能干，完颜长之十分宠信她，不但王府的事情她出得主意，甚至许多军国大事，完颜长之也让她参与机密。她经常独自骑马在京城行走，有些浮薄少年，不知她的来历去调戏她，给她打个半死。这样的事情闹了几次之后，大都的人都知道她了，谁也不敢惹她。而她也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做“冲天凤”。鲁世雄是到了大都之后，才听人说起“冲天凤”的事情的。不过，这些人也还不知道“冲天凤”是王爷的干女儿。

鲁世雄知道了面前的这位姑娘的身份之后，哪里还敢怠慢，忙恭维道：“格格武艺高强，小将十分佩服！”独孤飞凤“哼”了一声，爱理不理的样子。

完颜长之笑道：“凤儿，你虽然输了一招，也算不得是失了面子的事。你不知道，咱们军中的十八名高手尽都败在他的手下呢！你只输一招，算得了什么？怎么样，你对他的武功也应该很佩服了吧？”

“为何你不杀她？”

独孤飞凤撅着小嘴儿道：“不错。他这一招虽然取巧，也算得是不错了。不过，他的武功不错，爹爹，你这一着，却是错了。”

完颜长之怔了一怔，心里想道：“这句话的意思可是说得不大清楚。凤儿是在埋怨我呢？还是在说我今晚的安排不当呢？回头倒要好好地问她。”

于是完颜长之哈哈一笑，说道：“我这枚梅花针是发得迟了一些，累你受了惊恐了。怪不得你怨我，我也觉得惭愧呢。这几年来我疏于练习，暗器的功夫是差得多了。”

完颜长之又回过头来对鲁世雄道：“你的武功之高，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本以为随时可以打落你手中的长剑的，让你只是点到即止，赢了一招，便可收场。不料你的出剑竟是如此之快，险些把我的凤儿伤了。不过，也幸亏你没有伤着她，否则，嘿嘿，只怕我那一枚梅花针，也就不是这样打法了！”

鲁世雄悚然暗惊，心里想道：“好在我警觉得早，知道她是戴着面具，就只想揭开她的庐山真面目，根本没想到要伤她。否则大事可就坏了。”要知像完颜长之这样的听风辨器之术已臻化境的人，若然鲁世雄那一剑是想伤人的话，出手定然较重，一重完颜长之就会听得出来，那时他为了要有效地制止鲁世雄，那枚梅花针多半也就射入鲁世雄穴道。鲁世雄受伤不打紧，一生的前程也就要因此毁了。

鲁世雄心里暗暗吃惊，神色却是丝毫不露，说道：“王爷的梅花针真是神乎其技，如此高明的暗器功夫还说已嫌荒疏，像我这样粗浅的三脚猫功夫，当真是要惭愧得无地自容了！”

完颜长之笑道：“你也不必太过自谦，以你的武学造诣，用不了十年就可以赶得上我。不过，我倒是有个疑问，想要请教！”

鲁世雄垂手说道：“不敢，王爷请说。”

完颜长之忽地面色一变，说道：“在刚才那样的情形之下，她已经说出她是南朝奸细的身份，为何你不杀她？难道说你已经猜得到她说的乃是假话。又或者你已经知道她是什么人？”

鲁世雄恭恭敬敬地答道：“小将实是不知。不过，此事既是在王府之内发生，不管她是什么人，小将认为，总是该由王爷发落才是。所以，小将不敢擅自杀人。”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对，你做得好极了，武功好的人还容易找，像你这样小心谨慎、做事极有分寸的人却是难找。好，你这最后一场考试，成绩我是十分满意。现在我要给你安排差事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的意思。”

中国的国宝

鲁世雄道：“但求得在王爷麾下效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执鞭坠镫，均属所愿。”

独孤飞凤忽地盈盈起立，裣衽一礼，说道：“爹爹，你们要谈正事，女儿告退。”

完颜长之笑道：“你在这里也无妨。”

独孤飞凤道：“不啦，你给鲁将军安排差事，也不必我在这里，并且我还有点事情呢。”

独孤飞凤一脸冷漠的神气，好像对鲁世雄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又好像是另有心事，魂不守舍的样子。鲁世雄只道她是因为败在自己的手下，心存芥蒂，故而装出这副冷漠的神情。鲁世雄也不怎样放在心上。

独孤飞凤走后，完颜长之缓缓说道：“你以为我会给你什么差事？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全都想错了。我无须你赴汤蹈火，更无须你执鞭坠镫。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要你在我的‘麾下’作征战之事。”

鲁世雄怔了一怔，说道：“任凭王爷差遣，王爷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完颜长之接下去说道：“本来你一身武艺，是应该图个军功出身的，但现在我想给你的差事，却是要你似苦读寒窗的举子一样，整天关在屋子里的。也许你就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什么功名富贵都得不着，你愿意吗？”

鲁世雄道，“我只知道为王爷出力，是王爷吩咐的我都愿</PGN 意。”

完颜长之道：“好，那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先问一问你，你可知道‘穴道铜人’是什么吗？你的这件差事必须从穴道铜人说起的。”

鲁世雄道：“不知。”

完颜长之道：“你的大师父从没对你说过吗？”言下似乎微有诧异。

鲁世雄道：“没有。”

完颜长之点了点头，说道：“好，你的大师父倒是真能守口如瓶。我现在告诉你吧，这穴道铜人乃是中国的国宝！”

鲁世雄道：“哦，是中国的国室。那么对咱们有何用处？”

完颜长之得意笑道：“但现在则是咱们金国的国宝了，十年前咱们攻破汴京（今开封，北宋京都），掳了北宋徽、钦二帝，宋室因此被迫迁往江南。咱们捉了他们的两个皇帝不算怎么稀奇，得了这穴道铜人可宝贝了！”

“人人梦寐以求，只有一人例外。”

鲁世雄问道：“不知穴道铜人有何好处？”

完颜长之道：“这铜人身上刻有最详细的穴道部位，经络分明，任何武学典籍与医书，关于穴道的研究，都没有这个‘穴道铜人’的详细精微。因此这个铜人对于武学医学，都有极大的价值。武林宗师，杏林国手，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见一见这个铜人。”

鲁世雄对武学医术均曾下过苦功，一听便即明白，点了点头，说道：“如此说来，这当真是稀世之珍了。”

完颜长之歇了一歇，望了鲁世雄一眼，说道：“你的大师父是我国国手，你的二师父又是武学名家。听说你的大师父对针炙一门，尤具专长。想必你对于穴道也是颇有研究的了？”

鲁世雄字斟句酌地答道：“人身经脉复杂之极，据已知的医学著述，就有十二经筋，十五脉络，又有奇经八脉与脏腑之中之若干隐穴。我的大师父曾对我说，他对于穴道的探究，已经清楚明白的尚未到十之二三。师父的本领传给我的又未到十分之一，是以我实在还谈不上‘研究’这两个字。”

完颜长之微微一笑，说道：“你太谦虚了。不过人身经脉穴道的秘奥，的确也是足以今天下才智之士蹙眉兴叹。这穴道铜人，我们曾聘请了数以百计的武学名家，杏林国手、共同研究了十年，至今尚未能穷悉其中秘奥！”

说到此处，完颜长之忽地停了下来，想了一想，说道：“因此，我有一个疑问，至今未解。这穴道铜人本来是杏林国手、武学名家梦寐以求但愿一见的宝贝，所以经我聘请的人无不欣然而来，但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你的大师父！”

鲁世雄道：“我的大师父从未和我提及此事，我也不知其中缘故。但据我所知，我的大师父在十年前就患了不治之症，凭着他的精妙医术才能苟延至今的。他的病症只能传授他已知的东西，却是不宜再用脑的了。”

完颜长之道：“原来如此，这就怪不得他宁可放弃这样宝贵的机会了。你别误会，我对你的大师父是绝对没有疑心的，要不然我也就不会接受檀元

帅的推荐，要你来了。我只是想知道他那次不来的原因而已。”

鲁世雄道：“小将明白，对王爷的栽培，小将十分感激。”

完颜长之道：“你的大师父只知道有穴道铜人，还有一件宝物，则是他未曾知道的。这件宝物和穴道铜人有连带关系，我一并和你说了吧。这是宋宫的第二件宝物，论价值不亚于穴道铜人，说来倒有一个故事。”</PGN

“赵匡胤是个武学高手！”

完颜长之道：“你和宋国打过仗，对宋国的历史或许知道一些，宋国的开国之君赵匡胤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

这一问颇出鲁世雄意外，当下小心答道：“我只听说南宋现在的皇帝赵构是个昏君，至于他们的开国之君，年代久远，军中谈论他的人已经不多了。”

完颜长之道：“那么也总有谈到一些吧？”

鲁世雄：“听说他本来是个统兵的大将，他的部下在陈桥举行兵变，篡夺了后周，拥立他为帝的。据说赵匡胤打仗的本领倒还不错。”

完颜长之笑道：“赵匡胤不仅是个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他还是个武学高手呢！”

鲁世雄道：“真的吗？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完颜长之道：“在你们军中，‘太祖长拳’和‘二圣棒’是不是相当流行？”

鲁世雄道：“学这两套拳棒的人是相当多，不过据我看来，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拳术棒法。”

完颜长之道：“那是因为后来所学的人不得真传的缘故，这两套拳棒其实是相当精妙的。但我要谈的不是拳棒的本身，而是这两套拳棒的来历，你知道吗？”

鲁世雄道：“小将孤陋寡闻，请王爷指教。”

完颜长之道：“赵匡胤是宋太祖，‘太祖长拳’那是赵匡胤当年称雄江湖的一套拳术。至于‘二圣棒’的得名则包括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在内，他们兄弟二人都长于棍棒，赵匡义后来弟继兄位，是为宋太宗，故此与赵匡胤合称“二圣’。赵匡胤出身微贱，早年曾闯荡江湖，后来才以军功出身，做到后周的大将。他曾有‘一条棍棒打平四百军州’之说。赵匡义的武艺是</PGN
他哥哥教的，但他人颇聪明，在棒法上也有独到之处。是以兄弟二人合创了‘二圣棒’。”

鲁世雄道：“原来如此。这么说，我们的军士学这两套拳棒是从汉人中传来的了。我们还保留原来的名称，这，这可实在是很不妥当了。”

完颜长之笑道：“这也用不着避忌。赵匡胤本来是宋太祖嘛。咱们的兵士学了他的拳术，沿用旧名，有何不可？只要学了敌人的功夫能够打败敌人，那就好了！”

鲁世雄道：“是，是。王爷见识博宏，非小将可及。”

完颜长之道：“我说了半天，现在该说到正题了。赵匡胤不但拳棒双绝，而且内功的造诣也很不凡。兵器与内功的关系，想来你是会懂得的。”

鲁世雄道：“是，这是一定的了。若无深厚的内功作基础，任何兵器也不能发挥出大威力来。”

“现在要借重你了！”

完颜长之道：“赵匡胤的武功得于华山隐士陈抟的传授。这个陈抟是被

汉人当作神仙一流人物看待的。有个故事说是赵匡胤未曾富贵之时，陈抟和他赌棋，以华山为注，赵匡胤输了华山给他。传棋术是假的，传武功则是真的。陈抟将他的内功心法写成了一篇‘指元篇’，附在拳经之内，都传给了赵匡胤。”

鲁世雄笑道：“如此说来，赵匡胤若是不做皇帝，也可以成为一派的武学宗师了。却何以宋国的国势一弱至此呢？时到今日，非但比不上咱们大金，连新兴的蒙古恐怕也比不上了。”

完颜长之道：“赵匡胤私心太重，取得江山之后，便以为天下太平，听宰相赵普之计，‘杯酒释兵权’，解除各将领的兵权，从此号称‘重文轻武’，实际只是造成了许多只知富贵功名的贪官污吏！宋太宗赵匡义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耽于逸乐，无心练武。以至这陈抟所传的拳经、心法，
尘封于大内之中，等于废纸！”

鲁世雄道：“王爷所说的第二件宝物，敢情就是指这拳经心法？”

完颜长之道：“不错。那年咱们金国的大军攻陷汴京之后，把宋国大内的宝物，全部搬回大都。其中就有那穴道铜人与陈抟毕生心血所著的武功秘笈！”

鲁世雄道：“宋国之宝，尽归大金，这真是咱们大金之幸。”

完颜长之叹口气道：“可惜陈抟的武功心法，也是极为深奥，咱们直到如今，仍然弄不明白。”

完颜长之深沉地看了鲁世雄一眼，说道：“所以现在我要借重你了！”

鲁世雄惶然道：“王爷言重了，请王爷吩咐！”

完颜长之道：“皇上得了宋国的这两件宝物之后，在宫中设了一个‘研经院’，礼聘天下武学名家，杏林国手入宫研究，务必要推究出穴道铜人的秘密与那‘指元篇’的奥义，‘研经院’就是由我主持。现在我请你参与其事。这事说不定是要穷你毕生之力的，你愿意吗？”

鲁世雄道：“这是为国效忠，为王爷效劳的大事，小将焉有不愿？但只怕小将才疏学浅，有负王爷期望。”

完颜长之道：“你不必客气，你有三个条件适合，所以我才选中你的。第一、你是医隐德充符的弟子，御医也称赞你的医术了得。第二、你的武学造诣也很不错，我手下的御林军军官，就没有谁比得上你。陈抟的内心功法是必须武学有造诣的人才能研究的，而穴道铜人，更须在武学之外，兼通医术。你两者俱长，自是最适当的人选。第三、你又是金国人，是檀元帅的亲信，我可以信得过你。你要知道，假如你不是金国人，只具备前两个条件，我还不会选中你呢！”</PGN

金宫盗宝案

鲁世雄道：“研经院中没有汉人？”

完颜长之道：“从前是有的，后来出了一件案子，从此就不再用汉人了。

“七年前有个汉人名叫柳元宗，医术武学，均负盛名，应聘入宫。我们对汉人已是特别防范的了，想不到某一天晚上，他在大内高手的严密监视之下，还是偷去了十三张穴道铜人的图解。”

这是有名的“金宫盗宝案”，鲁世雄在江湖行走之时，曾经听人说过，但却知而不详，不知所盗之宝为何。如今才知道柳元宗所盗的竟是穴道铜人的秘密。

完颜长之接着说道：“当时柳元宗杀了咱们的十八名大内高手，他也受了重伤。我以为他已经死了，最近才知道他没有死，而且听说已逃到江南去了。”

完颜长之对这“金宫盗宝案”似乎不愿多提，说至此处，便转过话题道：“这样的事情以后是决不会再有的了。我们已经采取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防止意外。但也因此，研经院中添了许多禁例，有些禁例，或许你会觉得是十分不近人情的，你能够受得住这些委屈吗？”

鲁世雄道：“为了防范意外，这是应该的。小将矢誓为国尽忠，为王爷效力，赴汤蹈火，尚且不辞，何况只是仅仅一些委屈。但不知是些什么禁例，请王爷赐示，以便遵循。”

完颜长之淡淡说道：“我也记不了那许多，到了院中，自然有人告诉你。主持那座研经院的日常事务的是我的副手班建侯，他是任何一个时辰都在那里的，我却不一定，通常是三五天才去一次。”

此时已是天亮时分，完颜长之说道：“好，难得你有如此决</PGN 心，你今天就去开始工作。这是一面金牌，凭此作为记号，切不可失去。牌在人在，牌亡人亡，你要记着。”

鲁世雄接过金牌一看，只见金牌上刻有自己的肖像，肖像下面有“一二四”这个号码。鲁世雄暗暗叫惊，心里想道：“原来王爷早已料准了我会答应，都给我准备好了。这个号码想必是表示我是参加这项工作的第一百二十四个人。”

完颜长之笑道：“其实这个金牌给人偷了对那人也是没用的，但对你来说，那就是保命符了。院中卫士时时会有更换，倘若碰上认不得你的卫士，你交不出金牌，他就会杀你的。当然，你在院中也不可能随便走动，你到了那儿，班建侯会把一切规矩都告诉你的。好，现在走吧。”

完颜长之打开石牢的后面，走出去便是王府花园的一个角门，有一辆马车已经停在外面，车夫是个须眉皆白的老者，老态龙钟地倦倚着马车，正在打瞌睡。

布袋蒙头　马车疾驰

完颜长之道：“你的事情我已经向班建侯交代清楚，你到研经院，他自会替你安排。这人是专为你驾车的，以后你每日来回，就由他接送。”

那老车夫这才张开了眼睛，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说道：“鲁大人，请上车吧。”

鲁世雄正要跨上马车，忽觉眼前一黑，那老车夫以快得难以形容的手法，把一个布袋突然向他当头罩下。

学过武功的人，遇到意外的袭击，本能地会生出反应，鲁世雄双臂一振，要把那老车夫抛开，可是那老车夫双臂合抱，竟似一个铁箍，把他箍得不得动弹，鲁世雄心念电转，立即放弃了反抗。就在此时，只听得完颜长之笑道：“世雄，我忘了告诉你了，这是规矩。你必须蒙上眼睛，才能去那儿的。”
</PGN

鲁世雄吁了口气，心道：“幸好我未曾鲁莽。”他心中自忖，假如刚才自己是用全力挣扎的话，是否能脱出那车夫的掌握实未可知，不过，即使能够挣脱，只怕也要两败俱伤了。这老车夫的本领，竟然在他昨天所打败的那十八名御林军高手之上，鲁世雄下禁大为骇异！

那个布袋刚好罩过他的头部，在他的咽喉部分收束，虽然可以呼吸，但

也有点难受。鲁世雄心里明白，这个老车夫不但是负责接送他的，一定还有着监视他的责任。他坐在车厢里面，触觉所得，知道还有着厚厚的一层车帘，那老车夫坐在前面给他驾车，背朝着他，他本来可以偷偷地解开布袋，透一口气的。但他想到这老车夫是监视他的，尽管他感到不大舒服，尽管那老车夫未必看得见他，他也不敢试图解开这个蒙着他的头的布袋了。

马车跑得快，鲁世雄被蒙住了头，感觉得有如腾云驾雾一般。心里有点奇怪，想道：“完颜长之说过，研经院是设在宫中的，但从完颜长之的王府到宫中应该都是平路，何以这辆马车却似上山落山？山坡虽然不算陡峭也不很高，但无论如何，就我感觉所得，这总不是平路！莫非那研经院已经改了地址！完颜长之不想让我知道？”

鲁世雄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神秘的经历，心里着实有点惴惴不安。昨晚他在那座石牢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给人蒙上了眼睛，推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去接受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如今这样的感觉是更强烈了。而且这已经不是“好像”，而是的确给人蒙上了眼睛，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了。

鲁世雄正自胡思乱想，忽听得老车夫说道：“到了，你可以解开布袋啦！”
</PGN

宫娥服侍请更衣

鲁世雄开眼一看，只见马车停在一间大屋外面。金碧琉璃瓦，朱红大铁门，墙高数丈，像一座宫殿，更像一座小小的城堡。周围翠柏森森，遮住了阳光，远一处的景物就看不见了。也不知是否已是身在宫中？

守门的卫士道：“是新来的吗？”老车夫代答道：“不错，他就是王爷昨天亲自取中的那个鲁世雄。”卫士验过金牌，挥手说道：“进去吧。”老车夫道：“我先回去了，到时候我再来接你。”

进了大门，有一个穿着军官服饰的武士前来带引，穿过一道回廊，那武士推开一扇门，说道：“请进！”那武士却没有跟他进去。

屋内有两名艳装的宫娥，一个捧着衣裳，一个捧着冠履，轻启朱唇，娇声呖呖地说道：“请鲁大人更衣。”

鲁世雄怔了一怔，这屋子内并无屏风之类的设备，只是两边有排架子，一格格的放着铁箱。鲁世雄讷讷说道：“我，我在这更衣？”

年纪较长的那个宫娥笑道：“这是规矩，你初来不惯，久了就惯了。”一面说话，一面就来服侍他更衣。鲁世雄听得“规矩”二字，心中一凛，无可奈何，只好当着两个宫娥的面，把衣脱下。饶是他久经训练，遇事从来都是沉着之极，此际，身无寸缕地站在两个绮年玉貌的少女面前，也是不禁为之面红。

那两个宫娥却似熟视无睹地替鲁世雄换上新衣。鲁世雄问道：“佩剑也留在这里吗？”

宫娥答道：“不错，身上的一切东西都得留下，只除了王爷给你的那面金牌。”鲁世雄心想：“好古怪的规矩，想必是恐防有人带了违禁的东西进来。但这样的规矩，却也未免令人太难为情了。”</PGN

宫娥把他的衣服叠好，连同那把佩剑，放在铁箱之内，说道：“你要回去的时候，凭你那面金牌领回衣物。到时不一定是我们在这里当值的。”那个铁箱上面写有“一二四”这个号码。

宫娥打开另一扇门，刚才带引他的那个武士已在外面等侯。鲁世雄跟着

他走，走不多久，又到了一间屋子，那武士高声报道：“鲁将军到。”然后小声地对鲁世雄道：“你进去谒见班副统领吧。”

鲁世雄知道是主持研经院的御林军副统领班建侯，不敢怠慢，进去便行下属参见长官的大礼。班建侯哈哈笑道：“王爷很夸赞你。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双手作势一抬，还未碰着他的身体，鲁世雄已觉得有一股大力将他扶了起来。不过鲁世雄亦已半屈膝请了个安了。

院中高手武功惊人

班建侯微笑道：“怪不得王爷夸赞你，你今年大约未满三十岁吧？在你的年纪有这样的武功，的确是很不错了。”

班建侯称赞他，鲁世雄心中可是暗暗吃惊，想道：“班建侯的本领虽然比不上完颜长之，却是也远远在我之上了。我昨天打败了十八名军官，自己就很得意，如今想来，真是可笑，真正的高手，我还未曾会着呢！”

班建侯对他客气了几句，随即说道：“你的房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现在就带你去吧！”

这座研经院占地甚广，里面是一座大花园，一幢幢独立的房屋，星罗棋布地散处在花园之中，好像一家家人家似的。每幢都有自己的院子，院子里也有树木花卉。此时正是暮春三月时节，百花盛开，触目所及，处处红墙翠瓦，绿树红花，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图画。鲁世雄心里想道：“这里无殊世外桃源，终老此间，我亦心愿。只可惜我却不能终老此间。”</PGN

心念未已，忽听得沙沙声响，鲁世雄举头一看，只见在一座院子里，有个汉子正在抓起一把泥沙，向树上撒去。这座院子有几树桃花，桃花盛开，一群群的蜜蜂前来采蜜，泥沙洒去，蜜蜂纷纷坠地，这还不足为奇。鲁世雄正自想道：“练暗器用蜜蜂作靶子，未免是残忍了一点吧？”转眼间只见坠地的蜜蜂一只只又振翅飞了起来。

鲁世雄这才不禁大吃一惊，要知撒一把泥沙而能打落许多蜜蜂，已经是很难练的暗器功夫，但鲁世雄还勉强可以做到。像这个人这样，每一粒泥沙的力量都用得恰到好处，只打晕了蜜蜂，而不伤害它性命，转眼间它们又可以飞了起来。这种暗器功夫，鲁世雄非独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鲁世雄心里想道：“完颜长之昨晚所显露的那手梅花针绝技，比起这人的暗器功夫，只怕还是稍有不如。看来在这研经院中，当真是藏龙伏虎，不可小觑了。”

班建侯笑道：“这人研究穴道铜人的少阳图解。三年长的时间，还未参透其中一篇的秘奥，想必是心里烦闷，拿蜜蜂来戏耍解闷，我们不必管他，走吧！”

走过两幢房屋，忽然又见奇人奇事。院门是打开的，有个须眉皆白的老头子坐在石阶上把一把把的围棋子打到对面的墙壁上，只只棋子嵌入墙内，转眼间布成一个棋局。班建侯笑道：“你老人家不必焦躁，慢慢琢磨不迟。改天我找人来陪你下棋解闷。”说话之际，他已走进院子，大袖一展，把老人飞来的一把棋子兜住，哈哈一笑，还给了他。然后走了出来，悄悄地对鲁世雄道：“这人一大把年纪，想不到火气还是这么旺盛。”

研经院中疯子

鲁世雄道：“哦，这老人家却又是为何？”

班建侯道，“他研究陈搏指元篇中的第七篇，碰到一个棘手</PGN 的难

题，苦思五年，迄今未解。他喜欢下围棋，心烦的时侯，别无消遣，就自己和自己下棋解闷。结果常常是越下越闷，便摔棋子掷棋盘来发脾气。”

鲁世雄笑道：“这老头子倒也有趣。”口里说笑，心中却是惊然暗惊。他如今方始知道金国的一流高手不是在御林军里面，而是在研经院中。这许多聪明才智之士，为了探索穴道铜人与指元篇的奥义，竟自弄得疯疯癫癫，思之能不令人气馁？

班建侯道：“他们还算是好的了，有许多人还当真疯了呢。不过，你和他们不同，你在武学医术两门都有根底，又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而且又是经王爷特许可以晚上回去的，不至于像他们那样，有些人是十年足不出院门的了。”

说至此处，班建侯停了一停，瞧了一瞧鲁世雄的面色，接着笑道：“十年足不出户，闷极无卿，也难怪有人发疯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把章程通融了许多，有时也可以让他们彼此往来，交交朋友。他们喜欢什么消遣，我也尽可能地满足他们。不过，你是例外，不必担心。”听他的说话，研经院中的人，不但是不能外出，而且禁止交游，老死不相往来的。

鲁世雄道，“多谢王爷和班大人的特别照顾，不过，我并不想例外，章程需要怎么样，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奉行。”

班建侯笑道：“你是檀元帅的心腹爱将，曾经跟他南征北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你的忠君爱国之心，王爷自是信得过的。二来，王爷这样安排，想必也有他的用意。你就不必自己觉得过意不去了。”

鲁世雄只好答应一个“是”字，不敢多言。

班建侯说道：“到了。”将他带进一座房屋，这座房屋有三间房子，中间是书房布置，两边厢房是关住的，里面不知是什么，外面还有一个种有许多花木的院子。

班建侯和他进了书房，击了一击掌，两边厢房打开，一边</PGN 走出一个宫娥，一边走出一个卫士。班建侯道：“从今日起，你们服待这位鲁大人。”

班建侯又对鲁世雄道：“你若有所需，例如要茶要水的话，可以叫这宫娥。这名卫士是给你差遣的，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的话，可以由他通报。还兼有看守之职，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也省得你分心。例如倘有疯子要冲进来，这就是一种意外。”鲁世雄点了点头，说道：“大人想得周到。”心里当然明白，宫娥卫士都是监视他的。

只得一图　大失所望

班建侯道：“桌子上有一张穴道铜人图解是给你研究的，你把其中的秘奥弄得彻底明白之后，就请你把研究所得写了出来，连同原来的图解交回给我。不过，只是可以在这里钻研，片纸只字，都不能带出去的。你明白了么？”

鲁世雄点了点头，问道：“穴道铜人共有多少图解？”

班建侯道：“十二经筋，十五脉索，共有二十六张图解。另外还有奇经八脉，与上乘的武学关系密切，划入内功心法的研究部门，共有十六张图解。”

鲁世雄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一动，却没有说出来。

班建侯笑道：“你莫非是嫌少么？院中很多宿学之士，一张图解，穷几年之力，也还未能探索出其中秘奥呢。当然，你是医隐德充符老前辈的弟子，或许可以比他们少用许多时间。不过也还是按部就班的好，别要贪多嚼不烂了。”

鲁世雄道：“是，晚辈天资鲁钝，岂敢贪多。”班建侯这么一说，鲁世雄想说的话当然就更不敢说出来了。

班建侯道：“这里的两壁图书是有关这张图解的医学典籍，或者可以供你参考。”

班建侯走后，宫娥退入了厢房，卫士则出去守门，书房里</PGN 就只有鲁世雄一人了。

鲁世雄拿起那张图解一看，看了半天，看出这是“足阳明胃经脉”的图解，只是“正经十二脉”中比较不太重要的一张图解。

鲁世雄大失所望，心里想道：“我以为可以得见穴道铜人的，谁知只是得着一张图解。如此看来，即使我把二十七张图解都看过了，未见穴道铜人，也还不能说是已窥全豹。何况还有陈搏的指元篇内功心法，更是不知何时方能得见？”

不过，就只这一张不太重要的“足阳明胃经脉”的图解，已经是复杂之极，鲁世雄自忖在一年之内也未必有把握把他弄得彻底明白。

鲁世雄心里想道：“如果我得见穴道铜人，可以事半功倍，如今只得一张图，那就必定是要事倍功半的了。”要知人身经脉乃是有表里配偶等等连带关系，例如“足阳明胃经脉”起于鼻梁凹陷部，旁纳“足太阳经脉”，入上齿龈骨，复出环绕口唇，交叉于唇下勾的“承浆穴”处，再退沿腮下后方出“大迎穴”，沿颊车，上行耳前，过“客主穴”，沿发际到头颅。这就和足太阳经脉成为表里关系。没有“足太阳经脉”的图解参照研究，其艰难自是可想而知。

用心默记路线

鲁世雄心里想道：这一定是因为曾经发生过柳元宗的那件盗宝案，所以加意所防。可是如此一来，每个人每次都是得着一张前后不相关联的图解，茫无头绪地钻研，不知白费了多少气力，那就怪不得研经院中这许多聪明才智之士要蹙眉兴叹了！”

鲁世雄的确是看出了问题的症结，他刚才也曾想过向班建侯指陈其中弊病，但怕引起猜疑，所以话到口边，终于还是忍住。</PGN

其实在“金宫盗宝案”发生之前，已经是这样的了。不过，在案件发生之后，图解分得更多更细而已。研经院中，见过穴道铜人的只有完颜长之一人，而也只有完颜长之才有全部的图解和整本的“指元篇”。而且，这两件宝物连完颜长之也没权力带出研经院之外，它们是藏在院中一间只有完颜长之才能进去的密室之中。这件秘密，许多年之后，鲁世雄方才知道。

鲁世雄暗自想道：“欲速则不达，我就拚着在这里耗个十年八年，甚至一生吧！”于是静下心来，研究那张图解。

不知不觉又己是日影西斜的时候，鲁世雄全副心神沉浸在那秘奥的探索之中，直到班建侯进来，他如梦初觉——一个白天已经过去了。

这一天的功夫，鲁世雄只在开始探到一点线索，而且只是这张图解中的一个穴道的循行部位的某一个线索，距离揭破这张图解的整个秘奥，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但他的这点成绩，班建侯已经很是满意。

班建侯收了那张图解，说道：“今天是第一天，你可以早点回去。”鲁世雄正想说他愿意遵守院中规矩，该当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但班

建侯微微一笑，又已在接着说道：“王爷很挂念你，他已经派了人来接你了。”

鲁世雄凭着金牌，到那更衣室中，又一次在两个宫娥之前，脱下院中的衣裳，换上他原来的穿着。心里想道：“这个办法的确是防止夹带的最有效办法，不过，却是未免太予人以难堪了。”

一切按照来时的规矩。鲁世雄蒙上了眼睛，坐上马车，由那个老车夫送他回府。

鲁世雄用心默记马车所经之路，哪儿拐弯，哪儿上高，哪儿下坡，心里想道：“如果路线不变，一年之后，我闭着眼睛，也能独自来回！”

回到王府，完颜长之已经在一间密室里等着他了。</PGN

第三回　婚宴风波

鲁世雄是个孤儿

“班建侯说你今天的成绩很是不错，我很高兴。但我现在只想和你谈谈私事，你不用拘束，咱们就随便谈谈，好吗？”在密室中，完颜长之丝毫也没有摆出王爷的架子，很亲切地和鲁世雄说话。

鲁世雄稍微感到意外。他知道王爷肯让他入研经院，当然是要清楚他的一切。不过，他却没有料到是由王爷来亲自问他。事情也来得比他预期的快一些。鲁世雄暗自思量：“不知他急于知道我的什么私事？”心念未已，完颜长之已在向他发问了。

“听说你是个孤儿？”

“是。十五年前，家父在檀元帅麾下，与南宋交兵，不幸阵亡。”

“你今年几岁？”

“少将今年二十有三。”

“哦，那么当时你只有八岁。你是由你母亲抚养成人的吗？”

“家母在家父阵亡之后，第二年亦已逝世。”

“令尊阵亡之时，你们母子是否留在家乡？”

“那年兵荒马乱，我的乡下一度曾被宋兵攻占。家母带了我流亡，她就是因为受不了逃难之苦，死在路上的。”

“那么你后来依靠谁人？你可愿意将你童年的遭遇告诉我</PGN 么？”

“家母不幸去世之后，多亏有家农家收留了我。没多久，檀元帅派人来找寻我们母子，找着了我。从此我才脱离了灾难。”

“你还记得那家人家吗？”

“记得，那是青州古田乡乡下一家姓杜的人家。可惜三年前我想找他们报恩，他们却又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檀元帅派来找你的那个人是谁？”

“是家父的一位同僚。五年前亦已战死。”

“这人在你小时候可曾见过你的？”

“他和我们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他每次回家，必定来看我们母子。就是家父阵亡那年，出征之前，他也曾到过我的家里。”

完颜长之笑了一笑，说道：“我这一问倒是愚蠢了。檀元帅当然不曾派一个你们不熟识的人去找你们母子的。”

其实这些事情他都曾经向檀元帅打听过的，不过他要知道得更清楚些，是以不厌其详地发问。当下完颜长之想道：“若是换了一个孩子，决计瞒不过那人的眼睛。鲁世雄这几年跟檀元师打仗，又曾立了不少军功。想来他决不会是南朝的奸细！”

王爷许亲

完颜长之想了一想，觉得这鲁世雄实是无可怀疑，于是拿定了主意，问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爹娘只生我一人，别无兄弟姐妹。”

“我知道。但家人并不限于兄弟姐妹，我想问你，你定了亲没有？”完颜长之笑着说。

鲁世雄心头一动，答道：“小将父母双亡，未曾定亲。”此时他已隐隐

猜到了完颜长之的来意。

完颜长之道：“ 你的两位师父武林交游广阔，你在他们门下十年，也没有碰上过合意的女子吗？ ”</PGN

“ 大师父身患绝症，山中静居；二师父手足情深，不忍相离，也很少到江湖行走了。我在山中学艺十年，来访的客人不过是师父的几位老朋友而已。出师之后，我就投入檀元帅帐下，与江湖人物从无来往，更不要说碰上合意的女子了。 ”

完颜长之笑道：“ 不错，这件事你昨天对我说过的，我都忘了。不过，你好像是说，你的大师父是十年之前才患的绝症吧？ ”

鲁世雄心头一凛，想道：“ 王爷好仔细，我说过的括，他其实是一字都没有忘记。 ”要知鲁世雄今年廿三岁，八岁那年檀元帅派人找着了他，随即送他到到德充符兄弟家中学艺。德充符医术之精，金国无人能出其右；弟弟德充望则只习武功，是金国有数的武学名家。鲁世雄在德氏兄弟门下学艺十年，十八岁才技成出师的。

因此根据时间推算，德充符既是十年前得的绝症，那即是在鲁世雄拜师后第五年的事情了。

鲁世雄小心翼翼地答道：“ 是。我拜师之时，大师父尚未患上绝症，不过，也已经开始发觉一些征候了，是以不久他就带了我到山中隐居，不问外事。也因此而得了医隐之名。 ”

完颜长之笑道：“ 这么说来，你的师父也未曾和你说过亲了？ ”

鲁世雄道：“ 是。小将年纪尚轻，只思以身报国，而且是在军旅之中，是以无心及此。 ”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 好志气！不过，你如今已是离开军旅，年纪也有二十三岁了，可以成家立业啦！成了家一样可以报国的呀！ ”

完颜长之见鲁世雄没有回答，歇了一歇，又再笑道：“ 凤儿与你是不打不成相识，她的武功面貌你都见过的了。你喜不喜欢她？ ”

鲁世雄讷讷说道：“ 小将不敢。 ”</PGN

完颜长之大笑道 :“ 那么你就是喜欢她了。我现在作主，将她许配给你！”

辗转反侧不能入寐

王爷的心意，鲁世雄在他向自己盘问身世的时候，早已猜到了几分，但此际听得王爷亲口许婚，他仍是不禁有着受宠若惊的感觉。当下惶然说道：“ 多承王爷错爱，只恐小将高攀不起。 ”

完颜长之笑道：“ 不是我夸赞我的女儿，她和你正是才貌相当，一对天生的佳偶。你不必推辞了，佳期我已定在明日，你可以有三天的假期。 ”

鲁世雄连忙跪下，向完颜长之磕头道谢，改口以“ 岳父 ”相称。

完颜长之扶他起来，说道：“ 进了研经院的人，本来是不可以出来的，除非是有特别的事故，一两年才可以告一次假。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例外，你就是其中之一。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对你特别照顾的原因了吧？哈哈，我总不能让我的女儿嫁了丈夫还要空闺独守啊！ ”

鲁世雄面上一红，说道：“ 岳父大人厚爱，小婿粉身碎骨，亦难报答。 ”

完颜长之道：“ 你知道飞凤虽然是我的干女儿，我却是比亲生儿女还更疼爱她的，你以后可要好好看待她啊！ ”

鲁世雄道：“ 小婿得配金枝玉叶，自当长伺妆台，决不能让格格受半点

委屈。”

完颜长之拈须笑道：“你这番说话，应该留待洞房之夜，向你的妻子去说。好，你辛苦一天，也该歇息了。今晚就在这里过一晚吧，明天再搬进新房。”

完颜长之叫他早点安歇，可是鲁世雄却是辗转反侧，不能入寐。也不知是由于过度的兴奋还是过度的疲劳？或者是由于</PGN 对杳不可知的命运的一种恐惧？不错，他现在已经是一步步地踏上了成功之路，但他也开始尝到了心力交瘁的苦味了。

他熄了房中的灯火，从窗口望出去，但见星河耿耿，明月在天，触景生情，禁不住浮想连翩，悠然存思，茫然若梦。他的心飞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脑海中浮起一个少女的影子。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曾同度过许多花月良宵。

外面隐隐传来了更鼓声，不知不觉已是三更了。鲁世雄如梦初醒，记起了自己如今是在王府，而且明天就要做新郎了。那个少女的影子被独孤飞凤的影子压下去了。

王爷的女儿许配给他，而且这个新娘还是美若天仙、倾动九城的独孤飞凤！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奇遇，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求不到的事情。但此际，鲁世雄却是有点惴惴不安，“是祸？是福？”有谁能够预料？鲁世雄心中苦笑，也只好不去想它，闭上眼睛，听凭命运的安排了。

几个人都是苦恼不安

在另一个房间里，独孤飞凤也正在为着这桩婚事，心中苦恼不安。

她听了完颜长之的说话，柳眉一竖，噘着小嘴儿道：“女儿不嫁！”

完颜长之道：“别孩子气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独孤飞凤道：“世上也有一辈子不嫁的老姑娘，女儿愿意丫角终老，侍奉爹爹。”

完颜长之见她说得坚决，不似矫揉造作的模样，怔了一怔，心里想道：“莫非是为了我那孩儿？”

完颜长之柔声说道：“凤儿，你嫌世雄官卑职小么？他做了我的女婿，我自会提拔他，你还怕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你们成了亲，还是住在王府之中。咱们父女也还可以日夕见面。”</PGN

独孤飞凤说道：“女儿不是为了这个！”眼中泪珠莹然。

完颜长之心中歉疚，想道：“我何尝不知道你和我那孩儿要好，可是我却怎能让你们成亲？”

完颜长之轻抚她的秀发，说道：“凤儿，你听我的话。你的心事我知道，但我现在正是要用人之际，世雄可以帮我很大的忙。我怕他靠不住，必须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你嫁了他，对我，对咱们的大金国都有好处，你明白么？何况世雄的品貌武功都很不错，依我看来，比你的哥哥还胜过一筹呢。”

独孤飞凤听了这话，又羞又恼，心里想道：“我的心事，你哪里能够知道？你以为我是想做你的媳妇么？”可是她的心事却是不能对完颜长之说出来的，虽然受了冤屈亦难自辩，当下赌气道：“女儿受父王抚养之恩，无以为报，父王要女儿怎样，女儿只好依从就是。”

完颜长之勉强露出了一个笑容，说道：“好，这才是听话的乖女儿。明天你就要做新娘了，今晚早点安歇吧。”他知道独孤飞凤心里是不愿意的，但想他们成亲之后，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独孤飞凤既然答应，他已经是可以

了却一重心事了。

独孤飞凤这一晚也是像鲁世雄一样，辗转反侧，不能入寐。她仰望夜空，心里想道：“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可怜鲁世雄还知道他的“她”是在什么地方，而独孤飞凤与她的意中人却是早已断了音讯了。

独孤飞凤心里又再想道：“我即使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又能够怎样？我能去找他么？找着了他又能够嫁给他么？父王是决不会答应我和他成亲的啊！既然是不能够和他成为夫妇，唉，那也只好听从命运吧。只是，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不知要多苦恼呢！”

独孤飞凤哪里知道，为这件事苦恼的还不止他们二人。</PGN

“妹子，不要声张！”

完颜长之回到书房，思潮起伏不定，正想叫人把儿子找来，忽听得有人轻轻敲了两下门，说道：“爹爹，你还没睡？”他的儿子完颜定国不待他的叫唤，先自来了。

完颜定国进了房间，一副懊恼的神气说道：“爹，听说你把妹子许配给了那个鲁世雄？”

完颜长之道：“不错，你有什么话要说？”

完颜定国道：“她不是我的亲生妹子，我想要她做我的王妃！”

完颜长之道：“你疯了吗？这怎么成！”

“爹，你一向夸赞妹子能干，若是做了你的媳妇，一辈子可以帮你的手，那不更好？”

完颜长之叹了口气，说道：“定国，这会给人笑话的。一来，飞凤不过是咱们一个家人的女儿，她爹爹曾舍命救我，我因此才收了她做养女。虽然我对她疼爱，视同己出，但究竟是丫头出身，怎能做你的王妃？二来我已许给了鲁世雄，若然反悔，满朝文武都会笑话我的。国儿，你不要痴心妄想了。耶律相国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你，日内我就会去说亲的。我们和耶律相国结为亲家，这才是门当户对！”

其实，完颜长之还有一个原因没有说出来，他要利用鲁世雄，必须好好地将他笼络。

完颜定国，嗒然若丧，还想说话。完颜长之厉声说道：“你清醒了再想一想，爹全是为你的好，你可不要自误了前程。当今皇上未生太子，咱们是近支亲王，为父又手握兵权，将来你的前程无可限量，你明白了吗？”

完颜定国一听这话，知道父亲已有打算要在当今皇上驾崩之后，谋夺帝位，但近支亲王并不只他一人，所以他要笼络群</PGN 臣，尤其与耶律相国结好。完颜定国听了这话，又惊又喜，点了点头，说道：“儿子明白了。”

完颜长之又吁了口气，道：“你明白就好，回去吧，不要胡思乱想了！”

完颜长之以为已经说服了儿子，他却不知，完颜定国虽然想做太子，虽然是听了他的话，不再坚持要讨干妹为妻，但是他对独孤飞凤却并没有放弃他的“痴心妄想”。

独孤飞凤辗转反侧，不能入寐，耳听谯楼鼓响，已过三更。万籁俱寂之际，忽听得有“卜卜”的敲门之声，独孤飞凤一跃而起，喝道：“是谁？”

完颜定国在门外低声说道：“妹子不要声张，是我！”

三更半夜来调戏

独孤飞凤吃了一惊，说道：“是定国哥吗？这么晚了，你来作什么？”完颜定国道：“你先开门让我进去，慢慢再说。”

只听得“呼”的一声，房门没有打开，独孤飞凤却出来了。她是从后窗飞出来的。

独孤飞凤冷冷说道：“你我虽是兄妹之亲，但在半夜三更，究竟不宜暗室相处。有什么话在这里说吧！”

完颜定国冷了半截，大为尴尬，勉强说道：“不错，你明天要做新娘了，所以要避嫌了？”

独孤飞凤道：“是应该避点嫌的好。怎么，你半夜三更来找我，就只是为了向我道喜么？”

完颜定国道：“你真的愿意嫁给鲁世雄？”

独孤飞凤道：“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完颜定国道：“我知道你是迫于父王之命，不能不答应的。是么？”</PGN

完颜定国叹口气道：“我知道。不管你是否自己愿意，这事都是无可挽回的了。不过，我还是要来向你表白我的心事。”

独孤飞凤道：“哦，你有什么心事，要来向我表明？”

完颜定国道：“妹子，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我，我的心里早就有了你了。只恨我没有向爹爹早说，以至现在眼看着到口的馒头给人抢了去了。但我要你明白，我的心始终是属于你的。你现在迫于无奈，嫁给了鲁世雄，那也不打紧，你就暂且忍耐一时吧。待我有了权柄，我会给你设法。咱们在这府中，也还可以常常见面……”

独孤飞凤又羞又恼，只怕他说出更难听的话来，顿时拉下面便打断他的话题道：“大哥，我和你只是兄妹，你可别要想歪了！你去吧，别叫下人见着了闹出笑话！”

完颜定国呆了一呆说道：“妹子，你别忙赶我走呀！我……”伸手就想拉她。

独孤飞凤袖子一挥，完颜定国平日与她练武，常常吃她的亏，对她毕竟是有些忌惮，只好缩回手去。月光之下，只见独孤飞凤已是板起了面孔，说道：“你再不走，我可要叫爹爹啦！”

完颜定国还不死心，说道：“妹子，你当真是甘心情愿嫁给那个小子？”

独孤飞凤咬了咬牙，说道：“是，是我愿意的！”

完颜定国叹了口气，终于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似的，灰溜溜地走了。独孤飞凤回到房中，哭了一场，心里想道：“我是非嫁给鲁世雄不可了！”

小王爷闹酒试新郎

这桩喜事虽然是来得仓猝，但却毫不草率。王府财雄人众，诸事咄嗟立办。张灯挂彩，发帖请客，礼乐迎宾，大摆婚宴，每件事情，都有专人料理。完颜长之差不多在三更时分才吩咐下</PGN 去，一觉醒来，偌大一个王府，已布置得花团锦绣，喜气洋洋。

人人都知道完颜长之非常宠爱这个干女儿，王府嫁女的消息一传出去，满朝文武，都来道贺。甚至没有接到请帖的，也备办了厚礼送来，巴结讨好。

王府的执事着意铺张，婚宴设在花园之内。园中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特制的各色风灯，点得如银光雪浪。时序已属凉秋九月，园中柳。杏、桃、李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绩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

枝上，一样是花团锦绣，不亚真花。每一株树上悬灯十盏百盏，池中又有螺蚌饰以羽毛做的各种花灯。当真是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琉璃世界，珠宝乾坤。京中著名的戏班、杂耍艺人也全都请了来，加上王府中原有的女乐，极尽声色之娱。园中搭了七个戏台，摆了数百筵席，闹酒声喧，笙歌处处，香烟缭绕，花影缤纷。说不尽的富贵繁华，赏心悦目。人人都道天上神仙府，人间金谷园。也幸亏有这样大的一个园子，要不然怎容纳得下这许多贺客？

完颜长之与新人坐在主家席上，宾客太多，新娘不能到每一个席上敬酒，席位远的客人纷纷来向王爷和新人道贺，这些前来道贺的客人也还是自问够得上身份才敢来的，更多的客人则只能远远踮着脚观看新人，人人都夸赞这对新人乃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

完颜长之是御林军的统领，贺客中军官不少。鲁世雄前日比武打败御林军十八名高手之事，自不免也给贺客当夸赞新郎的材料。

正在谀辞盈耳之际，忽地有个人捧了一杯酒来到新人身旁。这个人是小王爷完颜定国。

完颜定国道：“ 妹妹大喜，我敬你和新郎一杯。 ”神色很不自然，鲁世雄愣了一愣，完颜定国道：“ 喝呀！ ”捉着他的手就灌他喝了一杯酒，暗中使上了金刚指力，想捏碎他的腕骨，使</PGN 得他当场出丑，鲁世雄神色自如地喝了，完颜定国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果然有点功夫。 ”但因为鲁世雄并没有运力反击，完颜定国虽然试出了他有内家功夫，却还未曾试得出他的功夫深浅。

完颜长之眉头一皱，说道：“ 国儿，你喝得不少了吧？别来闹酒了。 ”完颜定国道：“ 父王放心，孩儿没醉。 ”他不但是要闹酒，还要闹事哩。

郎舅比武

完颜定国斟满了酒，一饮而尽，说道：“ 鲁大哥，你打败了御林军的十八名高手，如今已是名震京华，客人们都想见识见识你的功夫，难得今天这样高兴，你露两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如何？ ”

鲁世雄不明来意，怔了一怔，勉强笑道：“ 我这点微末之技，怎敢献丑？ ”

完颜定国纵声笑道：“ 咱们都是武人，讲的是爽快二字。你不必客气了，你怕不好意思，我陪你练！ ”

金国风俗好武，在喜庆的日子，主人家演武娱宾，也是常有的事。宾客们有了几分酒意，轰然叫好。有一个读过汉书的文官还摇头摆脑地说道：“ 对，对。古人说读汉书可以下酒，咱们大金以弓马取天下，小王爷与郡马今日演武佐酒，正是雅人雅事，我们也可以大饱眼福。 ”他一方面要表示自己是饱学之士，一方面又推崇武人和巴结小王爷，于是“ 引经据典 ”，乱说一通，也不管说得恰不恰当。但经过他这么一说，更多的人也都跟着他起哄了。

鲁世雄没法，只好站出来。御林军的副统领、研经院的主持人班建侯坐在完颜长之的对面，瞧见王爷面色不对，心中一动，笑道：“ 完颜世兄，今日是你妹子的吉日—— ”正要劝阻，</PGN 完颜定国已是打断他的话，抢着说道：“ 班叔叔放心，我和鲁大哥比武，难道还能真刀真枪厮杀不成？我自会小心谨慎，点到即止的。今日是我妹子的吉日，嘿，嘿，我岂能伤了新郎，误了他们的洞房花烛？ ”说罢哈哈大笑。

鲁世雄心头有气，想道：“ 你也未必就能伤得了我？ ”大踏步地就跟他出去。完颜长之“ 哼 ”了一声，却不言语。他倒不是害怕儿子伤了鲁世雄，

而是怕鲁世雄失手伤了他的儿子。但心想凭着自己的本领，倘若真是到了危急的关头，也可以分开他们的。

宾客们纷纷退后，腾出一块空地，围成一圈，看他们比武。完颜定国招一招手，一个小厮把一根竹杖递给他，完颜定国接杖在手，大咧咧地说道：“鲁大哥，你喜欢用什么兵器，随你的便。”言下之意，鲁世雄要用真刀真枪也行。

这根竹杖碧绿晶莹，翡翠一般，不似寻常的竹枝。宾客们啧啧赞赏，俱是在想道：“王府中的用具真是讲究，连一根竹杖，想必也是经过千挑万选的了。”不过他们也只是赞赏这根竹杖好看而已，并没有想到这根竹杖上有什么玄虚。因为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竹杖确实就是竹杖，决不是什么金属做的拐杖。

只有独孤飞凤心里暗暗吃惊，别人不知道这竹杖的来历，她是知道的。这根竹杖实在是一件很厉害的兵器。

绿玉杖对木剑

原来这根碧绿色的竹杖乃是完颜长之的家传宝物。在中印交界的大吉岭中，有一种“绿玉竹”，坚逾钢铁，可御刀剑，但产量极少，而且要“竹龄”在百年以上方才合用。寻常的人，莫说不知道“绿玉竹”的功用，就是知道，也是极难找得着百年以上的“绿玉竹”的。这根竹杖是一个天竺僧人送给完颜长之的。完颜长之是天下数一数二的点穴名家，得了这根“绿玉</PGN 杖”宝贝非常，轻易不肯示人。本来他是自用的，只因疼爱儿子，在完颜定国十八岁那年，这才郑重地传给了他。想不到他现在竟用这根竹杖来对付鲁世雄。

独孤飞凤暗暗吃惊，心中已然明白，完颜定国使出了这根“绿玉杖”，那是有心要把鲁世雄置于死地的了。

鲁世雄却不知道这根“绿玉杖”的厉害，对方既然只用竹杖，他当然不能拔出佩剑。心中想道：“我用什么兵器来应付他呢？若是只凭一双肉掌，这小王爷心高气傲，恐怕会当作我是轻视他。”

眼光一瞥，忽见一个孩子手上拿着一柄木剑。原来这是王府管家的孩子，和几个和他一般年纪的顽皮孩子，拿了木刀木剑，学着戏台上的将军武士来耍刀弄剑的。如今他们要看小王爷和郡马比武，已经停止戏耍了。

鲁世雄笑道：“小兄弟，借这把剑给我一用。”那孩子道：“借就借给你，你可不要弄断了才好。”鲁世雄道：“小兄弟，放心，不会弄断的。”

鲁世雄接过木剑，施了一札，说道：“请贝子指教！”完颜定国道：“好说，好说。鲁大哥不必客气！”“哼”的一声，重重的一杖就击下来。

鲁世雄举起木剑一迎，独孤飞凤正自心想这柄木剑非断不可。哪知出她意料之外，竹杖木剑两皆无损，那柄木剑似是附在竹杖上似的，随着竹杖的震荡之势，荡过一边。

完颜定国猛力地一杖击下，对方的木剑轻飘飘地跟着他的竹杖移转，就似纸片一般，他的气力使得再大，也是不能击断木剑。连使数招，不能摆脱木剑的纠缠，心中大大吃惊。

完颜长之却是吁了口气，心里暗暗欢喜，想道：“鲁世雄果然是给了我的面子，不想叫我儿出丑。”他是知道鲁世雄并不知道这根绿玉杖的厉害的，假如鲁世雄是存心要和他的儿子见个</PGN 高低的话，会把这根绿玉杖当作寻常的竹杖，刚才的一招，他就会使出内家真力来震断竹杖了。当然，如果

这样做的话，断的将是木剑而不是竹杖。如今木剑不断，那即是证明了鲁世雄并没使用内力，无意和他儿子分出高低。

独孤飞凤为丈夫担谅害怕

完颜定国几次摆脱不开，满面通红，陡地大喝一声，把全身气力都使了出来，力贯杖头，竹杖一沉，戳向鲁世雄膝盖的环跳穴。

完颜定国生于王家，自小耽于逸乐，并非专心练武。故此他的年纪虽然与鲁世雄差不多，功力却远不及鲁世雄精纯。不过，虽然如此，毕竟他也是金国第一高手的儿子，用上了内家真力，竹杖这一挑一戳，也当真是非同小可的。

鲁世雄若然与他较量内功，这小王爷非受内伤不可。鲁世雄无可奈何，只好斜跃闪开。这么一来，完颜定国的绿玉杖也就摆脱了木剑的纠缠按拍。

完颜定国得理不饶人，绿玉杖竟是狂风暴雨般地疾攻过来，转瞬之间，鲁世雄的身形已在碧莹莹的绿光笼罩之下。完颜定国一轮猛攻，把鲁世雄打得手忙脚乱，步步后退。

鲁世雄暗暗吃惊，不过，他却不是害怕给小王爷打败，而是吃惊于他这点穴法的神妙。心里想道：“听说完颜长之的点穴功夫是从穴道铜人的图解上学来的，穴道铜人的图解经过了他们多年的研究，据说已经研究明白的不过十之一二，完颜长之的点穴功夫传给儿子，想来这小王爷所得的又还不到他爹爹的一半。如今这小王爷所使的点穴功夫已经是这样厉害，倘若能够参悟了穴道铜人的全部秘奥，天下还有何人能敌？”

独孤飞凤也在暗暗吃惊，她可是真的为鲁世雄担惊害怕的了。她看得出来，小王爷招招都是杀手，哪里是寻常的较技？</PGN

独孤飞凤心中所爱的虽然不是鲁世雄，但若果小王爷杀了鲁世雄，这总是为了她的原故。她又怎忍见鲁世雄为她而亡？

班建侯赞道：“好一个惊神笔法！”完颜长之从穴道铜人图解上所领悟的功夫，创为“惊神笔法”，本来是要用判官笔的，但他别开生面，用绿玉杖来替代判官笔，这“惊神笔法”就更是奇诡莫测了。因为穴道铜人的图解，都是集中在完颜长之手上，所以班建侯虽然是日常院务的主持人，知道“惊神笔法”之名，也还是今天才第一次看到。

完颜长之微笑道：“他还差得远呢！只不过鲁世雄让他罢了。”

班建侯半信半疑，他的武功逊于完颜长之一筹，一时还未能看得出来。他可是有点害怕，小王爷一个失手伤了鲁世雄，王爷的儿子打伤女婿，喜事变了祸事，这就未免太杀风景了。

三次死里逃生

座中诸人，各怀心事。忽见绿光大炽，完颜定国的竹杖疾击三下，鲁世雄接连三个筋斗避开。最后一个筋斗几乎是贴着地面，身子似风车般地打过去。众宾客轰然叫好！他们不知道完颜定国的绿玉杖可以取人性命，只道小王爷不过有心炫技而已。难得有这个奉承的机会，于是纷纷向完颜长之称赞小王爷的武艺高强。有的贺客想起了鲁世雄也是“郡马”的身份，在讨好小王爷之余，也应该讨好郡马，说道：“攻得好，闪得也妙！小王爷与郡马真是旗鼓相当，各有千秋。难得，难得！”有的说道：“郡马的功夫当然也是很不错了，不过还是小王爷稍胜一筹。”这些人是拍马专家，在拍马之时，

想起了亲疏之别，女婿虽亲，总是不及儿子，何况鲁世雄只不过是“干女婿”呢！

众宾客以为小王爷不过炫技，只有独孤飞凤明白，鲁世雄那三个筋斗实已是三次死里逃生！在最危险的那一刹那，她不</PGN 由得自己尖声叫了起来。幸亏在那个时候，众宾客也在轰然叫好，把她的叫声遮盖过了，这才不至于显得大过突出。不过附近的人还是听得见的，有个拍马专家笑道：“格格不必担心，竹杖木剑都是伤不了人的。”有个长舌贵妇则在背后偷偷议论：“女生外向，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一嫁了人，就总是丈夫亲了。你听到风格格的叫声没有！她害怕她的哥哥打伤她的丈夫呢！其实竹枝又伤不了人，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完颜定国听见了独孤飞凤的叫声，也听见了那长舌妇的议论，心中妒火更盛。鲁世雄翻了三个筋斗，脚步还未站稳，他扑过去又打了。

完颜长之皱着眉头听那宾客奉承他的儿子，忽地站起身来，走进场中，挥袖一卷，把完颜定国的绿玉杖夺出了手，说道：“你妹婿已是手下留情，你还不认输么？”

完颜定国愕然说道：“爹爹，怎么是我输了？”心里想道：“好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见了他是在地上打滚，躲闪得那么狼狈。爹爹你虽是有心帮他，这几千客人却都知道他是给我打败了的！”

鲁世雄赔着笑脸就道：“哪里，哪里。贝子杖法精妙绝伦，小婿平生未见，甘拜下凤！”说罢把木剑还给那管家的孩子。那孩子满不高兴的说道：“你虽然没有折断我的木剑，却把它弄得沾满污泥了。”

完颜定国大为得意，说道：“爹，鲁大哥自己也认输了呢！”

完颜长之“哼”了一声，说道：“你还不知道，你瞧你的身上，这是什么？”

身上有三点污泥

完颜定国低头一看，不由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原来在他所披的那件白狐裘上，当胸之处，有三点赭红色的污点，手</PGN 指一抹，泥屑沾到了他的指上。完颜定国这才知道：鲁世雄刚才在地上打滚，乃是有意把木剑沾上污泥的。自己身上这三点污点，不用说就是鲁世雄的剑尖点到了他的身上留下的。假如鲁世雄要取他的性命，用的虽是木剑，以鲁世雄的内力，也可以在他的胸口开三个窟窿了。

完颜定国吓得冷汗涔涔而下，虽是心中恼怒，也只好向鲁世雄低头认输。鲁世雄毫无骄矜之态，赔笑道：“咱们是自家人练武，不过博个亲友一粲，谁胜谁败，何必这样认真？若然当真要论输赢，小弟是早已输招了。”鲁世雄说话十分得体，替小王爷保留了面子，完颜定国心中之气才稍稍减了一些。宾客中除了几个一流的高手之外，十九都是莫名其妙，只道是他们郎舅彼此谦虚，于是向两方面都恭维了一番。

婚宴过后，依照王室的礼节，由新娘的长辈送入洞房。新娘先入，郡马则要留在外面，待侍儿传唤，才可进去。完颜长之的妻子早逝，本来他可以请一位长辈女眷送新娘入洞房的，但他却亲自执行了这个任务。众人都道是他疼爱这个干女儿，谁也没有起疑，只有羡妒而已。

进了新房之后，独孤飞凤忽道：“爹爹，我有话说。”完颜长之把手一挥，四名侍女退下。

独孤飞凤道："十多年来，多蒙爹爹抚养之恩，如今女儿已为人妇，应该有自己的家，不能再累爹爹操心了。"

完颜长之怔了一怔，说道："你要搬出王府？"独孤飞凤低头应了一个"是"字。

完颜长之道："定国行为乖谬。今晚之事很是失礼。不过我会管教他的，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独孤飞凤道："我怎敢怪哥哥呢？不过，我想了又想，还是住到外边的好。一来为了王府的体面，二来也省得他有依人篱下之感。"</PGN

独孤飞凤的话说得很含蓄，不过，完颜长之当然是明白的。他其实也放心不下儿子，独孤飞凤婚后住在王府，如果他的儿子再闹出什么事情，丢了王府的体面还不打紧，连他的"大计"都要受到了损害了。

完颜长之点了点头，说道："你们夫妇自立门户也好。但我把你许给世雄，你可知道我的用意？"

还要试他一试

独孤飞凤道："如果世雄有甚阴谋，在王府里他必定小心翼翼，曲意遮瞒，反不如在外面容易体察他的动静。"

完颜长之笑道："真不枉我疼你一场，你也真是聪明透顶。我本来想在你们的洞房花烛之前，把我的用意告诉你的，谁知你都已明白了。"

独孤飞凤道："我一定要使郡马效忠父王，决不能让他有甚异心！"

完颜长之沉吟半晌，低声说道："世雄是檀元帅荐来的人，按说是没有什么可疑的，不过总是小心谨慎的好。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他一试，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试过了他这桩事情，看他能不能办到，你可再搬出王府吧。"

独孤飞凤赞道："父王定的好妙计！好，女儿今晚就试他，五更之前，定有分晓！"

鲁世雄在外面等候传唤，心中忐忑不安。"为什么还不见侍儿出来叫我？王爷送女儿入房，难道有这许多话要说？"

刚才的那一场风波也令他疑云满腹，"小王爷为什么竟把我当作仇人一样？是为了不想我做他的妹夫，还是另有缘故？"

鲁世雄是个深沉冷静而又绝顶聪明人，当然他也会想到这其中可能有甚儿女私情，但他更害怕的却是王爷父子对他有甚</PGN 怀疑，"说不定小王爷今晚的举动也是出于他爹爹的授意，是对我的又一次考试？"正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聪明人总是把每一点可疑的小节都会想到的，于是他就把本来已经复杂的事情想得更复杂了。

他想起了初进王府之夜的那桩古怪离奇的考试，心中凛然而惧，"那次的考试是侥幸过了，但只怕还不是最后的考试呢！"他想。

新月已上梢头，园子里的笙歌未歇，流星炮似的烟花此起彼落，满天都是奇丽夺目刻刻变幻的色彩。他在王府的内院也可以听到笙歌盈耳，看到烟花满天，感觉得到这欢乐热闹的气氛。

可是在这热闹的气氛中他却有异常寂寞的心境，"做郡马的滋味真不好受！"不知不觉间他又神驰于辽阔的草原，脑海中泛起那个少女的影子。

咚咚的更鼓声将他从迷茫中惊醒过来，是二更了，鲁世雄心想："不管是祸是福，我这个郡马无论如何是要做下去的！"就在此时，独孤飞凤的一个侍儿出来叫道："请郡马入洞房！"</PGN

第四回　洞房之夜

新娘要他杀一个人

鲁世雄进入洞房，只见红烛高烧，珠帘半卷；帘飞绣凤，帐舞蟠龙；金银焕彩，珠宝生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香浓艳溢，说不尽的豪奢气象，旖旋风光。珠帘后面，有一美人，红帕蒙头，娇姿半掩，新装初卸，肌肤胜雪。在烛光映照之下，更显得花容月貌，国色天香。

鲁世雄的心上虽然还有一个少女的影子，对着独孤飞凤这样的一个美人儿——他的新娘——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可是独孤飞凤却好似不知道他进来似的，头也没有抬起来看他。

鲁世雄揭开红帕，但见她眉若春山，眼如秋水，眉眼盈盈之处，却似乎有淡淡的哀愁。

鲁世雄心里有些纳罕，也有些吃惊，过了许久，还不见独孤飞凤和他说话，鲁世雄忍不住上前一揖，说道：“ 我出身卑微，自知不配高攀格格，格格对这头婚事，若然不乐意的话—— ”

独孤飞凤低声说道：“ 你别这样说，我和你一样，都是孤儿。你的爹爹是檀元帅的下属，我的爹爹也不过是王爷的家将。只要你不嫌我，我已经是满意了。 ”

鲁世雄听得甜丝丝的，说道：“ 那么，娘子是另有心事？ ”

独孤飞凤道：“ 不错，我是另有心事。 ”</PGN

鲁世雄心头一震，说道：“ 不知格格可以说给我听么？ ”他对独孤飞凤的称呼从“ 娘子 ”又改回了“ 格格 ”，正显出了他的心情动荡不安。

独孤飞凤这才抬起头来，望着他说道：“ 你娶我为妻，是迫于王爷命令还是真心真意地喜欢我？ ”

听到了这样的问话，鲁世雄只好说道：“ 格格才貌双绝，不啻天人，小可得遇格格，只有自惭形秽，夫复何求？ ”他虽然是掩着良心说话，不过也的确是有几分喜爱独孤飞凤了。

独孤飞凤道：“ 那么，你真的喜欢我了？ ”

鲁世雄道：“ 但愿一生长伺妆台，听格格的差遣。 ”

独孤飞凤这才露出笑容，说道：“ 你真的肯对我百依百顺，我说什么你都听我的话？ ”

鲁世雄道：“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独孤飞凤道：“ 好，那么今晚就要你做一件事情，你可能做到？ ”

鲁世雄道：“ 请格格吩咐。 ”

独孤飞凤缓缓说道：“ 我要你今晚去杀一个人！ ”

杀的是杨家将的后人

鲁世雄吃了一惊，笑道：“ 娘子是说笑吧？洞房之夜去杀人，岂不辜负了良宵花烛？ ”

独孤飞凤板着面孔道：“ 谁和你说笑？五更之前，你不把那人的首级拿回来，你就休想再进洞房！ ”

鲁世雄道：“ 好，我去就是。你要杀谁？ ”

浊孤飞凤道：“ 长安街有条皮帽胡同，皮帽胡同里有一间名叫昌业的皮货店，皮货店里有一个老板，姓杨。有一天我去买狐裘，他对我出言无礼，

甚不恭敬，你去给我一剑杀了！”

鲁世雄心头大震，极力按捺自己，不使露出惊惶的神色，勉</PGN 强笑道：

“为了这点小事就杀一个人，这——”

独孤飞凤道：“你说这是太过份了，是不是？”

鲁世雄道：“不敢。不过，人命关天，那人似乎罪不至死。”

独孤飞凤怒道：“他调戏了我，还是件小事？你刚才怎么答着？哼，哼，说得倒好——任从格格差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怎么你现在又推三阻四了？你是不是识得那姓杨的，下不了手？”

鲁世雄咬了咬牙，说道：“好，我马上就去。五更之前，把他的首级送回来给你。”

独孤飞凤道：“你听清楚了。这个杨老板年约三十，中等身材，短发浓须，左颊有个金钱般大小的疤痕，最易记认。你可不要杀错了人！”

鲁世雄道：“是，你说得这样清楚，我决不会杀错的。我这就去啦！”以他的聪明，他当然知道独孤飞凤不是怕他杀错了人，而是怕他胡乱杀了一个人搪塞，却教那个姓杨的跑了，回来倘给发现首级是假，这才推说是杀错了人。如今独孤飞凤先行说破，亦即是破了他这一可能使用的花招。

其实，鲁世雄哪里用得着独孤飞凤这样详细告诉他？对于姓杨的这个人，他也许知道得比独孤飞凤更多。

这个皮货店的杨老板是宋国杨家将的后人，杨令公杨继业的第六代孙。他这间皮货店之号“昌业”正是要昌大他的祖业的意思。

这个杨家将的后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跑来金京当一个皮货店的老板，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甘冒不测之险，来金京作“卧底”的。用现代术语来说，这间皮货店就是一个间谍机关，这位杨老板是宋国派到大都的特务头子。

鲁世雄还知道这个“杨老板”武功极高，自己也未必是他</PGN 的对手。

杀呢还是不杀？

鲁世雄出了王府，不由得连连苦笑。“想不到王爷还是信不过我。呀，这才是一次真正要命的考试！”

他可以猜想得到：独孤飞凤之所以要如此试他，当然是出于王爷的授意。什么“调戏”云云，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一个皮货店的老板怎敢调戏王府的格格？独孤飞凤又岂是个好惹的人，倘若真有此事，她不早就把那“杨老板”杀了才怪？不过，鲁世雄心里虽然明白，却不能对独孤飞凤当面说穿的。

在王爷授意之下，独孤飞凤要他去杀这个杨老板，那就不用说，他们父女也是早已知道了这个姓杨的身份了。

饶是鲁世雄胆大包天，要他去杀这个杨家将的后人，他的心中，还是不能不充满恐惧！

去呢还是不去呢？杀呢还是不杀？

说不定自己杀不了这个人，先就丧在这个“杨老板”的祖传金刀之下！

若是不杀此人，自己也是性命难保。固然，还有个办法：一走了之。但这样一来，“郡马”做不成还不打紧，金京是不能再回来的了！这岂不是误了自己的大事？何况走得成走不成还是一个问题。

“去呢还是不去？杀呢还是不杀？”鲁世雄一再思量，终于还是到长安

街去了。此际已是三更，五更就要回来复命的，时间迫促，不容他仔细考虑了。虽然，他的心中还是委决不下。

“你猜他去呢还是不去？杀呢还是不杀？”正当鲁世雄在途中委决不下的时候，独孤飞凤也正在把这两个问题问她的干爹。她是在遣走了鲁世雄之后，就去见完颜长之的。

完颜长之笑道：“此事我也难以猜测，好在只有两个时辰就</PGN 可以揭晓了。他若是杀了此人，那么咱们就可以完全信任他了。否则他就一定是南朝的奸细！”

独孤飞凤道：“倘若他是真心真意地效忠父王，但却不幸丧在那姓杨的金刀之下？——”

完颜长之道：“这个你倒不用担心，我已派了两名心腹高手跟在他的后面。只要他是真正的力战不敌，在最后关头，那两个高手自会助他。倘若他想一走了之，溜出大都的话，那么，那两个高手就会把他杀了。凤儿，你是不是爱惜他呢？”

独孤飞凤也不由得心里发毛，想道：“父王的手段真够狠辣。”说道：“他若然背叛父王，我又岂能要他做我的丈夫？爹，你不杀他，我也会杀他的！”

她的话倒是不假，鲁世雄若是奸细，她是会把他杀掉的。不过，她却希望鲁世雄不是奸细，因为她已经有一点喜欢他了。

等待谜底的揭晓

完颜长之说道：“我之所以要如此试他，都是为了你的原故。你想，倘若不能证明他确实可靠，我岂能让他不住在研经院中，任他每日来回？他若是不能每日来回，你嫁了他，也就没有什么夫妇之乐了。你要懂得我的苦心才好。”

独孤飞凤杏脸晕红，低下了头说道：“孩儿懂得，多谢父王。”心中却是暗暗埋怨完颜长之，把她的婚姻视同儿戏，想道：“我如今已经是拜了堂，成了亲，倘若今晚这场考试，反而证明世雄是南朝奸细的话，他固然要被父王所杀，我的婚姻也只是落得一场笑话了！却叫我以后怎么做人？”

完颜长之又笑道：“我为了这样试他，还当真觉得可惜呢！”

独孤飞凤一时不明其意，怔了一怔，说道：“父王可惜什么？”

完颜长之说道：“你知道我是早已识破了那姓杨的身份的了，我要杀他，易如反掌，却为什么要留到现在，才叫鲁世雄</PGN 去杀他？”

独孤飞凤恍然大悟，说道：“父王可是为了要放长线，钓大鱼！”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凤儿，你真聪明，一猜就着！留下这姓杨的和那间皮货店，江南来的人，就逃不过咱们的耳目，这不比只杀了一个姓杨的好得多吗？如今为你的原故，我必须这样来试世雄，以后侦察南朝的奸细，我还得另费一番心机呢。”

独孤飞凤道：“爹爹这样为了孩儿！孩儿感激不尽。”心中则是想道：“怕只怕三败俱伤！”因为假如鲁世雄因此一试被证明是奸细的话，鲁世雄和那姓杨的都是难免一死，而独孤飞凤也是难以再嫁他人。

完颜长之似乎看出她的心事，笑道：“你在担心他过不了这场考试？”看了看天色！说道：“就快五更了，你再等片刻，这个闷葫芦就可以打破了。”

独孤飞凤惴惴不安，静听铜壶滴漏之声，等这“片刻”的时间，就像一

个犯了死罪的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片刻”可是“漫长”得令人难以忍受。用“度日如年”这个成语还不足以形容她的心情！

完颜长之忽他说道：“好了，你可以放心了。他回来了！”

独孤飞凤凝神一听，果然听得有夜行人的声息已经进了后院。但来的是不是他呢？如果是他，他又杀了那个姓杨的没有呢？

完颜长之笑道：“咱们去迎接他吧！”独孤飞凤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出去等待谜底揭晓。

“请你看看这个首级”

独孤飞凤走出院子，只听得“咚”的一声，一条黑影刚好—窜过墙头，但却好像跌下来似的，落地的声音很重。</PGN

独孤飞凤吃了一惊，失声叫道：“世雄，你受伤了？”

鲁世雄爬了起来，先向完颜长之行了个礼，故作惊诧的神色说道：“岳父大人，你还没睡？”然后再向独孤飞凤说道：“不要紧，我虽然给斫了两刀，幸好不是伤着要害。”

完颜长之没有睡觉，与女儿一起等待他的结果，这是早在鲁世雄意料之中的。但独孤飞凤一见面不先问他杀了人没有，而是先关心他的受伤，这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看来她对我确是有了几分真情了。”鲁世雄心想，心里也就感到一阵甜。

完颜长之说道：“我听说凤儿叫你去杀人，我放心不下，在这里等你。嗯，你的伤虽不很重但也不轻呢，先到我的书房裹伤再说吧。”

独孤飞凤见他浑身浴血，虽然并不爱他，但想起他的受伤都因她而致，心里也是好生过意不去，于是亲自把鲁世雄扶入书房，替他抹干净血水，敷上了上好的金创药。

咚咚鼓响，正打五更。鲁世雄坐了起来，笑道：“幸不辱命，请你看看这个首级，是否杀错了人？”

鲁世雄从革囊中拿出一个人头，独孤飞凤接过来一看，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这个头浓须短发，左颊一个伤疤，脸上愤怒的神色依稀还未消退。独孤飞凤大喜道：“一点不错，你把这姓杨的杀了！”

独孤飞凤在仔细辨认首级的时候，完颜长之却在用心注意鲁世雄面上的表情。

鲁世雄心中的情绪很是复杂，想道：“留下这姓杨的好处固然是有，但也不无害处。杀了他我总是少了一个对手。”是以尽管他心中不无惺惺相惜之感，脸上却露出笑容。

独孤飞凤道：“这姓杨的刀法很厉害吧？”

鲁世雄道：“厉害极了。我以为我会丧命在他刀下的呢，谁知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他砍出一刀，不知怎的竟是软绵绵毫无</PGN 力道，我抓紧机会，这才一剑将他杀了。”他带着笑说话，心中可是犹有余悸。

完颜长之微笑道：“你要知道这原因吗？我告诉你。”拍了拍掌，外面走进了两个黑衣人来。每人呈上一枚带血的银针。

鲁世雄恍然大悟，说道：“多谢岳父派人相助。那‘杨老板’原来是这两位大哥杀的！”

谁是“潜龙”？

那两个黑衣人道：“ 不，是郡马杀的。倘若不是郡马奋力勇战，教那姓杨的不得不全神应付，我们的暗器焉能得手？ ”

完颜长之挥了挥手，说道：“ 你们可以下去了。给我按照原定的计划，尽捕那姓杨的党羽。 ”那两个人同声应了一个“ 是 ”字，匆匆便走。

独孤飞凤心情轻松，笑道：“ 要这么着急？ ”

此时天色已亮。完颜长之说道：“ 那姓杨的皮货店本来要在今天搬的，他一搬走，他的手下的住址也就要改动了。所以必须在今天一网打尽。 ”

独孤飞凤这才明白，父王之所以要选择今晚动手，并不仅是要试鲁世雄，其中还有着这么个关系。放长线，钓大鱼的作用已经消失，所以那姓杨的就非死不可了。鲁世雄不过适逢其会，给王爷派上了用场而已。

完颜长之接着笑道：“ 恭喜贤婿，立了大功！ ”

鲁世雄故作不解，说道：“ 杀一个皮货店的老板，何功之有？ ”

完颜长之道：“ 他有这样好的武功，岂会只是一个皮货店的老板，我告诉你他的真正身份吧。 ”

鲁世雄早已知道那姓杨的身份，听了之后，说道：“ 我也猜想得到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但却想不到他竟是江南来的奸细头子！ ”这两句话是他经过了缜密的思考说出来的，说得恰到</PGN 好处，教王爷毫不起疑。

完颜长之叹了口气，弹出一撮药粉，把那颗人头化成一摊血水。鲁世雄道：“ 小婿也要恭喜岳父大人消除了一个祸患。 ”

鲁世雄以为这一幕已经可以结束了，不料完颜长之摇了摇头，说道：“ 还有一个更大的祸患呢！这人神出鬼没，虽然不一定是受命于南宋，却比那姓杨的更难对付！ ”

鲁世雄与独孤飞凤都是一惊，同声问道：“ 那人是谁？ ”

完颜长之说道：“ 无人知道他真名实姓，只知他的外号，人称南海潜龙！这条‘ 潜龙 ’潜入了大都，我们的人四出搜查，人未捕到，反而给他杀了咱们的十几名好手。今后也许还要贤婿出力呢。 ”

鲁世雄心头一震，说道：“ 若有用到小婿之处，小婿自当效力。 ”

完颜长之笑道：“ 好，你回房歇息吧。你立了大功，但却误了你们的花烛良宵了。 ”

鲁世雄回转洞房，倒在床上，疲倦之极，但仍是不能入睡。

“ 谁是潜龙？谁是潜龙？ ”他翻来覆去的想，他是听人说过南海潜龙这个外号的，却不知潜龙是谁。</PGN

第五回　新来的马车夫

两桩心事

时光流矢，转眼过了五年。

鲁世雄在婚后的第三天就搬出了王府。王爷对他们夫妇很是不薄：独孤飞凤的父亲本是王爷的家将，在王府附近有幢房屋，完颜长之给她修茸一新，让她和丈夫搬回老家去住。其后又给他们大兴土木，建成了一座美仑美奂的“郡马府”。人人都说鲁世雄真是平步登天，不知是几生才修到的“福份”。

但这五年的生活，对鲁世雄来说，却是一成不变，刻板之极。每天早上到研经院去，晚上回家。都是由那个老车夫依时接送。所不同的只是每一天的早晨，那辆马车以前是停在王府后门的，如今则是停在“郡马府”的门前而已。

当然这五年中的人事也还是有一些变化的。首先是鲁世雄家里多添了两个人口，第二年他生了一个儿子，去年年底又添了一个女儿，也快将周岁了。

其次是他越来越得到王爷与班建侯的信任，在研经院中的位置一年比一年高，对穴道铜人的秘密，研究得也很有成绩。不过因为穴道铜人图解实在太过深奥，直到现在，他所参透的秘密，也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已经是很难得了。穴道铜人的二十七张图解经他过目的不过七张，至于陈抟传下的“内功法”，他更是根本没有见过。</PGN

他是郡马的身份，在研经院中自然是受到一些优待。但院中所定的规矩，他还是要严格遵守的，例如每天来回，他依旧是要像第一天一样，给那老车夫用布袋蒙着他的头。

他们夫妇也时常到王府去向王爷请安，小王爷似乎已是“知难而退”，不敢再打独孤飞凤的主意了。当然有时候也难以避免的会碰上他，小王爷都能以礼相待。鲁世雄起初本来是有点猜疑的，过了几年，并无他事，他也就释然于怀，以为是自己的多疑了。

不过，鲁世雄还是有着两桩心事。第一、那穴道铜人的秘密和陈抟的内功心法，他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得窥全豹？第二、“潜龙”是谁，至今也还是未解之谜。自从他在洞房之夜，得知“潜龙”在大都出现的消息，他就一直烦恼不安。

他不知道“潜龙”是谁，但却曾听人说过“潜龙”，知道“潜龙”是南宋的一个有名剑客，武艺高强，行踪诡秘，极擅化装。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连那个告诉他“潜龙”来历的人，也不知道“潜龙”是老是少，甚至不知道“他”是女是男？

那个人曾向鲁世雄提过警告，叫他提防“潜龙”的出现，因为“潜龙”将是他最强的一个对手。

始终没有发现潜龙

关于“潜龙”的事情，鲁世雄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么多了。

为了对付这条“潜龙”，王爷派出了许多精明能干的手下，不断地在京城搜查他的下落，经过了五年长的时间，京城里每一个可疑的地方，每一个可疑的人物都经过了他们的侦察，可是始终没有发现“潜龙”。

“潜龙”是否还潜伏在大都？没人知道。甚至他是否在金国的国境之内活动，也没人知道。各个地方都没有发现“潜龙”的</PGN 踪迹。五年来曾

经有过好几次疑真疑假的消息传来，说是他到了某个地方、某个地方，但待到金国的高手跑到那个地方，每一次又都是扑了一场空。这条“潜龙”竟似是在茫茫的人海之中隐没了。

在这五年之中，鲁世雄也曾经有好几个晚上，当他从研经院回家之后，给王爷临时调派去参加这项搜捕“潜龙”的工作，当然也是每一次都扑了个空。

鲁世雄怀着恐惧不安的而又好奇的心情，希望能够亲自捉着这条“潜龙”，又怕碰上这条“潜龙”。经过了五年的时间，“潜龙”始终音沉影寂，鲁世雄紧张的心情才渐渐松了下来。

“也许他根本没有来过大都，关于他的消息，都只是庸人自扰。”鲁世雄心想。

鲁世雄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于研究穴道铜人的秘密，既然经过了五年没有发现“潜龙”，鲁世雄也就把搜捕“潜龙”的事放过一边，专心于研经院的工作了。不过，他是知道的：“潜龙”不出现则已，一出现将是他最强的一个对手。他现在已经有把握可以对付完颜长之，因为他知道完颜长之是早已对他没有疑心了。但是，他却没有把握对付“潜龙”。因此这条“潜龙”就始终是压在他心头上的一抹阴影。

这一天，鲁世雄如常走出他的郡马府，准备乘坐那个老车夫驾驶的马车到研经院去。

依照惯例，那个老车夫此时应该已在郡马府的门前等他。

可是今天却有了小小的变动，那辆马车还是停在他的门前，但车夫已换了一个新人。

这个新来的马车夫年纪很轻，看来还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冰冷的一张面孔，脸上有一条三寸多长的刀疤，令人一见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寒冷”之感。

鲁世雄走出来的时候，这个车夫躲在马车里打盹，是鲁世</PGN 雄叫了一声“三爷”，他才钻出来的。以前那个老车夫姓麻，排行第三，鲁世雄知道他身怀绝技，不敢将他当作下人看待，总是叫他“三爷”的。

一举制服鲁世雄

这新来的马车夫仍是那么样的木然毫无表情，只是冷冷地盯了鲁世雄一眼，说道：“麻三爷不来了，以后由我代他。”

说罢，陡然张开布袋，就向鲁世雄当头罩下。

规矩倒是旧日的规矩，但因旧人换了新人，鲁世雄心里却是不能无疑。第一、研经院是绝对秘密的地方，倘非王爷最亲信的人，是决不能做这份接送鲁世雄的差事的。鲁世雄经常进出王府，己有五年，王爷的亲信他全认得。但这个人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第二、换了个人，按说王爷也应该早一日通知他。第三、再说，即使他真的是王爷派来，也应该拿有王爷的手令或者其他什么凭据才对。似这样的口说无凭，叫鲁世雄怎能相信他的说话？

有这三个疑点，更加上这个新来的马车夫浑身透着诡异的气味，盯向鲁世雄的那一眼又似乎是隐隐含有仇恨的目光，鲁世雄自然更是疑心大起，想道：“未知来历，莫要着了他的道儿！”

鲁世雄是个经过训练的人，一有怀疑，便即当机立断，反手一指，“卜”的一声，点着了那人的穴道。心里想道：“管他是谁，先制服了他再说。他手无凭证，谅王爷也不能怪我。”要知鲁世雄虽然惧怕得罪王爷的心腹，但

更惧怕这人是冒充身份的敌国奸细，倘若受他所骗，王爷怪责下来，那就更是担当不起。

鲁世雄的点穴功夫乃是他从穴道铜人图解上偷学来的，与完颜长之所参悟的“惊神指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世所罕见的点穴功夫，决非寻常的武学之士所能破解。</PGN

鲁世雄点着这人的穴道，正要脱下布袋，忽地觉得身子一轻，这个新来的马车夫已是把他抱了起来，鲁世雄空有一身本领，竟是丝毫不能挣扎，鲁世雄惊得大声叫道：“你干什么？”这人冷冷说道：“郡马爷，你忘了规矩么？”振臂一抛，把鲁世雄搬入了马车！

这人不但能够立即自己解开穴道，而且还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举将鲁世雄制服，内功之深，招数之妙，吓得鲁世雄心胆皆寒！

本来鲁世雄的武功已是不弱，在研经院五年，又参透了不少上乘武学的原理，本领更是突飞猛进。以他现在的武功而论，那个老马车夫早已不是他的对手。但现在这个新来的马车夫却又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制眼了他，鲁世雄不禁凉了半截，一方面兴起“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之感，一方面更害怕这个新来的马车夫不知会如何的炮制他？心里想道：“倘若他是我的仇家，这就糟了！”

麻三爷死了

那新来的马车夫跨上了驾驶的座位，便即驾车疾驰。鲁世雄早已把到研经院的路线熟记心中，虽然蒙着头藏在车厢之中，也知道这辆马车的确是到研经院去的，方始放下了心。

那马车夫专心驾驶，根本不提鲁世雄刚才点他穴道之事，就像是没有发生过这回事情。

倒是鲁世雄按捺不住，心有所疑，不能不问：“麻三爷呢，他为何不来？”

马车夫道：“他躺在棺材里了，当然不能再来送你。”

鲁世雄吃了一惊，说道：“麻三爷死了？”

那马车夫只是“哼”了一声，没有回答。但这无言的回答自然是嘲笑鲁世雄说的乃是废话：人已经躺在棺材里面，当然</PGN 就是死了，还用再问？

鲁世雄以“郡马”的身份，这几年来只有受人奉承，从没受过别人奚落，此时吃了新来的马车夫这记闷棍，却又难以发作，只好闭口不言。

可是在鲁世雄的心上却又多了一个疑问：“麻三爷怎么忽然就死了？”昨天他还乘坐麻三爷的马车，并没有说他有病。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一晚之间，就撒手离开尘世？

那马车夫好像知道鲁世雄在想什么，忽地冷冷说道：“你的金牌是一百二十四号，你若然还不相信是王爷叫我来替代麻三爷的，你尽可以不乘我这辆马车。”

鲁世雄笑道：“我岂有不信之理。老哥贵姓？”

那马车夫道：“孟。”鲁世雄问他姓什么，他就只答一个字，连名字也懒得多说。鲁世雄好生纳罕：“这人是天生成的不喜欢说话的呢？还是对我含有敌意？”

但鲁世雄却已是更可放心了，这新来的马车夫说得出他的金牌号数，当然决不会是冒充的了。

一路无话，到了研经院。

按照惯例，马车停在研经院的门口，鲁世雄脱下了布袋，只要把金牌拿出来给守门的卫士一看，就可以自行进去的。但今日却又出现了一个“例外”，守在门口的不但有卫士，还有研经院的事务负责人班建侯。

鲁世雄连忙施礼，正想请问，班建侯却对那马车夫点了点头，笑道：“你回来了？”

鲁世雄不觉又是一惊，这才知道班建侯今日守在门前，不是接他，而是接这马车夫的。一个马车夫要劳班建侯站出门前接他，这人的身份也就可想而知了。</PGN

班建侯称他“老弟”

那新来的马车夫请了个安，淡淡说道：“是。我回来已经有三天了。班大人，你好。”

班建侯道：“好。我们都在挂念你呢。可惜麻三爷死了。他得的是什么病了？”

马车夫道：“听说是绞肠痧，御医请来，已经断气。临时找不到适当的人，王爷叫我替他。”

班建侯道：“我已经知道了。王爷派来通知我的人刚刚才走。”说罢回过头对鲁世雄笑道：“麻三爷是天亮时候死的，王爷叫孟老弟来接你，大约来不及另外派人通知你了。你们没有发生误会吧？”

鲁世雄甚是尴尬，说道：“没有。”马车夫笑了一笑，说道：“郡马倒是很懂规矩的。”鲁世雄见他没有拆穿自己点他穴道之事，心里倒是不禁有点感激，想道：“幸亏他给我保全了颜面。”要知这件事情说出来虽不紧要，因为鲁世雄可以用“不知不罪”的理由来辩解，但一个堂堂的郡马给马车夫制服，说出去总是笑话。

班建侯道：“你们两个都是稳重的人，我也料想你们不至于发生误会的。不过我因为孟老弟是第一次到研经院来，又是第一次和郡马一起办事，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是以出来看看。现在看到你们依时来到，我就放心了。”

班建侯以御林军副统领兼研经院事务主持人的身份，口口声声称这新来的马车夫作“老弟”，把他给鲁世雄驾车的事情说成是“和郡马一起办事”，对这马车夫的尊敬当真可以算得是无以复加，但这马车夫却毫无自得的神气，好像这是“礼所应当”。只有鲁世雄暗暗吃惊，心道：“幸亏我没有更多得罪他。”

马车夫道：“多谢班大人。没有事情了吧？我回去了。”</PGN

班建侯道：“请替我禀告王爷，院中有点小事，如果他这两天抽得出空闲的时间，就请他过来一下。”马车夫应了一个“是”字，便即上车。班建侯挥手说道：“过两天我再替你接风。”

马车夫走后，鲁世雄与班建侯一同进院，忍不住问道：“这个人是谁？我以前好像没有见过。”

班建侯道：“他是王爷最宠爱的家将。以前王爷最亲信的心腹是飞凤的父亲，他老人家阵亡之后就是这位老弟了，这位老弟姓孟名中还，说起来还是你死去的岳父临终之时向王爷保荐的呢。五年前正当你来到王府之前的一个月，王爷派他到蒙古办事，现在才回家，你当然是没有见过他了。”

留有潜龙标记的暗杀案

鲁世雄听了，大为尴尬，歉然说道：“这，这未免太委屈他了！叫他给我驾车，我却又如何当得起？”

班建侯笑道：“研经院是不能随便让人来的。每天给你驾车的这个差事也很重要呢！王爷如此安排，一定是经过再三考虑的，你无须心有不安。再说你是郡马的身份，他虽然是得宠的家将，也总还是要把你当作主子的。只要你对他表示一点尊敬，他是识得大体的人，我想他也不会感到委屈的。”

鲁世雄稍稍减了心中的不安，但另一个疑团却又升起：“这个姓孟的家伙既然是飞凤爹爹所保荐的人，王爷又对他十分赏识，何以飞凤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他？”想起这几年来夫妻虽然还算恩爱，但两人之间总似还有一层隔阂，这种“貌合神离”的滋味，他自己心里感觉得到，却是说不出来。想至此处，心里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

班建侯说道：“听说潜龙最近又在大都出现了，你知道么？”

鲁世雄吃了一惊道：“可有人见过？”

班建侯笑道：“还是像过去几次那样，只是传闻而已，也不</PGN 知是真是假。不过，这次的传闻却多点根据，你还记得那两个帮助你杀了‘杨老板’的人吗？”

鲁世雄道：“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班建侯道：“给人暗杀了。那人杀了他们之后，就用他们的血在墙壁上画一条龙。”

鲁世雄道：“哦，有这样的事情，我还未知道呢。”

班建侯道：“这也是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们猜想壁上所画的那条龙想必是‘潜龙’所留下的记号。当然，也有可能是别人冒用‘潜龙’的标记。不过，总是不可不防。因此，我揣度王爷的用意，他派遣孟中还给你驾车，这是要多用一个得力的人来保护你的。郡马，你虽然武艺高强，但那潜龙神出鬼没，你若单独碰上了他，王爷和我都是难以放心。有孟中还和你一起，那就不怕潜龙了。”

鲁世雄道：“多谢王爷和班大人爱护之意。”心里暗笑：“今早在他给我用布袋蒙头的那一刹那，我还怀疑他就是潜龙呢！”

班建侯事务繁忙，和他说了“潜龙”这件新闻，就不再陪他了。鲁世雄按照院中规矩，在宫娥服侍之下换过衣裳，回到自己的房间。

过去，他一进入房间，便会拆开书桌上留给他的图解，全副精神便放在穴道铜人的图解上，但今天却是心绪不宁，无心研究。

陈搏的内功心法

鲁世雄虽然知道这新来的马车夫不是“潜龙”，但想起他对自己的古怪举动，尤其在初见面时他那冷若寒冰的目光，好像是充满了敌意，鲁世雄的心里仍是不能免于疑虑：“是他生性如此，对任何人都这样冰冷，还是单独对我如此呢？”鲁世雄心想。

另一件令得鲁世雄心里不安的是，他以为王爷已经对他十</PGN 分信任，应当是无话不可谈的了，但这个新来的马车夫，他听了班建侯刚才所说，才知道他是王爷最宠爱的家将，“王爷为什么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人？”而且，“飞凤是我的妻子，这人是她爹爹推荐的，她为什么从没有提过？”

鲁世雄百思莫解，呆坐了半个时辰，这才把班建侯隔晚留在他的书案上的函件打开，打开一看，鲁世雄不由得意外地惊喜起来。

这五年来，他每天研究的都是穴道铜人的图解，他以为班建侯今天留给他的将是一张新的图解，因为旧的那张“手少阳经脉图解”，他花了一年的心血，刚刚得出研究的结果，接下去应该是“足少阳经脉图解”的。哪知打开来一看，班建侯今天留给他的，却是陈抟的一篇内功心法。

穴道铜人的图解十分深奥，倘若先对陈抟的内功心法下了功夫，对上乘的内功学理有了一定造诣之后，回过头来再研究穴道铜人图解，或者双管齐下地研究，那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个道理鲁世雄也曾经和班建侯说过，班建侯当时没有说什么，事后并不照办，鲁世雄怕他起疑，以后就不敢再提，想不到在几年之后，班建侯却照他的意思做了。虽然这只是陈抟十三篇内功心法中的一篇，但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从这件事情看来，王爷和班建侯还是信任我的！”鲁世雄心中一喜，就把对这马车夫的疑虑暂时搁之脑后了。

他把全副精神放在新获得的这张内功心法上，殚精竭智，反复琢磨，不知不觉已是到了黄昏时分，是应该回家的时候了。

此时他正在思索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若是想通了这个问题，这篇内功心法的秘奥就可以迎刃而解。

于是，鲁世雄叫他的卫士出去告诉那个马车夫，他要迟一个时辰方始回家。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曾经有过几次的，甚至在研经院中过夜也曾经有过，因为院中的文件是不能带回家去研</PGN 究的，若是到了关键的时候，缺少参考的典籍，而又中断思路的话，第二日继续研究，那就要艰难得多了。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不过，今天却是新马车夫“上任”的第一天，鲁世雄在豁然贯通之后，方才蓦地想起。

独孤飞凤面色有异

此时已是天将入黑的时分，鲁世雄走出院子，只见马车停在那儿，新来的马车夫却是不见。鲁世雄惴惴不安，心中想道：“难道是他发脾气走了？”

卫士说道：“孟大哥赌钱去了，和弟兄们闹得正欢呢，我替你找他去。”院中共有四个卫士，去找马车夫的那个卫士是他们之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鲁世雄有点纳罕，说道：“这位孟大哥冷口冷面，却和你们很合得来么？”王爷的手下，对等级的分别是很注重的，鲁世雄心想：“姓孟的这个家伙，可以和班建侯称兄道弟，却怎的肯自贬身份和卫士一起厮混？”

一个也是资格很老的卫士答道：“孟大哥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呀，郡马怎么说他冷口冷面？他对我们从来不摆架子的。以前我们在王府执役，常常和他赌钱，但他到研经院来，这还是第一次，郡马今晚迟一个时辰回家，所以一班老朋友就趁此机会邀他相叙了。”

说话之间，孟中还已经走来，后面几个卫士扬手叫道：“孟大哥，明天早些来，咱们赌个尽兴。”

孟中还见鲁世雄，顿时又换上了一副冰冷的面孔，鲁世雄歉说：“孟大哥，对不住，劳你久候了。”孟中还淡淡说道：“没什么，我们做下人的本来是伺候人的。上车吧！”鲁世雄碰了一个软钉子，不敢多说，自己套上布袋，便上马车。

鲁世雄在车行途中温习了一遍今日的心得，暗自想道：“姓</PGN 孟的你别神气，总有一天我的武功会高明过你。”原来他今日所研究的这篇内功心法，其中就有一个运气的法门，可以在被擒之后用收缩肌肉的功夫滑脱对

方的掌握，乘机反袭敌人。“如果我现在和你较量，虽然还是打不过你，但总不至于给你那么轻易地就抛上了马车了。”鲁世雄心想。

回到了郡马府，又有一件稍稍出乎鲁世雄意料的事情——独孤飞凤在门前等着他。鲁世雄从前几次迟归，妻子都未曾有过倚门盼望的。

鲁世雄怔了一怔，说道：“我今晚回家迟了，但却给你带了一位熟人来啦。”独孤飞凤面色有点苍白，听了鲁世雄的说话，这才把目光缓缓地向那新来的马车夫投射过去。

孟中还上前行了个礼，说道：“参见格格，贺喜格格。格格大婚，小人还没有送礼呢。”

独孤飞凤强自抑制，可是在月光之下，面色却是越发显得苍白了，当下“嗯”了一声，说道：“你这几年在什么地方？可成家了没有？”

难道他们有什么私情？

孟中还淡淡说道：“小人这几年来都在蒙古，颠连大漠，异域穷荒，能保得余生归来已是万幸，哪还顾得了成家立室？”

鲁世雄心头一凛，想道：“原来他这几年来都在蒙古，这倒要更加小心提防他了。”

独孤飞凤半晌不语，孟中还道：“如果格格没有什么吩咐，我回去了。”

独孤飞凤露出一派茫然的神色，这才说道：“你们今晚回来得迟，王府开饭的时间恐怕已经过了，你就在我们这里吃一顿饭吧。我的两个孩子你也还未曾见过呢。”

孟中还道：“不，我在研经院已经吃过饭了，多谢你啦。改</PGN 天我再来看小格格和小贝子吧。”

孟中还走后，鲁世雄道：“听说他是你的爹爹遗书保荐给王爷的，你和他很熟吧？”

独孤飞凤道：“我们在乡下住的时候，他曾经做过我们的邻居，但不久就搬到他处去了。爹爹在他搬走之后，也不过一年就进了王府。我们只是小时候见过面，谈不上什么熟识。爹爹大约是后来在军旅之中再遇到他的。”她在答丈夫问话之时，不自觉地避开了鲁世雄的目光，显然所说的是不尽不实，心有内愧。鲁世雄何等精细，早已觉察。

鲁世雄神色没有丝毫表露，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是这样吗？怪不得你从来没有和我谈及这个人。假如是很熟识的人，你一定会和我提起了。”

独孤飞凤佛然不悦，说道：“在王府当差的人不计其数，我怎能一一想起来和你谈说呢？”

鲁世雄连忙赔笑说道：“是呀。我也只不过问问而已。你别多心。”心里却想：“飞凤今天神色有异，他们一定不只是普通相识的关系。但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私情，却又是难于置信。飞凤连小王爷都不看在眼内，怎会看上一个下人，莫非这个人是王爷早就布置下来的一枚棋子，用来监视我的。飞凤知道其中原故，却是不便对我明言？”鲁世雄多方疑虑，实是难以判断。想起自己的身份，必须讨好妻子，心里想道：“不管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即使他和飞凤当真有私情，我也只能装作不知。”

这晚独孤飞凤对丈夫倒是分外殷勤，吃过了晚饭，便请他早早安歇。鲁世雄虽说早已打定主意，但想起妻子和这新来的马车夫晤面之际的异样神情，那心中总是不免有着疙瘩，翻来覆去，哪睡得着？</PGN

月下乍逢心上人

独孤飞凤见他辗转反侧，心中也是思潮澎湃，忽地披衣而起，低声说道：“世雄，你今天研究那内功心法，想必是用神过度了。我替你添一炉香。”

独孤飞凤喜爱名香，睡眠的时候，经常是焚上一炉檀香的。檀香有令人心神宁静的功效，是以她见鲁世雄睡不着觉，便想起要替他添一炉香。鲁世雄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奇怪，当下也就含糊地应了一声。心里想道：“我的心事岂是檀香所能平静的？不过，我睡不着也应该装作熟睡了。免得给她窥破我的心事。”

一缕香气给鲁世雄吸了进去，只觉得舒畅无比，果然便觉得神智模糊，想要睡了。耳边只听得独孤飞凤好像哄孩子似的说道：“这是上好的安息香，你好好安息吧。一觉睡到大天光，精神就会好了！”

鲁世雄在即将入梦之际，迷迷糊糊中忽地心念一动，深感这香气有异！原来鲁世雄是经过严格的间谍训练的，他曾经研究过七十二种迷香。当然天下的迷香不止七十二种，但他已经可以判断：独孤飞凤正在焚的这种香决不是“安息香”，而是一种他尚未知道的迷香！

“安息香”和迷香是大不相同的。虽然“安息香”也可以令人入睡，但却没有令人昏迷的功效。尤其对于一个武学高明之士，倘若是在“安息香”的催眠之下入梦的话，听到什么响动，他随时可以醒来。但若是受了迷香，则除非是到了一定的期限，或者是得了这种迷香的独门解药，否则决不会醒来。

鲁世雄凭着他对迷香的学识，虽然不知道独孤飞凤焚的是哪一种迷香，但已可以确断是迷香了。可惜他发觉得还是迟了一点，心念方动，来不及运功抵御，在独孤飞凤轻声所唱的催眠曲中就沉沉地睡着了。</PGN

那新来的马车夫此时正在郡马府后面的树林里徘徊。这是他曾经和独孤飞凤幽会过多次的地方。此际他心里想道：“我也太痴了，此际他们正在鸯鸳交颈，飞凤怎会记得前情？她做梦恐怕也不会想到我在这里寻旧梦的！”

不料心念未已，忽见一条黑影向他奔来，月光下看得分明，可不正是他日恩夜想的心上人儿？

孟中还又惊又喜，失声叫道：“飞凤，当真是你？唉，你，你怎能如此冒险出来？”

独孤飞凤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你会在这里等我的。我不出来见你一面，我也不能安心！”

林中幽会

孟中还心中感动，虎目蕴泪，说道：“飞凤，你不顾危险，出来看我，我是感激得很。但给郡马知道，事情可就要闹大了。我不能玷污你的名誉，你，你还是回去吧。”

独孤飞凤低声说道：“我已经用上了‘黑酣香’，他这一觉，不到明日日上三竿的时候，是决不会醒来的了。”

孟中还道：“你这几年过得怎样？郡马对你可好？”

独孤飞凤凄然地望了孟中还一眼，低头说道：“好——也还好。但你知道，在我的心中，是决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你的位置的。我，我是出于无奈，才嫁了他。那时你又在蒙古，没有谁人可以帮我。”

孟中还叹了口气，说道：“我那时即使不在蒙古，也帮不上你的忙的。你不能负王爷养育之恩，王爷也决不会让你嫁给一个马夫。过去的事，还是不必再说了吧。”

独孤飞凤道：“中还，你为什么要来给他驾车，这未免太委屈你了。”

孟中还笑道：“这是我自己请求的。我来了三天，正想不出</PGN 有什么法子可以见你一面，恰巧麻三爷死掉。”

独孤飞凤道：“我知道，你这样做全是为了我的原故。但你可得小心点儿，他，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孟中还道：“你可曾向他透露过我的来历？”

独孤飞凤道：“我怎会？连王爷也不知道你是汉人。”

孟中还道：“我跟了王爷之后，一直都蒙王爷重用，这都是要感谢你的。”

独孤飞凤苦笑道：“我可有点后悔将你荐入王府呢，当初以为可以等待机会，你得了王爷的重用，我就可以求王爷允许咱们的婚事，哪知道今天弄成了这样难堪的局面！”

原来孟中还是独孤飞凤假造父亲的遗言，将他荐入王府的。但独孤飞凤也只知道他是汉人而已，并不知道他另有其他身份。王府中虽然也有汉人执役，但不是金人，就不能得到信任、重用，故此独孤飞凤要他冒称金人。

孟中还道：“现在我也有点后悔回来了。”

独孤飞凤道：“这几年你在蒙古怎样，听说王爷对你的功迹很是满意？”

孟中还道：“没有什么，苦是苦一点，但我是愿意替王爷办事的。”他似乎话有未尽，想说什么，但看了飞凤一眼，心念一转，又不想说了。

醒来惊见旧情人

一阵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孟中还忽地“咦”了一声，说道：“我好似听到什么声息？”一纵身跳上一棵树上，只见星河耿耿，明月在天，却并没发现人影。孟中还跳了下来，独孤飞凤笑道：“想你是疑心所至，他已经熟睡，郡马府中并没有第二个轻功高明的人。而且这个时候又怎会有人到这里来？”

孟中还惊疑不定，说道：“今晚也许不会是他。但咱们这样</PGN 下去，总有一天会给他发现的。”

独孤飞凤叹口气道：“我明白。我也正想和你说：你知道我的心里是只有你的，可是我现在有了子女，我爱你，我也爱他们。中还，你原谅我，如果我没有子女，我一定会跟你私奔的孟中还道：“飞凤，你回去吧。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

“你不怪我？”

“我只有感激你，感激你今晚不顾一切出来见我。有此一面，我受的什么苦也值得了。我，我但愿你家庭美满，夫妻和好，不再以我为念。”

独孤飞凤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走了两步，忽地又回过头来问道：“你有什么心愿，用得着我的么？”

孟中还道：“我得你的帮忙很多，已经是感激不尽了。此次回来，只为见你一面，别无奢求。”心中则在想道：“飞凤，请原谅我不能把我的心愿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也帮不上忙，你不知道，要比知道的好。”独孤飞凤又再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道：“好，我去了。你，你自己珍重。”

这次她是真的走了。树梢风动，云掩月华，似乎是为这对不幸的情人叹

息。孟中还喃喃自语：“ 天快亮了，我又该恢复车夫的身份，在郡马府前，等候她丈夫的大驾啦！ ”

鲁世雄也不知睡了多久，忽地感到一股清凉，倏地醒来只见在他的身边，坐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正在低着头看他。鲁世雄刚刚叫出“ 飞凤 ”二字，忽地大吃一惊，失声叫道：“ 珠玛，是你！ ”

这个珠玛，正是他旧时的情侣，五年来他也是一直藏在心头，不敢向人透露的。

珠玛笑道：“ 你想不到我会来找你的吧？ ”

鲁世雄张目四顾，不由得问道：“ 飞凤呢？ ”

珠玛笑道：“ 你一见我，就问妻子，不觉得有点对不住我吗？ ”</PGN
珠玛性情爽朗，同样地是旧情人另婚，她却没有独孤飞凤那样悲伤。

限期盗宝

鲁世雄知道她的脾气，苦笑说道：“ 珠玛，你是应该知道我这门亲事实是身不由己的，亏你还有心情和我一见面就开玩笑。 ”

珠玛这才正容说道：“ 我知道，当然我不会怪你。我还要祝贺你呢，你若不是郡马，焉能进得了研经院？而且你这位妻子，才貌双全，也的确是很不错呀。 ”

鲁世雄道：“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飞凤到底怎么样了？ ”他可有点害怕珠玛暗杀了独孤飞凤，几年夫妻，虽然貌合神离，也总有夫妻之情。而且夫妻之情还在其次，独孤飞凤一死，他失了依靠，可就要功亏一篑了。

珠玛笑道：“ 你放心，我怎会杀了你的妻子，让你做不成郡马？ ”

鲁世雄道：“ 那么她到哪里去了？你又是怎么进得来的？ ”鲁世雄知道独孤飞凤没死，可又担心给她发现了。

珠玛柳眉微蹙，说道：“ 你不必追问她了，总之她不会这样快回来就是。”心里想道：“ 她和她的情人幽会，我就来和她的丈夫幽会，这正是一报还一报。不过，这件事情，还是不必让世雄知道的好。免得徒增烦恼，对他所要做的事也只是有损无益。 ”

珠玛笑道：“ 你这几年来研究穴道铜人的秘密和陈搏的内功心法，成绩可是很不错呀。 ”

鲁世雄诧异道：“ 你怎么知道？ ”

珠玛道：“ 若然你的内功不是比前精进，我虽有解药，你也不会这样快醒来的。她用的是黑酣香，我用的却并非对症的解</PGN 药。 ”原来鲁世雄今日所参悟的内功心法，虽然是在熟睡之中，内息运行，也发生了作用。鲁世雄道：“ 珠玛，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为什么而来的呢？ ”

珠玛道：“ 那两样东西，你得手没有？ ”

鲁世雄摇了摇头，说道：“ 差得远呢！虽然在研究上有点成绩，但穴道铜人的图解我见到的只有七张，内功心法，更是今天才开始看到一篇。 ”

珠玛道：“ 那不成，你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拿到手里！这是命令！ ”

鲁世雄道：“ 哦，原来是他们派你来做我的帮手的！ ”

珠玛笑道：“ 谈不上帮手，我是来给你接赃的！ ”

珠玛匆匆地把必要时联络的办法告诉了鲁世雄，说道：“ 这里我不便久留，我走了。你快快睡下，不可露出丝毫痕迹。决不能让你的妻子有半点怀疑！ ”

珠玛走了不久，独孤飞凤回到房中，见丈夫还在熟睡，不由得心里叹了口气，脸上现出惨白的笑容。</PGN

第六回　潜龙出现研经院

墙壁上画着一条龙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不知不觉之间，那新来的马车夫己是来了二十天。换句话说，也就是珠玛给鲁世雄的期限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

鲁世雄日夕焦虑，却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那两件宝物。穴道铜人的全部图解和陈搏的内功心法都是收藏在完颜长之的密室之中的。研经院的防卫森严先且不说，这个密室在研经院的那个角落，鲁世雄来了五年也还未知道。

这一天鲁世雄如常到研经院去，不料一下马车，解开蒙头的布袋，顿时就发现了一件奇事，令得鲁世雄触目惊心！

院子的墙壁上画着一条龙，此时院中的工匠正在忙于粉饰墙壁，龙的尾巴已经给涂抹了，龙头和鳞甲还隐隐可见。正合上了“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句俗话。守门的卫士也加了一倍，从原来的四人增为八人。

鲁世雄大吃一惊，抓着一个捻熟的卫士问道：“潜龙来过了咱们这儿？”

那卫士道：“是呀，昨晚闹了个天翻地覆呢？不过，待我们出来的时候，那潜龙早已不见了。所以详情我也不知。”

另一个卫士笑道：“这算是你的运气，要是你碰上了潜龙，你还能活在这里说话吗？郡马，你恐怕还未知道呢，咱们院中</PGN 本领最强的两个高手听说都已丧生在潜龙手下了。”

刚说到这里，只听得里面完颜长之正在怒气冲冲地骂人。

卫士连忙说道：“王爷正在大发脾气，郡马，你快去劝解劝解，否则我们只怕有许多人要倒霉了。”

鲁世雄赶忙按照规矩，换过衣裳，便即走进内院。

只见颜长之正破口大器：“你们这许多人都是只会吃饭的吗？一条潜龙也捉不住！”

班建侯在旁尴尬之极，叠声说道：“是，是。我们没用，惹得王爷生气。但这条潜龙，实在是厉害得很，封老头和祈老二都给他杀了！”

封老头就是鲁世雄第一天来研经院之时，看见他在发脾气，摔棋子，粒粒棋子都嵌入墙中布成棋局的那个老头儿。祈老二则是用梅花针打蜜蜂的那个汉子。此时他们的尸首已经入棺，正被抬出来在园中埋葬。鲁世雄又是吃惊，又是害怕，心想：“这两人联手都给潜龙所杀，要是我碰上潜龙，岂非也只有送命的份儿？”

密室商议

班建侯是王爷的副手，地位甚高，两人之间已有二十年以上的交情。完颜长之发了一顿脾气之后，也觉得自己过火了些，不待鲁世雄劝解，便自说道：“建侯，我知道你已经尽了力了，这也怪不得你。说起来还是我的责任，我已经知道‘潜龙’潜入了大都，却未够小心防备。倘若我昨晚在这儿，总不能让他这样容易跑掉。”

班建侯赔笑说道：“王爷是咱们大金的第一高手，王爷若在这儿，潜龙纵有天大的神通也是跑不掉的。不过，王爷日理万机，军国大事都是担在王爷肩上。研经院虽然重要，却也不能要王爷在这里坐镇。”</PGN

班建侯知道王爷的好胜脾气，但以王爷这样尊贵的地位，手下人又怎敢

放心让他与“ 潜龙 ”较量？是以班建侯很委婉地说出了这番说话。

班建侯的说话十分得体，既恭维了完颜长之，又给他找了一个避免和“ 潜龙 ”交手的借口。完颜长之点了点头。说道：“ 是呀，我就是因为不能在院中坐镇，又怕潜龙还会再来，是以甚感焦虑。建侯，你找几个本领好而又靠得住的人来，咱们大家商议商议补救的办法吧。 ”

鲁世雄上来见过岳父和班建侯。班建侯笑道：“ 郡马又聪明又沉着，又是自己人。院中出了这样的大事，你可得多费点心，给你的岳父大人出出主意了。 ”

鲁世雄心里暗暗欢喜，表面自是不得不谦虚一番。完颜长之不耐烦地说道：“ 世雄，内举不避亲，我也是一向看重你的，你就不必推辞了。 ”

班建侯接着提出几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昨晚曾发现“ 潜龙 ”的踪迹的。王爷都同意了。于是班建侯将这些人招来，跟着王爷到密室商谈。这间密室，是王爷专用的办公处所，穴道铜人图解和陈抟的内功心法就是收藏在这个密室之中的。

密室是在两座假山之间，两山对峙，形成了一条人造的峡谷。进口处有三重机关，里面又有三重机关，但外面的三重机关和里面的一二两重机关都已给“ 潜龙 ”毁了。那些割断了的铜网、停在半空就给止了机括未曾落下的千斤闸等等，都还保持原状，等待王爷查勘。鲁世雄暗暗心惊：“ 莫说这个密室的所在，我是决难发现。即使给我发现了，我也是绝对进不去的。 ”

在密室中坐定之后，王爷说道：“ 好，建侯，你先报告昨晚的详细情形。你们见着了‘ 潜龙 ’没有？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PGN

潜龙中了飞刀

那两个昨晚在场的人，一个说道：“ 我到来的时候，只听得封祈二人惨厉的叫声，我忙着救护他们，无暇去追潜龙。 ”完颜长之知道他是害怕潜龙，本领最高的封祈二人都死在潜龙手上，也怪不得他害怕。完颜长之不点破他，问道：“ 封老头和祈老二临死之时可有说话留下？ ”那人说道：“ 我把他们扶起之时，他们都已气绝。 ”

另一个说道：“ 潜龙跑得太快，我追不上。只见着两条黑影，越过假山，转眼间就消失了。 ”

完颜长之道：“ 什么，有两条黑影？ ”

班建侯道：“ 不错，除了潜龙之外，还有一个女子。我刚才正要禀告王爷—— ”完颜长之又惊又喜，说道：“ 哦，原来你看见他们了。 ”

班建侯叹口气道：“ 可惜我也只是见着他们的背影，从背影辨得出，其中一个乃是女子。 ”

完颜长之颓然说道：“ 这么说来，潜龙大闹了研经院，你们竟是连他的面都没有见着。 ”心中极不高兴，碍着班建侯的面子，不好发作。

班建侯讪讪说道：“ 卑职无能，截不住潜龙。不过，他们之中，也有一个着了我的飞刀。 ”

完颜长之问道：“ 是男的还是女的？ ”

班建侯道：“ 他们正逃入花树丛中，我的飞刀掷出，只听见哎哟一声，却不知道是着了哪一个。不过，听那叫声，却是男子，多半是潜龙着了我的飞刀了。我的飞刀，是取对方上盘的，倘不是斫着头颅，就是斫着肩头。 ”

完颜长之道：“ 潜龙既然还能逃走，当然是斫着肩头了。好，这倒是一

条线索。”</PGN

班建侯又嗫嗫嚅嚅地说道：“看来潜龙好像很熟悉研经院中的道路，要不然决不能如此容易跑掉。”原来研经院建筑得像一座迷宫，连园中的树木、假山，都是按照奇门生克的阵图布置的，在研经院住了许多年的人，有时都会迷路。

完颜长之说道：“倘真如此，这就要更小心防备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与会的人七嘴八舌地提出了一些办法，完颜长之考虑再三，觉得都还不够妥善。

鲁世雄最后说道：“潜龙的目标是这间密室，我以为首先应该换过这里的机关。”

完颜长之道：“对。你的大师父不但武功高强，他也是最擅长布置机关的，你可曾学过他这门功夫？”

鲁世雄巧布机关

鲁世雄道：“大师父的本事我可没有学全，只得八成功夫。”班建侯喜道：“你大师父布置机关的本领天下无双，你有八成的功夫，那是很不错了。”

完颜长之道：“好，既然你懂得布置机关，那就不必客气了。赶快给我绘图，咱们把研经院中的机关全都换过。限你今天一天之内，设计妥当，成吗？”

鲁世雄道：“小婿尽力而为，晚一点回家，我想是可以成的。”

鲁世雄竭尽心智，设计了六重机关，又建议在院中多设响铃，贱人到来，只要一步行差踏错，牵动响铃，行藏立即便会败露。完颜长之看了他的绘图、设计，喜道：“这些机关果然新奇，潜龙若敢再来，那是一定逃不掉的了。好，你赶快回去吧，凤儿只怕已经等得心焦了。”院中有的是高手匠人，完颜长之立即传令下去，叫他们连夜布置机关。这一晚他并且在院中亲自督工。</PGN

鲁世雄暗暗欢喜，换过衣裳，走出外院，此时已是入黑时分，但眼睛还可视物，只见那辆马车停在院中，孟中还正倚着马打盹。想来是因为院中人人忙碌，也没有卫士和他赌钱了。

鲁世雄心中一动，悄悄走到孟中还跟前，孟中还刚张开眼睛，鲁世雄在他肩头一拍，笑道：“对不住，劳你久等了。”

鲁世雄这一掌拍下去的时候，心中早已想好：“若然他的肩头是受了刀伤，他非得叫痛不可；若然我的猜疑错了，我和他表示亲热，他也不能拿我怎样。”

孟中还神色不变，淡淡说道：“没什么，上车吧。嗯，今天天气很热，请郡马恕我粗鲁。”鲁世雄正自不明其意，只见孟中还已把上衣脱下，肩头上连一个疤痕都没有。孟中还把上衣慢条斯理地叠好放在驾驶座上，这才拿出布袋给鲁世雄蒙头。看来他是有意让鲁世雄看个清楚的了。

鲁世雄甚是尴尬，躲进车厢，心里想道：“果然是我多疑了，他怎会是潜龙呢？班建侯飞刀伤了潜龙之事，想必他亦已知道，哎呀，他知道我是试他，心里不免又多了一个疙瘩了。”

思潮跟着车轮转动，鲁世雄忽地又想：“也可能是那女的中了飞刀。但那女的又是谁呢？呀，该不会是珠玛急于盗宝，偷入院中，先来摸一摸路

吧？”“不会的，不会的。若然是她，她怎能与潜龙在一起？”未曾想得出个所以然来，马车已经到了他的郡马府了。

搜查妻子的秘密

鲁世雄心里想道：“飞凤不知睡了没有？她如果知道潜龙出现的事情，恐怕一定睡不着觉了。”

鲁世雄蹑手蹑脚地进入卧房，轻轻推开房门，只见独孤飞凤坐在梳妆台前，似乎正在出神，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羊脂白玉瓶，听得脚步声响，忙不迭地把瓶子藏好，好像吃了一惊的</PGN 神气，站起来道：“你回来了？”

鲁世雄道：“是呀，院中出了大事，所以我回来晚了。”

鲁世雄说了一段“引子”，引起妻子的好奇心，以为妻子一定会问下去的，不料出乎他的意外，独孤飞凤只是淡淡地说道：“是么？什么事情，明天你再告诉我吧。小凤出了水痘，我不放心奶妈照料，我想去陪她几晚。”

鲁世雄的一子一女都是有奶妈照料的，出水痘的小凤就是他的刚满周岁的女儿。鲁世雄道：“啊，小凤出了水痘了？我和你去看她吧。”

独孤飞凤道：“你累了，还是早点安歇吧。你又不会照料孩子，反而吵了小凤。你放心，我已经给她拿了药了，这是父王让御医所配的药，一定会治好小凤的。”说罢随手把打开的一个抽屉关上，便出去了。

鲁世雄听得女儿患了水痘，倒是勾起一重心事，想道：“一个月期限，还有十天。我若然得手，就要跟珠玛回去，从今之后，是再也不能见着女儿了。”鲁世雄并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但父母之爱子女乃是出于本能，想起要舍弃这对玉雪可爱的子女，不觉黯然。

可是鲁世雄也有非常高兴的事情，他帮王爷做了一天事情，布置好研经院的机关，兴奋未过，心里想道：“我正愁没法盗宝，如今是我亲自布置的机关，我要进那间密室，那是易如反掌了！”

可是随即又想道：“密室内外，虽有机关，想必也还是有人防守的。而且院规防范森严，片纸只字都不能带出外面。我又怎能瞒得过院中的耳目？若是用武力硬闯，院中高手如云，连潜龙都难免受伤，何况是我？”

鲁世雄正自苦思无策，忽地心念一动，眼光落在妻子刚才关闭的那个抽屉上。这个抽屉平时是紧紧关闭的，锁匙在独孤飞凤的手上，鲁世雄从来没有打开过。</PGN

但鲁世椎要打开这个抽屉，却也不难。他是精通机关布置的，开锁的本事，胜于巧手匠人，随便找了一根铁线，插进匙孔，盘弄了一会儿，就把抽屉打开了。

独孤飞凤秘密疗伤

打开抽屉一看，只见里面是一大堆的瓶子盒子，鲁世雄心道：“哦，原来这里是她的秘密药库。”

鲁世雄将一个个的瓶子盒子打开来看，凭着他对医学的知识和对迷香的深有研究，很容易就找出妻子那晚用来使他昏迷的“黑酣香”来。

鲁世雄暗运玄功，闭了呼吸，倒了一小撮的“黑酣香”在香炉之中，然后再把他认为可能是解药的瓶子拿来，稍稍吸了一点迷香，再闻一闻每一种解药，经过这样的试验，解药也找出来了。

鲁世雄心里想道：“好，这黑酣香正合我用。”于是倒出了半瓶“黑酣

香”，找一个空瓶子藏好。再找颜色相同的药粉，这样的药粉有数瓶之多，鲁世雄每一种药粉倒了少许，与“黑酣香”混杂，仍然把瓶子放回原处，心里想道：“每瓶药粉只是少了一点，飞凤若不是仔细查察，一定看不出来。”

鲁世雄做了这番手脚之后，心中十分高兴，躺在床上慎密地思考盗宝之策。

独孤飞凤此时也正躲在她小女儿的房间里，给自己秘密疗伤。

她面对着一面镜子，解开衣裳，只见肩头上的一道伤口，血块已经凝结。独孤飞凤揩抹干净，敷上药膏，这是大内所藏，金主赏赐给完颜长之的金创圣药。独孤飞凤好不容易才讨了一瓶来的。“只要再敷三次，两天之后，肌肉便可复生。那时就不怕鲁世雄看出来了。”独孤飞凤心里想道。</PGN

镜中幻出孟中还的脸影，独孤飞凤还想起了昨晚的惊险，兀是犹有余怖！

原来昨晚中了班建侯飞刀的就是她。昨晚孟中还前去盗宝，给她知道，跟踪前往，这才把孟中还救出来的。

独孤飞凤心里想道：“幸亏爹爹兴建研经院之时，那张地图我曾见过。要不然只怕他武功再高，也会迷路，逃不出的了。

“但他为什么冒这样大的危险去盗宝泥？他是说过想成为天下武功第一的高手，但这恐怕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吧？”原来独孤飞凤就是因为知道孟中还有这番心意，一直在暗中注意他的动静，昨晚才会跟踪而去的。

突然一个念头从心中升起：“难道他就是潜龙？若然真的，我怎么办呢？”“唉，中还，即使你真的就是潜龙，又何必瞒着我呢？难道我还会告发你吗？”当然独孤飞凤是希望孟中还不是“潜龙”的，但却是越想越可疑了。

夫妻各有各的秘密，各有各的心事。盗宝的期限也一天天近了。</PGN

第七回 真相大白

盗宝得手出乎意外

最后的一天晚上，三更方过，有一条黑影捷如飞鸟般地飞出研经院的高墙。这个人正是鲁世雄。

这一晚无月无星，鲁世雄出了研经院，不过片刻，背影已是消失在黑漆漆的林子里。研经院的高手还在梦中，做梦也料想不到院方最宠信的郡马爷此时已是逃出了研经院。

连鲁世雄自己也不敢相信竟是这么容易就逃出来了。到了林中，四顾无人，方始松了口气，好像刚才是做了一个梦。鲁世雄忍不住心头的兴奋，几乎要笑出声来。心里想道：“ 这可好了，大功告成，我可以回去了。 ”他把手在胸口一按，心跳未停，手触处有沉甸甸的感觉，但这已经不是害怕而是狂喜了。在他的怀中，有穴道铜人的廿七张图解，还有一部陈抟的内功心法，这两件宝物他都盗出来了，他所按的正就是这一包东西。

这一晚他又是假托要继续研究一个内功心法上的难题，而留在研经院过夜的。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曾有过几次，谁都想不到他是在今晚盗宝。他设计得很周密，其中一节是在午间就叫人通知家里，说是今晚不会回家，叫那辆马车不必来接他。

设计十分周密，但这样容易地得手，也还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他想起了刚才的一幕。他用迷香香迷了看守密室的卫士，在</PGN 他们还未惊觉之前一个个就倒下去了，哼也没哼一声。密室的机关是他布置的，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两件宝物拿到了手。院中什么地方有响铃，他也全都知道，出来的时候也当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给他逃出来了。

鲁世雄心里想道：“ 这番黑酣香，受了香迷的人非到明日日上三竿的时候决不会醒来，飞凤已经知道我今晚留宿院中，最早也要等到明天中午的时候，不见我回来，才会到院中查问，嘿，嘿，到了那个时候，我早已远走高飞，出了大都了。 ”

研经院建筑在王宫后面的煤山，鲁世雄早已熟记路线，闭着眼睛，也能回家。他出了林子，在山脚的第一个山坳，找到了一棵比周围的树木都高大的柏树，树中间有个窟窿，鲁世雄把那包东西塞了进去。这是他和珠玛约好的，珠玛在正四更的时分，就会来这里接赃。他和珠玛约定四更，那是因为他事前想不到这样容易得手的原故。

在他们的计划中，他是不能和珠玛一同逃走的，那两件宝物也必须让珠玛携带。不是珠玛不信任他，而是要预防追捕。

决定回家一转

他们的想法和打算是这样的：珠玛从没有在大都露过面，完颜长之的手下决不会知道她的身份。研经院的盗宝案发觉之后，全国的高手必定倾巢而出，搜捕鲁世雄。鲁世雄虽然逃出了研经院，但在未曾逃出金国的国境之前，总是有被捕的危险。故此他们二人必须分开来走，而宝物也必须放在珠玛身上。

但由于事情意外的顺利，鲁世雄早了一个更次到了交接“ 赃物 ”地方，珠玛还没有来。

鲁世雄四顾无人，树林里静悄悄的唯有唧唧的虫声。鲁世雄心里想道：

“我是决不能留在这里等她一个更次的。这个秘密藏宝之处，只有我和珠玛知道。莫说研经院的人最早也得明天</PGN 才能发现，即使他们现在已经知晓，也决不会想到宝物是藏在这窟窿之中。”鲁世雄当初和珠玛计划交接赃物之时，也曾想到时间未必配合得分秒不差，所以才用这个办法的。只是想不到会早一个更次而已。

鲁世雄放下了“赃物”，心里想道：“珠玛我是不能等她的了，现在天还没亮，城门未开，我也还未能逃出城去。却到哪里去躲过今晚呢？”

本来最安全的方法，他应该是匿伏在城门附近，天一亮就立即出城的，不过鲁世雄此时却有了另外的想法。

“我一出了大都，从今之后再也不能回来的了。”鲁世雄不是留恋金京的繁荣，但这里有他的家，有他的妻子，有他的儿女。虽说这一个“家”的建立，在他奉命初来金京盗宝之时，是始料不及的。但他在这个“家”已经过了五年，无论如何，总是有了感情！尽管夫妻貌合神离，他对独孤飞凤也还是感到有几分内疚，在即将永别之际，也还是感到有几分凄凉。尤其对那双玉雪可爱的小儿女，他更有难以舍弃的悲哀。

“这几年来，我全副精神用在计划盗宝的事情上，一早到研经院去，晚上回来，寻常人家的骨肉相聚之乐，我是很少有的。对儿女我也没有尽心照顾。小凤这次出了水痘，我也还没有看过她呢。难道我就这样走？不，临走之前，我总是要见她们一面的吧？也许我不能够和他们说话，但只要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偷偷地看他们一眼，我走了心里也不会那样难过。”

鲁世雄想了又想，终于决定了回家一转。“好在现在是早了一个更次，我回家一转，再逃走也还来得及。若给飞凤发觉，我也有说话可以应付她。”他一面想一面走，不知不觉已是回到家中。

“喀伦科尔，库钦哈巴！”

鲁世雄不敢叫门，跳墙而入。悄悄进入女儿的卧房，只见</PGN 小凤睡得正酣，但却只是一个人睡在床上，没有奶妈陪着她睡，也不见独孤飞凤。

鲁世雄很是奇怪，心想：“飞凤怎的这样疏忽，既然放心不下奶妈照顾，自己又不来陪她？”心中虽有疑虑，但时间紧迫，却是不容他仔细推敲了。鲁世雄俯下腰，轻轻地吻了吻女儿的双颊，心里想道：“要不要再去偷偷看一看飞凤呢？不知她睡着了没有？”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喀伦科尔，库钦哈巴！”鲁世雄蓦地一惊，回头看时，只见独孤飞凤正在他的身边，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他，这笑容似乎是带着几分得意，但更多的却是凄凉。

鲁世雄心中一凉，苦笑道：“飞凤，你——呀，我毕竟还是瞒不过你。”

“喀伦科尔，库钦哈巴！”这是蒙古话中的“你是奸细”四字。鲁世雄第一次在那石窑之中初见独孤飞凤之时，独孤飞凤奉了王爷之命假扮武士将他试探，就曾说过这一句蒙古话。当时鲁世雄假作听不懂将她瞒过。如今在结婚五年有了子女之后，独孤飞凤突然在他耳边又说出这四个字，鲁世雄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给她识破了。

鲁世雄本来编好了一套谎言，准备用来应付妻子的。但此际，即使他机智绝伦，也是难以掩饰了。他骤然一惊的神情，早已落在独孤飞凤眼内。

鲁世雄苦笑道：“我今晚回来，本来就是要把真相告诉你的。”

独孤飞凤摇了摇手，说道：“不要在这里说话惊醒小凤。你跟我来，不

用害怕。只要你说实话，我不会将你难为。”

鲁世雄心中一松，跟随妻子到了一间房间，这是一间单独的房子，这房子外面有假山掩蔽，周围都是树木，鲁世雄从来</PGN没有来过，心想：“要不是她今晚带我来，我竟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中还有这样一间房子。”

独孤飞凤关上房门，说道：“你不必告诉我今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是要回来和我诀别的是不是？”

鲁世雄道：“你怎么知道？”

独孤飞凤道：“我早已知道你的身份了。白天你是瞒骗得很好，可惜晚上你就瞒不过我了。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去过蒙古吗？但是在你说梦话的时候，你说的却是地道的蒙古话！”

鲁世雄是蒙古的奸细

鲁世雄暗暗叹了口气，他是受过极严格的间谍训练的，却想不到在梦中泄漏了秘密。

独孤飞凤说道：“初时我们只怀疑你是南宋的奸细，一年之后，我才知道你的真正身份，原来你是蒙古的奸细！”

鲁世雄道：“何以是一年之后方始知道？”

独孤飞凤道：“咱们婚后一年，生下小龙。就在你知道自己做了父亲的那天晚上，你的精神很是兴奋，那晚才第一次说了梦话。不过，你也并不是经常说梦话的，几年来我已经熟悉你的习惯了，你是在精神非常兴奋或者情绪极为混乱的时候，才会说出梦活来。最近这几天，你几乎每晚都说梦话！”

鲁世雄大吃一惊，问道：“我说了些什么？”

独孤飞凤笑而不答，半晌才道：“珠玛是谁？”

鲁世雄满面通红，知道已经瞒不过妻子，只好说道：“她是我儿时的朋友，最近奉派来到大都（金京），做我的帮手，不过，飞凤，你，你不要多疑，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独孤飞凤叹了口气，说道：“咱们的婚姻本来就是身不由己，只是像傀儡一般给王爷牵线的，你即使另有情人，我也不能怪你。”</PGN

歇了一歇，独孤飞凤再道：“不过从你频频的梦话之中，我已经可以猜想得到，你是即将有所行动的了，今晚你没有回来，你干什么，我自是心中有数。所以你也不必告诉我了。”

鲁世雄道：“你有没有告诉王爷，说是发现了我的秘密？”

独孤飞凤说道：“如果我告诉了王爷，你今晚还能够平安回来吗？唉，我背叛了王爷的抚育之恩，我的内心也是经过无数次的激烈交战的。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的孩子。”

鲁世雄心上一块大石落地，说道：“飞凤，你为我保守了秘密，不让外人知道，不管如何，我这一生总是永远感激你的。”

独孤飞凤听了这话，心中倒是有几分内疚，想道：“不，我还是告诉了一个人。”不过她却没有时丈夫说出来。

独孤飞凤说道：“世雄，有一点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瞒得过王爷的？你不是他家将的儿子吗？”

鲁世雄道：“不是，我是假冒的。”

独孤飞凤道：“我知道你是假冒的，但正因此，我就想不通了。当年王爷派人接你们‘母子’，那人是鲁大叔的熟人，何以他不发觉其中秘密？

冒名顶替

鲁世雄道：“那人虽然见过鲁家的孩子，但那是孩子三岁的时候。他来寻找鲁家的母子之时，孩子已经是十岁了。当然，这个十岁的孩子就是我。可是只要鲁大娘认我是她的儿子，这个人又怎敢有丝毫怀疑？”

独孤飞凤道：“鲁大娘又何以会同你串通，肯让你顶替她的儿子？”好奇之心，人人都有，独孤飞凤也不例外。这哑谜她思索几年，始终不解，是以在丈夫临走的前夕，夫妻之间虽然是</PGN 有许多话要说，她仍是念念不忘要打破这个哑谜。

鲁世雄笑道：“这个简单得很，我们的人把她的孩子捉了去，答应她只要她肯和我们合作，将来就可以让她到蒙古和她的儿子团聚，否则就把她的儿子杀掉，她还能不听我们的话吗？”

独孤飞凤道：“这一招好狠！那么，那个正牌的鲁世雄呢？”

鲁世雄低下了头，说道：“我不知道。我，我不敢打听。”原来那两母子一到蒙古，已是给他们的人杀掉，鲁世雄内愧于心，不敢对妻子言说。

独孤飞凤叹了口气，说道：“我问得好傻，当然他们是活不成的了。世雄，我想不到你——”

鲁世雄道：“想不到我竟是这样卑鄙狠毒，是么？但我也是身不由己，谁叫我们两国都想统一天下呢？一场大战，多少寡妇孤儿也都死掉了。就说你吧，你不是也要我杀那姓杨的老板吗？”

独孤飞凤叹了口气，说道：“你说得不错，我们都是给人牵着线的傀儡，但你们暗算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这件事情我恐怕还是不能原谅你的！”

鲁世雄颓然说道：“好吧，我回来只是为了要见你和孩子一面，如今心愿已了，随便你怎样处置我好了。”

独孤飞凤又再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走吧！虽然我不能够原谅你，我也还不想杀你的。”

鲁世雄用说话打动了她的心，此时已是逃生有望，心中暗暗欢喜。可是，在这夫妻诀别之际，他倒是不由自已地对妻子发生了真的感情了。

名世雄情不自禁地抓着她的手，说道：“你不能原谅我，我也是一辈子感激你的。好，我走啦，你多多保重。”

独孤飞凤甩开他的手，却又忽地拉他回来，说道：“不要从</PGN 正门出去，王爷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我已经知道他今晚不在家，但你在研经院又没有见着他，事情恐有蹊跷。他若是发现了你干的事情，他会想得到你已经回到这里的。”

小王爷守在外面

鲁世雄心中一凛，说道：“不错，那么我从后门走。”当然鲁世雄也能想得到，王爷若是要来捉他，前门后门都会有人埋伏，不过希望从后门走，危险可以少些而已。

独孤飞凤微微一笑，说道：“我另外有路给你走。这房间里有道暗门，可以走入假山腹中，假山里有条地道，通到外面。一走出去，就到了。”原来独孤飞凤那天晚上，出去偷会孟中还，走的就是这条地道。

鲁世雄喜出望外，说道：“飞凤，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话犹未了，忽听得独孤飞凤“咦”的一声叫了起来，鲁世雄道：“怎么

了？”独孤飞凤惊惶失色，说道：“奇怪，这暗门的机关似乎坏了，我，我打不开！”

鲁世雄道：“让我试试。”他是精通机关布置的，一试之下，就知这道暗门已是给人在外面反锁。

就在此时，鲁世雄正自暗暗叫苦，外面已是有人哈哈笑道：“不用走了，鲁世雄，你还想跑吗？”

鲁世雄冲出房间，只见假山前面站着一个手拿竹杖的人，正是小王爷完颜定国。

完颜定国举起了绿玉杖，指着鲁世雄笑道，“郡马爷，你想不到终于落在我的手中吧？不错，我打不过你。但你若敢动一动，管保你乱箭穿心？”

只见假山石上，花树丛中，黑影憧憧，无数弓箭露了出来，箭链的寒芒，在黑夜中隐隐可见,就似点点繁星。原来小王爷在园中早已布满了埋伏。</PGN

独孤飞凤跟在丈夫后面走出，一见如此情景，不觉面如死灰。心中想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王爷一向对世雄没有怀疑，难道中还向他们告密？不，中还答应了我，他是决不会对我失信的！”

完颜定国又在哈哈大笑，说道：“好妹子，你忘记这间郡马府是爹爹给你建造的了，这里面的密室机关焉能瞒得过我？但我也想不到你对丈夫竟是这样情深义重，把我家对你的大恩也忘了！”

独孤飞凤知道逃不出去，反而冷静下来，说道：“事已如斯，我无话可说。随便你怎样处置。但我的两个孩子无罪，你可不能将他们害了。不错，我是受了你家的抚养之恩，但这些年来，我也曾为你们父子做了许多事情，你们总不应该斩尽杀绝！”

完颜定国嬉皮笑脸地说道：“好妹子，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对你爱惜还来不及呢，怎会杀你们母子？甚至你要保全鲁世雄的性命也可以考虑，当然，这就要看你听不听话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独孤飞凤气得柳眉倒竖，斥道：“定国，你，你简直是不要脸！”

鲁世雄见妻子在临危之际不肯背他，心中大为安慰，说道：“飞凤，不必理他，最多我是一死。”说罢，又朝着完颜定国纵声大笑。完颜定国喝道：“你死在临头，还笑什么？”

鲁世雄笑道：“我笑你们父子着了我的道儿，却还在自鸣得意。你知不知道研经院中的两件宝物，早已落在我们的人手里了。你杀了我也没有用，你们总是栽啦！”

完颜定国也是哈哈大笑，笑声比鲁世雄更高。鲁世雄倒是不禁一愣，说道：“你还在得意什么呀？”</PGN 惠。要不然，我的身份早已给人发觉了。”小王爷大惊道：“你，你是谁？”

孟中还哈哈一笑，把小王爷摔到地上，一脚踏住他的胸口，缓缓说道：“我就是你们所要搜捕的潜龙！”

独孤飞凤又惊又喜，此时她方才看清楚，孟中还身上血迹斑斑，显然是受伤不轻。

独孤飞凤道：“大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这也是我害了你啦！”不自禁地走到孟中还身边，掏出手绢，给他揩抹血迹。她知道孟中还全是为了她的原故，这才冒险回来的。否则按常理来说，他受了伤，既然侥幸逃脱

敌人的掌握，就应该远走高飞。
　　孟中还毅然说道：“你跟我走，我舍了性命，也要保护你走出京城。”
　　鲁世雄什么都明白了，“怪不得几年来飞凤都是与我貌合神离，原来她真正爱的乃是潜龙。”
　　鲁世雄叹了口气，说道：“飞凤，你跟他走吧！”独孤飞凤道：“你呢？”鲁世雄道：“我有辱大汗之命，无颜回国了。”
　　独孤飞凤心里一酸，说道：“世雄，或许是我对不起你，但我与他相识在前，就像你和珠玛一样。”
　　鲁世雄低下了头，说道：“我知道。唉，珠玛却不知怎样了？”
　　孟中还道：“你不必担心，珠玛早已走了。她没有得到那两件宝物，但却拾回一条性命。宝物我已拿去，是我叫她走的。”
　　鲁世雄怔了一怔，说道：“是你给她挡住追兵，让她逃的？”
　　孟中还道：“我还劝她不必回蒙古，她是个好姑娘，不值得为你们的大汗做这种卖命的勾当！我却不同，这两件宝物，本来就是我们的国宝，我一定要它回到我们汉人的手中。你们的盗宝，却只是为了大汗的利益，意义完全不同。你懂不懂？”
　　鲁世雄颓然说道：“可惜我懂得太迟了。多谢你救了珠玛的</PGN 性命，飞凤今后要请你替我照顾了。”说罢突然一刀插进自己的胸口，飞凤一声惊呼，要救已来不及，只见鲁世雄倒在血泊之中，兀自抖抖索索地说道：“你，你们快走！”
　　就在此际，忽听得有人冷笑道：“想要逃走，那是做梦！”这个人正是王爷，只见他左手牵着小龙，右手抱着小凤，带了独孤飞凤的儿女，一步一步地走来。

城外换人

　　完颜长之冷笑道：“飞凤，想不到你也会背叛我！”独孤飞凤面色惨白，说道：“王爷，你可以杀我，但我的子女却是无辜。”她的一双小儿女给“外公”紧紧抓住，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情，小龙大叫“妈妈”，小凤却已吓得只会哭了。
　　孟中还道：“飞凤，不必害怕，他不交回你的子女，我就要了他这宝贝儿子的性命！”把完颜定国抓了起来，横刀架在他的颈项。
　　完颜长之怒极狞笑道：“中还，你够狠，算是我栽给你了。但你这条‘潜龙’毕竟是现了形啦，你以为你可以逃得出大都，逃得出金国吗？”原来完颜长之与孟中还已经在树林里交过手，孟中还杀出重围，身上却已经给完颜长之伤了三处。经过了这一场恶斗，完颜长之当然知道他是“潜龙”了。
　　孟中还道：“逃不逃得脱这是我的事，现在我只问你，这桩交易你是做还是不做？”
　　完颜长之道：“好，换人！”
　　孟中还道：“且慢，我信不过你！你亲自送我们出城，城外十里之处换人！”
　　完颜长之无可奈何，说道：“好，一切依你。”心里想道：“他已受重伤，我也不怕他反悔。”
　　孟中还笑道：“今晚我最后一次做你们王府的车夫，飞凤，</PGN 跟我上车！”挟起了小王爷，缓缓走出园门，那辆马车像往常一样停在外面。完

颜长之道：“ 我不坐你的车。 ” 他把班建侯叫来，一人抱了一个孩子，骑马跟着这辆车子。

天还未亮，城门本来还不能打开的，但王爷亲临，城门官岂敢不打开城门，放他们出去？

到了离城十里之处，天色方始大亮。完颜长之勒住马头，说道：“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依约换人！ ”

孟中还揪着小王爷下车，独孤飞凤跟在后面。完颜长之暗暗向班建侯使了一个眼色，准备一换了人，马上动手，自忖他们二人联手，定能制服“ 潜龙 ”。

孟中还打了一个胡哨，山岗上三骑快马突然出现。孟中还笑道：“ 王爷，你别打坏主意了。站着别动，飞凤，你去接孩子。你那边接了孩子，我这边放人！ ”

独孤飞凤接了孩子，小王爷也已回到王爷身边。独孤飞凤忽道：“ 中还，你给我抱一抱他们。 ” 孟中还只道她抱得手酸，不虞有他，伸手便接过了她的两个孩子。

完颜长之冷笑道：“ 你们准备得是很周密，但也别太早得意，你们要逃回江南，只怕也还不是这么容易！ ”

同归于尽

孟中还哈哈大笑：“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 抱着两个孩子，跨上马车。

独孤飞凤道：“ 让我再亲亲他们吧！ ” 孟中还微微一笑，心想：“ 上了马车，你怕没有时间疼爱孩子？ ” 不过他也能够体谅独孤飞凤这份母爱的心情，她这两个孩子失而复得，也难怪她的情绪如此动荡不宁。于是一足踏着车辕，回过身来，让飞凤亲她的孩子。

独孤飞凤吻了小龙，又吻了小凤，轻轻地在他们的身上抚</PGN 拍，说道：“ 跟着叔叔，别哭，别吵！ ” 这两个孩子哭也哭得够了，疲倦不堪，此时已是在孟中还的怀抱中睡着了。

孟中还上了马车，把两个孩子放下，叫道：“ 飞凤，怎么你还不上来？ ” 忽听得独孤飞凤说道：“ 中还，有你照顾他们，我可以放心了！ ”

孟中还大吃一惊，跑下马车，叫道：“ 你干什么？ ” 只见独孤飞凤已是倒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短剑，锋刃尽没，只露出三寸剑柄。独孤飞凤颤声说道：“ 中还，原谅我，我不能再做你的妻子了。王爷，你的养育之恩，我如今以死相报，也总算是对得起你了！ ” 孟中还是个大行家，一看她的伤势，已知无法救治，一颗心沉了下去。

孟中还忍着眼泪，招了招手，山岗上三骑快马一齐来到。孟中还道 :“ 宝物送出去没有： ” 为首的说道：“ 大哥放心，咱们的人昨晚早已偷偷出了城，如今最少也是在百里开外了！ ”

孟中还纵声笑道：“ 王爷，你听见没有？你即使害了我们，你也总是输了！ ” 说罢，回头吩咐那三个人：“ 你们一定要把孩子护送到平安之所，趁他们的追兵一时不会来到，这辆马车有王府标志，路上没有人敢阻拦你们。 ”

那三人道：“ 大哥，你呢？ ” 孟中还道：“ 不必管我，这是命令，你们快走！ ”

那三人无可奈何，只好驾车疾走。王爷想来拘捕“ 潜龙 ”，孟中还横刀一立，冷笑道：“ 王爷，今晚你们不过仗着人多，才伤了我，单打独斗，你

是打不过我的。我会自己了断，但你若过来，我就和你拚命！”王爷对受了重伤的“潜龙”也还是有所顾忌，果然不敢过来。

孟中还把飞凤抱在怀中，轻声说道：“不要难过，咱们总是在一起了，是不是？”独孤飞凤睁开眼睛，道：“你，你不走——”说话的声音，只有孟中还听得见。孟中还道：“我永远伴</PGN 着你。飞凤，这样的结局不也很好么？”说罢一刀插进心窝，倒了下去。独孤飞凤脸上现出笑容，闭了双眼，她心中最后的一个思想，也正是和孟中还一样。

（完）</PGN